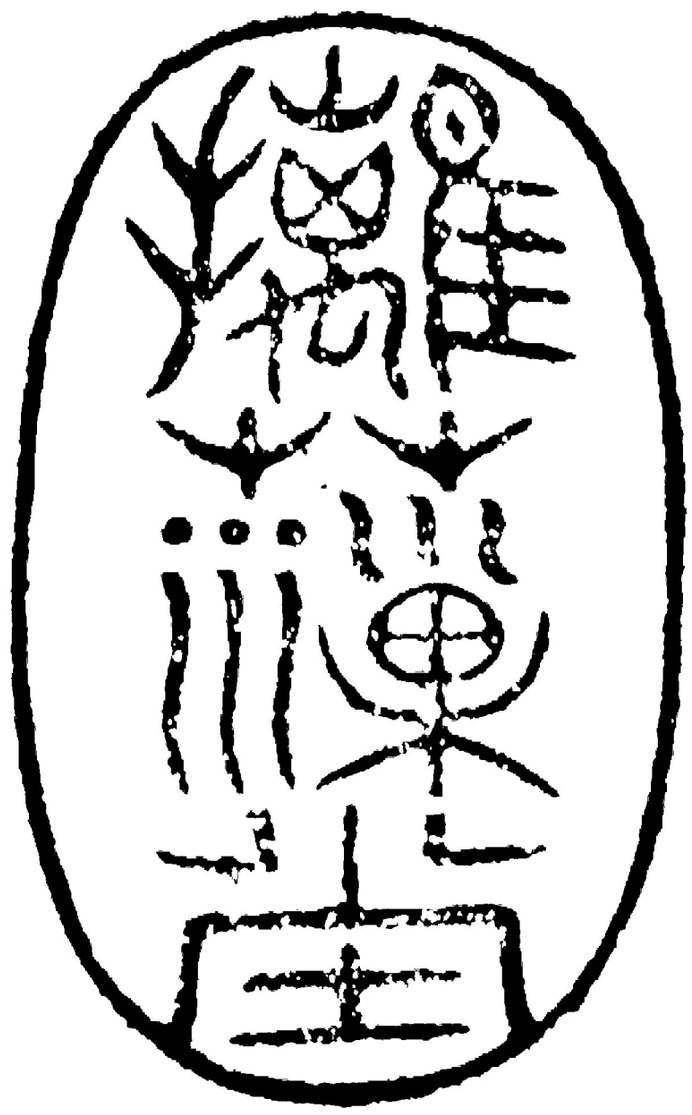
景印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第三集三冊

別集類部

世界書局印行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卷首二卷　宋蘇軾撰

卷次

卷七十八至卷一百十五

頁次

三八〇一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七十八 宋 蘇軾 撰

尺牘一百九首

與朱康叔十七首

某啓專使至復領手教契愛愈深可量感服仍審比日起居佳勝為慰舍弟已部賤累到此平安皆出餘庇不煩念及珍惠雙壺遂與子由累醉公之德也隆暑萬萬以時自重行膺殊相人還上謝

又

令子歸侍左右日有庭闈之樂恨未際見不敢輒奉書近見提舉司薦章稍慰輿議可喜可喜作墨竹人近為少閒暇俟究轉求得當續置之呵呵酒極醇美必是故人特遣下廳也某再拜

又

某再拜近奉書并舍弟書想必達胡掾至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兼承以舍弟及賤累至特有厚貺羊麪酒果

一捧領訖但有慚怍舍弟離此數日來教尋附洪州遞與之已遷居江上臨皐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履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詩一軸寄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又

某啓酷暑不可過百事墮廢稍疎上問想不深訝比日伏想尊履佳勝別乘過郡承賜教及惠新酒到此如新出甕極為奇珍感愧不可言因與二三佳士會同飲盛德也秋熱更望保練行膺峻陟

又

胡掾與語如公之言佳士佳士渠方寄家齊安時得與之相見也令子必且般桓盤桓侍下中前示諭姻親事可留示年月日恐求親者欲知之造次造次

又

某啓因循稍疎上問不審近日尊候何如某蒙庇如昨秋色益佳郡事稀少想有遊樂無緣展奉但積思念乍冷萬冀以時自重

郭寺丞一書乞指揮送與其人甚有文雅必蒙清顧也聞其墜馬傷手不至甚乎

又

某啓近附黃岡縣遞拜書必達專人過此領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淒冷此歲行盡會合何時以增悵然唯祈善保敷文宅計此月末方離陳南河淺澁想五六月間方到此荷公憂恤之深其家固貧甚然鄉中亦有一小莊子且隨分過也歸老之說恐未能如雅志又修理積弊已就倫次監司朝廷豈有遽令放閑耶問及物食天漸熱難久停恐空煩費也海味亦不若食既忝雅契自當一一奉白

又

示諭親情事專在下懷然此中殊少士族若有所得當立上聞也寫字俟少閑續納上墨竹如可尊意當取次

致左右畫者在此不遠必可求也呵呵

某啓近王察推至辱書承起居佳勝方欲裁謝又枉教
勒益增感愧數日來偶傷風百事皆廢今日微減尚未
有力區區之懷未能盡也乍暄惟冀以時珍攝稍健當
別上問次

又

閣名久思未獲佳者更乞詳閣之所向及側近故事迹
為幸董義夫相聚多日甚歡未嘗一日不談公美也舊
好誦陶潛歸去來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輒微加增損作
般涉調哨遍雖微改其詞而不改其意請以文選及本
傳考之方知字字皆非剏入也謹小楷一本寄上却求
為書拋磚之謂也亦請錄一本與元弼為病勘不及別
作書也數日前飲醉後作頑石亂篠一紙私甚惜之念
公篤好故以奉獻幸檢至

又

令子必在左右計安勝不敢奉書舍弟已到官傳聞筠
州大水城內丈餘不知虛的也屏賛硯銘無用之物公
好事之過不敢不寫裝成送去乞一覽

少事不免上干聞有潘原秀才以買僕事被禁某與其
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自是佳士有舉業望賜
全庇暑月得早出為此人父母皆篤老聞之憂恐萬端
公以仁孝名世能哀之否恃舊干瀆不敢逃罪天覺出
藍之作本以為公家寶而公乃輕以與人謹收藏以鎮
篋笥然尋常不揆以亂道塵獻想公亦隨手將與人耳
呵呵

又

某啓武昌傳到手教繼辱專使墮簡感服併深比日尊
體佳勝節物清和江山秀美府事整辦日有勝遊恨不
得陪從耳雙壺珍貺一洗旅愁甚幸甚幸佳果收藏有
法可愛可愛拙疾乍到不諳土風所致今已復常矣子
由尚未到其寸步千里也未由展奉尚冀以時自重

又

與可船旦夕到此為之泫然想公亦耳子由到此須留
也住五七日恐知之前曾錄國史補一紙不知到否因
書略示諭生細酒四器正濟所乏珍感生酒暑中不易
調停極清然閔仲叔不以口腹累人某每蒙公眷念遠
致珍物勞人重費豈不肖所安耶所問凌翠至今虛位
雲乃權發遣耳何足掛齒牙呵呵馮君方想如所諭極
煩留念又蒙傳示秘訣何以當此寒月得暇當試之天
覺亦不得書此君信意簡率乃其常態未可以疎數為
得方如果佳録示亦幸

又

叠蒙寄惠酒醋麪等一一收檢愧荷不可言不得即時
裁謝想仁明必能恕察老媳婦得疾初不輕今已安矣
不煩留念食隔已納武昌吳尉處矣遣少冗不敢稽留
來使少閒別奉狀次

又

杜羔有至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
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嘗鞫獄於私第有老婦
辯對見羔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乃
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
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烟
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
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老父年八十
餘指其丘隴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此出

唐李肇國史補近偶觀書嘆其事頗與朱康叔同相似因書以遺之元豐三年九月二十五日記

又

近日隨例紛冗有疎上問不審起居何如兩日來武昌如聞公在告何也豈尊候小不佳乎無由躬問左右但有馳系冬深寒淺尤宜慎護

又

章質夫求琵琶謌詞不敢不寄呈安行言有一既濟則樣在公處若鑄造時幸亦見為作一枚不用甚大者不罪不罪前日人還曾附古木叢竹兩紙必已到今已寫得經藏碑附上令子推官侍下計安勝何時赴任未敢拜書也

與胡深夫五首

某啓自聞下車日欲作書紛冗衰病因循至今叠辱書誨感愧交集比日起居佳勝未緣瞻奉伏望以時保練乍到整葺想勞神用浙西數郡例被霪雨颶風之患而秀之官吏獨以為無災以故紛紛至此公下車倍加綏撫不惜高價廣糴以為嗣歲之備憲司行文欲收糴米此最良策而榷戶專斗所不樂故妄造言語聰明所照必不搖也病中手字不謹

又

某久與周知錄兄弟遊其文行才器實有過人不幸遭喪生計索然未能東歸九江託迹治下竊謂仁明必有以安之不在多言今託柳令咨白冗中不盡區區

又

彦霖之政光絶前後君復為僚可喜船斬新輟借知之冗中不一

又

某以衰病紛冗裁書不謹惟恕察王京兆因會幸致區區久不發都下朋舊書必不罪也

與朱行中舍人四首

某啓別後兩奉狀想一一聞達比日履茲春和台候勝常某留滯贛上以待春水至此月末乃發瞻望惋悵南海雖外然雅量固有以處之矣詩酒之樂恨不日陪接也更冀若時為國保練不宣某再拜

又

某已得舟尚在贛石之下若月末不至當乘小舟往就之買公用人以節級持所齎錢寘去又以疾疫氣多死亡以此求還亦官舟無用多人故悉遣回皆以指揮嚴

切甚得力乞知之遣少冗馳問不盡區區某再拜

又

少事不當上煩東莞資福長老祖堂者建五百羅漢閣極宏麗營之十年今成矣某近為作記公必見之塗中為告文安國篆額甚妙今封附去人公若欲觀拆開不妨却乞差一公人齎附祖堂者不罪某再拜

又

某啓蒙眷厚借搬行李人感愧不在言也但節級朱立者無狀侵漁不已又遂竄去林聰者又毆平人幾死見禁幸所毆者漸安決不死耳此中多言於法有礙不可帶去故輒牒虔云得明公書令某遣還名帶去此二十餘識此心也買公用人於法無礙故仍舊帶去此類慙怍不人皆謹力不作過望不賜罪窮途作事皆此類慙怍不可言得二座船不失所幸不貽念陋句數首端欲發一笑耳某再拜

與李之儀五首

某年六十五矣體力毛髮正與年相稱或得復與公相見亦未可知也前者皆夢已後者獨非夢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在海南了得易書論語傳數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後人耳目也少游遂卒於道路哀哉痛哉世豈復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迨云鬚髮已皓然顏極丹且渥僕亦正如此各宜閟嗇庶幾復見也兒姪輩在治下頻與教督一書幸送與某大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又

某啓契濶八年豈謂復有見日漸近中原辱書尤數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勝某已得舟決歸許如所教而長子邁遽捨去深以為恨報除輦運似亦不惡近日除目時有如人所料者此後端叔必已信安矣但老境少安餘皆不足道乍熱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以囊裝罄盡而子由亦久困無餘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幾日不可復作兩處又得子由書及教語尤切已決歸許下矣但須少留儀真令兒子往宜興刮制變轉往還須月餘約至許下已七月矣去歲在廣州託孫叔靜寄書及小詩達否叔靜云端叔一生坎坷晚節益牢落正賴魚軒賢德能委曲相順遥以忘百憂此豈細事不爾人生豈復有佳味乎叔靜相友想得其詳故輒以奉慶忝幹不罪

又

近孫叔靜奉書遠通得達否比來尊體如何眷聚各安

勝某蒙恩領真祠世間美任復有過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數遥知朋友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即往淮浙閒居處多在毗陵也子由聞已歸許秉燭相對非夢而何一書乞便與餘惟萬萬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書多矣無不達者然不一荅非特衰病簡懶之過實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無益寒温之問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慚負不可言比日承以赴潁昌伏惟起居佳勝眷聚各安慶某移永州過五羊度大庾至吉出陸由長沙至永荷叔靜拏舟相送數十里大浪中作此書上問無他祝惟保愛之外酌酒與婦飲尚勝俗侶對梅二丈詩云耳

與馮祖仁四首

某慰疏言伏承艱疚退居久矣日月逾邁哀痛理極未嘗獲陳區區少解思慕萬一實以漂寓窮荒人事斷絶非敢慢也比辱手疏且審孝履支持廓然逾遠追痛何

及伏惟俯禮遣變寬中强食謹奉慰疏不次

又

蒙示長牋粲然累幅光彩下燭衰朽增華但以未拜告命不敢具啓荅謝感怍不可言喻老瘁不復疇昔但偶未死耳水道間關寸進更二十餘日方至曲江首當詣宇下區區非面不既乏人寫大狀不罪手拙簡略不次

又

昨日辱遠訊喜慰難名客散已夜不能造門叅來又聞已走松楸未敢上謁領手教愧悚無地至節想惟孝思難堪柰何來日當往謁尉節晨蒙惠羊邊酒壺仁者之餽謹以薦先感佩不可言也

又

兩日不果詣見伏計孝履如宜欲告借前日盛會包子厨人一日告白朝散絕早遣至不罪不罪家人輩欲遊南山祖仁若無事可能同到彼閒行否

與黃師是

與廣西憲曹司勳五首

某啟奉別忽二載弭節南北不暇附書申問子由轉附到天門冬煎故人於我至矣日夜服食幾月遂盡之到惠州又遞中領手書懽慶已放不即裁謝死罪死罪

又一云與林天和

某啓專人辱書仰服眷厚仍審比來起居清勝至慰至慰長子未得耗小兒數日前往河源獨幹築室極為勞冗承惠芽蕉數品有未嘗識者幸得徧嘗感愧不已忽

忽奉謝

又

某啟數日稍稍清冷伏惟起居佳勝構架之勞少休暇思企清論日積滯念尚冀保衛區區之至因吳子野行附啓不宣

又

某啟專人至賜教累幅慰問周至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無至某得罪幾二年矣愚陋貪生輒緣聖主寬貸之慈灰心槁形以盡天年即目殊健也公別後微疾盡去想今益康佳養生亦無他術安寢無念神氣自復知呂公讀華嚴有得固所望於斯人也居閑偶念一事非吾子方莫可告者故崇儀陳侯忠勇絶世死非其罪廟食西路威靈肅然願公與程之邵議之或同一削乞載祀典使此侯英魄少信眉於地中如何如何然慎勿令人知不肖有言也陳侯有一子在高郵白首頗有立知之蒙惠奇茗丹砂烏藥敬餌之矣西路洞丁足制交人

蚤酒肉耳此書此詩只可令之邵一閱餘人勿視也

與晦夫一云與趙仲脩

某啓辱荅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庾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携被往也

與范夢得八首

某啟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

為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秀才行附啟上問不宣

又

某啟辱教字起居佳勝郊外路遠不當更煩屈臨可且寢處耳有事以書垂喻可也界紙望示及來日自不出只在舟中靜坐惠貺鳳團感眷意之厚熱甚不謹

又

某啟辱教承台候康勝為惠得請知幸以未謝尚稽詣見竦息竦息子功復舊物甚慰衆望來日方往浴室也人還匆卒不宣

又

某啓不肖所得寡薄惟公愛念以道義相期眷予無窮既承感戀不可言乍寒不審起居休否某已次陳橋瞻望益遠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今日謁告不克往見辱教伏承文體佳勝楊君舉家人服其藥多効亦覺其穩審然近見王定國云張安道書云曾下疎藥數日不能食又謝之不滿意然不知果爾否有聞不敢不盡

又

某啓辱手柬且審起居佳勝為慰和篇高絶木與種者皆被光華矣幸甚幸甚舊句奇偉試當强勉繼作忽忽不宣

又

某啟違遠二年瞻仰為勞辱書承起居佳勝慰喜可量覲罷當往造門併道區區

又

某啟昨日方叔處領手誨今又辱書備增感慰乍冷台候勝常未由詣見但有欽仰忽忽上啓

與李無悔

某啓久留浙中過辱存顧最為親厚既去又承追餞最遠自惟衰拙衆所鄙棄自非風義之篤何以至此既別

但有思詠兩辱書教具審起居佳勝今歲科舉聞且就
鄉里承示喻進取之意甚倦盛時美才何遽如此且勉
之決取為望新文不惜見寄未緣集會惟萬萬自重不
宣

與李公擇

某啓兩日連見忽忽竟何言暄和起居何如夷中送王
徐州詩有見及語方是時人以相識為諱欲一見面道
此為笑竟不見可太息也遣所白是宗人棫雅州幕不

一一

與陳懷立

昨日辱訪感怍不已經宿起居佳勝蒙借示子明傳神
筆勢精妙髣髴莫辨恐更有別本願得一軸使觀者動
心駭目也嶺海濶絶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
日履此秋涼起居佳勝少選到岸即伏謁以盡區區

與孫叔靜七首

昨日辱臨顧夙昔之好不替有加感嘆深矣屬飲藥汗

後不可以風未即詣謝又枉使旌重增悚惕捧手教且
尊體佳勝旦夕造謁以究所懷

又

辱手教伏審晚來起居佳勝惠示珠攬頃所未見非獨
下視沙塘矣應當一笑羊麪酒醋為惠禮意兼厚敬已
拜賜感佩之極

又

前日辱下顧尚未走謝悚息不已捧手教承起居佳勝

卑體尚未清快坐阻談論為悵惘也惠示妙劑及方獲
之幸甚從此衰疾有瘳矣

又

已別瞻企不去心辱手教且審佳勝感慰之極早來風
起舟不敢解故復少留因來淨惠與惠州三道人語耳
無緣重詣臨紙惋悵

又

令子重承訪及不暇往別為愧深矣珍惠菜膳增感作

作也河源藤已領衰疾可恃矣

又

眉山人有巢谷者字元修曾應進士武舉皆無成篤於風義已七十餘矣聞某謫海南徒步萬里來相勞問至新興病亡官為藁殯錄其遺物於官庫元修有子蒙在里中某已使人呼蒙來迎喪頗助其路費仍約過永而南當更資之但未到耳旅殯無人照管或毀壞暴露顧公愍其不幸因巡檢至其所特為一言於彼守令得稍修治其殯常戒主者保護之以須其子之至則恩及存亡耳死罪死罪

又

去德彌月思仰縈懷比日履此新陽起居增勝行路百阻至英方再宿矣少留數日此去尤艱閼借舟未知能達詣否流行坎止輒復任緣不煩深念也後會未卜惟萬萬為國自重

荅劉貢父二首

久濶暫聚復此違異悵惘至今公私紛紛有失馳問辱書感怍無量字畫妍潔及問來使云尊貌比初下車時皆且澤矣聞之喜甚比來起居想益佳何日歸覲慰士大夫之望未間萬萬為時自重不宣

又

某忝冒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柰何柰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効而歲計有餘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荅曾子宣三首

某啟流落江湖晚復叨遇惟公知炤如一日也孤愚寡與日親高誼謂可永久不謂尚煩藩翰之寄違濶以來思仰日深辱書教伏審履茲秋涼台候萬福欣慰之極二聖思治求人如不及公豈久外惟千萬為國順時自愛

又

自公之西有識日望詔還豈獨契愛之末邊落寧肅公豈久外哉示諭塔記久不馳納愧恐之極乞少寬之秋涼下筆也親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獲在屬城知幸知幸謹奉手啟冗迫不盡區區

又

某啟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日職事如麻歸即為詞頭所迫卒以夜半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暇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旦夕當卜一邂逅而別

與李公擇

秋色佳哉想有以為樂人生惟寒食重九慎不可虛擲四時之變無如此節者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識之當詳以示可分去或問習海南者子由近作棲賢僧堂記讀之慘凜覺崩崖飛瀑逼人寒栗

與姜唐佐秀才六首

某啟特辱遠訪意貺甚重衰朽廢放何以獲此悚汗不已經宿起居佳勝長箋詞義兼美窮陋增光病卧不能裁荅聊奉手啟

又

某啟昨日辱夜話甚慰孤寂示字承起居安勝奇莽佳惠感服至意當同啜也遣睡不即荅悚息某頓首

又

今日霽色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潑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早來市無肉當相與啖菜飯耳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又

遣寫此簡得來示知巡檢有會更不敢邀請會若散早可來啜茗否酒麪等承佳惠感愧感愧感愧來旦必如諾十月十五日白

又

某啟別來數辱問訊感怍至意毒暑具喜起居佳勝堂上嘉慶甚慰所望也知非久遷五羊益廣學問以卒遠業區區之禱此外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已得合浦文字見治裝不過六月初離此只從石排或澄邁渡海無緣更到瓊會見也此懷甚悃悃因見二車畧道下懇有一書至兒子邁處從者往五羊時為帶去轉託何崇道附達為幸

兒子治裝冗甚不及奉啟所借烟蘿子兩卷吳志四册會要兩册並馳納

與傅維巖秘校四首

某啟專人至承不鄙罪廢長箋見及援證古今陳義甚高伏讀愧感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至慰至慰守局海徼淹屈才美然仕無高下但能隨事及物中無所愧即為達也伏暑萬萬自愛不宣

又

衰病裁荅草草不訝知不久美解即獲會見至喜至喜掩骼之事知甚留意旦夕再遣馮何二士面稟亦有錢物在二士處此不贅縷曾城荔子一籃附去人持上不罪不罪某又上

又

某啟遠蒙惠書非眷念之厚何以及此仍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惠兼集老病之餘復此窮獨豈有再見之期尚冀勉進學問以究遠業餘萬萬自愛不宣

又

官事有暇得為學不輟否有可與往還者乎此間百事不類海北但杜門面壁而已彼中如有粗藥治病者為致少許此間如蒼术橘皮之類皆不可得但不嫌粗賤為相度致數品不罪不罪

與林天和長官二十三首

某啟近辱手書冗中不果即荅悚息悚息春寒想體中

佳勝火後几百想勞神用勤民之意計不倦也未由披
奉萬萬自愛不宣

又

某啓專人辱書具審起居佳勝為慰春物益妍時復尋
賞否想亦以雨軫懷也未由往見萬萬若時加攝不宣

又

兒子往循已數日矣賤累閏月初可到此新居旦夕畢
工承問及感感不已領書又惠簡嚴益用愧刻聞相度

移邑果爾否

又

某啓辱手教伏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承問賤累正月
末已到贛上矣閏月上旬必到此也考室勞費乃老業
也旦夕遷入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花木栽感留意惠貺鹿肉尤增慚荷某又上

又

某啓近數奉書想皆達兩後清和起居佳勝花木悉佳
品又根撥不傷遂成幽居之趣荷雅意無窮未即面謝
為媿耳人還匆匆不宣

又

某啓昨辱訪別尤荷厚眷恨老病龍鍾不果詣達愧負
多矣經宿起居何如果成行未忘己為民誰如君者願
益進此道譬之農夫不以水旱而廢蔬蓑也此外萬萬
自愛不宣

又

某啓比日蒸熱體中佳否承惠楊梅感佩之至聞山薑
花欲出錄夢得詩去庶致此餽也呵豐樂橋數木匠
請假暫歸多日不至敢煩旨麾勾押送來為幸草草奉
啓不罪

又

某啓人來辱書具審比日尊體佳勝甚慰所望出意加
減秧馬曲盡其用非拘字究心何以得此具白太守矣

乍熱萬萬以時加嗇不宣

又

某啓人來辱手教具審起居佳勝吏民惠愛謠訟布聞甚慰所望秩馬聊助美政萬一耳何足云乎承示喻愧悚之至僧磨已成秋涼當往觀也毒熱萬萬為民自愛不宣

又

某啓辱教承微疾已平起居清勝甚慰馳仰暑雨不常

官事疲勦攝衛為難惟加意節調以時休息為佳也忽忽不宣

又

某啟多日不奉書思仰之至伏暑尊體何如惠貺荔子極佳郡中絕少得與數客同飲幸甚幸甚未由會合萬萬以時自愛某再拜

又

某啓辱手教承起居佳勝久以冗率有闕馳問愧企深矣承惠龍眼牙蕉皆郡中所乏感怍之至未由瞻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高君一卧遂化深可傷念其家不失所否瘴疫橫流僵仆者不可勝計柰何柰何某亦旬日之間喪兩女使謫居牢落又有此狼狽想聞之亦為之憮然也某再啟

又

某啓近日辱書伏承別後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數夕月

色清絕恨不同賞想亦對景獨酌而已未即披奉萬萬自重人還布啟不宣

又

某啟近辱過訪病中恨不款奉人來枉手教具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旦夕中秋想復佳風月莫由陪接增悵仰也乍涼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啓人還奉書必達即候漸涼起居佳否疊煩賜音感

作交深未緣面謝惟祝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啟秋高氣爽伏計尊候清勝公宇已就想日有佳思未緣披奉萬萬以時珍嗇不宣

又

某啟前日人回裁謝必達比日履茲薄冷起居佳否未緣展奉但有翹想尚冀保衛區區之至不宣

又

某啟近奉狀知入山未還即日想已還治起居佳否往來衝冒然勝遊計不為勞也未瞻奉間更乞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啟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啟辱書伏承起居佳勝示諭幼累已到城流寓中一喜然老穉紛紛口衆食貧向之孤寂未必不佳也可以一笑蒸鬱未解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某啟從者往還見過皆不欵奉愧仰何勝辱書承起居清勝聞還邑以來老穉鼓舞數日調治想服清暇矣歲莫萬萬加愛不宣

又

某啟昨日江干邂逅未盡所懷來日欲奉屈早膳庶少欵曲闕人不獲躬詣不罪

與張朝請五首

某啟兄弟流落同造治下蒙不鄙遺眷待有加感服高誼悚佩不已別來未幾思仰日深比來起居何如某已到瓊過海無虞皆託餘庇旦夕西去回望渝遠後會無期惟萬萬若時自重慰此區區途次裁謝草草不宣

又

海南風物與治下畧相似至餘食物人烟蕭條之甚去海康遠矣到後杜門默坐喧寂一致也蒙差人津送極得力感感舍弟居止處若得蚤成令渠獲一定居遺物

離人而遊於獨乃公之厚賜也兒子幹事未暇上狀不罪某上啟

又

某再啟聞已有詔命甚慰輿議想旦夕登途也當別具賀幅某闕人寫啓狀止用手書乞加恕也子由荷存庇深矣不易一二言謝也新書海上嘯咏之餘有足樂者島中孤寂春色所不到也某再拜

又

某啟久不上狀想察其衰疾多畏非簡慢也新軍使來捧教字且審比日起居佳勝感慰兼極某到此數卧病今幸少閒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因書瞻望又復悵然尚冀若時自厚區區之餘意也不宣

又

新釀四壺開嘗如宿昔香味醇洌有京洛之風逐客何幸得此但舉杯屬影而已海錯亦珍絶此雖島外人不收此得之又一段奇事也眷意之厚感怍無已

答漢卿

某啟辱教承起居佳勝為慰知不久入城遂當一見何幸如之地黄煎已領感怍適自局中還熱甚薤塞奉書地黄煎蒙寄惠極佳姜蜜之劑甚適宜也仰煩神用愧感不可言

東坡全集卷七十八

東坡全集卷七十九

尺牘八十二首

宋 蘇軾 撰

謝呂龍圖三首 京師

龍圖閣老執事某西蜀之鄙人幼承家訓長知義方粗識名教遂堅晚節兩登進士舉一中茂才科故當世名公巨卿亦嘗賜其提挈愛憐之意故歐公引之於其始韓公薦之於其中今又閣下舉之於其後自惟末學辱大賢者之知出自天幸然君子之心以公而取士其小人之志終貪恩以歸心但空省循何由論報比者上以片言隻字謝德於門下而其誠之所加意有所不能盡意之所至言有所不能宣故其見於筆舌者止此而已惟高明有以容而亮之

又

前以拙訥上塵聽覽方懼獲罪於門下而無以容其誅又辱荅教言辭歎容禮遇優隆而褒揚之句有加於前日此不肖所以且喜且懼而莫知所措也珍函已捧受訖謹藏之於家以為子孫之美觀部屋之陋復生光彩陳根之朽再出英華乃閣下暖然之春有以嫗育成就之故也擇日齋沐再詣閣下臨紙澀訥情不能宣伏惟恕其愚

又

某久以局事汩没殊不獲覲止竊惟應得踈絶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賜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宬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輿人之望

與楊濟甫

為別忽已半歲傾想之懷遠而益甚即日起居何如眷各安不自離家至荆南數次奉書計並聞達前月半已至京一行無恙得臘月中所惠書甚慰遠意見在西崗賃一宅子居住恐要知悉春暄未緣會見千萬珍重

珍重

答王龍圖

辱簡承孝履如宜新詩寵行甚幸但稱道太過非所以安不肖也餘所論謹在意

與楊濟甫鳳翔

奉別三更歲律思渴日深即日履此新春起居多勝貴聚各嘉安某前月十四日到鳳翔十五日已交割訖人事紛紛久稽裁問想自尊量君襄事後來漸獲閑靜營幹諸事必且濟辦某此與賤累如常今因范元歸奉書聞露氣候漸和更希珍重

與蒲誠之六首

某啟聞軒馬已至多時而性懶作書不因使齎手教來雖有傾渴之心終不能致一字左右也悚愧悚愧感熱殊不可過承起居佳裕甚喜甚喜某此並無恙京師得信亦安但近得山南書報伯母於六月十日傾背伯父之喪未及一年而災禍仍重如此何以為心家兄惟三哥在左右大哥二哥必取次一人歸山南謀扶護還鄉也人生患難至有如此極者煩惱煩惱知郡事頗簡足以尋繹舊學也同僚中有可與相處而樂者否新牧倅皆在此常相見恐知悉殘暑更冀順時珍重

又

近聞員秘丞言聞於誠之韓益州欲令誠之替某若得情固所喜幸也然某盡今歲方及二年不知朝廷肯令某成資解去否若必俟三考則於誠之為太淹緩安用如之陳文日日見甚安

又

近遞中辱書方欲附問人來又承手教審聞起居佳勝差慰瞻望新命必已下伏增欣慶苟相知豈必為交代但奉見稍遠耳承又須歸覲奔波良不易也秋冷千萬善愛

又

聞車騎已在二曲即見風采喜慰可知冒寒行李不易
久此僻左獲奉清游幸甚也

又

今日比欲更接清話少頃而人事紛紛至今不得暫息
欲奉謁次聞府官盡出接張省謹須至旦出城恐訝不
來走此聞達

又

長安之別忽然改歲伏計履茲新春起居增慶某明日

至府謁見預增欣抃然不免有少事干聒為本府帶得
接新戎兵士數十人比謂到京却中途逢本官行李頗
闕事欲告於貴府添差防護廂軍十餘人昨本有防護
二十人為華州減却十人但只依元數亦較差也告
早為擘畫某更不住後日絶早發去也恃眷契喋喋喧
黷幸為留念

與楊濟甫

冬寒遠想起居佳勝此去替不兩月更不能歸鄉且入
京去逾遠依黷近得王道矩書云朝夕一來此相看告
便如遞中惠一書貴知道矩幾日起發此幹告早及某
只十二月十七八間離岐下也

答楊濟甫二首 除喪還朝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無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
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
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
少有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頗便野性

也漸暖惟千萬珍重

又

遞中屢得數書知尊體佳勝貴眷欠安示及發遞引目
契勘得並到但鄉親書皆五六十日不獨濟甫也府推
之命只是暫權發遣更月餘正官到即仍舊管官誥院
也府中冗絆非拙者所樂恐知都下所須示及

與楊濟甫

近領來書喜知眠食佳安某此與賤累皆安陳州舍弟

並安不煩念及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裝並竭今冬積雪四五尺僦居褊陋殊無聊惟日望一差遣出去耳未由披奉千萬珍重

答寶月大師二首

久不奉書蓋冗惰相因必未訝也史厚秀才及蔡子華處領來書知法體佳勝此中並安請補外蒙恩除杭倅旦夕出京且往陳州相聚至九月初方行逾遠鄉里曷勝依黯累示及瑜隆紫衣師號近為干得王詵駙馬奏瑜為海慧大師文字更旬日方出圓覺經云法界海慧照了諸相文潞公亦許奏隆紫衣然須俟來年遇聖節方可奏已差祠部吏人到王駙馬宅計會瑜師文字纔得便入遞次莫更一兩月方得勑出此事自難得偶成此二事也臨行草草書不盡此懷惟千萬珍重

又

屢蒙寄紙一一愧荷駙馬都尉王晉卿畫山水寒林冠絕一時非畫工能髣髴得一古松障子奉寄非吾兄別暇當錄寄也

答范夢得二首

久以事牽不遑奉書深以為愧中間安上處及遹中捧
來教具審起居佳勝某旅宦粗遣春夏間殊少事近日
併覺冗坌盜賊獄訟常滿蓋新法方行故也疲薾無狀
館中清佚至為福地然知平日交游皆不在何以為樂
某旬日來被差本州監試得閑二十餘日在中和堂望
海樓間坐漸覺快適有詩數首寄去以發一笑

又

久不奉書愧負不可言不審比辰起居佳否某此粗遣

但親友疎濶旅懷牢落爾屢得蜀公書知佳健二家兄
書云每去輒留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
筆皆詳悉精好富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
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無緣言面惟
順時自愛

與郭功父五首

昨日承顧訪殊慰久濶經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往
見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訝也略奉啓布謝萬一

又

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數日卧病遂闕
起居佳否某下痢雖止尚羸爾也謹奉啓布
謝

又

兒子歸來別無可為土物御筆一雙賜墨一圭新茶兩
餅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況瀆

又

辱訪臨感怍獨以忽遽為恨迫行不往謝惟寬恕乍熱
萬萬自重不宣

又

別來瞻仰無窮風雪凝寒從者勤矣辱書承起居甚佳
為使者即至必且暫還惟萬萬自重

與康公操都管三首

某稔聞才業之美尚淹擢用向承非罪被移衆論可惟
賢者處之想恬適也希聲久不得書承示論方知得蜀

州應甚慰意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鄉人之至此者絶少舉目無親故而杭又多事時投餘隙輒出訪覽亦自可卒歲也東陽自昔勝處見劉夢得有三伏生秋之句此境猶在否未知會晤之日但有企咏

又

所索詩非敢以淺陋為辭但希世絶境衆賢所共詠嘆不敢草草為寄也幸恕察

又

向辱教久欲裁謝值出入紛紛無定因循至今即日履茲春和起居佳適向承寄示圖記及時實深慰仰此真得賢者之樂雖鄙拙亦欲勉作歌詩庶幾附託高人絶境以傳永久適會紛紛未暇更旬日當寄上也

答楊君素

久不奉書通中領來教欣承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奉別忽四年薄廩維絆歸計未成懷想親舊何勝惋嘆吾丈優游自得心恬體舒必享龜鶴之壽劣姪與時齟齬終當捨去相從林下也

與楊濟甫

久不奉書亦少領來信思念不去心不審即日起居佳勝眷愛各無恙某此安健官滿本欲還鄉又為舍弟在京東不忍連年與之遠別已乞得密州風土事體皆佳又得與齊州相近可以時得沿牒相見私願任便之但歸期又須更數年瞻望墳墓懷想親舊不覺潜然未緣會面惟冀順時自重

與周開祖

某忝命皆出奨借尋自杭至吳興見公擇而元素子野孝叔令舉皆在湖燕集甚盛深以開祖不在坐為恨別後每到佳山水處未嘗不懷想談笑出京北去風俗既椎魯而游從詩酒如開祖者豈可復得乃知向者之樂不可得而繼也令舉特來錢塘相別遂見送至湖久在吳中別去真作數日惡然詩人不在大家省得三五十首唱酬亦非細事

與何浩然

人還辱書且喜起居佳勝寫真奇妙見者皆言十分形神甚奪真也非故人倍常用意何以及此感服之至所要詩稍暇作寫去雙幅已令蜀中織造至便寄納未即會見千萬珍重

答水陸通長老五首　密州

近過蘇臺不得一見而別深為耿耿專人來辱書且喜法履清勝某到此旬日郡僻事少足養衰拙然城中無山水寺宇朴陋僧麤野復求蘇杭湖山之遊無復髣髴矣何日會集慰此牢落惟萬萬自重

又

三瑞堂詩已作了納去惡詩竟何用是家求之如此其切不敢不作也惠及溫柑甚奇此中未嘗識也棗子兩簏不足為報但此中所有只此耳單君貺必常相見路中屢有書去久望來書且請附密州遞寄數字告為速達此意

又

別後一向冗忙有疎奉問疊辱手教惓悚良深仍審履茲初涼法體增勝為慰承開堂未幾學者日增吾師久安閑獨迫於衆意無乃少勞然以濟物為心應不計勞逸也未緣會合千萬珍重人還布謝

又

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佳然不須以物見遺也惠香十八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與收留無異實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切為多致此懇

又

且說與姚君勿疑訝只為自來不受非親舊之餽恐他人却見怪也元伯昆仲因見各為致懇乍到未及奉書吳中屢得瞻見時以餘棄洗濯衆鄙別來仰佇日深遞中首辱教尺感服良厚即日履茲酷暑起居何如貴眷令子各佳勝披奉杳然臨紙悵惘惟冀為時調護

答陳履常二首

又

遠承寄貺詩刻讀之灑然如聞玉音何幸獲此榮觀不獨以見作者之格且足以知風政之多暇而高躅之難繼也輒和光祿菴二絶聊以寄欽羨之懷一笑投之可也所須接骨丹方謹錄呈高密連年旱蝗應副朔方百須紛然疲爾日俟汰逐企仰仙館如在雲漢矣因風不吝誨字

答程彝仲二首

某啟奉別積年因循不脩書問每以為愧遞中辱手書勞問甚厚感戴不可言也承以科詔入都跋履之餘起居佳否老兄循道既久文行逾粹決無終否不振之理更少貶以就繩墨即當俯拾也未緣披奉惟冀以時自重謹因鄉人李君行奉啟布問

又

得聖此行得失必且西歸計無緣過我而東武任滿當在來歲冬杪亦無緣及見於京師矣此任滿日舍弟亦解罷當求鄉里一任與之西還近制既得連任蜀中遂可歸老守死墳墓也心貌衰老不復往日惟念斗酒隻雞與親舊相從耳星橋別業比來更增葺否因便無惜一兩字

與王慶源二首

陵州遞中辱書及詩如接風論忽不知萬里之遠也即日履兹秋暑尊候何似某此粗遣雖有江山風物之美而新法嚴密風波險惡況味殊不佳退之所謂居閑食

不足從官力難任兩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正此謂矣知叔丈年來頗窘此事有定分但兄以安健無事多子孫為樂亦可自遣何時歸休得相從田里但言此心已馳於瑞草橋之西南矣秋暑更冀以時珍重

又

高密風土食物稍佳但省租公庫減削索然貧儉始至值歲饑人豪剽刼無虛日凡督捕姦兇五七十人近始肅然鬬訟頗簡稍葺治園亭居之亦粗可樂但時登高

西南引領即悵然終日近稍能飲酒終日可飲十五銀盞他日粗可奉陪於瑞草橋路上放歌倒載也

答金山寶覺禪師

去歲赴官迫於程限不能枉舟一別中流縱望雲山杳然有不可及之歎既渡江遂蒙輕舟見餞復得笑語一飽之樂暫荷之懷殆不可勝言別來因循未及修書專人至辱教累幅慰喻反覆讀之爽然如對妙論仍審比來法履佳勝某此粗遣但未有會見之期臨紙惘然惟萬萬自重至游堂記即當下筆遞中寄去近有後杞菊賦一首寫寄以當一笑

答富道人

承錄示秘方及寄遺藥具感厚意然此事本林下無以遣日聊用遣意可也若待以為生則為造物者所惡矣僕方苟祿出仕豈暇為此謹却馳納且寄之左右異日歸田却咨請感愧之至

答周開祖

遞中辱書教累幅如接笑語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某此無恙已被旨移河中府候替人十二月上旬中行想去益遠矣往日相從湖山之景何緣復有別後百事紛紛皆不足道惟令舉逝去令人不復有意於茲世細思此公所以不壽者而不可得不免為之出涕讀所示記文述畧盡其美甚善其家能入石否亦欲作一首哀詞未暇也當作寄去開祖筆力頗長魏武所謂老而能學惟予與袁伯業真難得也寄示山圖欲尋善本而不可得

大雪與客飲於玉山堂遣遣人往舍弟處遂作此書手冷殊不成字惟冀自重而已

答蜀僧幾演

幾演大士蒙惠蟠龍集向已盡讀數冊迺詩迺文筆力奇健深增嘆服僕嘗觀貫休齊已詩尤多凡陋而遇知得名赫奕如此蓋時文凋弊故使此二僧為雄強今吾師老於吟詠精敏豪放而汩沒流俗豈亦有幸不幸耶

然此道固亦澹泊寂寞非以靳人知而鼓譽也但鳴一
代之風雅而已既承厚眄聊奉廣耳

與人

違去門下已八年愚魯罷殆人事廢書疏缺然怠慢之
罪宜在譴絶比承柄用又不以時隨衆修賀蓋疎懶愧
縮日復一日不知復憐恕之否即日履茲寒凝台候萬
福某去替止數月而貧困難以赴闕相次乞江浙一郡
君幸得之拜見未可期惟冀為國自重

答張主簿

改歲無緣展慶伏惟履茲新春百福來集旬日前辱教
感服眷厚不即馳答悚怍悚怍向日披奉但有馳仰餘
寒冀以時自重

與人二首

浙右之別遂不上問至今想必察其情也特枉書問感
慰兼集比日起居何如涉海恬然繼以題擢衆論翕然
知忠信之可恃名實之相副也雅故之末忻慰可量

又

前日使車道由郡下雖展接顏表殊慰瞻傃之懷惟是
禮勞不腆實深愧悚逮茲違間更役絆嬰未皇奉書以
伸繾綣之情特蒙高明遠賁珍牘披繹數四感仰交懷
初暑微熱切承跋履之餘動止佳勝未緣會集臨紙增
慨

與梅守黎希聲三首 徐州

傾向已久展奉無由竊計比日履茲酷暑起居佳勝某
占籍部中不獲俯伏門下一脩桑梓之儀瞻望鈴齋豈
勝懷仰伏惟順時為民自愛

又

去歲王秀才西歸奉狀必達即日遠想起居佳勝承朝
廷俯狥民欲有旨借留雖滯留高步士論未厭而鄉閭
之慶特以自私而已然山水之秀園亭之勝士人之衆
多食物之便美計公亦自樂之忘歸也某久去墳墓貪
禄忘家念之輒面熱但差使南北不敢自擇爾何時復

得一笑為樂尚冀為時自重

又

向自密將赴河中至陳橋受命改差彭城便欲赴任以兒子娶婦暫留城東景仁園中旦夕自汴東去逾遠風問可勝悵然墳墓每煩戒敕惟增感噎堂兄欲葬祖墳為諸房衆多某既不敢果決恐衆意難允也乞知之

答李秀才元

熱甚竟不再別悵仰殊深辱教承起居佳勝寵惠皆奇筆雅制刻荷無已仁者之惠誠足慰彼黎庶然不知者以為見教以是搖之呵呵安道舍弟當具道感意乍遠萬乞保重即復顯用以慰士望

答范蜀公

前日辱書并新詩累幅詞格清美欽味不釋手屬使者交至紛紛無暇裁答後時再領手教愧悚無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萬萬以時自重

答晁叔美二首

自別兩辱存問荷眷契之厚無以為喻日欲裁謝而拙鈍懶放因循至今計明哲雅量不深譴過而自訟亦久矣即日不審尊履何如某此無恙但奉行新政多不如法勤劾相尋日竢汰譴耳若得放歸過淮必遂候見未間為國自重

又

向承出按淮甸不即具賀幅者以吾兄素性亮直而此職多有可愧者計非所樂耳然仁者於此時力行寬大之政少舒吏民於網羅中亦所益不小此中常賦之外徵斂雜出而鹽禁繁密急於兵火民既無告吏亦僅且免罪益苟簡矣向聞吾兄議論頗與時輩不合今茲躬履其事必有可觀者矣令兄佳士久淹諸君亦自知之求之但恐得之不偶然非力求所能致耳

與蒲廷淵

河中永洛出棗道家所貴事見真告唐有道士侯道華嘗得無核者三食之後竟竊鄧太主樂上昇君到彼試

與晁君成

苦寒審尊履佳勝新文極為精妙久不見之甚慰喜莊子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古語以疑為似耳如易陰疑於陽世俗不知乃改作凝不敢不告人還草草

與范子豐六首

伏審子豐南宮殊健慶忭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勝某更五七日泝汴愈遠左右臨書悵然惟祈慎重別膺亨寵

又

小事拜聞欲乞東南一郡聞四明明年四月成資尚未除人託為問看回書一報前所託殊不蒙留意恐非久東南遂請逾難望矣無乃求備之過乎然亦慎不可汎愛輕取也人還且畧示諭

又

近專人奉狀達否即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局事漸清簡否某幸無恙水旱相繼流亡盜賊並起決口未塞河水日增勞苦紛紛何時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爾但得江淮間一小郡皆所樂更不敢有擇也子豐能為一言於諸公間乎試留意人還仍乞一報幸甚未見無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稍不通問伏想起居佳勝侍郎丈必在郊外過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與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間秋水既過彭城城下徹備高麗使已還四明可以易守當更理前請

也會合杳未有涯萬萬自重

又

南方夏熱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涼然夏田旱損七八鹽法更變課入不登雖閭閻不免以此為累自餘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頃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時參候北望不勝馳情

又

新珠想日長進愛壻無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

納銀一笏託用買圓熟珠子二千枚少錢告那出便納上婚嫁所須不可柰何甚非情願幸留意承問似叔頗長成每日作詩讀史但蒙拙少訓督耳內孫想亦聰淑諸郎娘亦計安也

答王慶源

久以官冗不暇奉問忽辱手訊喜知車從已達輦下起居佳勝即日南宮必榜出矣淪屈已久必遂了當欣荷良深來書譴抑過當四方赴者甚衆豈獨吾叔元昆勸

駕良合事宜恨此拘繫無緣於東華門外奉接京師一別二十餘年豈惟吾儕衰老可嘆至於都城風物事體索然無復往時矣東南守官極可樂而民間蹙迫不聊生懷抱殊不佳深願慶源了當後千萬一來相從數月少慰平生幸勿以他事為辭至懇至懇

與參寥

別來思企不可言每至逍遥堂未嘗不悵然也為書勤勤不忘如此仍審比來法體康佳感服兼至三詩皆清妙讀之不釋手且和一篇為答所要真賛尚未作來人又不敢久留甚愧知且伴太虛為湯泉之遊甚善甚善某開春乞江浙一郡候見去處當以書奉約也要墨納兩笏皆佳品也餘惟為法自重遣有數客遠來相看陪接少暇奉啓不盡意

與文與可三首

與可抱才不試遁道彌久尚未聞大用公議不厭討當在即然廊廟間誰為邠公議者乎老兄既不計較但乍

失為郡之樂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見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當也彭門無事甚可樂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頻得書甚安示諭秋冬過親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計安勝為學想皆成就矣

又

離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藥玉船兩隻獻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頗多致之不難當續營之但恐得後不肯將戚作見借也

又

近屢於相識處見與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說字說潤筆只到處作記作贊備員火下亦合剩得幾紙專令此人去請幸毋久秘不爾不惟到處亂畫題云與可筆亦當執所惠絕句過狀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與鮮于子駿三首

久不奉狀方深愧悚遞中伏辱手教并新文石刻等疾讀善快無量即辰起居佳否公文學德度宜在朝廷久

此外遠何也然聞一路蒙被仁政不爾吏民皆在倒懸中也況鄉井墳墓在焉計居之甚以為樂某到郡正一年諸況粗遣歲凶民貧力所無如之何者多矣然在已者未嘗敢行所愧也如此而已忝厚眷故及未緣瞻奉惟冀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忝厚眷不敢用啟狀必不深訝所惠詩文皆蕭然有遠古風味然此風之亡也久矣欲以求合世俗之耳目則疎矣但時獨於閑處開看未嘗以示人蓋知愛之者絕少也所索拙詩豈敢措手然不可不作特未暇耳近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數日前獵於郊外所獲頗多作得一闋令東州壯士抵掌頓足而歌之吹笛擊鼓以為節頗壯觀也寫呈取咲

又

故人劉格字道純故友劉恕道原之親弟讀書強記辨博文詞粲然可觀而立節強鯁吏事亦健君實頗知之

餘人未識也欲告子駿與一差遣收置門下公若可以踏逐辟名幸先之敢保稱職也旦夕歸南康軍待闕若有以處之他必願就也某非私之也為時惜才也

與何正道教授三首 一作何正通

忝命假手出於獎庇禮當詣謝以衰疾疲曳不給於力愧悚無已乍熱起居佳勝登舟遽迫不果造別益增仰戀

又

厖書承起居佳勝鄉校淹留然使徐之士子識文章瑰瑋之氣非小補也某又復西上紛紛無補甚愧朋友矣

又

張聖途來稍聞動止為慰退之所難乃今見之大匠旁觀愧汗深矣行役忽忽不盡區區

與歐陽仲純五首

去歲城東屢獲陪從蒙益既多樂亦無量既別日苦賤事不克馳問慙負不可言即日起居何如見報除審簿

信否殊不知即日從者所在徒有仰詠慕蒙庇粗遣彭門本無一事足以藏拙河水一至事無不有中間幾殆者數矣必亦聞之今方稍安而夏秋之患未可量蓋命窮所至感合此何時復得一笑之樂也近詩數首聊以破顏餘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伯仲叔弼昆仲各計安勝楊掾行速未及拜書乞道下懇子由在南都時得書無慙彭城最處下流水患甲於東北奏乞錢與夫為夏秋之備數章皆不報曹河若可塞固大善不爾倉卒之間不免調急夫使係省錢豈暇復稟命乎所費必多而為備不如先事之精也人微言輕信命而已仲純知我之深者聊復及之

又

去春寄舍國門屢辱臨顧喜慰無量別來逾年奔走俗狀未嘗通問瞻企徒深即日履此煩暑起居何如眷愛各安否傳聞車馬已到宛丘相去甚近書問自此可時

相及矣千萬順時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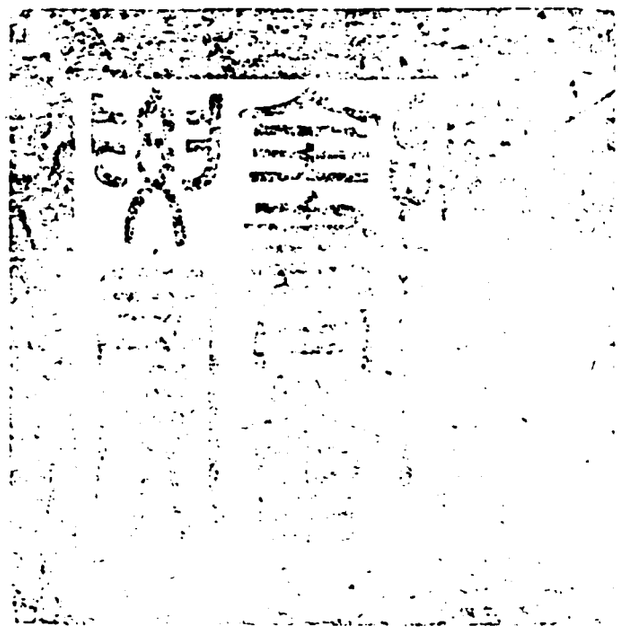
又

崔度者頃年在陳與之甚熟今作過海之行妻子仍在陳學幸略與垂顧

又

伯仲兄聞監西岸已視事未叔弼近託孫元忠附書季嘿今安在因風無惜惠問宛丘誰與往還有可與語者否

東坡全集卷七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貢生臣張　健

欽定四庫全書 簒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 八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簒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二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

宋蘇軾撰

尺牘七十九首

荅周開祖二首 湖州

久別思渴不言可知一路候問來耗忽辱教喜慰良深乍寒起居佳勝承脫湖北之行而得樂清正如舍魚而取熊掌甚可賀也某忝命甚便其私即遂面話此不盡懷

又

長篇奇妙無狀每蒙存錄如此之厚但賜多而報寡故人知其慚拙必不罪也今輒和一首少謝不敏且資一笑惠及海味琮感來人遽還未有以報但愧怍無窮到郡不見令舉此恨何極嘗莫其殯不覺一慟有刻石必見之更不錄呈有幹一一示及李無悔近見訪留此旬餘亦許秋涼再過也

荅呂熙道二首

平時企詠賢者獨恨隔閡耳既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南都住半月恍然如一夢耳思企德義每以悵然舍弟朴訥寡徒非長者輕勢重道誰肯相厚者湖州江山風物不類人間加以事少睡足真拙者之慶有幹不外

荅范純夫

向者深望軒從一來而還領手教知徑赴治實增悵惘比日起居佳勝日對五老想有佳思此間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煩但有歸蜀之興耳未由會集千萬以時自愛

與道甫

昨日特蒙不外鄙拙袖出盛文相示辭瞻格老覽之令人亹亹忘倦非大手筆未及至此受教良多不敢擅為巾笥之藏謹令人歸納文府伏乞視至治下謂當朝夕繼見而病與人事奪之又迫於行忽遽捨去可勝嘆耶別來方欲上問先辱手教益增悚怍比日起居何如後會不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奉別未幾思企已深比日起居佳勝聞軒從及境即遂披對豈勝慰喜

又

事冗有疎上謁思企之深不審起居佳否來日輒邀從者同憲車議少事本欲躬詣為公擇見訪不果幸賜臨

顧

又

屢辱垂訪尚稽走謁經宿起居佳否借示諸刻一清心目又足見雅尚之不凡也謹却馳納

又

過辱枉顧知事務冗迫不敢久留語紙軸納去餘空紙兩幅留與五百年後人跋尾也呵呵耘叟詩亦佳

又

叠辱車騎往謝甚疎惟故人深照不以為譴也經宿尊候佳勝書四紙并藥方馳上須面授其秘也并硯不一

一

又

近辱軒從雖屢接奉既別思仰無窮人事衮衮未遑上問先枉寵訊伏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深仲通來知在府中計與子由輩游從甚樂未緣再會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比來新詩必多無緣借觀豈勝渴仰示諭諸公處敢不出力但恐言輕不能有益耳

與程得聖秘校二首

近省榜到郡首承高過歡慰可量況困累年行業充富鄉曲榮耀交游喜快甚休春風暄和奉計即日起居安勝御試必更在高等盤桓都下為況何如惟順時珍愛

又

叠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愧負深矣數日起居佳否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慰此區區

答李昭玘

無便久不奉書王子中來且出所惠書益知動止之詳為慰無量比日尊體何如既拜賜雪堂新詩又獲觀負日軒諸詩文耳目眩駭不能窺其淺深矣老病廢學已久而此心猶在觀足下新製及魯直無咎明略等諸人

唱和於拙者便可格筆不復措辭近有李劦者陽翟人雖狂氣未除而筆墨瀾翻已有漂沙走石之勢嘗識之否子中殊少進皆左右之賜也何時一笑未間惟萬萬自重

答范蜀公四首

李成伯長官至辱書承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新居已成池圃勝絶朋舊子舍皆在人閒之樂復有過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間多瘡患及赤目杜門謝客而傳者遂云物故以為左右憂聞李長官説以為一笑平生所得毀譽殆皆此類也何時獲奉几杖臨書惘惘

又

蒙示諭欲為卜隣此平生之至願也寄身函丈之側旦夕聞道又況烝婚戚之末而風物之美足以終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數百千已令兒子持往荆渚買一小莊子矣恨聞命之後然京師尚有少房緡若果許為指揮從者幹當賣此業可得八百餘千不識可納左右否所賜手書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慶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異日必能陪從也

又

承別紙示諭麴蘗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公欲哀而救之問所以救者小子何人固不敢不對公方立仁義以為城池操詩書以為干楯則舟中之人盡為敵國雖公盛德小子亦未知勝負所在願公宴坐静室常作是念當觀彼能惑之性安所從生又觀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此猶不立彼復何依雖黄面瞿曇亦須斂衽而況學之者耶聊復信筆以發公千里一笑而已

又

顛仆罪戾世所鄙遠而丈丈獨收録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為榮幸復何可否之間而不肖平生不作墓誌及碑者非特執守私意蓋有先戒也反覆計慮愧汗而已

仁明洞照必深識其意所賜五體書謹為子孫之藏幸甚幸甚無緣躬伏門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答言上人

去歲吳興倉卒為別至今耿耿謫居窮陋往還斷盡遠辱不遺尺書見及感怍殊深比日法體佳勝札翰愈精健詩必稱是不蒙見示何也雪齋清境發於夢想此間但有荒山大江修竹古木每飲村酒醉後曳杖放脚不知遠近亦曠然天真與武林舊遊未見議優劣也何時會合一笑惟萬萬自愛

答通禪師

謫居窮僻懶且無便書問曠絕故人不遺兩辱手教具審比來法體甚輕安感慰深至僕晚聞道照物不明陷於吏議愧我道友所幸聖恩寬大不即殊殛想亦大善知識法力冥助也祿廩既絕困而布衣蔬食於窮苦寂濫之中却粗有所得未必不是晚節微福兩書開諭周至常置座右也未緣展謁萬萬以時自重

答道源秘校

謫居窮陋首見故人釋然無復有流落之歎衰病奇拙所向累人自非卓然獨見不以進退為意者誰肯辱與往還每惟此意何時可忘別來又復初夏思企不可言遠想即日尊候佳勝兩辱手書懶不即答計已獲罪左右然惟故人能知其性氣蓋懶作書者有素中實無他也更望寬之知到官又復對換想高懷處之無適而不可江令竟不肯少留健決非庸人所及也無由面見以時自重

與王慶源

竄逐以來日欲作書為問舊既懶惰加以閒廢百事不舉但慙怍而已即日體中何如眷愛各佳某幼累並安但初到此喪一老乳母七十二矣悼念久之近亦不復置懷寓居官亭俯迫大江几席之下雲濤接天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嘗有此適知之免憂近文郎行

寄紙筆與叢郎到甚遲也未緣會面惟萬萬自愛

答李寺丞二首

久別渴詠通中辱書且審起居清勝至慰至慰某謫居粗遣廢棄之人每自嫌鄙況於他人君獨收卹有加平素風義之厚足以愧激頹靡也未緣會見萬萬以時自愛

又

遠蒙分輟清俸二千極愧厚意然長者清貧僕所知也此不敢請又重違至意輒請至年終來春即納上感愧不可言也僕雖遭憂患狼狽然匹如當初不及第即諸事易了荷憂念之深故以解懸慮

與陳季常九首

近因往螺師店看田既至境上潘尉與龐醫來相會因視臂腫云非風氣乃藥石毒也非鍼去之恐作瘡乃已遂相率往麻橋龐家住數日鍼療尋如其言得愈矣歸家領所惠書及藥併荷憂愛之深至仍審比來起居佳安曾青老翁須傳燈錄皆已領一一感佩五代史亦收得所看田乃不甚佳且罷之蘄水溪山乃爾秀邃耶龐醫熟接之乃奇士知新屋近撰本草爾雅謂一物而多名也見劉頌具說深欲走觀近得公擇書云四月中乃到此想季常未遽北行當與之偕往耳非久太守處借人遣使齎家傳去別細奉書

又

柴炭已領感怍感怍東坡昨日立木殊耽耽耽也

又

王家人力來及專人并獲二緘及承雄篇賛詠異夢證成仙果甚喜幸也某雖竊食靈芝而君為國鑄造藥力縱在君前陰功必在君後也呵呵但累書聽流言以誕平人不得無所損也懸弧之日請一書示諭當作賀詩切祝切祝比日起居佳否何日決可一游郡城企望日深矣臨皋雖有一室可憩從者但西日可畏承天極相近或門前一大舸亦可居到後相度未間萬萬以時自

重

又

欲借易家文字及史記索隱正義如許告季長為帶來

季常未嘗為王公屈今乃特欲為我入州州中士大夫

聞之聳然使不肖增重矣不知果能命駕否春冬但不

惜不須更為恨也

又

鄭巡檢到領手誨具審到家尊履康勝羈旅結戀之懷

至今未平也數日前率然與道源過江游寒溪西山奇

勝殆過於所聞獨以坐無狂先生為深憾耳呵呵示諭

武昌田曲盡利害非老成人吾豈得聞此送還人諸物

已領易義須更半年功夫練之乃可出想秋末相見必

得拜呈也近得李長吉二詩錄去幸秘之目疾必已差

茂木清陰自可愈此餘惟萬萬順時自重

又

示諭武昌一策不勞營為坐減半費此真上策也然某

所慮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飾云擅去安置所而居於

別路傳聞京師非細事也雖復往來無常然多言何所

不至若大霈之後恩旨稍寬或可圖此更希為深慮之

仍且容之為上

又

稍不奉書渴仰殊深辱書承起居佳勝新居漸畢工甚

慰想望數日得君字韻詩茫然不知醉中拜書道何等

語也老媳婦云一絕乞秀英君大為愧悚真所謂醉時

是醒時語也蒙不深罪甚幸雖知來篇非實語猶且收

執庶幾萬一莫更要寫眷記否呵呵柳簿云某奉訝者

不知得之於誰安有此理來書雄冠之語亦無人見但

有荅柳二書云陳季常要寫眷記欲與寫云文武宋寮

常居禄位亦如與季常書作戲耳何名為訝哉想公必

不以介意不荅最妙日夜望季常入州但可惜公擇將至

若不爭數日而吾三人者不一相聚劇飲數日為可惜

耳有人往舒五七日必回可見其的若不來續以書布

聞茶臼更留作樣幾日近日新關甚多篇篇皆奇遲公來此口以傳授餘惟萬萬自愛

又

疊辱來貺且喜尊體已全康復然不受盡言遂欲聞公何也公養生之效歲有成績今又示病彌月雖使舉陶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承三年廬墓葬事誠盡又以餘力葺治園亭教養子弟此皆古人之事業所望於子野也復覽諸公詩文益增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屢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某再拜

孫巨源之姪甚佳士無甚仰盛德云當去請見某告以季常不蓄烏巾十餘年矣又不欲便畏帽奉謁他必自去見公也鎮中得一好官人亦非細事叔寧書已附去西方多事此君却了得莫遂奮起否見報趙二罷相州取勘他稱病乞不下獄不知為何事私甚憂之公聞其詳否又報舒亶乞郡閑知之

答吳子野四首

濟南境上為別便至今矣其間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專人來忽得書且喜居鄉安穩尊體康健某到黃已一年半處窮約故是宿昔所能比來又加便習自惟罪大罰輕餘生所得君父之賜也躬畊漁樵真有餘樂承故人千里問訊憂卹之深故詳言之何時會合臨紙惘惘

又

愧歎介夫素不識之筆力乃爾奇逸耶僕所恨近日不復作詩文無緣少述高致但夢想其處而已子由不住得書無恙寄示墓誌及諸刻珍感屢直講一帖不類近世筆迹可愛可愛近日始解畏口慎事雖已遲猶勝不悛也奉寄書簡且告勿入石至懇至懇某再拜

寄惠建茗數品皆佳絕彼土自難得更蒙輟惠慚悚慚悚慚悚沙魚赤鯉皆珍物感怍不可言扶劣膏不識其為何物但珍藏之莫測所用因書幸詳以示諭也近有李明

者畫山水新有名頗用墨不俗輒求得一橫卷頗長可用木床繞屏附來人納上江郡乃無一物為回信慙悚之至兒子無恙承問及

又

每念李六丈之死使人不復有處世意復一覽其詩為涕下也黃州風物可樂供家之物亦易致所居江上俯臨斷岸几席之下即是風濤掀天對岸即武昌諸山時時扁舟獨往若子野北行能迂路一兩程即可相見也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與李公擇二首

知治行窘用不易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澹而有味者又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此似鄙吝且出之不得已也然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又

舊詩過煩鐫刻及墨竹橋字併蒙寄惠感愧兼集吳興自晉以來賢守風流相望而不肖獨以罪去垢累溪山

景純相愛之深特與洗飾此意何可忘耶在郡雖不久亦作詩數十首久皆忘之獨憶四首録呈為一笑耘老病而貧必賜清顧幸甚

答蘇子平先輩二首

違別滋久思詠不忘中間累辱書教久不答知罪知罪遠煩專使手書勞問且審比日起居佳安感慰殊甚書詞華潤字法精美以見窮居篤學日有得也某凡百粗遣厄困既久遂能安之昔時浮念雜好掃地盡矣何時會合慰此

又

遠煩遣僕手書足矣更蒙厚惠足下困約中何力致此愧灼不可言也一一依數領訖感怍而已兒子令往荊南幹少事未還還即令答教也所要先丈哀詞去歲因夢見作一篇無便寄去今以奉呈無令不相知者見若入石則切不可也至祝至祝

與蔡景繁十四首

又

頒示新詞此古人長短句詩也得之驚喜試勉繼之晚

即面呈

又

違濶數日悽戀不去心切惟顧愛之厚想時亦反顧也比來跋履之暇起居何如某蒙庇如昨度公能復來當在明年秋矣某杜門謝客以寂嘿為樂耳乍遠萬乞為國自重

又

凡百如常至後杜門壁觀雖妻子無幾見況他人也然

雲藍小袖者近輒生一子想聞之一拊掌也惠及人參感感海上奇觀恨不與公同遊東海縣一帆可到聞益奇偉曩恨不一往也公嘗往否大篇或可追賦果寄示幸甚幸甚

又

前日親見許少張暴卒數日間又聞董義夫化去人命脆促真在呼吸間耶益令人厭薄世故也少張徒步奔喪死之日囊橐罄然殆無以斂其弟麻城令尤貧云無寸壠可歸想公聞之悽惻也料朝廷亦憐之如公言重可為一言否輒此僭言不深譴否

又

特承寄惠奇篇伏讀驚聳李白自言名章俊語絡繹間起正如此耳謹已和一首并藏笥中為不肖光寵異日當奉呈也坐廢已來不惟人言私亦自鄙不謂公顧待如此當何以為報冬至後便杜門謝客齋居小室氣味深美坐念公行役之勞以增永嘆春間行部若果至此當有少要事面聞近見一僧甚異其所得深遠矣非書所能一一

又

承愛女微疾今已必全安矣某病咳逾月不已雖無可憂之狀而無憀甚矣臨皋南畔竟添却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朐山臨海石室信如所諭前某嘗携家一遊時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濩索凉州漂然有氷車鐵馬之聲婢去久矣因公復起一念果若游此當有新

篇果爾者亦當破戒奉和也呵呵

又

近專人還奉狀必達忽復中夏永日杜門無如思渴仰何不審履茲薄熱起居何似向雖畫扇比已絶筆昨日忽飲數酌醉甚正如公傳舍中見飲時狀也不覺書畫十扇皆遍筆迹粗略大不佳真壞却也遣會人便寄去為一笑耳

又

黃陂新令李籲到未幾其聲譁然與之語格韻殊高比來所見小有才多俗吏儔輩如此人殆難得公好人物故輒不自外耳近葺小屋强名南堂暑月少舒蒙德殊厚小詩五絶乞不示人

又

辱書伏承尊體佳勝驚聞愛女遽棄左右切惟悲悼之切痛割難堪柰何柰何情愛著人如黐膠油膩急手解雪尚為沾染若又反覆尋繹使纏繞人矣區區願公深

照一付維摩莊周令處置為佳也劣弟久病終未甚清快或傳已物故故人皆有書驚悶真爾猶不恤況慢傳耶無由面談為耿耿耳何時當復迎謁未間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近來頗佳健一病半年無所不有今又一時失去無分毫在者足明憂喜浮幻舉非真實因此頗知衛生之經平日妄念雜好掃地盡矣公比來諸況何如劉刷之來不少勞乎思渴之至非筆墨所能盡也

又

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也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徐秀才前會面聞留此書令請見此人有心膽重氣義試收錄之異日或有用也公許容石硯若有餘者可輟即付徐可也

與吳子野二首

少時在冊府嘗及接見先侍講下風死生契濶俯仰一世乃與君相遇江湖感嘆不已辱訪山中殊不盡款意數日起居佳否以拙疾畏風不果上謁解去漸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令子秀才辱長箋之賜辭旨清婉家法凛然欽味不已老拙何以為謝但有愧負

與幾道宣義

久放江湖務自屏遠書問之廢無足深訝比日侍奉之暇起居何如某凡百如舊向者以公擇在舒時蒙相過既去索然無復往還每思檻泉之遊宛在目前聞河決陽武歷下得無有曩日之患乎得暇遣數字慰此窮獨

與江惇禮秀才五首

罪廢屏居忽辱示問累幅粲然讀之茫然自失比日侍奉外起居無恙僕雖晚生猶及見君之王父也追想一時風流賢達豈可復夢見哉得所惠書詞章温雅指趣近道庶幾昔人三復甚喜獨恨所稱道過當舉非其實想由相愛之深不覺云耳自是可畧之也久不得貢父翁書因家信略為道意無緣面言臨紙惘惘以時自重

又

向示非國語論鄙意素不然之但未暇為書爾乃示甚善柳子之學大率以禮樂為虚器以天人為不相知云云雖多皆此類耳此所謂小人無忌憚者君正之大善至於時令斷刑貞符四維之類皆非是前書論之稍詳

今冗迫粗陳其略須見乃盡言然迂學違世不敢自是因君意合偶復云爾

又

所示徐君為朝中知之者亦衆不肖固嘗愛仰然老朽無狀豈能為之增重向者亦獲從諸公之後時掛一名以發揚遺士而近者不許連名此事便不繼然所示亦當在心有問焉固當以此告也

又

疊辱臨顧感怍無量錄示神告得聞前人偉蹟固後生之幸然事體不小未敢輒作文字非面莫究也

又

十論十二說已一再讀矣不獨嘆文辭之美亦以見存誠求道之至也科舉數不利想各有時箕裘不廢半年可必也曾過江游寒溪西山否見邑人王文甫兄弟為致意近有書必達之矣

與徐司封

達辱車騎寵存感怍無窮晚來尊體佳勝某與陳君略出至安國遂覺拙疾稍作欲告明日少休後日恭與盛集可否無狀慙負多矣幸甚

荅湖守滕達道

忽復中夏永日杜門思仰無窮比來起居何如張奉議來稍獲聞問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荊楚足使來者想見公之風度無緣一寓目但有企想

荅陳季常三首

恐未常聞故及

又

別後凡四辱書一一領厚意具審起居佳勝為慰又惠新詞句句警拔詩人之雄非小詞也但豪放太過恐造物者不容人如此快活一枕無礙睡輒亦得之耳公無多柰我何呵呵所要謝章寄去聞車馬早晚北來恐此書到日已在道矣故不覼縷

又

置中疊辱手示并惠果羞感愧增極酒隱堂詩當塗中抒思不敢草草作公是大檀越豈復持牌也一笑

與錢世雄

久不奉書蓋無便亦懶怠之罪未深訝否比日起居何如某與賤累如常曾託施宣德附書及遺教經跋尾必達也吳江宦況如何僚有佳士否垂虹聞已復舊信否旅寓不覺歲復盡江上久居益可樂但終未有少田生事漂浮無根耳兒子明年二月赴德興人口漸少當稍息肩餘無可慮會合何時萬萬自愛因便往三衢奉啓

答任德翁

自蒲老行後一向冗懶不作書子姝來領手教感愧無量仍審尊體佳勝為慰昆仲首捷聞之欣快起我衰病矣當遂冠天下士蔡州未足云也陳季常歸又得動止之詳小四乃能爾師中不死矣此間凡事可問小大更不覼縷未期會晤萬萬自愛

與周主簿

罪廢衰朽過辱臨顧增愧汗也晚來起居佳勝甚欲詣謝巾褐草野不敢造門幸加矜恕

與知郡朝散

前日辱降屈業已不出無緣造謝信宿尊體萬福筠州茶芽少許謾納上并利心肺藥方拜呈范醫昨呼與語本學之外又通星歷甚可佳也

與文郎

不審茶毒以來氣力何似變故如昨兩易晦朔追慕無窮柰何柰何中前人還辱書重增哽咽吾親孝誠深篤若不少節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後事為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萬萬寬中強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三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尺牘八十六首

宋　蘇軾　撰

與楊元素八首　黃州

近兩辱手教以多病不即裁謝愧悚殊深比日仰惟履茲溽暑台候清勝某病後百事灰心無復世樂然內外廓然皆獲輕安何時瞻奉略道所以然者未間伏惟為時自重

又

涉暑疲勸書問稍缺愧仰無量比日起居勝常近領手誨承小疾盡去體力加健此大慶也更望倍加保嗇則聽嚴命以慰輿論

又

承令弟見訪岸下無泊處又苦風雨忽忽別去至今不足示諭田事方憂見罪乃蒙留念如此感幸不可言某都不知彼中事但公意所可無不便者軍屯之東三百石者便為下狀甚佳李教授之兄又云官務相近有一莊大佳此彭寺丞見報亦聞與問看今日章質夫之子過此已託於舟中載二百千省上納到乞與留下果蒙公見念令有歸老之資異日公為蒼生復起當郤為公葺治田園以報今日之賜也遣新舊守到發冗甚不一一

又

示諭秀才唐君許為留念兼令幹人久遠幹之幸甚幸甚其某未能去此間更無人可以往幹必須至奉煩唐君也未嘗相識便蒙開許必以元素之故也深欲作書為謝遣冗甚非久別附問且乞道區區天覺彭寺丞皆蒙書示亦未及奉啟乞致下懇

又

遞中領手教伏審台候勝常為慰某凡百如舊近又大需庶得歸農予公決起典郡無疑也近嘉州魏秀才兄弟行附手問不審得達否歲行盡伏冀順時為人自重

又

筆凍寫不成字不罪不罪舍弟近得書無恙不知相去幾里但遞中書須半月乃至也奇方承錄示感戴不可言固當珍秘也近一相識録得公明所編本事曲子足廣奇聞以為閒居之鼓吹也然切謂宜更廣之但囑知識間令各記所聞即所載日益廣矣輒獻三事更乞揀擇傳到百四十許曲不知傳得足否

又

近於城中葺一荒園手種茉菓以自娛陳季常者近在州界百四十里住時復來往伯誠親弟近問之云不曾叅拜其人甚奇偉得其一詞以助本事

又

承示諭定襄胡家田公與唐彦議之必無遺策小子坐享成熟知幸知幸近荅唐君書并和紅字韻詩必皆達矣胡田先佃後買所謂抱橋澡浴把攬放船也呵呵凡事既不免干瀆左右乞一面裁之不須問某也尚有二

書詞博雅純健有味其言次觀古律詩周思深妙有意於古作者卒讀莊子論筆勢浩然所寄深矣非淺學所能到自惟無狀罪戾汩沒不緣半面獲此三昵幸甚幸甚老謬荒廢不近筆硯忽已數年顧視索然無以為報但藏之巾笥永以為好而已適病中人還草率

又

詩篇多寫洞庭君山景物讀之超然神馳於彼矣見教作詩既才思拙陋又多難畏人不作一字者已三年矣

所居臨大江望武昌諸山如咫尺時復葉舟縱遊其間風雨雲月陰晴蚤暮態狀千萬恨無一語畧寫其彷彿耳會面未由惟萬萬以時珍重何時美解當一過我耶

與人

示諭燕子樓記某於公契義如此豈復有所惜況得託附老兄與此勝境豈非不肖之幸但困躓之甚出口落筆為見憎者所箋注兒子自京師歸言之詳矣意謂不如牢閉口莫把筆庶幾免矣雖託云向前所作好事者豈論前後即異日稍出災厄不甚為人所憎當為公作耳千萬哀察

與巢元脩

日日望歸今日得文甫書乃云昨日始與君瑞成行東坡荒廢春筍漸老餅餌已入末限聞此當伺駕耶老兄別後想健某五七日來苦壅嗽殊甚飲食語言殆廢矧有樂事今日漸住近日牢城失火燒蕩十九雪堂亦危潘家皆奔避逝堂中飛焰已燎簷矣幸而先生兩鼫無恙

與千乘姪

念二秀才別來又復春深相念不去心邁自北還得手書及見數詩慰喜不可言日月不居奄已除服哀念忽忽如何可言久不知鄉書想諸叔已下各安子明微累想免矣因書略報大舅書中甚相稱更在勉力副尊長意家門凋落逝者不可復如老叔固已無望而子明子由亦已潦倒頭顱可知正望姪輩振起耳念此不可不加意未由會合千萬自愛

與蒲傳正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意亦深以為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麤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産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為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

意也

與子明兄

兄才氣何遒不可而數滯留蜀中此回必免衝替何似一入來寄家荆南單騎入京因帶少物來遂謀江淮一住計亦是一策試思之他日子孫應舉宦游皆便也弟亦欲如是但先人墳墓無人照管又不忍與子由作兩處兄自有三哥一房鄉居莫可作此策否又只恐亦不忍與三哥作兩處也吾兄弟俱老矣當以時自娛世事萬端皆不足介意所謂自娛者亦非世俗之樂但胸中廓然無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蟲魚之類皆是供吾家樂事也如何如何記得應舉時見兄能謳歌甚妙弟雖不會然常令人唱為作詞近作得歸去來引一首寄呈請歌之送長安君一盞呵呵醉中不罪

與子安兄

近於城中得荒地十數畝躬耕其中作草屋數間謂之東坡雪堂種蔬接菓聊以忘老有一大曲寄呈為一笑

為書角大遠路恐被拆更不作四小哥二哥及諸親知書各為致下懇巢三見在東坡安下依舊似虎風節愈堅師授某兩小兒極嚴常親自煮猪頭灌血精作薑豉菜羹宛有太安滋味此書到日相次歲猪鳴矣老兄嫂圍坐火爐頭環列兒女墳墓咫尺親眷滿目便是人間第一等好事更何所羨可轉此紙呈子明也近購獲先伯父親寫謝蔣希魯及第啓一通躬親標背題跋寄與念二令寄還二哥因書問取

與王元直

黄州真在井底杳不聞鄉國信息不審比日起居何如郎娘各安否此中凡百粗遣江邊弄水挑菜便過一日每見一邸報須數人下獄得罪方朝廷綜核名實雖才者猶不堪其任況僕頑鈍如此其廢棄固宜但有少望或聖恩許歸田里得欵段一僕與子衆丈楊宗文之流往來瑞草橋夜還何村與君對坐莊門嗾瓜子炒豆不知當復有此日否存道奄忽使我至今酸辛其家亦安

在人還詳示數字餘惟萬萬保愛

答圓通秀禪師

聞名之久而得之詳莫如魯直亦如所喻也自惟潦倒遲暮五十終不聞道區區持其所有欲以求合於世且不可得而況世外之人想望而不之見耶不謂遠枉音問推予過當豈非醫門多病息黥補劓恃有良藥乎未脫罪籍身非吾有無緣頂謁山門異日聖恩許歸田當畢此意也

答寶月禪師三首

近通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即請入石碑額見令悟清持書往安州于滕元發大字不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撰人寫人姓名即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充信建茶一角子勿迓塵涴餘惟萬萬保練遣冗中清師行奉啟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即詳也清又游禮練事多能可喜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神爽飛去然近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杖履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請自愛晚歲為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覭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即為作記并求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答趙昶晦之四首

性喜寫字而怕作書親知書問動盈篋笥而終歲不答

對之太息而已乃知剖符南徼賢者處之固不擇遠近劇易矧風土舊語習而兵興多事適足以發明利器但恨愚暗何時復得攀接耳

又

南事方興計貴郡亦非靜處長者固自有處之矣聞廟略必欲郡縣荒服就使必克正是添一熙河屯守餽餉中原無復寧歲況其不然憂患未易言也履險涉難可以濟者其惟邁德寡怨之君子乎

又

示諭處患難不戚戚只是愚人無心肝耳與鹿豕木石何異所謂道者何曾夢見舊收得蜀人蒲永昇山水四軸亦近歲名筆其人已亡矣聊致齋閣不罪漓瀆藤牋既美風土又少訴訟優游卒歲又復何求某亦甚樂此安土忘懷如一黃人元不出仕而已

又

久不奉狀懶慢之過遠屏信使慚愧交懷承被命再任遠徼不足久留賢者然彼人受賜多矣晦之風績素聞與蹇序辰四首

欲一奉見豈徒然哉深有所欲陳者而竟不遂可勝歎耶子由在部下甚幸但去替不遠耳輒有一書及少信煩從吏甚不當爾恃眷必不深責季常可勸之一起深欲圖其見坐處也一噱

又

前日已奉書昨日食後垂欲上馬赴約忽兒婦眩倒不知人者久之救療至今雖稍愈尚昏昏也小兒輩未更事義難捨去遂成失信想仁明必恕其不得已也然愧負深矣乍暖起居何如閒廢之人徑往一見謂必得之乃爾齟齬人事真不可必也得會何可復期惟萬萬為國自重

又

江上一別今歲餘矣不謂尚蒙存記手書見及感愧不

可言衝涉溽寒起居佳安甚慰所望承奉使江表鄉閭之末亦切以為寵但罪廢之餘不可復自比數故舊書詞過重只益惶悚旦夕欲遂一見惟冀順候自重

又

不得一見而別私情甚不足人常蔽於安佚而達於憂患願深照此理況美才令聞豈久棄者耶

答濠州陳章朝請二首

錢塘一別如夢中事爾後契濶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獨中間述古捐館有識相吊矧故人僚吏相愛之深者然終無一字以解左右蓋罪廢窮奇動輒累人故往還杜絕至今思之慙負無量昨遠辱書問便欲裁謝而春夏以來卧病幾百日今尚苦目病再枉手教喜知尊體康勝貴眷各佳安罪廢屏居交游皆斷絕縱復通問不過相勞慰而已孰知如公遠發藥石以振吾過者哉已往者布出不可復掩矣期於不復作而已無緣一見臨紙耿耿萬萬以時自重

又

每辱不遺時枉書問感愧深矣比日起居佳勝某自竄逐以來不復作詩與文字所諭四望起廢固宿志所願但多難畏人遂不敢爾其中雖無所云而好事者巧以醞釀便生出無窮事也切望憐察示諭學琴足以自娛私亦欲耳但老懶不能復勞心耳有廬山崔閑者極能此遠來見客且留之時令作一弄也江倅遞中辱書此人回欲裁謝遽苦寒嗽而此人又告去甚急故未果且近過此甚安健絕無遷謫意江親亦可與言

與徐得之十首

適辱手簡且審起居佳勝知當少留雪堂所需字詩欵曲為之此與國書可便遣也

又

數日相從遽別情悰惘然晚來起居佳勝後會未可期惟萬萬以時自重

又

十一郎昆仲不及再別惟節哀慎重為禱葬期不遠想
途中不復滯留凡事稟議大阮為佳仍恕造次

又

昨日已別情悰惘惘然辱教喜起居佳勝風雨如此淮浪
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
想來日亦未能行若再留名再訪幸甚

又

逾年相從情均骨肉乍此遠別悵戀可知辱書承起居
佳勝為慰來日離此水甚慳澁不知趣得十五日上否
得之亦宜早發勉此歲月間早遂定居為佳也餘萬萬
自重

又

小兒蒙下問未暇上狀不罪宗人過望皆公之賜也叨
恩叨恩公不能無愧更為多致謝懇也

又

別後所辱手教一一皆領罕遇信便不克裁謝甚愧負
也再到舊遊不見故人深為悵惘然喜久客牢落得遂
歸計也比日已還侍下起居佳勝會合何時臨書悵然
斯人乎僕亦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又

定省之暇稍葺閒軒簞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
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倘得見

答程彝仲推官二首

濶別永久多難流落百事廢弛不復通問吾兄不忘疇昔時枉遠書感怍不可言仍審比來起居佳勝又讀別紙所寄山水園亭之勝廢卷閉目如到其間幸甚幸甚吾兄潛德晚遇當遂光大惟厚自愛慰朋友之望

又

某與幼累皆安子由頻得書無恙元修去已久矣今必還家所要亭記豈敢於吾兄有所惜但多難畏人不復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千萬體察非推辭也遠書不欲盡言所示自是一篇高文大似把飯叫饑聊發千里一笑會合無期臨書悽然

答君瑞殿直

春來未嘗一日閒欲去奉謁遂成食言愧愧屢書承起居佳勝為慰君猷知四月末乃行猶可一見否乍暄惟萬萬自重

與景倩

昨日辱訪大慰久渴經宿起居佳勝食已本欲奉謁遣陳季常來故且已衆客頗懷公高論可能只今一訪否禮不當爾意公期我於度外也

與趙仲脩二首

瘡病不往見而仁人敦舊屢承車馬感愧不可言雨涼切惟起居佳勝旦夕當獲面謝

又

公清貧更煩輟惠羊邊謹以拜賜使我有數日之飽公亦無乃浹旬蔬食耶一噱

與人二首

兩日瘡痛殊甚不果見辱簡且喜佳勝二詩高妙讀之喜慰幸甚病中裁謝草草

又

兩日瘡痛不出思渴思渴今猶楚痛未已鍾乳丸更求數服吐血者復作也不罪不罪

與孟亨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筍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亭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茗兩片食已可與道媪對啜也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匏繫於此不得一望其履幕慨嘆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赧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窓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劉器之

辱書極論內外丹事劣弟初不及此受賜多矣輒拜呈方丈銘一首更告與敲琢看唐彥道處亦有一贊并為看過因家兄歸年行奉啓半醉中書字不謹

代夫人與福應真大師

久不聞法音馳仰殊深即日遠想起居安穩兒從夫遠謫百念灰滅持誦之餘幸無恙何時復見一洗嶺瘴春寒千萬為法自重不宣旌德縣君王氏兒再拜

答開元明座主二首

久別思企不忘辱書具審法履安勝為慰賢上人前年來此尋往金山多時不得消息不知今安在也石橋用工初不減裂云何一水便爾敗壞無乃亦是不肖窮蹇所累耶何時復相見千萬保愛

又

開元大殿非吾師學行人神響應安能便成可喜可喜此書附聖傳塗中更不封勿訝勿訝

與無釋老師

吾師要寫大字特為飲酒數杯只用尋常小筆作二額八字者可入石六字可上碑兩旁刻年月日及官位姓名字小不稱大伽藍示及大筆皆市人用者不可使也

惠及奇菽感服之至

與清隱老師二首

黃長生人來辱書承起居佳勝為慰示及黃君佳篇及山中圖刻欲令有所記述結緣淨境此宿所願也但多病久廢筆硯里中故人屢有求詩文者皆未能副其請也千萬勿訝

又

淨因之會茫然如隔生矣名言絶境寤寐不忘何日得脫纓絆一聞咲語思渴思渴

與人

辱書承起居佳勝奇墨吾儕共寶併蒙輟惠慚悚之甚敬佩厚意也

與金山佛印禪師離黃州

辱書伏承道體安佳甚慰馳仰見約遊山固所願也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見還日如約忽忽布謝

與王文甫

數日不審尊候何如前蒙恩量移汝州比欲乞依舊黃州住細思罪大責輕君恩至厚不可不奔赴數日念之行計決矣見已討得一舟不出此月下旬起發沿流入淮泝汴至雍丘陳留間出陸至汝勞費百端勢不得已本意終老江湖與公扁舟往來而事與心違何勝慨歎計公聞之亦凄然也甚有事欲面話治行殊未集冗迫之甚公能兩三日間特一見訪予至望至望元弼藥并書乞便與送達三五日間買得瓷器更煩差人得否

與王慶源

窮僻少便久不上狀竊惟退居以來尊體勝常黑頭謝事古今所共賢二疎師傅淵明縣令均為高退昔人初不為優劣也謹以此為賀二子學術成就瑞草橋果木成陰卧想數年出仕無一可愧者此又有餘味矣除却虛名外物不知文太師何以加此想當一笑也某蒙恩量移汝州回念墳墓心目斷絶方作舟行何時復到汝到後又須營辦生事此身漂然奉羙何及乍熱惟萬萬順候自重

與楊元素二首

陳主簿人還領手教伏承比日台候萬福深慰馳仰人物豐盛池館清麗足供嘯咏之樂數日來人皆云公移徐州雖未是實語然理當如此惟汲汲行復遷擢矣某本欲秋間往見而汝州之行度不可免見治裝舟行自洛陽出陸百八十里至汝雖繚繞澶回然久困資用殆盡決不能陸行耳無緣詣別惟望順時為國自重

又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公若有餘力為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至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胡道士

昨日起離中途逆風吹往北岸幾葬魚腹知之二詩録寄到後幸一兩字附遞至他州貴知達玉芝善守護無為有力者所取餘惟保愛

與人

久不奉書叠承枉教字慰感良深比日起居佳勝汝郡務簡儒師清閒於此相從豈非甚幸區區非面莫究令兄不敢別狀乞道懇

與佛印禪師三首

專人來辱書累幅勞問備至感怍不已臘雪應時山中苦寒法體清康一水之隔無緣躬詣道場少聞謦欬但深馳仰

又

夢想高風忽復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煩擾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怍別來法體何如後會不遠萬萬保練

又

專人來復書教并倡捧讀慰喜且審比日法體安穩幸甚幸甚今聞秀老赴召為衆望公來長廬如何如何某方議買劉氏田成否未可知須更留數日攜家入山決矣殤子之戚亦不復經營惟感覺老憂愛之深也太虛

已去知之

答賈耘老四首

久不奉書尚蒙記錄遠枉手教且審比日動止佳勝感慰兼集寄示石刻足見故人風氣之深且與世異趣也新詩不蒙録示數篇何也貧固詩人之常齒落目昏當是為雙荷葉所困未可專咎詩也某髮少加白耳餘如故未緣往見萬萬自愛

又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戸不出公當扁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見滕公且告為毕末送相子來揚州

又

久放江湖不見偉人昨在金山滕元發以扁舟破巨浪來相見出船巍然使人神聳好箇没興底張鎬相公見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謂張鎬也蕭嵩高薦之云用之則為帝王師不用則窮谷一病叟耳

又

今日舟中無他事十指如懸槌遠有人致嘉酒遂獨飲一杯醺然徑醉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乃為作怪石古木一紙每遇饑時輒以開看還能飽人否若吴興有好事者能為君月致米三石酒二斗終君之世者便以贈之不爾者可令雙荷葉收掌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與千之姪

必强姪近在泗州得書喜知安樂房眷子孫各無恙秋試又不利老叔甚失望然慎勿動心益務積學而已人苟知道無遠而不可初不計得失也聞姪欲暫還鄉信否叔舟行幾一年近於陽羨買得少田意欲老焉尋秦乞居常見邸報已許文字必在南都此行略到彼葬郤南都一相見否叔甚欲一往見傳正自惟罪廢之餘動時且為致意別後酒狂甚長進也老杜云張公一生江妳二姨子由乾妳也住二十來日郤乘舟還陽羨姪能來

輒累人故不果爾甚有欲與姪言者非面不盡想不憚數舍之遠也寒暖不定惟萬萬自愛

與潘彥明

別來思念不去心遠想起居佳安眷愛各無恙不見黃榜未敢馳荷想必高捷也某兩曾奉書達否屢夢東坡笑語覺後惘然也已買得宜興一小莊且乞居彼遂為常人矣公必已赴省試謾發此書不復覼縷惟千萬保愛

又

久復一見甚以為慰泥雨遠煩瓶錫不克款語但有感忭乍遠千萬保愛

又

近過南都見致政太保張公公以所藏禪月羅漢十六軸見授云衰老無復玩好而私家畜畫像之香燈供養可擇名藍高僧施之今吾師遠來相別豈此羅漢契緣在彼乎敬以奉贈亦太保公之本意也

答王定國三首

辱惠書并新詩妙曲大慰所懷河凍膠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終日喜快滯悶冰釋幸甚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

芙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承欲一相見固鄙懷至願但
不如彼此省事之為愈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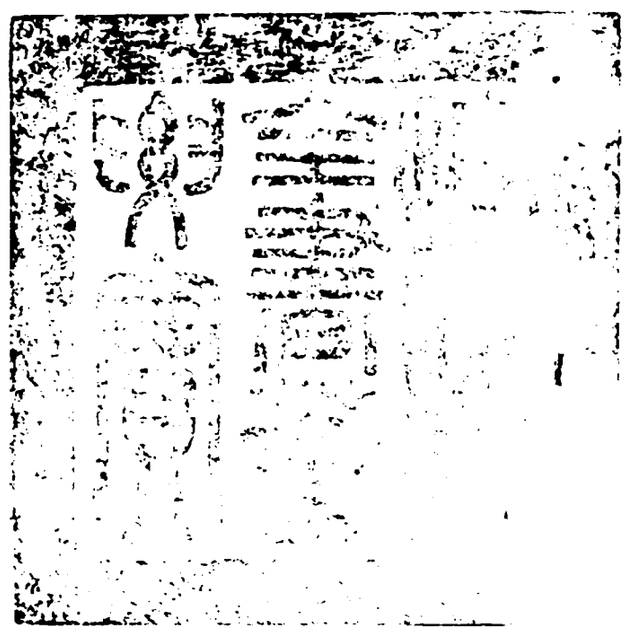
又

禦瘴之術惟絶慾練氣一事本自衰晚當然初不為瘴
而作也其餘坦然無疑鷄猪魚蒜遇着便吃生老病死
符到奉行此法差似簡徑也君實常云定國瘴烟窟裏
五年面如紅玉不知道能如此否老人知道則不如爾
頑愚即過之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與公蒙
恩尤深固宜作挽詞少陳萬一然有所不敢者耳必深
察此意無狀罪廢衆欲置之死而先帝獨哀之而今而
後誰復出我于溝壑者歸畊没齒而已矣

又

近絶少過臨賀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者
漸少殊覺自幸昨日偶見子華嗟嘆老弟之遠外蒙囑
聞過必相告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亦不經意正如作
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亦受嗤於拙目薄俗正

東坡全集卷八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貢生臣張健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十四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八首

答楊元素 赴登州

專人至辱長箋為貶禮意兩過契故不淺乃爾見疎悚息悚息比日起居何如登州謝章未上不敢致啟事近所傳蓋非實也未由合并千萬順時保愛人還適在瓜州道中裁謝不如禮

與楊康公

兩日大風孤舟掀舞雪浪中但闔户擁衾瞑目堀坐耳楊次公惠法醞一器小酌徑醉醉中與公作得醉道士石詩托楚守寄去一笑某有三兒其次者十六歲矣頗知作詩今日忽吟淮口遇風一篇粗有可觀戲為和之并以奉呈子由過彼可出示之令一咲也

答姚秀才三首

過蘇首辱垂訪到官又枉教字皆未克陳謝又煩專使

惠問勤厚如此可量感愧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為珎玩以見好事之深篤也海暑未解萬萬以時保練

又

近專人還奉書必達入秋差涼體中佳否咫尺披奉無由尚冀保練慰此想念

又

昨惠及千字荷雅意之厚法書固人所共好而某方欲省緣除長物舊有者猶欲去之又況復收耶謹附封納不訝

答王慶源二首　登州還朝

近辱書并寄新詩伏讀感慰不已屬多事未及繼和不審比来尊體何如貴眷各均安某凡百如昨夢想歸路如痿人之不忘起也海暑向隆萬乞以時保重

又

令子兩先輩必大富學術非久騰踔矣五五哥五七哥及十六郎臨行冗迫不果拜書因見道意登州下臨漲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烟雲為樓觀人物之象數日前偶見之有一詩録呈為笑也史三儒長老近蒙書冗中未及答因見乞道區區海市詩可轉呈也京師有幹乞示下

答潘彥明二首

行役無定久不奉書至登州領所惠書承起居佳勝甚慰思企到郡席不暖復蒙詔追勉强奔走悃嘆不已緬懷舊遊殆不勝情承太夫人尊候如昨昌言令兄亦蒙惠書冗甚未及答且申意毅甫興宗公願各為致區區餘萬萬自重

又

少事奉聞吳待制謫居於彼想不免牢落望諸君一往見之諸事與照管某向者流落非諸君相伴何以度日雪堂如要偃息且與打揲相伴使忘遷謫之意亦諸君風義也不罪不罪

與子安兄二首

拜違十八年終未有省侍之期歲行盡但有懷仰即日履茲寒凝尊體康勝姪男女各長成東塋每煩照管感涕不可言某到不旬日又有起居舍人之命方力辭免年歲間當請一鄉郡歸去漸謀退省耳未即瞻奉萬乞以時自重

又

子由亦有司諫之命想不久到京東塋芟松甚煩照管觀之何啻蚊蝱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為國自重冗迫不及詳

又

忝命過分皆出素奬碌碌無補日憂愧耳舍弟適患赤目未能上狀又適得鄉信堂兄承議名不疑喪亡悲痛中不能盡區區恕之恕之都下有幹示及

又

陳僉主簿聞公已薦之感戴之懷如親受賜也幸為始終成之此人實無它腸可保信也不罪

與鄉人

某去鄉十八年老人半去後生皆不識高墳墓手種木已徑尺矣此心豈嘗一日忘歸哉久放山澤乍入朝市張皇失次觸目非所好也但久與子由別乍得一處不

與陳季常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髮蒼然見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對此為厚幸公小疾雖平不可忽善言不離口善藥不離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書之座右也藥物有彼中難得須此幹置者千萬不外如聞公有意入京不知幾時可來如得一會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訪值出未見也僦居在蒲池寺去此稍遠數日頗有新事左揆已出陳州君實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廬簽餘不能盡報去劉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黃安中龍直知越州靜菴不管閒事最妙最妙

與潘彥明四首

辱書喜承起居佳勝眷聚各佳某老病還朝不為久計已乞郡矣何時扁舟還鄉一過舊棲溷亂故人旬日而去言之悵然大熱千萬保愛

又

久不聞問方增渴仰忽領手字方知大丈傾逝聞之悲怛不可言比日追慕之餘孝履且支持否某衰病懷歸夢想江上又聞耆舊凋喪可勝悽惋未由往慰惟冀節哀自重以畢後事

又

東坡甚煩葺治乳媪墳亦蒙留意感戴不可言令子各計安竇兒想見頎然矣郭興宗舊疾必全平愈酒坊果如意否韓氏園亭曾與葺乎若果有亭榭住者可以小圖示及當為作名寫牌然非華事者則不足名也張醫博計安勝一場灾患且喜無事風顛不少減否何親必安竹園復增葺否以上諸人各為再三申意僕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弟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致此意

又

近附黃兵書必達比日孝履何如劉全父來頗聞動止殊慰想念京塵衮衮無佳思緬懷昔遊悵惘而已昌言

及諸故人皆未及書必察其少暇伸意伸意乍暄千萬節哀自重

與王慶源二首

久不奉狀愧仰增積即日遠想起居佳勝叔丈脫屣縉紳放懷田里絶人遠矣某罪廢流落今復强顏周行有愧而已若聖恩憐其老鈍年歲間乞與一鄉郡歸陪杖屨復講昔日江上携壺藉草之樂只是不得拽脚相送先發遣酒壺歸瑞草橋於義儉矣記得否呵呵何幸如之未間惟望厚自頤養以享無疆之壽

又

遠沐寄示老手高風詠歎不已甚欲和謝公私紛紛少暇竟未果悚悚七八兩秀才各計安為學想日益早奮塲屋慰親意也知宅醞甚奇日與蔡子華陽君素聚會每念此即致仕之興愈濃也示諭要盡酒後信手豈能復佳寄一扇一小軸去作笑具耳

答佛印禪師

經年不聞法音經術荒澁無與鋤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覺洒然仍審比來起居佳勝行役二年水陸萬里近方弛擔老病不復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於外吁可畏也復欲如去年相對溪上聞八萬四千偈豈可得哉南望山門臨書悽斷苦寒為衆自重

與王文甫

多時不奉書思仰不去心比日履茲酷暑體中佳勝數日以伏暑下府初安乏力而潘二丈速行略奉此數字殊不盡意西山詩一册當今能文之士多在其間并拙詩親寫與鄧聖求詩同納上或能為入石安溪亦佳不然寫放壁中可也

與運判應之

多日不接奉渴仰殊深大熱伏想起居佳勝承旦夕啟行無緣往別鄉里何幸被蒙豈弟之政但賢者遠去有識所歎也衝犯酷暑千萬自愛

與范子功二首

違濶歲月書問不繼自咎之深殆無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切計鎮撫之暇台候萬福某蒙庇粗遣驟遷過分備員無補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熱伏冀順時為國自重

又

久疎上問愧仰增劇承軒旆將至起居佳勝欣慰不已暫還舊席即膺柄用輿議所屬小子得少託餘庇尤為厚幸區區即遂面究

與知縣十首

紛冗久疎上問辱書感愧比日履兹春温起居何如未由展奉徒深渴仰尚冀保練以慰區區

又

近屢辱書數裁謝但苦冗中不盡意耳比日起居何如惠笋已拜賜新奇之味遠能分惠感愧無已

又

頻示誨感服勤眷乍暄伏計尊體佳勝前去當入府果爾否

又

近者叠辱臨訪紛冗中不盡所懷杜手教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集何日復入城得少款聚未間萬萬自重

又

近辱回教感慰深矣比日履兹伏暑起居清勝咫尺莫由會遇引領來塵庶幾少盡區區未間萬萬自重

又

人來辱手教承比日起居佳勝思企高義未緣款奉臨思悵惘示諭書醉公石固佳但見昏罷倦每書過百十字輒意闌恐旦夕少暇耳毒熱萬萬以時自重

又

近日雖獲一再見終不盡區區辱書告別又不即裁荅可量愧悚宿昔稍涼起居勝常景物漸嘉邑事多暇想有以為樂此外萬萬自重

又

叠辱手教感慰兼集邑事清簡起居勝常小兒蒙不鄙外荷德殊深矣未由接奉千萬以時自重

又

兒子遂獲託庇知幸魯鈍多不及事惟痛與督勵也切祝切祝晉卿相見殿門外惘然如夢中人也人世何者非夢耶亦不足多談但喜其容貌蔚然如故非有過人能如是耶

又

昨日辱示佳篇詞韻高絶非此句無以發揚醉公也雨冷起居佳否二碑納上

與人二首

辱教伏承尊體康勝某以拘文不克造請初不知徽恙今聞已安愈甚慰馳仰然猶當倍加保愛也

與張正已

特承訪別愧企良深晴寒起居佳勝寶月書信并念二姪一書煩從者附行不訝不訝正寒衝冒千萬加愛

答李方叔　翰林

承示新文如子駿行狀丰容雋壯甚可貴也有文如此何憂不達相知之久當與朋友共之至於富貴則有命矣非綿力所能必致姑務安貧守道使志業益充自當有獲鄙言拙直久乃信耳幸照察

答毛滂

再辱示手教伏審酷熱起居清勝見諭某何敢當徐思之當不爾非足下相期之遠某安得聞此言感愧深矣體中微不佳奉答草草

與王慶源三首

久不上狀愧仰增積即日退居多暇尊體勝常某進職北扉皆出奨庇自項流落江湖日欲還鄉追陪杖屨為江路藉草之遊夢想見之今日國恩深重憂責殊大報

塞愈難退居何日西望悵悵殆不勝懷想叔丈與丈人及諸姪歲時相遇樂不可名雖清貧難堪然熬波之餘必及鴒原應不甚寂寞也歲晚苦寒伏乞保重

又

近奉慰疏必達比日尊體何如某與幼弱凡百粗遣人生悲樂過眼如夢幻不足追惟以時自娛為上策也某名位過分日負憂責惟得幅巾還鄉平生之願足矣幸公千萬保愛得為江邊擔壺藉草之遊樂如之何

又

向要紅帶今寄一條去却是小兒子輩聞翁要此頗盡功勾當釘造不知稱尊意否拙詩一首并黃泰二君皆當今以詩文名世者各賦一首寫作黃素經一卷並託孫子發宣德寄上京師有所須但請示及

答劉貢父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如在樊籠豈復佳思也人情責重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復見憐耶後會未可期臨書悵惘禪理氣術比來加進否世間關身事特有此耳願更着鞭區區之祷也

與范蜀公六首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凛然足以下激頹靡雖非赫赫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

又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疎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效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竊意丈丈絶意軒冕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又

伏承歸政得請恩禮優異伏惟慶慰公孤風亮節久信天下而有識今日尤復歸心勉強暫起以慰二聖大望

皤然復退以安無窮之福出處之間雍容自得真可為後世法矣官守所縻不獲躬詣謹奉手啓區區萬一

又

今晚忽得報承子豐承事遽至大故聞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遠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況姻戚之厚悲悵可量丈丈高年罹此苦毒有識憂懸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難忍之愛上為朝廷下為子孫親友自重不勝縷縷

又

近者子豐攜長子承務見過見其風骨秀整聞向下二子甚奇死生壽夭皆常事惟有後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

又

子功淳父皆欲謁告省覲某恨不同往曉解左右臨書悽愴

與楊元素二首

向馳賀緘及因李教授行附問各已達否比日履兹微凉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如聞公欲一謁元老果否不若遂遊廬阜況職當按行他日世事一復奉諉欲為此行豈可得哉餘惟萬萬為人自重

又

某近數章請郡未允數日來杜門待命期於必得耳公必聞其略蓋為臺諫所不容也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温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老弟與温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致此煩言蓋始於此然進退得喪齊之久矣皆不足道老兄相知之深恐頗聞之不須為人言也令子必得信計安

與張太保安道

某以不善俯仰屢致紛紛想已聞其詳近者凡四請郡杜門待命幾二十日文母英聖深照情偽德音琅然中外聳服幾至有所行遣而諸公燮和之數日有旨與言者數君皆促供職明日皆當見蓋不敢堅卧嫌若復伸

前請爾蒙知愛之深不敢不盡幸為察之褊淺多忤有愧教誨之素臨書悒悒

與李端伯寶文三首

自附啟河朔爾後紛紛不獲繼問左右比日伏審鎮撫之暇台候萬福蜀中本易治而或者擾之公既深得民情而民亦素服公政切想下車以來笑談無事行春之樂無由託後乘陪賓客之末但深想望舍弟鎖宿殿廬未及奉狀

又

張君房助教陵井人本治儒術已而為醫有過人者識病通變而性極厚恐欲知之甚寵祿過分碌碌無補久以為愧近屢請郡未獲若得歸掃墳墓遂得望見豈勝厚幸但恐政成促召在旦暮爾冗中不盡區區

又

邑子每來稔聞豈弟之政西南泰然不肖與受賜多矣幸甚幸甚小姪千之初官得在麾下想蒙教誨成就也曾拜聞眉士程遵誨者文詞氣節皆有可取不知曾請見否

答呂元鈞三首

適辱教值局中不即答悚息悚息熱甚尊體佳安隆暑衝冒何不少待秋涼必亮此意非面莫盡香不欲附去恐損其人之高節紛紛之議未聞其詳可否示諭餘俟朝中可既

又

中間承進職雖少慰人望然公當在廟堂此豈足賀也此間語言紛紛比來尤甚士大夫相顧避罪而已何暇及中外利害大計乎示諭但閔然而已非久季常人行當盡區區

又

屢與令子語欽愛才美但尚屈太官未厭公論耳季常近得書亦見黃州人言體氣頗安壯但口眼微動耳來求藥物已寄去餘具令子口白

答史彦明主簿二首

別後兀懶相因不果上問愧企增劇遠辱書教感服深矣比日起居何如衰病懷歸請郡未獲何時展奉少道宛結歲晚厚愛少慰區區

又

新寧想未赴上前所欲發書至時可示諭也程懿叔去後旅思牢落聞已到郡矣寄惠秋石極感留意新春龍鶴菜根有味舉箸想復見憶耶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而行縱以此竄逐所獲多矣因風寄書此外勤學自愛近来史學凋廢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詳者可讀史書為益不少也

與楊君素二首

奉別忽二十年思仰日深書問不繼每日以為愧比日動止何似子姪十九兄弟遠来得聞尊體康健異常不勝慶慰知騎驢出入步履如飛能登木自採荔枝此希世奇事也雖壽考自天亦是身心空閒自然得道也某衰倦早白日夜懷歸會見之期想亦不遠更望順時自重少慰區區因孫宣德歸附手啓上問

又

某去鄉二十一年里中尊宿零落殆盡惟公龜鶴不老松栢益茂此大慶也無以表意輒送暖脚銅缶一枚每夜熱湯注滿密塞其口仍以布單裹之可以達旦不冷也道氣想不假此聊致區區之意而已令子三七秀才及外甥十一郎各計安

與黃州故人

某罷祿過分憂責自重顏衰髮禿不復江上形容也屢乞郡未得但懷想曩遊發於夢想也洗眼揩牙藥得之幸甚切望掛意覆盆子必已採得望多寄也都下有幹示及十二十三兩先輩各致區區忙甚未及書艾清臣亦然京師冗迫殊不款曲也

答龐安常二首

久不為問思企日深過辱存記遠枉書教具聞起居佳勝感慰無集惠示傷寒論真得古聖賢救人之意豈獨為傳世不朽之資蓋已義貫幽明矣謹當為作題首一篇寄去方苦多事故未能便付去人然亦不久作也老倦甚矣秋初決當求去未知何日會見臨書惘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人生浮脆何者為可恃如君能著書傳後有幾念此便當為作數百字仍欲送杭州開板也知之

答程懿叔

人來辱書喜知起居佳勝眷愛各萬福郡政清暇稍有樂事處以無心強梗自服甚善甚善所望於吾弟也某凡百如昨但碎累各病醫人不離門勞費百端日有外補之興行先尚未到亦不開遠近之耗未緣會合新春保練別膺殊渥

答李方叔三首

疊辱手教愧荷不已雪寒起居佳勝示諭固識孝心深至然某從來不獨不作不書銘誌但緣子孫欲追述祖考而作者皆未嘗措手也近日與温公作行狀書墓誌者獨以公嘗為先妣墓銘不可不報耳其他決不為所辭者衆矣不可獨應命想必獲罪左右然公度某無他意意盡於此矣悚息悚息

又

承遂舉三十喪哀勞極矣此古人事復見於君恨不能兼助耳不易不易阡表與墓誌異名而同實固難如教不罪不罪某暮歸困甚來人又立行不復覼縷

又

某以虚名過實士大夫不察責望逾涯朽鈍不能副其求復致紛紛欲自致省靜寡過之地以餘年不知果得此願否故人見愛以德不應更虚華粉飾以重其不幸承示諭但有愧汗耳

與王定國

數日卧病在告不審起居佳否知今日會兩婿清虛陰森正好劇飲坐無狂客水玉相對得無少澹否扶病暫起見與子由簡大罵書尺往還正是擾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為喜怒乎仙人王遠云得此書當復劇口大罵之固應爾然而不可以徒罵也知公澹甚往發一笑張十七必在坐幸仰意

與李端叔

辱書並示伯時所畫地藏某本無此學安能知其所得於古者為誰何但知其為軼妙而造神能於道子之外探顧陸古意耳公與伯時想皆期我於度數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評吳畫百十字輒封呈并畫納上

與李伯時

辱手示及惠新醞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勝洗玉池銘更寫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請用陳伯修之說更刻於石柱上為家人還奉謝

與范純父

三辱示諭鄙意不移公休之餽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辭夙昔之分也某已領其意而辭其物物有齊量意豈有窮哉昔人已聘還圭璋庶幾此義

與辯才禪師三首

久不奉書愧仰增深比日切惟法履佳休某忝冒過分碌碌無補日望東南一小郡庶幾臨老復聞法音尚冀以時為衆自愛

又

某尚與兒子竺僧名迨於觀音前剃落權寄緇褐去歲明堂恩已奏授承務郎謹與買得度牒一道以贖此子今附趙君齎納取老師意剃度一人仍告於觀音前畧祝願過悚息悚息

又

某有少微願須至仰煩切料慈照必不見罪某與舍弟某捨絹一百疋奉為先君覇州文安縣主簿累贈中大

夫先妣武昌郡太君程氏造地藏菩薩一尊并座及侍者二人菩薩身之大小如中形人所費盡以此絹而已若錢少即省鏤刻之工可也乞為指揮選匠便造造成示及專求便船迎取欲京師寺中供養也煩勞神用愧悚不已

與浴室用公

去鄉久不復相聞知得來示及退翁書乃審公正信法子而吾先友史彦輔十三丈之甥也又承寄示正信偈頌塔銘感嘆不可言比日法體勝常知長講起信自講入禪把纜放船甚善甚善輒題數句塔銘後以補闕逸未即相見千萬為法自重大雪後手凍不復成字

與張元明二首

數日起居佳勝適在院中得王郎簡帖如此今封呈切告輟忙一往他必不敢苟留且請周念副此人友愛急難之心切望切望

與家復禮

前日辱訪別悵戀不已陰寒起居佳否送行詩別寫得一本都勝前日書者復納去遠道萬萬自重

荅劉元忠三首 杭州

專人辱書承昆仲遠寄詩文讀之喜慰殆不可言喜諫議公之有子也比日雪寒起居佳否詩文皆大佳然法曹君所製尤佳也為之不已何所不至輒出一詩為謝取笑取笑未由披奉千萬節哀自重

又

聞愛弟傾逝手足之痛如何可言柰何柰何盛德之後何乃止此壽夭默定非追悼所及千萬寬中自愛而已

又

數日起居佳否有一詮秘大師者與之久故患痢後腸滑甚困欲煩一往視療之可不否在與國寺戒壇院此一高行僧也便同作福田呵呵

又

先公傳久欲作以官事衮衮未暇成當即寄去也所要白雲居士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不欲便寫若乃是自謂則未願足下為此名號也必亮此言黃素却寫一絕句納去不訝

答王慶源

久不奉書愧仰無極令姪元直遠訪首出教字感慰之懷未易盡陳比日履兹春和尊體何如某為郡粗遣衰病懷歸日欲致仕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則拜見不遠矣惟望倍加保嗇庶歸鄉日猶能陪侍杖屨上下山谷間也楮冠玳簪聊表遠意玳簪已七八十年物閱數名公矣幸服用之

與引伴高麗練承議三首

辱回教感服不已數日極寒徒御良苦切惟起居佳勝早潮不知應否想不出今晚必渡引望饑渴專人候問

又

来日若晚渡酒五行已夜矣本州舊例雖夜已深入使猶秉燭復謁當夜下書請次日大排不知如何又二十日正是國忌若待二十一日大排又過三日勅限不知可打散不坐否乞一一示諭得以預備矣

又

中使已到三十里若高麗使只今來辭酒罷却可迎中使老業未盡有此蒼忙望公慈造一言得只今上馬為幸

與潘彥明二首

久不奉書切惟起居佳勝老拙凡百如舊出守舊治頗得湖山之樂但歲災傷拯救勞弊無復齊安放懷自得之娛也彥明與故人諸公頗見念否何時會合臨紙惘惘新春萬萬自重

又

兩兒子新婦各為老乳母任氏作燒化衣服幾件敢煩

長者丁囑一幹人令剩買紙錢數束仍厚鋪新芻於坟前一酹而燒之勿觸動為佳恃眷念之深必不罪干冘悚息悚息

與程懿叔二首

稍不聞問思企增劇比日起居何如貴眷各安勝廣東近亦得書甚安子由使虜亦還矣某近忽苦腰痛在假數日今雖强出視事尚未全健已乞宣城或宮觀去此雖暫病亦欲漸為退休之計耳吾弟治績遠聞當即召用少慰公議

又

承拜命移漕巴峽薄慰衆望方欲奉書使至辱教字且審起居清勝懿叔才地治狀當召還清近此何足道得一省墳墓仍見親知為可賀耳衰病疲厭何時北趨歸路仰羨而已知在江上恐尺莫緣一見臨紙惘惘

答聞復上人

辱書并詩誦味不釋手感慰之極比日起居何如示諭欲以高文發明傳釋固所望於左右也某數日病在告今日頗快来旦欲出視事然尚少力粗和得來詩未能盡意花瓷不難得但去人已負重後信當致也詩中似欲之故及未相見間萬萬自愛

與趙德麟二首

侯吏來特承書教禮意兼重感怍不已比日起居何如養痾便郡得親宗彦辱甚行役迫遽裁謝草略想蒙恕察

又

明守一書託為致之育王大覺禪師仁廟舊所禮遇嘗見御筆賜偈頌其略云伏覩大覺禪師其敬之如此今聞其困於小人之言幾不安其居可歎可歎太守聰明老成必能安全之願公因語欲曲一言正使凡僧猶當以仁廟之故加禮而況其人道德文采雅重一時乎此老今年八十有二若不安全當使何往恐朝廷聞之亦未必喜也某方與撰宸奎閣記且夕附去公若見此老

當為致意

東坡全集卷八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一萬四千九百十五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三　宋　蘇軾　撰

尺牘一百十一首

與大覺禪師璉公二首　杭州

奉別二十五年幾一世矣會見無時此懷可知到此日欲奉書因循至今辱書具審起居安穩南方耆舊彫落惟明有老師杭有辯才道俗所共依仰蓋一時盛事此来時得從辯才遊老病昏塞頗有所警發恨不得一見老師更與鑽磨也歲暮山中寒苦千萬為衆自重

又

要作宸奎閣碑謹以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手詔其畧云任性住持者不知果有否如有竊請録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竊望仔細録到即便添入仍大字寫一本付侍者齎歸上石也惟速為妙碑上別作一碑首如唐以前制度刻字額十五字仍刻二龍夾之碑身上更不寫題自古制如此

最後方寫年月撰人銜位姓名更不用著立石人及在
任人名銜此乃近世俗氣極不典也下為龜趺承之請
令知事僧依此

與大別才老三首

專人来辱書伏承法體清勝甚慰想望山門虛寂長夏
安隱燕坐湛然得無所得無緣面話惟萬萬自重

又

昨日辱訪冗迫未遑詣謝領手教具審法履勝常為慰
語録蒙借開發蒙鄒為惠甚厚

又

衰疾無狀衆所鄒遠禪師超然絶俗乃肯惠顧此意之
厚如何可忘還山以来道體何如相見杳未有期日深
馳仰寒凝為衆自重

與承天明老五首

近辱臨訪紛冗不遂款接愧企無量比日道體何如法
涌赴閾道俗一意皆欲嗣此道場緣契已定想便屈臨

又

遠辱書知不違衆願即當西渡喜慰之至比日法履康

勝某雖被旨去郡猶能少留及見幷堂聞第一義也

與佛印禪師三首

治行草草不復上問忽奉手筆曠若發蒙且審比日戒體輕安又承退席雲臥尤仰高風也未緣展晤引跂尤劇

又

久不奉書忽辱惠教具審徂暑戒體輕安承有金山之名應便領徒東来叢林法席得公臨之長廬對峙名壓淮右豈不盛哉渴聞至論當復洛叩惟早趣裝途中善愛

又

塵勞衮衮忽得来書讀之如逢蒿藋之逕而聞謦欬之音可勝慰悦且審即日法履輕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寘詞林進陪經幄是為儒者之極榮實出禪師之善禱也餘熱千萬自重

與孫正孺二首

某頓健稍勝昔日老兄眠食不爽吾濶遠無他囑惟倍萬保嗇而已勿将作汎汎常語過耳也千萬千萬入石時莫用邊花欄界之類古碑惟石上有書字耳少着花草欄界便俗狀也不罪不罪偶與子由飲半盞酒便大醉不成字

與王元直

別久思詠春深不審起居佳否眷愛各康勝某與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無恙新珠必甚長成諸親各安旅宦寡悰思歸未由豈勝恨恨某為權倅所疾久矣然据攄無獲徒勞掀攪取笑四方耳不煩遠憂未緣會聚惟冀以時珍衛

答王聖美

昨日庭中望見喜慰久渴辱教伏承尊體佳勝無緣造門尚冀邂逅復少須史人還布謝草草

答青州張秘校

承攜長箋下訪不克迎奉為愧經宿伏惟尊履佳勝示諭乃宰物者之事非不肖所能致也幸賜亮

與王慶源之子

某自去歲聞宣義叔丈傾逝尋遣中奉慰疏必已聞達爾後紛冗少暇繼以行役不定久闕書問愧悚不已叔丈平昔以文行著稱鄉閭於塲屋晚乃少遂終不振顯惟望昆仲力學砥礪以顯揚不墜為心乃末戚區區之望也因信惠一二字

與王正夫朝奉三首

又

大年哀詞恨拙訥不盡盛德聊塞孝心萬一何日西行傾想之極曹子方因會致區區

又

惠示誌文伏讀感嘆拙詞何足刻石媿媿子方見過聞動止為慰餘非面莫究

答楊禮先三首

新歲日欲往見紛紛未由辱簡承尊體已安復感慰無集厚貺猥皮石硯蠟燭物意兩重不敢違命但有媿灼

又

話別草草惘然不已信宿起居佳勝明日果成行否拙詩聊發一笑

又

久濶暫聚喜慰不可言但苦都下紛紛不盡歎意別來思仰增劇亟辱手教承已到郡起居康福眷愛各無恙寄示石刻暴揚鄙拙極為悚怍衰病懷歸又復歲暮宰

落可知切想坐謫之餘日與知舊往還此樂可羨也

與潮守王朝請滌二首

承寄示士民所投牒及韓公廟圖此古之賢守留意於教化者所為非簿書俗吏之所及也顧不肖何足以記此公意既爾衆復過聽亦不敢固辭但迫行冗甚未暇成之願稍寬假遞中附往也子野誠有過人公能禮之甚善向蒙寵惠高文欽味不已但老懶廢學無以塞盛意悚怍而已

又

承諭欲撰韓公廟碑萬里遠意不敢復以淺陋為辭謹以撰成付来价其一已先遞矣卷中者乃某手書碑樣止令書史録去請依碑樣止模刻手書碑首既有大書十字碑中不用再寫題目及碑中既有太守姓名碑後更不用寫諸官銜位此古碑制度不須狥流俗之意也但一切依此樣仍不用周回及碑首花草欄界之類只於淨石上模字不着一物為佳也若公已替即告封此

簡與吳道人勾當也

與吳子野

文公廟碑近已寄去潮州自文公未到則已有文行之士如趙德者蓋風俗之美久矣先伯父與陳文惠公相知公在政府未嘗一日忘潮也云潮人雖小民亦知禮義信如子野言也碑中已具論矣然謂瓦屋始於文公者則恐不然嘗見文惠公與伯父書云嶺外瓦屋始于宋廣平自爾延及支郡而潮尤盛多魚鱗鳥翼信如張燕公之言也以文惠書考之則文公前已有瓦屋矣傳莫若實故碑中不欲書此也察之

答龜山長老四首

忽辱書感慰無量此日法履佳否名為實賓學者之意師何用此重煩示諭過當未緣展晤千萬為衆自重

又

張君予都尉聞是舊檀越為奏海照之號今託林承議附納勅牒請作一書致君予貴知到也本欲為書海照

堂大字作牌納去屢甯昏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
國為作篆字也

又

奉別忽半年思仰無窮比日履茲餘寒法體何如側聞
居山漸久道俗嚮服新命既下想慰衆意未瞻奉間千
萬以時自重

又

前者過謁雖不款留然開慰已多矣辱書審聞別後法
履清勝山門久曠經始為勞然龍象所在淮山已自改
觀矣未期會集幸為衆自愛

與佛印禪師二首

阻濶忽復歲暮忽枉教翰具審法履佳勝久不至京只
爽疾倦於遊從無有會晤之日惟與良食自愛煩置白
掛甚愧厚意賜茶五角聊以將意餘與倍萬保練

又

人至承誨示知似爽取道會見不遠豈勝欣慰向冷跋
涉自愛

答王定國二首 頴州

辱書感慰謗焰已熄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滅
萬事懶作則亦過矣丈夫功名在晚節者甚多定國豈
愧古人哉某未嘗求事但事來即不以大小為之在杭
所施亦何足道但無愧怍而已過蒙示諭慙汗若使定
國居此所為當更驚人亦豈特止此而已本州職官董
華密人能具道政事歎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爾靜以
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獲濟如國手碁不須大段用
意終局便須贏也

又

張公卧病不勝憂懸急要文集不敢不附去在任二年
到京數月無頃刻暇時公屬我文集當有所刪潤雖不
肖豈敢知此然公知我之深舉世無比安敢復有形迹
實願傾副公萬一故不敢草草編録到頴方有少暇正
欲編次而遽索之且乞定國一言檢閱仍以相付幸也

與趙德麟二首

數日不接思渴之至衝冒風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陁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為無理也呵呵酒二壺迎勞惟加鞭

又

昨日幸接笑語今日知舉掛聞之後時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減録舊詩一篇奉呈聞公亦欲借示詩藁幸付去人上清宮成而有德音意謂守臣當有賀表如何如何謀之於公幸略垂示

與辨才禪師

別来思仰日深比日道體何如某幸於閙中抽頭得此間郡雖未能超然遠引亦退老之漸也思企吳越諸道友及江山之勝不去心或更送老請會稽一次老師必能為此一郡道俗少留山中勿便歸安養不肖更得少接清游何幸如之惟千萬保愛

答參寥二首

兩得手書具審法體佳勝辯才遂化去雖来去本無而情鍾我輩不免悽愴也今有奠文一首并銀二兩託致茶果一奠之穎師得書且喜進道紙尾待得閒寫去餘惟萬萬自重

又

某在潁一味適其自得也承惠家園新茗珍感之至紫衣脚色已付錢今冬必得已託王晉卿取附遞至智果也四公子亭他輩非吝但近日人言尤可畏薄惡之甚故未可也必深悉此穎上人道業必進託為傳語聰公病懶不寫書不訝不訝邁已赴河間来書續附去次少游近致一塲閙皆群小忌其超拔也今且無事閒知之

與汪道濟二首

專使至辱書感服存記且審比来起居佳勝甚慰馳仰未卜會見惟祈保練

又

某見報移汶上而勑未下老病不堪寄任方欲力辭未

知得免否令子日夕相見甚安知之

與范純夫侍郎二首

到頴半年始此上問懶慢之罪敢踏無地中間辱書及承拜命二卿亦深慶慰然公議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廣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見而行路既稍近而老病務省事且自頴入淮矣不克一別臨書惘惘

又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麗復至公私勞弊殆不能堪但以連歲灾傷不敢別乞小郡然來年闕食之憂未知攸濟日俟罪譴而已李廌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歸非久赴任也

與明父權府提刑

到官半歲依庇德宇獲遂解去感服深矣臨行寵餞再三益愧眷厚別後切想起居佳勝某已達泗上迎送人等謹還還府今日留一飡晚遂發去逾遠左右回望悵然尚冀保練以須顯拜

與孔毅父二首

到揚吏事清暇而人事十倍於杭甚非老拙所堪也熟觀所歷數路民皆積欠為大患仁聖撫養八年而民未蘇者正坐此事耳方欲出力理會誰肯少助我者乎此間去公咫尺耳而過往妄造言語者或云公欲括田而招兵近問得皆虛想出於欲邀功賞而不願公来者乎事之濟否皆天也君子盡心而已無由面見臨紙惘惘

又

到此得所賜書即於遞中上謝豈不達耶續蒙示諭王景尋文集某猶及從其人游當依所教然近日士大夫以某不作銘誌故變文為集引耳已屢辭之今恐未可遽作也不罪不罪前日得舍弟書報志公婢偶傷大湯初甚驚惋連得書已全安無痕矣恐要知在京數日見其慧利長進無病後母撫之如已出也除夜紛紛奉啟不謹

與范純夫四首

別後不一奉書懶慢之罪未有以解然別時亦先自陳矣比日履兹初冬起居佳勝切聞屢進拜喜忭無量與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奏事想日有補正也未緣會合千萬自重

又

奉書不數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為慰某凡百粗遣聞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復堪此即當力辭乞閒郡爾側聆大用以快羣望未間千萬以時自重不宣

又

忠文公碑固所願託附但平生本不為此中間數公蓋不得已不欲卒負初心自出都後更不作不寫已辭數家矣如大觀其一也今不可復寫千萬亮察魯直日會且致區區兩辱書皆未荅直懶爾別無說然魯直不容我誰復能容我者

又

前日見報知新拜即欲奉書為賀又恐草草念行役間迫猝未能便如禮故不免發數字想不深訝不寘之喜子功同侍邇英此最縉紳之所榮慕又聞有旨許講罷豈獨以樂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盡談公議所屬想公有以處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辭若又力辭則似辭難矣餘亦見子由書中乍熱起居何如乍遠千萬為道自愛

答趙德麟二首

人來辱書伏審履兹畏暑起居佳勝為慰見念之深正如懷仰之意不肖獨賴晁無咎在此方憂其去若果得德麟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來此寄居常令為於高郵尋安下處續當馳報也未間萬萬自重

又

別後思仰不可言竊計起居佳勝得舍弟書奉太夫人久服藥近已康復伏惟懽慶到郡兩月公私勞冗有稽上問想未深責會合未期惟冀侍奉外千萬保重

與人三首

欽服下風為日久矣遲暮相從傾蓋如故非氣類自然抑宿昔緣契也人来辱手教得聞起居勝常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故又得無咎切磨知幸

又

久別思詠日深衰疾多故人事弛廢過蒙手書存録益用愧負比日起居佳勝如聞已有台命想即超用以慰公論未間萬萬為國自重

又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八十三　十八

出守幸獲相聚每得見脩然忘歸為益多矣別来起居何如到揚人事紛紛坐想清游可復得哉乍熱千萬保重

與范子功四首

荅李方叔六首

見舍弟說知得雍信幼孫夭逝聞之怛然便欲往見從者已散去竊想慈念之深不能無動然竟亦何益惟千萬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又

辱教承晚来起居佳勝團茶及匣子香藥夾等已領訖感珎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不得更送一箇笊籬耶呵呵

又

宿来起居佳勝已馳簡邀伯揚来日會啓聖公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真酔後便往啓聖公可到彼早食也某暑到押賜處便往

又

廣嚴之會謹如教計必請陳四也分惠佳節感感獨飲一杯遂醉書不成字

荅李方叔六首

別後音問缺然忽承惠教愧仰何勝秋暑未過起居何如未由會面萬萬順時珎重

又

專人辱啓事長書及手簡累幅意貺甚厚非所敢當又蒙教以不逮非君子直亮期人之未遠何以及此然衰病

之餘豈任此責愧悚之極比日起居佳勝惠示獉皮等
物皆所不敢當禮曹之傳蓋妄也信菴元不發却付来
人蓋近日親知所寄示一切辭之非獨於左右也千萬
恕察知非久入京見訪幸甚未間千萬珍重不宣

又

前日所貺高文極為奇麗但過相粉飾深非所望殆是
益其疾耳無由往謝悚汗不已

又

近日雖獲屢見迫於多故不盡區區別来辱書且喜體
中佳勝某方杜門請郡章四上未允方更請耳會見未
可期千萬順時自愛至禱

又

前日辱訪客衆不及款話兩三日又無緣接奉思企不
可言手教為貺輒感無量苦寒諸況何如常日不獨以
禁令不得瞻奉又以差館伴紛紛殊不暇也衰病疲曳
欲脫而不可得可勝嘆耶

又

連日殿門祗候不果致問辱簡承起居佳勝惠示獉皮等
罷又須一吊康公晚乃歸方叔能枉訪夜話為別甚幸
餘留面話

答潘彥明

辱書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何如別来不覺九年衰病有
加歸休何日往来紛紛徒有愧歎知東坡甚葺治故人
仍復往還其間否會合無期臨紙悵惘

與鞠持正二首

兩日薄有秋氣伏想起居佳勝蜀人蒲永昇臨孫知微
水圖四面頗為雄爽杜子美所謂白波吹素壁者願掛
公齋中真可以一洗殘暑也近晚上謁次

又

知腹疾徼作想即平愈文登雖稍遠百事可樂島中出
一藥名白石芝者香味初若嚼茶久之甚美聞甚益人
不可不白公知也白石芝狀如石耳而有香味惟此為

辨秘之秘之

答趙德麟三首 還朝

累辱手教感慰無量比日起居佳勝大禮日近隨分冗迫未得即見賢者深增悵惘也乍寒萬萬以時自重

又

紛紛尚未暇往見思企之極陰寒起居佳勝否甘釀佳耽輒踐前言作賦可轉呈安定否無事見臨幸甚

又

辱教承台候佳勝拙疾猶未退尚潮熱惡寒也來日必赴盛會未得後日猶恐當謁告也辱意甚寵遣會如此非所願幸千萬加恕子由固當馳赴也穆公且喜漸安卧病書此不謹

與人三首

吏役往還得見風采為幸已多重承存録延顧極厚感佩無量自別來一向冗迫不即裁謝慙負可知令子齋郎至領手教且審起居佳勝乍此睽隔翹想日深尚冀珎調少慰鄙頲

又

辱示長箋詞旨過重適少冗迫来使不敢久稽未及占詞為答想知照未甚訝也惶恐惶恐叠蒙惠長松以扶老病感佩不可言天覺臨別時亦許寄来因到彼可為督之藥名品方狀精詳之極非故人留意之深何以及此未有以答厚意但積悲感都下委示及餘面究

又

叠辱臨訪欲少款奉多事因循繼以卧病負愧深矣知明日啓行無緣面別尚冀保練

與王賢良

近辱臨訪連日紛冗不及款奉竊惟起居佳勝罷示新作感服至意

答楊濟甫

久以私撓不作書累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為慰衰年責咎移殃家室此月一日以疾不起痛悼之深非老人

所堪柰何柰何又以受命出帥定武累辭不獲須至勉強北行家事寥落懷抱可知因見青神王十六秀才亦為道此會合何時臨書淒斷惟千萬順時自愛

與子安兄四首

十九郎兄弟遠至特蒙手誨恭審比來尊體佳勝甚慰繫望骨肉久別乍聚問訊親舊但有感嘆知兄杜門守道為鄉里推愛弟久客倦遊情懷常不佳日望歸掃墳墓陪侍左右耳方暑敢冀以時自重

又

往蒙示先伯父事迹但有感涕專在早懷重承誨諭惶悚之至正兄迫中不敢久留来使未服寫諸親知書乞為致意非久徧發也

又

墓表又於行狀外尋訪得好事皆參驗的實石上除字外幸不用花草及欄界之類才著欄界便不古花草尤俗狀也唐以前碑文皆無告照管模刻仔細為佳不罪不罪

又

每聞鄉人言四九五九兩姪為學勤謹事舉業尤有功審如此吾兄不亡矣惟深念負荷之重益自脩飭乃是顒閔之孝賢於毀頓遠矣此間五郎六郎乍失母毀痛難堪亦以此戒之矣吾兄清貧遭此固不易處某亦為一年兩喪困於醫藥殯斂未有以相助且只令楊濟甫送二千為一奠餘俟少暇也

與聖用弟三首

聖用小二秀才弟別後冗迫不即奉書想未訝也比日體中佳安今日榜出且喜小十捷解喜慰之極此郎君為學勤至文詞成就来春必殊等也前賀無疑向聞弟當復入来想必成行也小十甚安健日夕相見不用憂未相會間千萬保愛子由為朝陵去未及奉書

又

十郎司理不及別作書初官但事事遵稟小二叔教誨

官事勿苟簡公勤靜恕勿急求舉主曹事便集上官必不汝遺劉漕行父叔與之契舊因見但道此意俟到定州款曲作書也餘惟侍奉外多愛夜中目昏不成字勿訝勿訝

又

方叔兄未及拜書且為致意子安三哥近有書未及再上狀因見亦為致懇

與子由 赴定州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八十三 二十六

其為迫行事冗不及作孫子發書乞為致意近者奏辟吏部胥子初妄執言本官係合入遠人礙辟舉條及反覆詰之迺始伏云若今年九月二十七日本官成資後別無遺闕即不該入遠可以奏辟某尋有公文申部乞會問本州即見得成資已前有無遺闕凡爭數日乃肯據狀會同請與孫子發言畧說與本州官員言早與果決分明回一成資無遺闕文字來免為猾胥妄生枝節或更孫宣德與一願就及本州官員及所填替非有服

親一狀尤佳京師大抵官不事事而吏橫也

與參寥

吳子野至出賴沙彌行草書瀟然有塵外意決知不日脫穎而出不可復沒矣可喜可喜近遞中附呂丞相所奏妙總師號牒去必已披受訖即日起居何如某來日出城赴定州南定曼隔然請會稽之意終未已也當更俟年歲間耳未會間千萬善愛

答范純父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 卷八十三 二十七

所示連日入問聖俟極是極是見說執政逐日入問宗室亦逐日問俟也已將簡報錢尹令府中差人徧報諸公矣

與孫子發二首

專人來辱書承近日尊體佳勝蒙許就辟慰浣深矣奏檢附呈已發訖某行期不過九月半間會見不遠更祈順時自重

又

貴眷各計安勝公守已令粗葺什物粗陋然亦粗足更有幹示喻塗中幸不滯留早到慰勤遲幸也

與錢濟明二首

別後至今遂不上問想察其家私憂患也遠辱專使手書且審侍奉起居康勝感慰兼極老妻奄忽今已半年喪病豈復以此自纏但晚景牢落亦人情之不免重煩慰諭銘佩至意然公亦自有愛女之戚初不知奉疏後時輒負不已出守中山謂有緩帶之樂而邊政頹壞不堪開眼頗費鋤治近日逃軍喪止盜賊皆出疆矣幕客得李端叔極有助聞兩浙連熟呻吟瘡痍遂一洗耳何時會合臨書惘惘

又

寄惠洞庭珎苞塞上所不識分餉將吏並戴嘉貺也無以為報親書松醪一賦為信想發一笑也近得單季隱書云公有一瘭藥方極神奇某長孫有此病多年不差可見傳否如許幸遞中示及

與孫子發二首 南遷

人還辱教具審別後起居佳勝貴眷各康寧至慰至慰某到邢甚健泰鄉且親平時不為不知公因此行觀公舉措方恨前此知公未盡勉進此道為朋友光寵餘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子發以古人自期信道深篤雖窮達在天未可前定然必有聞於時而傳於後也幸益自愛重以究遠業臨行不盡區區

與開元明師二首

辱簡並惠扇碑及借示木石等皆佳妙但去長物為陸行計無所置之謹留筆一束以領雅意餘回納不訝不訝

辱書具審法履佳勝且知從者嘗至符離見待久之感悃深矣借示跋尾石刻足見存誠篤至邮附来人納上

元本未會集間千萬珍重

與任德翁

半月不面思企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駐奉伺不至知亦留滯如此某在磁湖夾阻風已累日今日風亦不苦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不知德翁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

與張元明二首

前日承追餞南都又送子由至筠風義之厚以增感慨比日具審起居佳勝萬里之別後會杳未有期伏乞善加保練

又

遠辱專人惠書輔以藥物極濟所乏衰疾有賴矣感刻不知何時還蜀中自此音問遂隔曷勝惘惘

與黃元翁

某垂老投荒衆所鄙遠見孫提點言獨有存卹孤旅之意感激不已到治下當作陸行必留數日款見也

答劉無言

此行但有感恩知罪省分絶欲守此四言行之終身庶保餘年得還田畝但未知有無後命爾

與孫子發二首

別来思企不可言比日尊體何如某蒙庇粗遣旦夕雖南都如聞言者尚紛紛英州之命未保無改也凡百委順而已幸不深慮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又

郡中諸公未能一一奉狀因見各為致意過真定見杨采朝議此人有實學隱德河朔似此者以一二數矣其子迪簡亦善吏某已舉之矣欲告提刑大夫来年一京削敢煩子發為道此懇或持此簡呈憲使又幸一起寫書十六七封不能復謹勿罪勿罪

與程德孺

在定辱書未裁答問倉猝南来遂以至今比日竊惟起居佳勝老兄罪大責薄未塞公議再有此命兄弟俱竄

家屬流離汙辱親舊煞已如此但隨緣委命而已任德翁同行月餘其見老兄處憂患次第可具問更不詳書也懿叔赴闕今何在因書道區區後會無期臨書惘惘餘熱萬萬以時珍重

答錢濟明三首 惠州

專人遠辱書存問加厚感悚無已比日郡事餘暇起居何如某到貶所闔門省愆之外無一事也瘴鄉風土不問可知少年或可久居老者殊畏之惟絕嗜欲節飲食可以不死此言已書諸紳矣餘則信命而已近來親友書問已絕理勢應爾濟明獨加厚於舊髙義凜然固出天資但愧不肖何以得此會合無期臨紙惆悵

又

近在吳子野處領手教尚稽答謝愧悚之至遠蒙差人固佩荷契義而卓契順者又可奇也無以荅其意與寫數紙公可取一閱也寄惠白朮極所欲得也賤格甚髙想見風裁囘信惟有紫團參一板疑可以奉親故不可以微鮮為愧也兩兒子曾拜見否凡百想有以訓之幼子過相隨甚幹事且不廢學蒙令子惠書囘荅簡率一一封納必不罪也

又

嶺南家家造酒近得一桂酒法釀成不減王晉卿家碧香亦謫居一喜事也有一頌親作小字録成切勿示人千萬千萬

答張嘉父

久不奉書過辱下遺遠枉教尺具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學者本務又何疑焉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理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益何用惟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見之故僕以為難蓋嘗悔少作矣未敢輕論也凡人為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矣然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

後為得也愚意如此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

答徐得之二首

張君来辱書存問周至感激不已即日哀慕之餘孝履如宜某到惠已半年几百粗遣既習其水土風氣絶欲息念之外浩然無疑殊覺安健也兒子過頗了事寢食之餘百不知管過亦頗力學長進也子由頻得書甚安一家今作四處住惠筠許常也然皆無恙得之見愛之深故詳及之不須語人也瞻企邈然臨書惘惘乍熱惟萬萬節哀順變自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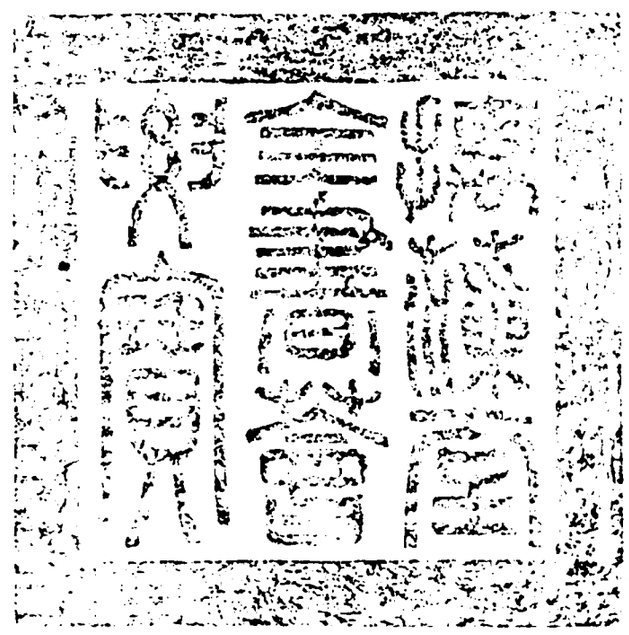
又

詹使君仁厚君子也極蒙他照管仍不輟携具来相就極與君猷相善每言及相對悽然君猷諸子得耗否十四郎後来修學如何

答吳秀才

人来領書且喜尊體佳勝并示歸鳳賦興寄遠妙詞亦清麗玩味爽然僕方杜門念咎不願相知過有粉飾

以重其罪此賦自別有所寄則善不肖決不敢當幸察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壎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十六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四 宋 蘇軾 撰

尺牘八十四首

答參寥三首 惠州

專人遠来辱手書并示近詩如獲一笑之樂數日喜慰忘味也某到貶所半年九百粗遣更不能細說大畧秖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却在一箇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煮糙米飯喫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瘴癘病人北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氣但苦無醫藥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參寥聞此一笑當不復憂我也故人相知者即以此語之餘人不足與道也未會合間千萬為道善愛自重

又

潁沙彌書迹嶙峋可畏他日真妙總門下龍象也老夫不復止以詩句字畫期之矣老師年紀不少尚留情詩句字畫間為兒戲事耶然此回示詩超然真游戲三昧

也居閒不免時時弄筆見索書字要楷法輒往數篇終不甚楷也秖一讀了付穎師收勿示餘人也雪浪齋詩尤奇偉感激感激轉海相訪一段奇事但聞海船遇風如在高山上墜深谷中非愚無知與至人皆不可處胥靡遺生恐吾輩不可學若是至人無一事冒此嶮做什麽千萬勿萌此意穎師喜於得預乘桴之游耳所謂無所取裁者其言不可聽切切相知之深不可不盡道其實耳自揣餘生必須相見公但記此言非妄語也

又

淨慧琳老及諸僧知因見致懇知為黙禱於佛令亟還中州甚荷至意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少游不憂其不了此境但得他老兎不動懷其餘不足云也俞承務知為少游展力此大不凡可喜可喜今有一書與之告專一人與轉達仍有書令兎子輩准備信物令送去俞處託求穩當舶主附與廣

答南華辯禪師五首

竄逐流離愧見方外人之舊達觀一視延館加厚洗心歸休得見祖師幸甚幸甚人來辱書具審法體佳勝感慰無量某到惠已二百日杜門養痾凡百粗遣不煩留意念

又

專人遠來獲手教累幅具審法履佳勝感慰無極又蒙遠致筠州書信流落羈寓每煩淨衆愧佩深矣承惠及罌粟鹹豆等益荷厚意泉銘模刻甚精某此凡百如宜不煩念及未由瞻謁懷想不已熱甚惟萬萬為衆自愛

又

所要寫柳碑大是山中闕典不可不立石已輟忙揮汗寫出仍作一小記成此一事小生結緣於祖師不淺矣荒州無一物可寄只有桄榔杖一枚木韌而堅似可采勿笑勿笑舍弟及總師等書信領足比有人去已發書

矣張惠蒙去歲為令看船不得禮拜祖師及衣鉢甚不足令因来人令相照管一往不訝喧聒此子多病来時告令一得力庄客送回也留住五七日可矣

又

淨人来辱書具審法體勝常深慰馳仰至此二年再涉寒暑粗免甚病行館僧舍皆非久居之地已置園築室為苟完之計方斫木陶瓦其成當在中冬也

又

近苦痔疾極無聊看書筆硯之類殆皆廢也所要寫王維劉禹錫碑未有意思下筆又觀二碑格力淺陋非子厚之比也

答王商彥

忝親戚之末未嘗脩問左右又方得罪屏居敢望記及之專人遠来辱戔教累幅稱述過重慰勞加等幸甚即日履兹秋暑尊體何如某仕不知止臨老竄逐罪垢增積玷汚親友足下昆仲曲敦風義萬里遣人問安否意

其可忘書詞雅健陳義甚高但非不肖所稱也蜀學相望天末何時會合臨書惘惘未審受任何地来歲科詔竚聞峻擢以慰顒望未間更冀若時自重

與程天侔七首

去歲過治下幸獲接奉別後有闕上問過沐省記遠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長牋見寵禮意過當非衰廢所宜承當伏讀愧汗而已未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又

之人寫公狀幸恕簡略示喻固合如命但罪廢閒冷衆所鄙遠決無響應之理近發書多不答未欲頻瀆也幸矜炤

又

至後福履增勝辱訪不果見悚怍無量寵惠羊酒紙茗極荷厚意荅謝稽緩不罪不罪

又

適辱訪別豈勝悵仰晚來起居佳勝為餞蔡守遂不得
詣違尚丐珍練

又

少事干煩過河源日告伸意仙尉差一人押木匠作頭
王皐暫到郡外令計料數間屋材惟速為妙為家私紛
冗不及寫書千萬勿罪幸甚

又

江君訪別本欲作書醉熟手軟不能多書獨遺此紙而
已老拙慕道空能誦楞嚴之語而實無所見賢者得之
便能發明如此誦語精妙過辱開示感怍無已龍眼晚
實愈佳特蒙分惠感怍之至錢數封呈煩眡增悚

又

白鶴峰新居成當從天侔求數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
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又須土礎稍大不傷根者
為佳不罪不罪

與程正輔提刑二十四首

近聞使旆少留番禺方欲上問侯長官來伏承傳誨意
旨甚厚感怍深矣比日履茲新春起居佳勝為幸可量未間伏冀以時自重

又

竄逐海上諸況可知聞老兄来頗有佳思昔人以三十
年為一世今吾老兄弟不相從四十二年矣念此令人
悽斷不知兄果能為弟一来否然亦有少拜聞其獲譴
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門自屏雖本郡守亦不往拜其
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爾老兄到此恐亦
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愛不責末禮而屈臨之餘生之
幸非所敢望也其餘區區殆非紙墨所能盡惟千萬照
悉而已德孺懿叔久不聞耗想頻得安問八郎九郎亦
然令子幾人侍行若巡按必同行因得一見又幸舍弟
近得書云在湖口見令子新婦亦具道尊意感服不可
言

又

專人至承賜教累幅感慰無極比日履茲春陽尊體佳勝知春夏間方按行此邦豈勝繫望韶州風物甚美園亭德孺所治殊不知有可舉為樂者否未披奉間更冀若時保練

又

老兄近日酒量如何弟終日把盞積計不過五銀盞耳然近得一釀法絶奇色香味皆疑於官法矣使旆来此有期當預醞也向在中山創作松醪有一賦聞録呈以發一笑

又

數日聞使旆来此喜慰不可言方欲遣人奉狀遽捧手教感慰無至比日涉履風濤起居佳勝旦夕瞻奉併陳區區

又

某深欲出迎郊外業已杜門知兄知愛之深必不責此然愧悚甚矣專令小兒走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會見不及別奉書

又

昨日辱承款語傾盡感慰深矣經宿起居佳勝所眠皆珎奇物意兩重敢不拜賜少項面謝

又

謫居窮寂誰復顧者凡不惜數舍之勞以成十日之會惟此恩意如何可忘別後不免數日牢落切惟尊懷亦悵然也但凝望沛澤北歸得復會見爾到廣少留否比日起居何如甚到家無恙不煩念及未叅候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河源事上下繆悠而已有一信菴并書欲附至子由處輒以上干然不須專差人但與尋便附達或轉託洪吉間相識達之其中乃是子由生日香合等他是二月二十日生得前此到為佳也不罪不罪

又

兩甥相聚多日備見孝義之誠深慰所望未暇別書悉之悉之兒子適令幹少事未及拜狀輒已和得白水山詩錄呈為笑并亂做得黍積數句同附上前本併納去砥字輒用柢字蓋攀例也呵呵

又

近檢法行奉書未達間伏蒙賜教並寄惠柑子此中雖有然似此佳者即不識也十有二壞耳謹如教略嘗不多啖也比日還府以來起居佳勝某與兒子如昨不煩念及大郎三郎有近耗未歲暮無緣會合惟若時珍練

又

和示香積詩真得淵明體也某喜用陶韻作詩蓋有四五十首不知老兄要錄何者待稍閒編成一軸附上也只告不示人耳橋錢必不足用學錢耳告老兄留取切告前所問者已得實狀本州必已申去蓋亦只止是矣

又

近鄉僧法舟行奉書必達惠州急足還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寵示詩域醉鄉二首格力益清妙深欲繼作不惟高韻難攀又于由及諸相識皆有書痛戒作詩其言切甚不可不遵用空被來貺但慙汗而已兄欲寫陶體詩不敢奉違今寫在揚州日二十首寄上亦乞不示人也未由會合日聽除音而已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又

承服溫胃藥舊疾失去伏惟慶慰反復尋究此至言也拙恙亦當服溫平行氣藥耳德孺書信已領尚未聞所授豈當到闕乎兄亦歸覲耳何用更求外補惠及嘉麪感怍適有河源乾菌少許並香篆一枚頗大謾納去作笑有肉蔬容因便寄示少許無即已也侯晉叔實佳士頗有文采氣節恐兄不久歸闕此人疑不當遺也故畧為記之不罪

又

少愚冒聞向所見海會長老甚不易得院子亦漸興葺已建法堂甚宏壯某亦助施三千緡足令起寢堂歲終當圓備也院旁有一陂詰曲群山間長一里有餘意欲買此陂屬百姓見說數十千可得稍加葺築作一放生池囊中已罄輒欲緣化老兄及子由各出十五千足某亦竭力共成此一事所活鱗介歲有萬數矣老大沒用處猶欲作少有為功德不知兄意如何可便乞附至不罪不罪

又

此中魚湖之利下塘常為啓閉之所歲終竭澤而取畧無脫者今若作放生池但牢築下塘永不開江水漲冒即聽其自在出入則所活不貲矣

又

廣州多松脂閱甫嘗買用桑皮灰煉得甚精因話告求數斤仍告正輔與買生者十斤因便寄示舶上硫黃如不難得亦告為買通明者數斤欲以合藥散鐵爐煅可作時羅夾子者亦告為致一副中様者三物皆此中無有不罪

又

某前者留博羅一日再見鄧道士所聞別無異者方欲邊来郡中款問也續寄丹砂已領感愧之極其於大丹未明了直欲以此砂試煮煉萬一伏火亦恐成藥耳成否當續布聞比日得七哥書遞中已附謝也六郎十郎各計安未及別書所要書字墨仍固不惜徐寄去也外曾祖遺事録呈

又

蜜極佳荔枝蒙頒賜謹附謝懇蘇州錢倅差一般家人又借惠力院一行者契順與宜興通問萬里勞人甚愧其意因令附此書或畧賜照管幸甚卒子與借請少許甚幸甚幸

又

忽復殘臘會合無緣不能無天末流離之念也急足回

辱書具審尊體康勝仍示佳語五章字字新奇歎咏不已老嫂奄隔更此徂歲想加悽斷然終無益惟日遠日忘為得理也某近苦痔殊無聊杜門謝客兀然坐忘爾新春為國自愛早膺北歸殊罷

又

某覩近事已絶北歸之望然中心甚安之未話妙理達觀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知之免憂詩屢欲和韻嶮又已更老手五麝殆難措辭也亦苦痔無情思耳惠黃雀感愧子由一書告早入皮筒幸甚幸甚

又

河南兄弟已歸左右想哀慕之極切希為親自寬也近有慰疏未暇別紙

又

殘臘只數日感念聚散不能無異鄉之嘆不審兄諸況何如子舍到否新年不獲奉觴惟祝早膺名命未間更乞為時自重

又

人來辱書伏蒙屢茲新春起居佳勝至孝通直已還左右感慰良深且聞有北轅之耗尤副早望詠史等詩高絶每篇廼是一論屈滯它作絶句也前後惠詩皆未和非敢懶也蓋子由近有書深戒作詩其言切至當焚硯棄筆不但作而不出也不忍違其憂愛之意所以遂不作一字惟深察吾兄近詩益工孟德有言老而能學惟余與袁伯業此事不獨令人不能古人亦自少也未拜命間頻示數字慰此牢落餘惟萬萬為時自重

與廣東提舉蕭大夫二首

春和切惟起居佳勝某罪譴得託迹麾下幸甚到惠即欲上問杜門省咎人事俱廢以故後時想不深訝未緣瞻奉伏冀為時自重

又

伏審使旆巡按至惠得遂際見何幸如之某始寓僧舍

凡百不便近因正輔至郡許假館行衙不及面稟輒已遷入悚側不已想仁愛顧恤不深訝也

答王敏仲四首

再辱手教感戴深矣仍審比日台候康勝至慰至慰甚凡百如昨新居旦夕畢工即遷入長子邁自浙中般挈由循州徑路来閩月可至此漸似無事可以却掃安居矣新政豈弟已穆然嶺海間矣更蒙下訪粗識仁人之用心也欣慰之極未緣面盡臨紙惋結

又

浮玉聞遂化去殊不知異事可聞其畧乎其母今安在謗者之言何足信也丹元事亦告盡録示決不示人也起居之語未曉亦告指示近頗覺養生事絶不用求新奇惟老生常談便是妙訣瞻真納息真丹頭仍須用尋常所聞般運泝流法令積久透徹乃効也孟子曰事在易而求諸難道在邇而求諸遠董生云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又

春候清穆切惟撫馭多暇起居百福甘雨應期遠邇滋洽助喜慰也某凡百粗適遷新居已浹日小窓疎籬頗有幽趣賤累亦不久到矣未期瞻奉萬萬為國自重

又

兩蒙賜教感慰深至曾因周循州行奉狀想已塵覽即日台候何如越人事嬉遊盛於春時高懷倘就想復與衆同之天色澄穆亦惟此時也某緣陪後乘西望增慨

與范純夫

某謂居瘴鄉惟靜絶欲念為萬金之良藥公久已爾不在多祝也子由極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書附納長子邁自宜興挈兩房来已到循州一行並安過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見獨守舍耳次子迨在許下子由長子名遲者官滿来筠省覲亦不久到恐要知六婦與二孫並安健過去日留一書并數品藥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聞公目疾尚未平幸勿過服涼藥暗室瞑坐數

息藥功何緣及此兩承惠錫器極荷重意丹霞觀張天師遺跡儻有良藥異事乎令子不及別書侍奉外多慰子功之喪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諸子想各已之官某孫婦甚長旦夕到此矣

與蕭朝奉

近得見令兄提舉稍聞動止之詳為慰少事輒冒聞幸恕率易兜子邁般挈數房賤累自虔易小舟由龍南江至方口出陸至循州下水到惠賤官重累敢望矜恤特為於郡中諸公醵借白直數十人送至方口計未遠出州界切望垂念已於循州擘畫得數十人至方口迎之也流落困苦想加愍察

答王莊叔二首

遠辱教書具道三十年前都下與先人往還伏讀感涕仁人念舊手簡見及足矣書辭累幅禮意莊重此何過也伏審斬焉在疚哀慕之餘起居如宜某罪廢遠屏有玷知識重蒙奬飾衰朽增光會合未期尚冀節哀自重

又

其多病杜門人事都絕懶習已成筆硯殆廢承長牋寵貺載謝苟簡愧負深矣黃菊海瘴正作於秋蒸暑麾汗不能盡意恕之

與循守周文之二首

近日屢獲教音及林增城至又得聞動止之詳併深感慰桃荔米酒諸信皆達矣荷佩厚眷難以盡喻今歲荔子不熟土產早者既酸且少而增城晚者又不至方有空寓嶺表之嘆忽信使至坐有五客人食百枚飽外又以歸遺皆云其香如練家紫但差小耳二廣未嘗有此異哉又使人健行八百枚無一損者此尤異也林令奇士幸此少留公所與者故自不凡也蒸暑異常萬萬以時珍嗇

鄭君知其俊敏篤問學觀所為詩文非止科塲手段也人去忙作書不及相見且致此意李公弼亦再三傳語

承許遠訪何幸如之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林行婆當健有香與之到日告便送去也八郎房下不幸傷悼

與封守朱朝請二首

前日蒙示所藏諸書使未學稍窺家傳之秘幸甚幸甚恕先所訓尤為近古某方治此書得之頗有所開益拜賜之重若獲珠貝又重煩令子運筆益用愧悚老朽不揆輒立訓傳尚未必工異日當以奉呈也新說方熾古學崩壞言之傷心區區所欲陳未易究也臨紙慨然

又

公於春秋發明固多矣舍弟頗治此學異日相見當出其書互相考也然此書近遭廢錮尚未蒙牽復公尚敢言及耶想當一噱

與李大夫

近奉狀已達比日伏計起居佳勝旱勢如此撫字之懷想極焦勞舊見太平廣記云以虎頭骨絀之有龍湫中能致雨仍須以長緪繫之雨足乃取出不爾雨不止在徐與黃試之皆驗敢以告

與周文之二首

近蒙寄示畫圖及新堂面勢仍求榜名嶺南無大寒甚暑秋冬之交勾萌盜發春夏之際柯葉潛改四時之運默化而人不知民居其間衣食之奉終歲一律寡求而易安有足樂者若吏治不煩即其所安而與之俱化豈非牧養之妙手乎文之治循已用此道故以默化名此堂如何可用便請題榜也

又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嗳之無炮製令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為末棗肉或煉熯和入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人

累日欲上謁竟未服屐教承足疾未平不勝馳繫足疾

惟葴靈仙牛膝二味為末蜜丸空心服必効之藥也但葴靈仙艱得真者俗醫所用多藁本之細者爾其驗以味極苦而色紫黑如胡黃連狀且脆而不韌折之有細塵起向明示之斷處有黑白暈俗謂之有鴝鵒眼此數者備然後為真服之有奇驗腫痛拘攣皆可已久乃有走及奔馬之効二物當等分或視臟氣虛實酌飲牛膝酒及熟水皆可下獨忌茶耳犯之不復有効若常服此即每歲收穫阜莢芽之極嫩者如造草茶法貯之以代茗飲此効屢嘗目擊知君疾苦故詳以奉白元素書已作稍暇詣見

與惠州都監

君南來清節幹譽為有識所稱皆曰此東坡弟子由門下客也兩漢之士多起於游徼卒史至公卿者多矣願君益廣學問以期遠到

與史氏太君嫂

某謫海南狼狽廣州知時姪及第流落中尤為慶乃知兇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極舟行至扶胥

又

某凡弟不善處世並遭遠竄墳墓單外念之感涕惟濟甫以久要之契始終留意死生不忘厚德

答劉元忠

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察之柳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實談道甚妙可與閒遊懷思文忠公愛其屋上烏況族子弟之佳者乎餘惟萬萬若時自重

答王敏仲

兇子還辱手書具審起居佳勝感慰無極舟行至扶胥

急足示問乃知有袁州之命歎惋而已行止孰非天者復何言哉道眼所照知已平適但治行忽遽亦少勞神矣

答程全父推官六首

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絶莫由通問舶到忽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兕子粗無病但黎蜑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急求輒無有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處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遊時誦佳句以解牢落

又

閣下才氣秀發當為時用久矣遐荒安可淹駐想益輔以學以昌其詩乎僕焚毀筆硯已五年尚寄味此學隨行有陶淵明集陶寫伊鬱正賴此耳有新作遞中示數篇迺珠惠也山川風氣能佳否孰與惠州比此間海氣蒸溽不可言引領素秋以日為歲也寄貺佳酒豈惟海南所無殆二廣未嘗見也副以糖水精麪等一一感銘非眷存至厚何以得此悚怍之至此間紙不堪覆瓿来者已竭有便可寄百十枚否不必甚佳者

又

便舟來辱書問訊既厚矣又惠近詩一軸為賜尤重流轉海外如逃深谷既無與晤語者又書籍舉無有惟陶淵明一集柳子厚詩文數冊常置左右目為二友今又辱来貺清深温麗與陶柳真為三矣此道比来幾熄海北亦豈有語此者耶新春伏想起居佳勝某與兕子亦粗遣窮困日甚親友皆踈絶矣公獨收卹加舊此古人所難也感怍不可言惟萬萬以時自愛

又

令子先輩辱書及新詩感慰彌甚筆力益進家有哲匠矣何復下問乎老病百事皆廢尤倦寫書故止附此紙不別緘也不罪不罪

又

兜子比抄得唐書一部又借得前漢欲抄若了此二書便是窮兜暴富也呵呵老拙亦欲為此而目昏心疲不能自苦故樂以此告壯者爾紙茗佳惠感怍感怍丈丈惠藥米醬薑鹽糖等皆已拜賜矣江君先輩屢書深欲裁謝連寫數書倦甚且為多謝不敏也

又

久不得毗陵信如聞浙中去歲不甚熟曾得家信否彼土出藥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為寄少許此間舉無有得者即為希奇也間或有粗藥以授病者入口如神蓋未嘗識耳

答程天侔三首

去歲僧舍屢會當時豈知為樂今者海外無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尚健得來訊喜侍奉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褓泡幻不須深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兜子房下亦失一男孫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間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甘無爾惟有一幸無甚瘴也近與兜子結茅屋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已不貲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尚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運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夏熱萬萬自愛

又

近得子野書甚安陸道士竟以疾不起葬於河源矣前會豈非一夢耶僕既病倦不出然亦無與往還者闔門高壁而已新居在軍城南極湫隘粗有竹樹烟雨濛晦真蜑塢獠洞也惠酒絕佳舊在惠州以梅醞為冠此又遠過之牢落中得一醉之適非小補也

又

新詩過蒙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彷佛歎誦不已老拙無以荅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爾

與鄭嘉會二首

船人回奉狀必達比日起居佳勝貴眷令子各安某與過亦幸如昨初賃官屋數間居之既不佳又不欲與官員相交涉近買地起屋五間一龜頭在南汙池之側茂林之下亦蕭然可以杜門面壁少休也但勞費窘耳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況諸史滿前甚可與語者也著書則未日與小兒編排齊整之以須異日歸之左右也小客王介石者有士君子之趣起屋一行介石躬其勞辱甚於家隸然無絲髮之求也顧其念之有可以照庇之者幸不惜也死罪死罪柯仲常舊有契因見道區區

又

邁後來相見否久不得其書聞過房下卧病正月尚未得耗亦憂之公為取一書求瓊州海舶或來人之便封題與瓊倅黃宣義託轉達甚幸也見說瓊州不論時節有人船便也衆妙堂記一本寄上本不欲作適有此夢夢中語皆有妙理皆實云爾僕不更一字也不欲隱没

之又皆養生事無可醞釀者故出之

與僧隆賢二首

某慰疏言不意寶月大師宗古老兄捐衆示化切惟孝誠深至攀慕涕泗久而不忘仍承已畢大事忽復更歲觸物感動柰何柰何某謫居遼夐無由往奠追想宗契之深悲愴不已惟昆仲節哀自重以副遠誠謹奉疏慰不次謹疏正月日趙郡蘇某慰疏上

又

舟榮二大士遠来極感至意舟又冒涉嶺海尤為愧荷也寶月塔銘本以罪廢流落恐玷高風不敢輒作而舟師哀請誠切故勉為之也海隅漂泊無復歸望追懷疇昔永望悽鬱

與楊濟甫二首

寶月師孫来得所惠書喜知尊體佳勝眷聚各清安至慰至慰某凡百粗遣北歸未有期信命且過不煩念及惟聞墳墓安靖非濟甫風義之篤何以得此感荷不可

言舟師云當一到眉此中諸事可問其詳也遠祝惟若時珍重而已

又

遠蒙厚惠蜀紙藥物等一一如數領訖感怍之至人行速無佳物充信謾寄腰帶一條俗物增愧不罪不罪

與元老姪孫四首

元老姪孫秀才屢得書感慰十九郎墓表本是老人欲作今豈推辭向者猶作寶月誌文況此文義當作但以日近憂畏愈深飲食語默百慮而後動想喻此意也若不死終當作耳近來鬚鬢雪白加瘦但健及哃啜如故耳相見無期惟當勉力進道起門戶為親榮老人僵仆海外亦不恨也

又

姪孫元老秀才久不聞問不識即日體中佳否蜀中骨肉想不住得安信老人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悴不復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循惠不得書久矣旅況平落不言可知又海南連歲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又泉廣海舶絶不至藥物醬酢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知之免憂所要志文但數年不死便作不食言也姪孫既是東坡骨肉人所覷看往京九百倍加周防切祝切祝今有書與許下諸子又恐陳浩秀才不過許只令送與姪孫切速為求便寄達餘惟千萬自重

又

姪孫近來為學何如恐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書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為棄物也海外亦粗有書籍六郎亦不廢學雖不解對義然作文極俊壯有家法二郎五郎見說亦長進曾見他文字否姪孫宜熟看前後漢史及韓柳文有便寄近文一兩首來慰海外老人意也

又

趙先輩儋人此中凡百可問而知也鄉里出百藥煎如

收得可寄一二斤趙還時可附也無即已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集部

宋　蘇軾　撰

尺牘九十五首

與范元長八首　儋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變先公內翰遽捐館舍聞訃慟絶天之喪予一至於是生意盡矣伏惟至孝承務元長昆仲孝誠深至追慕罔極何辜于天惟此禍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毀日深柰何柰何某謫籍所拘莫由往弔永望長號此懷難諭謹奉手疏上慰不次謹疏

又

流離僵仆九死之餘又聞淳夫先公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諭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舉動艱礙憂畏日深今茲書問亦未必達且略致區區耳

又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墜門戶千萬留意其遠者大者勿狥一至之哀致無益之毀與先公相照誰復如

某者此非相勸勉而已切深體此意餘不敢盡言

又

先公論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寶藏此豈復待鄙言耶某當遣人致奠海外窮苦不能如意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歸葬知未得請苦痛之極惟千萬寬中順受此中百事遠不及雷化百憂所集然亦強自遣也

又

聖善郡君不及拜慰狀侍次乞致區區況香少許望於內翰靈几焚之表末友一慟之意而已

又

孫行者至辱書承孝履如宜闔宅皆安感慰之極所諭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負心事未傳初不待君言心許其超然世表如千佛之所云必矣況其平生自有表見於無窮者豈必區區較量項刻之壽否耶此意卓然唯昆弟深自愛得歸亦勿亟遽俟秋稍涼而行為佳某深欲一見左右赴合浦不惜數舍之迂但再三思慮不敢爾必深察臨行必預有書相報熱甚萬萬節哀自重

又

與秦少游

某已封書訖乃得移廉之命故復作此紙治裝十日可辦但須得泉人許九船即牢穩可恃餘蜑舟多不堪而

許見在外邑未還須至少留待之約此二十五六間可
登舟並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風色過渡一日至遞角
塲但相風難刻日爾已有書託吳君雇二十壯夫来遞
角塲相等但請雇下未要發来至渡海前一兩日當別
遣人去報若得及見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書與唐君
内有兒子書託渠轉附去料舍弟已行矣餘非面莫究

與楊子微二首

某與尊公濟南半生潤別彼此髮鬚雪白而相見無期
言之悽斷尊公乃令閣下萬里遠来海外訪其生死此
乃古人難事聞之感歎不已辱書具審起居佳安尊公
已下各得安勝至慰之極某七月中必達潁昌矣田馭
少留一須款見餘況若時自重

又

某與舍弟流落天涯墳墓免於樵牧者尊公之賜也承
示諭感愧不可言聞井水嘗竭而復溢信否見今如何
因見細喻

與范元長六首　北歸

到雷獲所留書承車從盤桓此邦以須一見而某滯留
不時至遂爾遠別且不獲一慟几筵之前者非愛數舍
之勞也以尼困為畏故爾此老繆之罪想矜察比日孝
履如宜否方此炎毒萬萬扶護哀苦勞艱如何可言忝
親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復云也獨前所見委
文字不敢不留意今託少游議其詳惟節哀自重某不
敢拜狀郡君惟千萬俯為存沒寬心自重乞呈此紙

又

其如聞有移黃之命若果爾當自橫而廣須惠州骨肉
到同往計公昆仲扶護舟行當過黃又恐公自湖南路
行不由江即不過黃不知某能及公前到黃廣乎漂零
江海身非已有未知歸宿之地其敢必會見之日耶惟
昆仲金石廋心困而不折庶幾先公之風沒而不忘也
臨紙哽塞言不盡意

又

過雷州奉書必達到容南知昆仲甘苦瘴癘又聞尋已瘥損不知即日如何扶護哀苦又須勉强開解毋心憂懸書不能盡奉嘱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喪此傑耶賴昆仲之力不至狼狽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間可到梧若少留一見尤幸某到梧當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泝賀江也速遣此人達書

又

永州人来辱書承孝履粗遣甚慰思望北謂梧州追及又將相從泝賀已而水乾無舟遂有番禺之行遂與公隔絶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靈為大恨也同貶先逝者十人聖政日新天下歸仁惟逝者不可返如先公及少游真為冀北之空也徒存僕輩何用言之痛隕何及

某即度庾嶺欲徑歸許昌與舍弟處必遂一見昆仲未間惟萬萬强食自重

又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為歸田之漸矣痛哲人之亡誦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編次著誤相見日以授也處素因為多方勉之以不墜門户為急監司無與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識未敢發書前路問人有可究轉為言者專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以為慙負有銀伍兩與少游齋僧乞轉與處素也

又

承中間郡君服藥疾勢不輕且喜安復侍次致懇千萬寬中保衛為請

與孫叔靜三首

辱手教具審尊體佳勝甚慰馳仰拙疾亦漸平矣明日當出請見燒羊蒙珍惠下速童孺矣

又

累歲闊別不意相逢海上握手一笑豈偶然哉亟辱專使教筆具審起居佳勝感慰兼集玉局之除已有訓詞似不妄也得免湖外之行餘生厚幸至英當求人至永請告勑遂度嶺過贛歸陽羨或歸潁昌老兄弟相守過此生

矣乍遠萬萬為國自重

又

久留治下辱眷待之厚既過重矣而愛念之意拳拳不已更勤從者遠至金刹自惟衰朽何以獲此比來數日思渴不已長至俯爾不克展慶此心南驚矣令子煩遠餞不及別狀惟侍外珍愛

與朱行中舍人六首

違闊滋久向往徒勤比日履茲寒凝起居佳勝承旌馭至已即欲走謁謹奉手啟上問區區

又

某謫居歲久未嘗冠幘比日又苦小癤不能巾裹欲服帽請見先令咨稟如許乃敢前詣幸不深責

又

真陽一見大慰夙昔忽遽就別悵惘可知行後紛紛且未有便尚稽馳問專使辱書具審下車以來台候康健感慰兼集某蒙被如昨更五六日離韶愈遠左右伏冀

為國自重

又

前蒙借示新詩久矣不見斯作也然世俗識真者少獨唱誰和帳句謝民師公若不以位貌為間亦庶幾於班斤郢斲也老拙百念灰寂獨一觴一詠亦未能忘陋句數首錄寄以為一笑手啓上謝恃知照不深責也

又

某再拜般家人蒙輟借行計遂辦非眷念特達何以及此言謝不盡悚息而已

又

近因還使上問必已聞達連雨凝陰遠想台候康勝某蒙庇粗遣已達虔州少留須水渡更半月行也南海靜治有足樂者想聞妙唱自南而北也後會未期萬萬若時為國自重

與歐陽晦夫

愁霖終日坐企談晤不審尊候佳否地獄變相已跋其

後可詳味之似有補於世者并字數紙納去某所苦已平無憂聞少游惡耗兩日為之食不下然来卒說得滅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書来言旦夕話別次仁人之餽固當捧領但以離海南儋人爭致贍遺受之則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獨拜寵賜則見罪者必衆謹令馳納千萬恕察仍寢来耗幸甚幸甚

答陳承務二首

傾蓋一笑慰喜殊深奉違信宿懷想不已亟辱手教且喜起居佳勝已到家累承丈丈借差人轎孤旅獲濟感幸不可言愈遠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悦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答南華明老三首

爽病復還南華深欲一別祖師因見仁者遽辱專使手書何慰如之即日履此薄寒法履佳勝旦夕離英但江路方欲寸進不即會見企望之極惟萬萬為衆自重

又

流浪臭濁久矣道眼多可傾蓋如舊清游累日一洗無餘幸甚幸甚專使惠手書具聞別後法體安穩為慰久留贛上待水猶吏旬日南望山門馳神杳靄更祈若時為衆保練

又

某以促裝登舟冗甚作書極草草寵示四韻可謂奇特聊答四句想大笑也石刻已領感感淄生果作墨否如成寄一丸伯固念親懷歸甚矣道話解之

答錢濟明二首

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去歲海南得所寄異士大彤清中丹一丸即時服之下田休休馬蓋數日後又得迨所賚来手書今又領教誨及清詩數篇高妙絶俗想見謫居以来探道著書雲升川增可慕可畏可歎可賀也及録示訓詞誨以所不及此曾子所謂愛人以德者敬遵用不敢忘幸甚幸甚

又

已到處州二月十間方離此此行決往常州居住不知郡中有屋可得以典買者否如無可居即欲往舒州真州皆可如聞常州東門外有裘氏宅出賣處士霍子侔大夫言告公令一幹事人與問當若果可居為問其直幾何度力所及即徑往議之俟至金陵當別遣人咨稟也若遂此事與公杖履往還樂此餘年踐哀詞中始願也張嘉父今安在想日益不止塗中見秦少游奄忽為天下惜此人物哀痛至今聞魯直無恙輩時起而公獨為猘子所齧尚棲遲田間聖主天縱幽鄙畢照公豈久廢者惟萬萬寬中自厚

又

某忽又聞公有閨門之戚悲惋不已賢淑令人久同憂患乍失內助哀毒何堪然人生此苦十人而九結髮偕老殆無而僅有也惟深照痛遣勿留胸次令子哀疚難堪惟當勉為親庭節減摧慕本欲作慰疏適旅中有少紛擾燈下倦怠不能及也千萬恕察某若住常即自與公相聚若常不可居亦須到潤與程德孺相見公若枉駕一至金山又幸也

答蘇伯固三首

人至辱書承別後起居佳勝感慰深矣念親懷舊之心何時可以易此顧未有以為計當且少安之神明知公心如此當自有感應非久見師是當謀之某留處州已四十日雖得舟猶在贛外更五七日乃乘小舫往即之勞費百端又到此長少卧病幸而賤皆愈僕卒死者六人可駭住處非舒則常老病唯退為上策子由聞已歸至潁昌矣會合何日萬萬保嗇

又

某凡百如昨但撫視易書論語三書即覺此生不虛過如來書所諭其他何足道三復誨語欽誦不已寄惠鍾乳及檀香大濟要用乳已足剩不煩更寄也感愧之至江晦叔已到霍子侔往太和聽命三兄子皆促裝登舟

未暇上狀春暉亭記亦以忙未暇作少閒當為作也令
子疾知減退可喜可喜

又

住計龍舒為多大盆如命取去為暑中浮瓜沉李之一
快也論語說得暇當録呈源修二老行當見之并道所
諭也到處州日往諸刹遊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內
而肥矣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龍舒聞
有一官庄可買已託人問之若遂則一生足食杜門矣
燈下倦書不盡所懷

與錢志仲三首

兩日不見渴仰無懷竊惟起居佳勝昨日水東尋幽訪
古頗有所得恐欲知之樂方已領感感

又

流落晚塗始獲瞻奉顧遇之重有過平生幸甚幸甚別
來伏惟起居佳勝漲水遂失贛險不覺到吉皆德庇所
及其餘未易一一道謝也日遠後會未期豈免悵戀

又

某去此不復滯留至安居處當縷細馳問不敢外輒用
手啟恃深眷也烏絲當用寫道書一篇非久納上惡詩
不足録也事簡客稀高堂清風有足樂者想時復見念
耶吉州幕柳致與之久故知其吏幹過人不能和衆多
獲嫌忌然其實無他也憔悴將老矣念非大度盛德孰
能收而用之試以衆難必有可觀者藥有毒乃能已疾
馬不蹄齧多拙於行惟深念才難勿責全也若公遂成
就之此子極有可採必為門下用恃明照僭言死罪死
罪

與劉器之

志仲本以烏絲欄求某録雜詩耳某自出意欲與寫廣
成子解篇舟中熟倦遂忘之然此意終在也今豈可食
言哉病不能作志仲書乞封此紙去

與寇君

經宿雨涼起居佳勝昨辱迂顧稍聞餘論退想忠愍之

英烈有槩乎中衰病不出無緣上謁少選解去惟萬萬自重

與人二首

遠枉書教存問甚厚兼審比来起居佳勝慰感兼集寄示石刻仰佩至意何時會合少發所懷臨書但有慨歎

又

某日望歸蜀耳終當過岐雍間徜徉少留以償宿昔之意君自名臣子才美漸著豈復久浮沉里中宜及今為樂異時一為世故所縻求此閒適豈可復得耶偶記舊與彭年一詩讀之蓋淚下也斯人有才而病廢故常多感慨可念可念聊復錄此奉呈想亦為之惘然也

與宋漢傑二首

其初仕即佐先公蒙顧遇之厚何時可忘流落闊遠不聞昆仲息耗每以惋歎辱書累幅話及疇昔良復慨然三十餘年矣如隔晨耳而前人彫喪略盡傑亦僅能生還人世一大夢俛仰百變無足怪者唐輔令兄今復何在未及奉書因信略道區區其只俟水来即行矣餘留面盡

又

前日裁謝草略重煩問訊眷意愈厚感愧不已仍審起居佳勝寵賜新詩詞格甚美伏讀慰喜但恨衰晚無以當此嘉貺也

與胡郎仁修三首

某慰疏言不意變故奄罹艱疚伏惟孝誠深篤追慕痛裂荼毒難堪柰何柰何比日攀號愈遠摧毀何及伏惟順變從禮以全純孝某未獲躬詣靈幃臨書哽噎謹奉慰疏不次

又

某得彭城書知太夫人捐館聞問哀痛不已行役無便未果奉疏人至忽辱手書伏審攀慕之餘孝履粗遣至慰至慰某本欲居常得舍弟書促歸許下甚力今已決計泝汴至陳留陸行歸許矣旦夕到儀真暫留令遞一

到常可以款見矣

又

小二娘知持服不易且得無恙伯翁一行甚安健得之羽翁二月書及三月内許州相識書皆言一宅康安亦得九郎書書字極長進今已到太平州相次須一到潤州金山寺但無由至常州看小二娘有所幹所闕一一早道来萬萬自愛

與外生柳閎

展如外生人来得書知奉太夫人康寧新婦外孫各無恙北歸萬里無足言者獨不見我令妹賢妹夫此心如割介夫何負亦早世念之痛不去心數年豈賢僞厄會耶相見當一慟以寫之茲不一一

與人二首

嶺海闊絶不謂生還復得瞻奉慰幸之極比日履此秋涼起居佳福少選到岸即遂伏謁

又

某疲病加乏使令輒用手啟通問恃公雅度闊略細謹耳煞亦皇恐不可言也

荅虔人王正彦先生

辱教承起居佳勝沐饋遺重增感灼茗布領抹昔珎物已捧領訖今日與家人輩遊東禪及景德如相訪就彼亦可

與程德孺運使三首

近蒙專使至虔遠致時服寢衣之餽尋附啓布謝必達比日起居佳勝眷愛各康健某候水過贛今方達南康軍約程四月末間到真州當遣兒子邁往宜興取行李某當泊船瓜洲以待之不知德孺可因巡按至常潤相約同遊金山否患難之餘老兄弟復一相聚曠世奇事也可不略喻及餘萬萬自重

又

某此行本欲居淮浙間近得子由書苦勸来頼昌相聚不忍違之已決從此計泝汴至陳留出陸也今有一狀

干漕司一坐船乞早為差下令且在常州岸下候邁到彼乘来切望留意早早得之免滯留為幸懿叔必常得信令子新先輩必已赴任未及書因家信道區區

又

告為買杭州程奕筆百枝及越州紙二千幅常使及展手者各半不罪不罪正輔知已到京非久上狀次乞因信致懇

又

荅清涼長老

昨辱佳頌見貺足為寒朽之光未緣面謝

荅錢濟明三首

人来領手教及二詩乃信北歸灾退併獲此住寵幸甚幸甚又知詩人窮而後工然詩語朗練無衰氣如季札者聽亦有以知君之晚節也比日起居住勝甚此去不住滯然風水難必期公閒居難以遽涉須甚到真遣人奉約與德孺同来金山廼幸也所懷未易盡言併候面陳唯萬萬自重

又

其得来書乃知廖明略復官參寥落髮張嘉父春秋博士皆一時慶幸獨吾濟明尚未何也想必在旦夕因見參寥復服恨定慧欽老早化然彼視世夢幻安以復為兒子迨道其化於壽州時甚奇特想必聞其詳乃知小人能害其衣服爾至於其不可壞者乃當緣厄而愈勝爾舊有詩八首寄之已寫付卓契順臨發乃取而播之蓋亦知其必厄於此等也今録呈濟明可為寓放舊居掛劒徐君之墓也欽詩乃極佳尋本未獲有法嗣否當載之其語録中契順又不知安在矣吾濟明刻舟求劒皆可笑也

又

居常之計本久定矣為子由書来苦勸歸許以此胷中殊未定待面議決之所示孫君宅子甚感其厚意且為多謝上元令姪行見之矣王范二君處皆當力言也劉道人若能同濟明来會深所望未敢奉書且為致此意

答廖明略二首

遠去左右俯仰十年相與更此百罹非復人事置之勿
污筆墨可也所幸平安復見天日彼數子者何辜獨先
朝露吾儕苟可慶寧復戚戚於既往哉公議皎然榮辱
竟安在其餘夢幻去来何啻蚊虻之過目前也知公才
學過人遠甚雖欲忘世而世不我忘晚節功名直恐不
免爾老朽欲屏歸田里猶或得見蜂蟻之微尋以變滅
終不足道區區仰念有以廣公之意者切欲啟事上答
冗迫不能就惟深亮之

又

衰陋之甚惟有歸田杜門面壁更無餘事示諭極過當
讀之悚汗畎陵異政謠訟謼然至今不忘為民除穢以
至蠆尾吳越户知之此非特兒子能言也聖主明如日
月行遂展慶衆論如此目昏不能多書悚怍不已

答孔毅夫二首

久不通問計識其無它北歸所過皆公之遺迹或見清
詩以增感歎忽辱手書及子由家訊窮塗一笑豈易得
哉比日起居佳安眷聚各康寧仙舟想非久到闕某當
老江淮間矣會合未期萬萬自重

又

中間常父傾逝不能一奉慰疏但荒徼一慨而已憾負
至今承諭子由不甚覺老聞公亦慰然如昔不肖雖皤
然亦無苦恙劉器之乃是鐵人但逝者數子百身莫贖
奈何江上微雨飲酒薄醉書不能謹

答蘇伯固

辱書勞問愈厚實增感槩蕪審尊體佳勝今日到金山
寺下雖極艱澀然尚可寸進則且乘大舟以便幼累必
不可前則固不可辭小艇也餘生未知所歸宿且一切
信任乘流得坎行止非我也離英州日已得玉局救感
恩之外實荷餘庇得来示又知少游乃至如此某全軀
得還非天幸而何但益痛少游無窮已也同貶死去太
半最可惜者范純父及少游當為天下惜之奈何奈何

子由想已在巴陵復得宮觀指揮計便沿流還潁昌某行無緣追及昨在途中風聞公下痢想安復矣

答王幼安三首

索居八年未嘗一通問每以慚負屢得許下兒姪書云比来親族或斷往来唯幼安昆仲待遇加厚聞之感激人来辱書累幅陳義慨然如接古人語信王謝風氣傳之有自也老病强答不復成語不罪不罪

又

某初欲就食宜興今得子由書苦勸歸潁昌已決意從之矣舟已至廬山下不久當獲造謁未間冀若時保嗇

又

蒙示諭過重雖愛念如此然憂患之餘未忘憂畏朋友當思有以保全之譽願為掩諱之也許暫假大第幸甚幸甚非所敢望也得託庇偏廡謹不敢薰污稍定居當求數畝荒隙結茅而老焉若未即填溝壑及見伯仲功成而歸為鄉里房舍伏臘相勞問何樂如之

餘非面莫究

答胡道師

再過廬阜俯仰十九年陵谷草木皆失故態栖賢開先之勝殆忘其半幻景虛妄理固當爾獨山中道友契好如昔道在世外良非虛語道師又不遠數百里負笈相從秉燭相對恍若夢寐秋聲宿雲了然在吾目中矣幸甚幸甚乍別遠枉專使手書且審已還舊隱起居勝常明日解舟愈遠萬萬以時自重

與李公擇

逆風數日為左右滯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久別得一見風度亦不復以別去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勝小舟汎汎風浪聲中此懷又費照遣矣古鐵納上餘萬萬善愛

與黃師是三首

北歸江淮間蒙四遣人墜教且致家信非眷念特深何以及此比日履茲畏暑起居清勝少御之除未滿公論

但朝廷正欲君子在内耳行別展慶未間萬萬若時自重

又

子厚得雷聞之驚歎殫日海康地雖遠無瘴癘舍弟居之一年甚安穩望以此開譬太夫人也

又

人来兩捧教賜具審起居康勝仲子之戚惟當日遠日忘想痛割腸何所及中年以後出涕能令自闇此最可惜用鄙言慎勿出一滴也兒子之愛雖深比之自愛其目豈不有間幸深念之餘惟萬萬為國自重

與子由二首

子由弟得黃師是遣人賫来四月二十二日書喜知近日安勝凡在真州與一家亦健行計南北居幾變矣遭值如此可歎可笑兄已決計從弟之言向居潁昌行有所報大抵相忌安排攻擊者北行漸近決不靜爾今已決計居常州借得一孫家宅極佳浙人相喜決不失所也更留真十數日便渡江往常逾年行役且此休息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此天也吾其如天何亦不知天果於兄弟終不相聚乎士君子作事但只於省力處行此行不遂相聚非本意甚省力避害也候到定疊一兩月方遣邁去注官迨去殷家過則不離左右也葬地弟請一面果決八郎婦可用吾無不用也更破十緡買地何如留作葬事千萬莫狥俗也林子中病傷寒十餘日便卒所獲幾何遺恨無窮哀哉兄萬有一稍起之命便具所苦疾狀力辭之與迨過閉户治田養性而已千萬勿相念今託師是致此書

又

程德孺言弟令出銀二百星見借兄度手下尚未須如此已辭之矣德孺兄弟意極佳感他感他數日熱甚舟中揮汗寫此不及作諸姪書且伸意夫人晚年且更慎頗聞北方事有決不可往潁昌近地居者事皆可信人

護勿令小有疾副子孫意五郎婦更與照管慰安之便
令五郎般挈也八郎續親極好但吾儕難自言可託人
與說令師是已除太僕少恐遂北行凡不能見又恐来
省母蘇州若見當令探其意也少留真欲緝房緝令整
齊也五娘七娘近日得書與孫皆安胡郎亦有書来甚
安行見之矣

與馮祖仁三首

昨日奉辭瞻戀殊甚旦来孝履佳否先什輒已題跋鷰
鹿馬三軸迫行不暇題謹同納上祖仁方在疚更不煩
遠出昨所云金山之行可罷也乍遠保重

又

厚田教及蒙以巖硯法醑嘉蔬珎果等為餉已捧領訖
顧無以當之適苦啾昏倦裁謝草草

又

厚戩教累幅文義粲然禮意兼重非老朽所敢當藏之
巾笥以為光寵幸甚幸甚比日孝履何如到韶累日疲

於人事又苦河魚之疾少留調理乃行益遠愈增瞻繫
也歲莫惟更節哀自重

與郭功甫二首

昨厚寵臨久不聞語殊出意表蓋所謂得未嘗有也經
宿起居佳勝閒居致厚餽拜賜慙感只今上謁次一面
足矣幸不置酒

又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謁厚詩和呈為一笑青皮一片不
以餉公則無與嘗者矣

答孔毅父

日至陽長仁者履之百順萃止病廢掩關負暄獨坐醺
然自得恨不同此佳味也呵呵誨諭過重乏人修寫迺
以手簡為謝悚息

答畢先輩

適厚從者臨貶書教禮意兼重非老朽所堪書詞高
妙伏讀增歎病不能冠帶遂不果見愧悚無地

與米元章九首

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獨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世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

又

兩日来疾有增無減雖遷閘外風氣稍清但虛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也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卧聽之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知元章不盡若此賦當過古人不論今世也天下豈常如我輩賸賸耶公不久當自有大名不勞我輩說也若欲與公談則實未能相當更後數日耶

又

某昨日歸卧遂夜海外久無此熟殆不能堪柳子厚所謂意象非中國人也宗相遂棄世當為天下惜也餘非面莫究

又

某兩日病不能動口亦不欲言但困卧耳承示太皇草聖及謝帖皆不敢於病中草草題跋謹具馳納俟小愈也河水汚濁下流薰蒸益病今日當遷往通濟亭泊雖不當遠去左右且就快風活水一洗病滯稍健當奉談笑也

又

昨日詩發一笑耳慎勿刻石太師雄篇已領夾軸且留下

又

數日不聞来音謂不我顧復渡江矣辱教即承起居佳勝感慰倍常匆匆布謝

又

某昨日哭冷過度夜暴下旦復疲甚食黃耆粥甚美卧閱四印奇古失病所在明日會食乞且罷需稍健或雨過脩然時也印却納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羸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耳不知今夕云何度示及古文幸甚謝帖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諺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遂東當續拜簡

又

某一病幾不相見今日始覺有絲毫之減然未能作書也

與錢濬明三首

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旦曉乃止憊甚細察疾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專用清涼藥已令用人參麥門冬茯苓三味煮濃汁渴即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如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矣楊評事與一来亦佳到此諸親知所餉一無留者獨拜蒸作之餉切望只此而已

又

家有黃筌畫龍扳起兩山間陰威凜然舊作郡時以祈雨有應今夕具香燈試禱之濟明雖家居必不廢閔雨意可来燔一炷香否

又

蒙示諭昨日所得過矣思無邪吾子自有老拙何為者神藥希代之寶理貫幽明未敢輕議少留諦觀俟從者見臨乃面論也妙啜見分幸甚所問已得其端通緩頰否不倦日烈見顧為望

與徑山長老惟琳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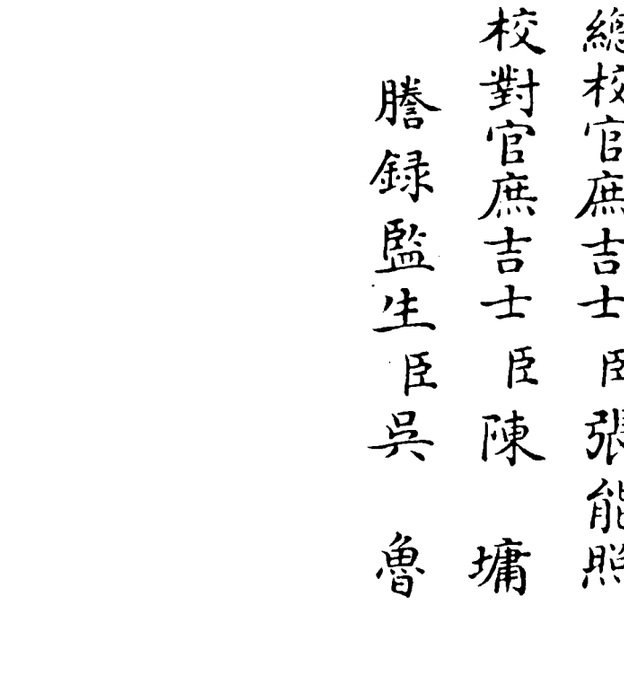
卧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頹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歎久之暑毒如此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来眠食何如某扶行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卧談少頃即告晚凉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

自重

東坡全集卷八十五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陳壎
謄録監生臣吳魯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十八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六 宋 蘇軾 撰

碑一十首

表忠觀碑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煑海象

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釃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以燕父老睢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拚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彊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巒歲時歸休以燕父老睢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脩理其父子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奬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拚昧死以聞制曰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蹲馬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宸奎閣碑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周於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妙與孔

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户外之屨滿矣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答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中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堅甚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之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

閣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留守杭州其徒使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昭陵而與吾師游寂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武其徒蓋常以藉口而繪其像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資未嘗有所私貸而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出世法度人而持律嚴甚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乞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上嘉歎久之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人璉逍遥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以謹其藏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于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

一夕而燼自是為荊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
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
籙符水為民禳禱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
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為國家于孫地乃賜名上清儲祥
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
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
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宮未成
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歎曰民不可勞
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
以不成乃勅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
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錢
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
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
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
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
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

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
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
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
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
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仙變化
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
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
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
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
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
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
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
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
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
清心省事簿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
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儉身以律物故不怒而

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已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于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作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讒帝既予民維予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于潁上縣仁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潁間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録云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羌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

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頴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穜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頴之間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頴民處瘠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焉蟄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饋度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躬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

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鰐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為之師自是

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悦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讙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暮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君萬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吊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鰐如驅羊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為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釣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攝牲雞卜羞我觴於粲荔丹與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翺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鼎有琬琰大玉魯有夏

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悅憁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朕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之山胳膊而僞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斲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駕其舟空中碎之石峰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矴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晉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鄱城獄取寶劒佩之華終以忠遇甌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冒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汝雲之請也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謫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鹹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若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峯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堁海中民夷錯居古相蒙方壺蓬萊此別宮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小大逍遥遠鰕龍鷁鷁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

銘碑曄然昭無窮

伏波將軍廟碑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為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汝雲之請也紹聖四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所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香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揚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為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為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遷海北往返皆順風念無以答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至嶮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胸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為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淮陰侯廟碑

應龍之所以為神者以其善變化而能屈伸也夏則天

飛效其靈也冬則泥蟠避其害也當亹氐刑慘網密毒流海內銷鋒鏑誅豪俊將軍乃辱身汙節避世用晦志在鷁起豹變食全楚之租故受饋於漂母抱王霸之略蓄英雄之壯圖志輕六合氣蓋萬夫故恥跨下泊乎山鬼反壁天亡秦族遇知已之英主陳不世之奇策崛起蜀漢席捲關輔戰必勝攻必尅掃強楚滅暴秦平齊七十城破趙二十萬乞食受辱惡足累大丈夫之功名哉然使水行未殞火流猶潛將軍則與草木同朽麋鹿俱死安能持太阿之柄雲飛龍驤起徒步而取侯王噫自古英雄之士不遇機會委身草澤名堙滅而無稱者可勝道哉乃碑而銘之銘曰

書軌新邦英雄舊里海霧朝翻山煙暮起宅臨舊楚廟枕清淮枯松折柏廢井荒臺我停單車思人望古淮陰少年有目無睹不知將軍用之如虎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

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

大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耽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歛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踶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其國者無不問公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

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葬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灶鄉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歷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讒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韙之事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為萬世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使者皆倚公為重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

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即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温國公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温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庚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陜之夏縣涑水南原之鳳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槩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為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汝當授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受知人

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惟何太師温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貿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為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識公于徽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神考之功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于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來

世敢以請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子產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妄而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亂徙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雲深州司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氏安國太

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舉監潭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癘未潰公使醫療之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復知蜀州江原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守以廉賜不如法士卒謀欲為變或以告守恐怖日未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徙公治濠公至從容如平日濠以無事曾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註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温成皇后方葬始命參知政事劉沆監護其役及沆為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當罷以全國體復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還為宣徽使公言拱辰平生所為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復言樞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為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監邵武酒稅吳充鞫真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贖論而充真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適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鞫真卿又約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脩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必以復職知軍充真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補故闕先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為殿中侍御

歐陽脩乞蔡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士紛紛引去憂國之士為之寒心侍從之賢如脩輩無幾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仁宗晚歲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恟懼及上既康復公請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已而求郡得睦歲為杭市羊公為移文郤之民籍有茶稅而無茶地公為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梓州路轉運使未幾移益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為不法州郡以酒食相饋餉衙前治廚傳破家相屬也公身帥以儉不從者請以違制坐之蜀風為之一變窮城小邑民或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主假藥術以市姦者也其漸不可啟宋庠為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詔强起之乃乞補外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虔事為少獄以屢空改脩鹽法疎鑿灩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朝廷聞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閱月為度支副使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

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被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覓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為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為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為從者宜特黥配及為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為首者餘皆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

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某為成都中和之政也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大臣為言上曰用趙某為諫官賴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龜自隨為政簡易亦稱是耶公知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瞻趙鼎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謫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上納其說郭逵除簽

書樞密院事公議不允公力言之即罷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奮面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為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為輕而民心得失為重青苗使者於體為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為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駢聚為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黨相帥遁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

及見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復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
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有例哉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
事即日辭去至蜀默為經略而燕勞閒暇如他日兵民
晏然一日坐堂上有卒長在堂下公好諭之曰吾與汝
年相若也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
畏戢以帥衆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
公有善意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劒州民李孝忠集
衆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
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
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
茂州蕃部鹿明玉等鑾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
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
不可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
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
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
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病者得
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
怨復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朝廷議欲築
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國未及百年而墳
廟堙圮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
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
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
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居于衢有
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之游朝廷有事郊廟再
起公侍祠不至屺通判温州從公游天台鴈蕩吳越間
榮之屺代還得見上顧問公甚厚以屺提舉浙東西常
平以便其養屺復侍公游杭始公自杭致仕杭人留公
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逆
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
年八月癸巳也訃聞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
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諡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
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

曰屺終杭州於潛縣令次即屺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産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已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兄振振既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理評事公為人和易温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晚歲習為養氣安心之術翛然有高舉意將蘧晨起如平時屺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為無意於世也然至論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真世人標表蓋以為不可及也公為吏誠心愛人所至崇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獄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都尤為世所稱道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最得其術馮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為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為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强惡姦民屏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清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銘曰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碑二首

宋 蘇軾 撰

富鄭公神道碑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火魯行在敵既震動兵始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敵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魯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敵懼求哀於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兩國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歷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敵情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上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遼主問故遼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

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
脫者凡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勞故北朝諸臣爭
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公
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
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
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勞
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百萬計法令脩明上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
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
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
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
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舊籍特補
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

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
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
曰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
利其租賦耳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
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
耳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
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朕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遼
主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
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
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遼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
擇一授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
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
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
果不同乃馳還都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
既至遼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不可遼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公曰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
民不忍使蹈鋒鏑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
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
所憂也遼主曰卿勿固執自古亦有之公曰惟唐高祖
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
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既
知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
復使耶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
奏曰臣既以死拒之敵氣折矣可勿復許彼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
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
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
年間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
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
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
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
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大夫人公幼篤學有
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
魯晏殊殊即以女妻之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
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
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
公憂服除魯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
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通
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
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
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
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
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難
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府
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言請罷燕徹樂
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
萬一北朝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臣還者云彼中罷燕如

公言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罷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吟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信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昭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洵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系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乞山各稱偽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竊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

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吏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無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為僧者事覺乃堂吏為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彼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歷三年三月遂命公為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敵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彼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歷聖德詩歷頌羣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暮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敵既通好今稱男而不臣則

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
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
使將行而止之以俟遼使公曰若遼使未至而行則事
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
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上問公曰遼得
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彼自得幽薊不復由河東入寇
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虜我出鎮定擣燕
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
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
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
昊有怨言故為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殺威塞人彼
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或請調發為
備公曰敵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
臣請任之彼若入寇臣為閫上且誤國上乃止敵卒不
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
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譖公

者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
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
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知青州
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
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
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新水官吏自
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
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請使他日得以次
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糗飯勞之出於至誠
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
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
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
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
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饑民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
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

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劒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户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彦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仁宗密覘知之歐陽修奏事殿上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彦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内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為名乞留宿内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為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為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從命天下稱焉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户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祈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例終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有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

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昃賜紹隆五品服再對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上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寧節度及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

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丈彦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諸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彦博彦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為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為閤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為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十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

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然以單車入不測之敵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為臭其為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為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為文章辯而不華贍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録四卷青州振濟策三卷平生所薦其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昪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世世以為

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廷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平生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始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往使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辭免者自恥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讒公無所不至及石介為慶歷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

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往銷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殘我民六聖受命惟一其心敕其後人帝命是承勿剿則人矧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我驕帝聞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既馴則擾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景德元禩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秦國寤驚旌旗鶴鴈降充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赦民公啟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水潦蓐饑散流而東五十

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内自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我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隕星其堂有墳其丘公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松高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不雜他術刑以不殺為能兵以不用為功財以不聚為富人以不作聰明為賢雖有絶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大用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又安兵革不試民之戴宋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盛者此六聖之德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貞丈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少師趙公服事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丈人詩之所謂老成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也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魯祖著後唐國子毛詩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醵黃金以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鄧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公謝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或榜其所館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所活不可

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十餘萬公始罷之作放生碑池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可出知洪州屬吏有鄭陶饒禼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禼與郡人胡順之共造飛語以動公曰歸化兵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有變公笑不答魯歸化卒有自容州戍所逃還犯夜者公即斬以徇收陶下獄得其姦贓且奏徙禼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之衝水歲為民患公建為石堤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石九千段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堤成而水大至度與城平恃堤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敕縣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誥奪官罷歸起監密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山東大賊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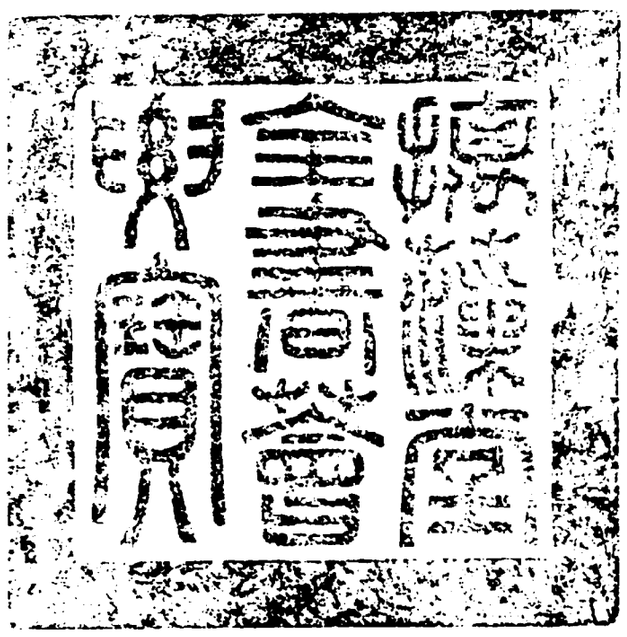
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犬牙不入境名脩起居注朝廷欲用脩玉牒久之除歐陽脩起居注朝廷欲驟用脩而難於躐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為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為榮許之後遂以為例改知審官院判祕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嘗知貢舉聞母病不得出幾不能生公瞿然即請郡以便親宰相謂公曰旦夕為學士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蘄州明年丁母憂服除召入翰林為學士知貢舉館伴契丹泛使遂報聘焉會獵于興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符寫公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姦人冷清詐稱皇子遷之江南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書舍人曰清言不妄不可遷若詐亦不可不誅詔公與包拯雜

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為河北轉運使職事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為諫官爭之曰參職事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陛下始面諭申錫毋面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止以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鄆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中官鄧保吉引剩員董吉燒銀禁中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下以為憂仁宗始命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為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為皇太子從之英宗即位遷户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為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君為事集古今諫爭為諫林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士大夫請老而去者皆以聲問不至朝廷為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上祠南郊明堂率嘗名公陪祀每辭以老疾間嘗一至都下亦以足疾辭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解特進六年正月十五日薨于永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巡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鄆州子榮緒殿中丞敦緒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緒校書郎女二人長適光禄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程嗣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真宣德郎嗣賢試校書郎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韓太廟齋郎餘未名公為人樂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怒非特不形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者天下稱之庶幾漢劉寬唐婁師德之徒云始歐陽脩躐公為

知制誥人意公不能平及脩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為言公獨抗章言脩無罪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為仇人報怨上感悟脩以故得全公既老脩亦退居汝南公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藉舜欽為進奏院以群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詰以贓敗竄海上公坐貶累年而憐詰終不衰問使人至海上勞問賜給之代馮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敦尚義舊葬死養孤蓋不可勝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知之詳矣元緒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弱義近於迂課其功利歲計有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喬夫有臣釋之實矢厥謨世謂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效此子喋喋巧諛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

東坡全集卷八十七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陳 墉
謄録監生 臣邱桂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二十 集部

東坡全集卷八十八

墓誌銘二首

宋 蘇軾 撰

范景仁墓誌銘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子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間知其平生為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誌其墓而軾表其墓

道令景仁之墓其子孫皆以為君實既沒非子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瑫妣張氏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龐氏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為蜀守張詠所知有子三人長曰鎰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為學薛奎守蜀道過鎰求士可客者鎰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見公稱之祁與為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為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為新安主簿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朝為東監

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館閣校勘充編脩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龐籍言公有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為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謂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户部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葵溫成皇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敕凡內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執奏未及一月而內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詔故違不執奏之罪石全斌以護溫成葬除觀察使凡

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問見公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仁宗性寬容言事者務訐以為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畧細故時陳執中為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譏之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為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此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為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悔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為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上之不豫大臣當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公泣上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

吏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髮為白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儲嗣事以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上心及為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卒定策立英宗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英宗即位遷給事中充仁宗山陵禮儀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為翰林學士中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若皇考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

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之神宗即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羣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石為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為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之法始于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遍英閤進讀與呂惠卿爭論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陛下躬節儉府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奈何更以為比乎韓

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折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辭免公再封還之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詔而御史知雜謝景温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為賢良文仲對策極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柜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本官致仕聞者皆為公懼公上表謝其略曰雖曰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為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書賦

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暮年而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朝廷有大事輒言之官制行改正議大夫今上即位遷光禄大夫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公上言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上即位公又言乞遷僖祖正太祖東嚮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先帝追録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禄不能過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詔長子清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强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

改提舉嵩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為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為獨得於心元豐三年神宗語公與劉九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公作律尺會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凡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九樂也臣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為嫌乃先請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為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二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公

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明主閱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上即位求人如不及厚禮以起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傾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鎰

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為承議郎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温直温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説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為師法凡二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詔脩唐書仁宗實録玉

牒日歷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
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却胡騎及奉使契
丹衆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出使遼主首
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内制集三十卷
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國朝韻對三卷國朝
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杜國累封蜀
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户實封五百户娶張氏
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

燕孫未名而卒次百揆宣德郎監中岳廟次百嘉承務
郎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太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
承務郎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
人祖直襄州司户參軍祖朴長杜主簿祖野祖平假承
務郎祖封右承奉郎祖耕承務郎祖淳祖舒祖京祖恩
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
薨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
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為名進
士及為館閣侍從以文學稱雖屢諫爭及論儲嗣事朝
廷信其忠然事頗祕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
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吕
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

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為不義必畏公知之公既
得謝輒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
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
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
其名吾何心哉輒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為榮神人無名欲知
者希人顧憂之以希為悲熙寧以來孰擅茲器嗟嗟先生
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忘忘君實既
來遁歸于洛繫而維之莫之勝脱為天相君為君牧民道
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三詔不起遂解天刑竟以樂
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人之清貪夫以廉懦
夫以立不尸其功無喪無得君實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

火寧除渴飢公雖不用亦相其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尚告來者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貢諛歎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羞萬人其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嵇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頴悟絶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閲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劄義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嫚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謥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

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析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為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千里我分而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敗而圖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為已宜及民力之完也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宋綬曰君能為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闕邵縣無備命調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為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為寇自是民力大困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為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任福之敗皆賊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脩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歷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上既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申敕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

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戎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門外及燕親詣前酌玉巵以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北使狹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詰命簡嚴四方誦之兼史館修撰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歷自乾興至慶歷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為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搆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為荅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理難拒絕仁宗以書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二國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為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嫝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為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言至于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嶮語為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諭學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為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具中外以為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士為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辨聞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

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
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
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
之則鹽貴彼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彼獲福乎彼鹽滋
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利能補用兵之費
乎仁宗大悟曰卿輿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
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仁宗大喜命
公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
會七日以報上恩且刻詔書比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

稽首流涕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
公為禮儀使鄉黨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
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無領銀臺
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歷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
旦語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
宜講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
見執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

在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
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
牒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
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
史中丞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
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
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所問數千言夜半輿制書皆
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略以
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言不
足自祥符以來萬事墮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
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
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嗥射利而茶鹽香礬
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
歷代損益又周知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
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畧而其末乃論古今治
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輕佻之人布

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內則臺諫外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搆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曰朕之闕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嶮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公既剛簡自信不郤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鹹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鹹內稅三分遂為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為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為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曾不復以年賤粥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嶮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為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過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

于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名還秦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粮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通五達之郊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歷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為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暮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驕僭閱士馬築堡築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户皆逃匿山林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無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張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也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英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陛辭論天下事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匆匆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為對言近而指遠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乃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

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歷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召公赴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頼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上力疾書以付公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歎曰是吾心也公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罷奎公適對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上曰卿歷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勲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手詔為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為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賜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為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為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太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

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橫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為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人而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之禮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喻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歷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

事人歸歟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讎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為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上曰朕未之思之公曰臣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本末上

驚曰爾時已為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泛使蕭禧
來上問來意安在公曰敵自與中國通好安於豢養吏
士驕惰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
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
罪今禧黠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彼交
口上曰朕念慶歷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為善後之備故
修戎事為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
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上輒遷延之三易其期

遂詔公歸院供職蕭禧至以河東疆事為辭上復以問
公公曰嘉祐二年前使蕭扈嘗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
命館伴王洙詰之扈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扈以歸因以
棠上之禧當辭傴褰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為言公班
次二府因朝謂樞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日致
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契丹可也充啓用其說
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對禮秩凡皆與執政同公
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公曰此祖
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艘兵安所仰食則朝廷
無置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為政始罷
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
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方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
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
其意安在有星孛于軫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
之故人皆為恐慄上皆優容之求去愈力上曰卿在朝
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

人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為宣徽南院使
撿校太傅判應天府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
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末
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
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
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
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從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
言者若社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阯氣

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蘊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逐條上九事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鍊師還如公言新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邊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二祠者獨不可免於鬻乎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理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得鬻公自念將老無以報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就第童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童四上不拜壘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一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

五人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謚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肇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仁宗樂書一卷神宗嘗賜親扎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如山安道有焉晚與轍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謀而同轍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

物成務之姿總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夔王質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為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魯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

東坡全集卷八十九

宋　蘇軾　撰

墓誌銘十二首

故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内厲精為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奥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峭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肺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悦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為公危慄或以為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可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為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俛仰頓絕久之乃藉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為藉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為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為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逮與天聖景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

祐間賢公卿游公雖為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户部侍郎仜仜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户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使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勰勰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敏捷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薦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

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户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户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悦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樞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

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種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謂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聘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爰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饑者除田稅察惰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賴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賴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賴賴奮身仰謝失傴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王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謝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開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定州

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敵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寛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略曰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黙綴自然清明識者韙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當彥國之守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青復完之至溢額數千其後

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合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

老者休民至如歸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
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
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
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饑之民方賴以生而有
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廩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
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
邊事民不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
隙有寇而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泌邊
安撫以下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請益兵公曰
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
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
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
不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
閽爭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
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
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粟糧草視物力高下而

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户實封至八百户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祐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千夫一人人之逢時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之豈易而被讒人曾不少置昔在帝堯甚畏巧言讒說震驚雖堯亦然偉哉滕公廊廟之具帝欲用公將起輒仆賴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蓁蕞茂遂及其既亡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為公

王子立墓誌銘

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子立諱適趙郡臨城人也始予為徐州子立為州學生知其賢而有文喜怒不見得喪若一曰是有類子由者故以其子妻之與其弟適子敏皆從余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余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余出郊曰死生禍福天也公其如天何返取余家致之南都而子立又從子由謫於高安績溪同其有無賦詩絃歌講道著書於席門茅屋之下者五年未嘗有愠色余與子由有六男子皆以童子從子立遊學文有師法人人自重不敢嬉宕子立實使然元祐四年冬自京師將適濟南未至卒于奉高之傳舍蓋十月二十五日也享年三十五曾祖諱璘贈中書令妣田氏楚國夫人祖礪工部侍郎知樞密院贈太尉謚忠穆

妣宋氏仁壽郡夫人考諱正路比部郎中知濮州贈光
祿大夫妣李氏壽安縣君一女初伏有遺腹子裔文集
十五卷其學長於禮服子由謂其文朱絃疏越一唱而
三歎者也七年十一月五日其兄蘧子開葬于臨城龍
門鄉兩口村先塋之側銘曰
知性以為存不壽非其怨也知義以為榮不貴非其羨
也而未能忘於文則猶有意於傳也嗚呼百世之後其
姓名與我皆隱顯也

寶月大師塔銘

寶月大師惟簡字宗古姓蕪氏眉之眉山人於余為無
服兄九歲事成都中和勝相院慧悟大師十九得度二
十九賜紫三十六賜號其同門友文雅大師惟慶為成
都僧統所治萬餘人鞭笞不用中外肅伏慶博學通古
今善為詩至於持律總衆酬酢事物則師密相之也凡
三十餘年人莫知其出於師者師清亮敏達綜練萬事
端身以律物勞已以裕人人皆高其才服其心凡所欲
為趨成之更新其精舍之在成都與郵者凡一百七十
三間經藏一廬舍那阿彌陀彌勒大悲像四塼橋二十
七皆談笑而成其堅緻可支一世師於佛事雖若有為
譬之農夫畦而種之待其自成不數數然也故余嘗以
為修三摩鉢提者蜀守與使者皆一時名公卿人人與
師善然師常罕見賓言務自却遠蓋不可得而親疎者
喜施藥所活不可勝數少時瘠黑如梵僧既老而皙若
復少者或曰是有陰德發於面壽未可涯也紹聖二年
六月九日始得微疾即以書告於往來者勑其子孫皆
佛法大事無一語私其身至二十二日集其徒問日蚤
莫及辰曰吾行矣遂化年八十四是月二十六日歸骨
于城東智福院之壽塔弟子三人海慧大師士瑜先亡
次士隆次紹賢為成都副僧統孫十三人悟遷悟清悟
文悟真悟緣悟深悟微悟開悟通悟誠悟益悟權悟緘
曾孫三人法舟法榮法原以家法嚴故多有聞者師少
與蜀人張隱君少愚善吾先君宮師亦深知之曰此子

才用不減澄觀若事當有立於世為僧亦無出其右者已而果然余謫居惠州舟寧實來請銘銘曰

大師寶月古字簡名出趙郡蘇東坡之兄自少潔齊老而彌剛領袖萬僧名聞四方壽八十四臘六十五瑩然摩尼歸真于土錦城之東松柏森然子孫如林蔽芾其陰

陸道士墓誌銘

道士陸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家世為黃冠師子厚獨狷潔精苦不容於其徒去之遠游始見余黃州出所作詩論內外丹指畧蓋自以為決不死者然余嘗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其後十五年復來見余惠州則得瘦疾骨見衣表然詩益工論內外丹益精曰吾真坐寒而死矣每從事於養生輒有以敗之類物有害吾生者余曰然子若死必復為道士以究此志余時適得美石如黑玉曰當以是志子墓子厚笑曰幸甚久之子厚去余之河源開元觀客於縣令馮祖仁而余亦謫海南是歲五月十九日竟以疾卒年五十

惠州官葬暴骨銘

有宋紹聖二年官葬暴骨于是豈無主仁人君子斯其主矣東坡居士銘其藏曰

人耶天耶隨念而徂有未能然宅此枯顱後有君子無廢此心陵谷變壞復棺衾之

李太師墓誌

李氏之先世有德人使皆好學忠信而文則其成材五季得之崎嶇兵間亦何所為世養于蒙以待承平允文太師發跡于經人知誦之公蹈用之其言皆經其行中之仁致麟鳳自不覆巢使公逢時鳳鳴其郊公為獄官遇囚如子視囚出入如己生死以德報怨世有或然任

其不叛仁人所難是心惟微實聞于帝無疆之休以來本世篤生三子其幼益隆如誼仲舒烏陽是逢始葬于魏物不稱德河流墓改禔以冕服公之令聞追配太丘于孫公卿有進無羞安安之原太行之麓有或兆之匪筮匪卜

朱亥墓誌

崔嵬高丘其下為誰惟魏烈士朱亥是依時惟布衣不震不驚晉鄙在師孔嚴不孤進承其頤視如豚猴昔其在屠誰養其威鼓刀市人誰者畏之世之勇夫殺人如萬及其所難或失其刀惟是貧賤無以自豪是謂真勇士之布衣其亦在養有或不養臨事而恐惟是屠者其養可取

劉夫人墓誌銘　代韓持國作

夫人姓劉氏開封人曾大父處士諱巖大父大理寺丞諱惟吉考贈右金吾衛將軍諱達夫人年十七歸于武功蕘才翁翁諱舜元參知政事諱易簡之孫贈工部侍郎諱者之子也少與弟子美聖臚皆有盛名蘇氏既大家而姑王夫人太尉文正公之息女也嚴重有識素賢其子自為擇婦甚難之久乃得夫人事其姑能委曲順其意嘗侍疾不解衣累月凡姑所欲不求而獲所不欲無一至前者既愈謂家人曰微是婦吾不起矣命諸女拜之而弗答也子美聖臚皆早世夫人待二姒撫諸孤恩禮甚厚子美正獻杜公壻也杜公聞而賢之曰可以為女師夫人既老二子涓澥更守壽春已而涓守襄陽澥復按本道刑獄夫人皆就養焉及涓徙平陽道京師子注為尚書郎拜覲門外士大夫榮之涓侍夫人悼涓不已後涓至管城以疾不起注逆以歸京師夫人四十五日元豐八年十月五日以疾卒於私第享年八十一夫人孝友慈儉薄於奉身而厚於施人嚴於教子而寬於御下姻族中有悍妬者見之輒慙而化性不蓄財浣衣菲食以終其身涓自蜀還以重錦二十兩以獻夫人夫人喜曰可以適吾意之所欲與者命刀尺以親

疎散之一日而盡好誦佛書受五戒預為送終具甚備至疾革怡然不亂始封隆德縣君後為彭城縣太君改仁壽縣太君才翁既顯於世矣而位不充其志仕至尚書郎贈光禄大夫而子男七人皆以才顯涓朝奉大夫知潞州澥朝請郎京西提點刑獄注朝散郎尚書司勳郎中洞右賛善大夫將作監丞洪洎汶皆舉進士女二人長適進士虞大蒙次適承議郎郭逢原孫男十三人之顏無為軍判官之閔早卒之丹汝州梁縣尉之孟之傴之友之恂之悌之邵之楊之南之烈之點孫女十三人曽孫男七人開憲潔商若赤仕曽孫女五人澥將以元豐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夫人於潤州丹塗縣五老山下才翁之塋使求乞銘才翁於余為從母子而余娶於蕲氏故知夫人為詳銘曰

孝友慈儉行為女師篤於教也輕財樂施屬纊不亂幾於道也壽考康寧子孫多賢不虚報也我銘孔約無有愧辭以信告也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于京城之西其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于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吾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畧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從軾官于鳳翔軾有所為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鋭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

汝于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暮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于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為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乳母任氏墓誌銘

趙郡蘇軾于瞻之乳母任氏名採蓮眉之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于杭密徐湖謫于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皐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于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

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從與享之其魂氣無不之也

保母楊氏墓誌銘

先夫人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顏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熙寧十年六月巳丑卒於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於宋載其柩殯於開元寺後八年軾自黃遷汝過宋葬之於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實元豐八年二月壬午也銘曰

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毀也

朝雲墓誌銘

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紹聖三年七月壬辰卒于惠州年三十四八月庚申葬之豐湖之上栖禪山

寺之東南生子遯未暮而夭蓋常從比丘尼義沖與佛法亦粗識大意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以絕銘曰

浮屠是瞻伽藍是依如汝宿心惟佛之歸

謹案卷八十八第二十五頁後三行英宗屢欲名還刊本名訛君據別本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邱桂蟾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十 宋 蘇軾 撰

行狀二首

司馬温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温國太夫人祖炫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温國太夫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温國公母聶氏贈温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内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莲令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

饑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辭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
郎再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
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僉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
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
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為國子直
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而
奇之及是為樞密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大常禮

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公言孔
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
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
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
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
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歷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鄜州徙
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已為盡力時趙元昊
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

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
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東憂籍請公按視
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五百築
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
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閒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
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糴自
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
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為戰備遇
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
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
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
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
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
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偽為遠夷笑願厚
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勾院
始臣河東貧甚官苦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
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

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相韓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户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户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

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辭不賢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禮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詡善有過必諫左右敬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時姚坦為兗王詡善有過必諫左右敬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稱其賢願陛下教子以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陛下追念章懿皇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不衰判檢院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畧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吏讙譁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以為非犯皆級於用法疑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

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常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章獻明肅太后保祐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諛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為後元帝

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矯偽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搆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

以守忠為節度副使鄜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
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歷間籍陝
西民為鄉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
可用遇敵先北正兵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
用汰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復反南畝彊者為盜弱
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
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公言廣淵姦邪
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
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
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
人不用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
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
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
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
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
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救吏以
公手藁為案至今存焉時中外諠諠御史呂誨傳堯俞
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
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
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
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為
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
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
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戎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
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
宜北狄之隙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
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
中祐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彊場細故徐以文檄往
反若輕以矢刃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
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
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神宗即位首擢公為翰林學
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

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公曰臣不能為四六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内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候宰相押班然後就職上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路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内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為盡罷寄資内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鄙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閤門祗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今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

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撾邊城以救其命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益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為二若謀為所因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

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衮辭賜饌時議以為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猶賢於持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衮辭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群臣

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矣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新堤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日後當如是

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逾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而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

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諠諠何也王珪曰臣疎賤在關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

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之米益陳柰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攸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

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詞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熙寧七年上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畧如六事加詳盡感慨親書緘封置臥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大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饒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調民為乾糧麨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懽曾放辭謝

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榜朝堂而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且請改賜詔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所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歛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

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畧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絶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

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鹽鐵使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非之者也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

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為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

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母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糴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不糴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以聽公公知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朝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三日贈太師溫國公遂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户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

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楊子十三卷文中子傳

一卷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
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
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
繁重學者不能綜況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
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悦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辯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荀
悦親為製叙賜名資治通鑑詔英讀其書賜頴邸舊
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
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
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秘書省校書郎孫二
人植桓皆承務郎公歷事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神宗
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
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

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
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
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呼若先帝可謂
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報之也大
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録其大者為行狀
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載謹狀

蘇廷評行狀

公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郡欒城人也曾
祖諱釿祖諱祐父諱果三世不仕皆有隱德自皇考行
義好施始有聞於鄉里至公而益著然皆自以為不及
其父祖矣皇祖生於唐末而卒於周顯德是時王氏孟
氏相繼王蜀皇祖終不肯仕嘗以事遊成都有道士見
之屏語曰少年有純德非我莫知子我能以藥變化百
物世方亂可以此自全因以麵為蠟皇祖笑曰吾不願
學也道士曰吾行天下未嘗以此語人自以為至矣子
又能不學其過我遠甚遂去不復見公幼疏達不羈諸

書畧知其大義即棄去謙而好施急人患難甚於為已衣食稍有餘輒費用或以予人立盡以此困厄於饑寒者數矣然終不悔旋復有餘則曰吾固知此不能果困人也益不復愛惜凶年鬻其田以濟饑者既豐人將償之公曰吾固自有以鬻之非爾故也人不問知與不知徑與歡笑造極輸發府藏小人或侮欺之公卒不懲人亦莫能測也李順反攻圍眉州公年二十有二日操兵乘城會皇考病沒而賊圍愈急居人相視涕泣無復生意而公獨治喪執禮盡哀如平日太夫人憂甚公強施施解之曰朝廷終不棄蜀賊行破矣慶歷中始有詔州郡立學士驩言朝廷且以此取人爭願效職學中公笑曰此好事卿相以為美觀耳戒子孫無與人爭入學郡吏素暴苛緣是大擾公作詩并譏之以子渙登朝授大理評事慶歷七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五以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累贈職方員外郎娶史氏夫人先公十五年而卒

追封蓬萊縣太君生三子長曰澹不仕亦先公卒次曰渙以進士得官所至有美稱及去人常思之或以比漢循吏終於都官郎中利州路提點刑獄季則軾之先人諱洵終於霸州文安縣主簿渙嘗為閬州公往視其規畫措置良善為留數日見其父老賢士大夫閭人亦喜之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有所欲言一發於詩比沒得數千首女二人長適杜垂裕幼適石揚言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疑不危軾轍聞之自五代崩亂蜀之學者衰少又皆懷慕親戚鄉黨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渙就學所以勸導成就者無所不至及渙以進士得官西歸父老縱觀以為榮教其子孫者皆法蘇氏自是眉之學者日益至千餘人然軾之先人少時獨不學已壯猶不知書公未嘗問或以為言公不答久之曰吾兒當憂其不學邪既而果自憤發力學卒顯於世公之精識遠量施於家聞於鄉閭者如此使少獲從事於世者其功名豈少哉不幸汨沒老死無聞於時然古之賢

人君子亦有無功名而傳者特以世有知之者耳公之無傳非獨其僻遠自放終身亦其子孫不以告人之過也故條錄其始終行事大畧以告當世之君子謹狀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百二十三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一　宋　蘇軾　撰

祭文四十一首

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益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

訖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為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鼈鼉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嘆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遺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

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魏國韓令公文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恫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於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寔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尚饗

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縱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嘐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高絶俗性疎求詬謫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餕絶餾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襲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虞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

雪牕饑坐清閨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晝綸巾鶴氅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雷歌此奠詩一樽往侑尚饗

祭單君貺文

嗚呼維君篤孝自天展如閔子人莫間言內齊於家外敏於官民謂父兄吏莫容姦信於朋友人得其驩博學工詩數術精研人涉其一君有其全壽考富貴人誰不然君獨何辜所向奇偏志不一遂悵莫歸怨念我孤甥生逢百艱既嬪於君謂永百年云何不弔銜痛重泉何以慰君千里一樽人生如夢何促何延厄窮何陋宦達何妍命也柰何追配牛顏嗚呼哀哉尚饗

祭胡執中郎中文

胡君執中之靈君少在蜀從先府君凡蜀之士事賢友仁我之知君固不待見從事於岐始識君面相從之歡

傾葢百年見其孺子駒駿雛鶵非罪失官君則先去我徂華州見君逆旅遥雨彌旬道淖沒車他人為泣君樂有餘其後七年君掾計省雖獲一笑歡不逾頃又復七年我守北徐君從其子徐獄是書雛鶩而翔駒亦千里惟我與君宛其老矣老人無徒相見益親凡昔在岐今存幾人謂君仁人雖疾當壽云何而然命也難究嗚呼執中人誰不死如君之賢不云止此百鍊之剛日膾千牛匣而不用非我之羞孺子肖君世有令問送君一觴永歸無恨尚饗

祭任鈐轄文

嗟君結髮從事於兵四十餘年公侯干城更嘗世故練達物情佐我治軍既嚴且平吏士肅然時靡有爭汗泗橫流邠堺圮傾風埃霧露奔走經營興疾而歸猶莫敢寧奄忽不救聞者歎驚子孫如林布褐黎羹生知其勤死知其清酹觴告訣與涕俱零尚饗

祭歐陽仲純父文

仲純父之靈曰嗚呼哀哉文忠公之盛德子孫千億與宋無極人惟曰不足仲純父之賢壽考百年一歲九遷入惟曰當然奈何官止於一命壽不登四十誰其尸之百不償一嗚呼哀哉此不足云也仲純父之生也不以進退得喪有望於人豈其死也乃以死生壽夭有責於神人徒知其文章之世其家操行之稱其門而不知其志氣之豪健議論之剛果使之臨大事立大節不難於殺身以成仁則夫造物者之挾其死生之權也豈能病君也哉雖然往者見君於頼水之上去歲君來見我於國門之東携被夜語達旦不窮凡所以謀道憂世而教我以保身遠禍者凛乎其有似於文忠今也奄兮忽焉而不復見也能不長號而屢慟乎道之難行蓋難其人豈無其人利害易之如仲純父不畏不慕獨立不懼則死及之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君錫丈人文

公之皇祖孝著閭里迨茲百年世濟其美少相弟長老相慈誨肅雍無間施及娣姒頎然四人厥德罔二軾始婚媾公之猶子允有令德夭閼莫遂惟公幼女嗣執巹恩厚義重宜有以報云何不淑契闊生死歛不拊棺葬不親禔豈不懷歸眷此微仕緘詞望哭以致奠餽惟此哀誠一念千里尚饗

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致祭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哉與可能復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鼓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悒而填胸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哉孰能惇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孰能養民厚俗如與可之寛而明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眠而坐喟夢

相從而驚覺滿茵席之濡淚念有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為不朽與有子為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乎嗚呼哀哉尚饗

祭刁景純墓文

嗟我少君四十二歲君不我少謂我昆弟今我已老鬢鬚蒼然君之永歸不為無年我獨何憾過期而哭人之云亡哀此風俗涉江而東宛其山川顧瞻萬松蔚乎蒼羊尚想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松下幅巾杖屨迎我于門抵掌劇談笑語豈其忽焉歛茲一墳俛仰空山草木再春平生故人幾半天下紛然日中捽臂莫夜我非至人心有往來斗酒隻雞聊寫我哀尚饗

祭張子野文

子野郎中張丈之靈曰仕而忘歸人所共蔽有志不果日月其逝惟余子野歸及強銳優遊故鄉若復一世遇人坦率真古愷悌厖然老成又敏且藝清詩絶俗甚典而麗搜研物情刮發幽翳微詞宛轉蓋詩之裔坐此而窮鹽米不繼歡歌自得有酒輒詣我官于杭始獲擁篲歡欣忘年脫略苛細送我北歸屈指默計死生一訣流涕挽袂求我少須一病遽蛻堂有遺像室無留嬖人亡琴廢帳空鶴淚酹觴再拜淚溢兩眥尚饗

祭陳令舉文

嗚呼哀哉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於天下者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於斥一斥而不復以至於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為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畀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使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為而不立

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棄必有驚世而絶類者矣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没既没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任師中文

年月日眉陽陳慥蘇軾軾建為王齊愈弟齊萬黃州進士潘丙古耕道致祭於故廬州太守任大夫師中之靈曰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丈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没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

以降昔惟州民旅哭於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於九原尚饗

祭堂兄子正文

弟軾謹以家饌昭告于故子正中舍大兄之靈昔我先伯父内行飭修閭里之師不剛不柔允武且文喜愠莫窺歷官十一民到于今涕泣懷思遇其所立仁者之勇雷霆不移篤生我兄和擾而毅甚似不衰與人之周肅雍謹潔喜見于眉人各有心酸醎異嗜丹素相訾穆穆我兄尊賢容衆無適不宜天若不憖富貴壽考捨兄畀誰云何不淑而止於是命也可疑我遷於南老與病會歸耕無期欸不撫棺葬不執紼永恨何追寤寐東山兩塋相望拱木參差諸父父子平生之好相從歲時兄死而同我生而異斯言孔悲千里一樽兄實臨我尚醻勿辭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從表弟蘇軾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甚口秀眉忠信而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硯為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

麋麋昂然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萬君烹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濵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君猷文

徐公君猷之靈惟公蚤厭綺紈富以三冬之學晚分符竹謁然兩郡之聲家世名臣始終循吏追繼襄陽之耆舊綽有建安之風流無鬼高談常傾滿坐有功陰德何止一人軾以憃愚自貽放逐妻孥之所竊笑親友幾於絶交爭席滿前無復十漿而五餽中流獲濟實賴一壺之千金曾報德之未皇已興哀於永訣平生髣髴尚陳中聖之觴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紼拊棺一慟嗚呼哀哉尚饗

祭陳君式文

故致政大夫君式之靈猗歟大夫匪直也人矯然不隨以屈莫信大夫安之有命在天十年躬耕以娛其親親亡泣血幾以喪明免喪復仕哀哉為貧從政於黃急吏緩民食黃之薇飲其水泉我以重罪竄於江濵親舊擯疎我亦自憎君獨顧交日造我門我不自愛恐子垢紛君笑絶纓陋哉斯言憂患之至期與子均示我數詩蕭然絶塵去黃而歸即安丘園澹然無求抱潔沒身猗歟大夫有死有生如影之隨如環之循富貴貧賤忽如浮雲孰皆有子如二子賢千里一觴侑以斯文尚饗

祭蔡景繁文

嗚呼哀哉子之為人清厲孤峻經以仁義緯以忠信才兼百夫歛以靜順子之事君悃款傾盡挺然不倚視退如進持其本心不負堯舜子之從政果藝清慎緩民急吏不肅而震紛紜滿前理解迎刃子之為文秀整明潤工於造語恥就餘儁詩尤所長鏘然玉振壽以配德天亦何吝有如子賢五十而盡我遷於黃衆所遠擯惟子之故不我籍轔孰云此來乃拊其襯萬生擾擾寄此一瞬富貴無能俯仰埃燼子有賢子汗血之駿幼亦頎然

頴發齒亂天哀子窮以是餽蠹我困于旅愧莫子賑歌此篤詩以和虞殯嗚呼哀哉

祭歐陽伯和父文

嗚呼哀哉文忠之子譬之孔門則其高弟其材不同而皆有得公之一體惟伯和父得公之學甚敏且勤罔羅幽荒摭摭遺逸馳騁百世有求則應取之左右不擇鉅細如漢伯喈如晉茂先餘子莫繼公薨一紀門人凋喪我老又廢退而講論放失舊聞日月其逝欲操簡牘從伯和父解發疑蔽今其亡矣誰助我者投筆掩袂斯文日化躡風系景安所止戾子獨確然求之度數斷以凡例抱其孤學將以安適鑿不謀枘歸從文忠與仲純父孰曰非計而我何為寓詞千里繼以泣涕嗚呼哀哉

祭石幼安文

嗟我去蜀十有八年夢還故鄉親愛滿前覺而無有淚下迸泉竄流江湖隻影自憐聞人蜀音回首粲然矧如夫子又戚且賢憂樂同之義不我捐我行過宿子病已纏顧我而笑自云少痊念子仁人壽骨隱顴携手同歸相視華顛孰云此來拊膺號天同驅並馳俯仰而遷行即此路皇分後先哀哉若人令德世傳才子文孫森然比肩天不吾欺後將蟬聯永歸無憾舉我一邊嗚呼哀哉

祭司馬君實文

左僕射贈太師溫公之靈嗚呼百世一人千載一時惟時與人鮮偶常奇公事仁宗百未一施獨發大議惟天我知厚陵之初先事而親帝欲得民一尊無私母子之間莫如孝慈人所難言我則易之神宗知公敬如蓍龜專談仁義輔以詩書枉尺直尋願公少卑公曰天子舜禹之姿我若言利非天誰欺退居於洛四海是儀化及豚魚名聞乳兒二聖見公曰予得師付以衡石惟公所為公亦何為視民所宜有秀則鋤有疾則醫問疾所生如農夫既闢既菑投種未粒矧穫而炊賓客滿門公以

疾辭不見十日入哭其帷天為雨泣路人垂涕畫像於家飲食必祠朔我衆僚左右疇咨共載一舟喪其楫維終天之訣寧復來思歌此奠章以侑一巵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宜甫文

故比部郎中贈光祿大夫王公宜父親家翁之靈嗚呼宜父篤厚寬中德世其家而位莫充非不能充知有天命直已而行不充何病三公之子所之非財風雨散之如振浮埃百年夢幻其究何獲不與皆忘令名令德公雖耆舊我尚同時不識其人想見其姿婚姻之好義貫黃壤有愧古人不祖其往往謂趙人子孫其昌蒔其墓檟我言不忘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闊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

幾道大夫年兄之靈嗚呼幾道孝友烝烝人無間言如閔與曾天若成之付以百能超然驥德風驚雲騰入為御史以直自繩身為玉雪不汙青蠅出按百城不緩不絪姦民惰吏實畏靡憎帝亦知之因事屢稱謀之左右有問莫應君聞不悛與道降升吾豈羽毛為人所膺抱默以老終然不矜環堵蕭然大布疎繒妻子脫粟玉食友朋我遷淮南秋穀五登坐閱百吏錐刀相仍有斐君子傳車是乘穆如春風解此陰凌尚有典刑紫髯垂膺

魯無君子斯人安承納幣請昏義均股肱別我而東衣
袂僅勝一卧永已吾將安憑壽夭在天雖聖莫增君趙
魏老于薛滕天亦愧之其世必興舉我一觴歸安丘
陵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
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
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
世不忘諸子惟治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
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能見卒以訃
聞自歙及葬餽奠親匪愧于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
侑此一樽尚饗

祭大覺禪師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香茶蔬果致奠故大覺禪師
器之之靈於穆仁祖威神在天山陵之成二十九年當
時遺老存者幾人矧如禪師方外之臣頌詩往來月壁
皇珠昭回之光下燭海隅昔本無生今亦無滅人懷昭
陵涕泗哽噎我在壯歲屢親法筵餽奠示別豈免悽然
尚饗

再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九月丙戌朔從表姪具位蘇軾
謹以清酌肴果之奠昭告于故太師究國文忠公安康
郡夫人之靈嗚呼軾自齠亂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
我師晝誦其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
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
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闊艱難見
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
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
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
如見公顏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
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
失聲白髮蒼顏復見頴人頴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

報不辱其門清潁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尚饗

祭張文定公文三首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卯朔八日壬戌門生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
于故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之靈嗚呼道大如天見
存乎人小智自私莫識其真公生而悟得其全淳久乃

妙物凜然凝神初如龍鳳不可擾馴游于帝郊尚以其
仁可望可見而不可親師心而行自屈自信八十五年
以沒元身我先大夫古之天民被褐懷寶陸沈戎岷公
曰惜哉王國之珍此太史公筆回千鈞獨置一牘不延
餘賓時我兄弟尚未冠紳得交于公先子是因我晚聞
道困于垢塵每從公談棄故服新頃獨怪公倒廩傾困
盡發其祕有懷畢陳曰再見子恐無復辰出戶遲遲默
焉銜辛穆穆昭陵二三元臣惟公終始高節邁倫一慟
永已山摧川堙公視富貴如賤與貧公視生死如夕與
晨老不惰媮疾不嚬呻有化非亡有隱非淪我獨何為
涕流于巾嗚呼哀哉尚饗

祭龍井辯才文

嗚呼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於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

海西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
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訥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
常撞鐘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
而應施則無窮我初適吳尚見五公講有辯臻禪有璉
嵩後二十年獨餘此翁今又往矣後生誰宗道俗欷歔
山澤改容誰持一盂往弔井龍我去杭時白叟黃童要
我復來已許于中山無此老去將安從噫參寥子往莫
必躬豈無他人莫寫我胸

祭亡妻同安郡君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八月丙午朔初二日丁未具位
蘇軾謹以家饌酒果致奠于亡妻同安郡君王氏二十
七娘之靈嗚呼昔通義君沒不待年嗣為兄弟莫如君
賢婦職既修母儀甚敦三子如一愛出于天我從南行
菽水欣然湯沐兩郡喜不見顏我曰歸哉行返丘園曾
不少須棄我而先孰迎我門孰餽我田已矣奈何淚盡
目乾旅殯國門我實少思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嗚呼哀
哉尚饗

祭韓忠獻公文

維元祐八年歲次癸酉十一月初一日乙亥端明殿學
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
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
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魏國忠獻公之靈嗚呼
我生雖晚尚及昔人堂堂魏公河嶽之神四十餘年其
德日新鐘鼎有盡竹帛莫陳惟其大節敝以一言忠以
事君允也上臣我與弟轍來自峨岷公罔羅之若獲鳳
麟契闊艱難手書見存勿以大匠笑彼汗顏援手拯溺
期我於仁豈知無用既老益頑意廣才疎將歸丘園上
未忍棄畀之中山公治此邦沒食其民我獨何幸敬踐
後塵公惟人傑而不自賢堂名閱古以古律身況我小
生罕見寡聞敢不師公治民與軍雖無以報不辱其門
尚饗

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文 定州

因山告成同軌畢至玉衣永閟風馭莫追萬國山河尚
憑於坤載四方老穉遽失於母慈欲強名言難形德化
積此九年之澤輔成百世之安乃眷中山控臨朔野華
戎異服涕慕同聲目斷東朝永絶簫帷之望神馳西洛
想聞笳鼓之音臣等各守邊垂莫親饋奠徒因僚吏以
致攀號尚饗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三月壬申朔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軍州事蘇軾謹以清酌
庶羞之奠昭告于近故長安縣太君楊氏之靈嗚呼士
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
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膺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
子知為公喟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
忠厚且文前人是似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
岡如陵升堂而拜我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
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

昌尚饗

惠州祭枯骨文

爾等暴骨于野莫知何年非兵則民皆吾赤子恭惟朝
廷法令有掩骼之文監司舉行無吝財穴但為蔥冢罕
此宅永安厥居所恨犬豕傷殘螻蟻穿穴但為蔥冢罕
致全軀幸雜居而靡爭義同兄弟或解脫而無戀超生
人天

祭亡妹德化縣君文

嗚呼宮傅之孫十有六人契闊死生四人僅存維我令
妹慈孝溫文事姑如母敬夫如賓玉立三甥實華我門
一秀不實何辜于神謂當百年觀此騰振云何俯仰一
嘒再呻救藥靡及奄為空雲萬里海涯百日訃聞拊棺
何在夢淚濡茵長號北風寓此一樽

祭柳仲遠文二首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化日遷逝
者如風訃來逾年一慟海徼摧肾破肝痛我令妹天獨

與賢德如台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温天若成之從致有聞富以學術又昌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勤知止于此不如歸閒哀我孤甥孝如顏閔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寃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尚饗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壁云何兩逝不憖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閟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尚饗

祭吳子野文

嗚呼子野道與世違寂默自求闔門垂幃几爾坐忘有似子微或似壺子杜氣發機徧交公卿靡所求希志人緩已忘其渴饑道路為家惟義是歸卒老于行終不自非送我北還中道弊衣有疾不藥但却甘肥問以後事一笑而麾飄然脫去雲散露晞我獨何為感歎歔欷酬告訣逝舟東飛尚饗

徐州祭枯骨文

嗟爾亡者昔惟何人兵耶氓耶誰其子孫雖不可知孰非吾民暴骨纍纍見之酸辛為卜廣宅陶穴寬温相從歸安各反其真尚饗

哀詞六首

李仲蒙哀詞

河南李君仲蒙以司封郎直史館為記室岐王府熙寧二年七月丙戌終於京師家貧喪不時舉其僚相與賙之既歛而歸十月丙申葬於緱氏柏岡山西其孤籲使來告軾曰嗚呼吾先友人也哭之其可無詞昔吾先君始仕於太常君以博士朝夕往來相好先君於人少所與獨稱君為長者君為人敦朴愷悌學博而通長於毛氏詩司馬氏史善與人交雖見犯不報嘗有與君為姻者無故決去聞者為之不平君恬不以為意先君以是

稱其難始舉進士甲科為亳潤邠三郡職官後為應天府錄曹勤於趨事長吏有不喜者欲以事困之而不能既為博士議禮據正不屈晚入政府以經術輔導篤實不阿其言多驗於後君諱育其先河內人自高祖從於縗氏沒時年五十辭曰

中心樂易氣淑均兮內外純一言可信兮無怨無惡善友人兮學詩達禮敏而文兮翱翔王藩仕弗振兮宜壽黃耇隕中身兮兩不一獲歸怨神兮我懷先君涕酸辛兮顧嗟衆人誕失真兮矯矯犖犖自貴珍兮欺世幻俗內弗安兮久而不堪厭則遁兮惑者冰解明者哂兮嗟卒不悟惟彼賢兮渾朴簡易棄弗申兮往者不還我思君兮

錢君倚哀詞

大江之南兮震澤之北吾行四方而無歸兮逝將此焉止息豈其土之不足食兮將其人之難偶非有食無人之為病兮吾何適而不可獨裴回而不去兮眷此邦之多君子有美一人兮膋然而清頎然而瘦亮直多聞兮古之益友帶規矩而蹈繩墨兮佩芝蘭而服明月載而之世之人兮世捍堅而不容雖不容其何喪兮超方揚而自得吾將觀子之進退以自卜兮相行止以效清濁子奄忽而不返兮世混混吾焉則升空堂而挹遺像兮弔凝塵於几席苟律我者之信亡兮吾居此其何益行徬徨而無徒兮悼舍此而奚嚮豈存者之舉無其人兮遼遼如晨星之相望吾比年而三哭兮堂堂皆國之英苟處世之恃友兮幾如是而吾不亡臨大江而長歎兮吾不濟其有命

傷春詞 并叙

去歲十二月虞部郎呂君文甫喪其妻安氏二月以書遺余曰安氏甚美而有賢行念之不忘思有以為不朽之託者願求一言以弔之余悲其意乃為作傷春詞云

佳人與歲皆逝兮歲既復而不返付新春於居者兮獨安適而愈遠晝昏昏其如醉兮夜耿耿而不眠居凡凡不自覺兮紛過前之物變雪霜盡而鳥鳴兮陂塘泫其

流暖步荒園而訪遺迹兮翁百草之生滿風泛泛而微
度兮日遲遲而愈妍耿飛絮之無窮兮爛夭桃之欲然
燕嘵嘵而稚嬌兮鳩穀穀其老怨蝶群飛而相值兮蜂
抱蘂而吏謹善萬物之得時兮痛伊人之罹此寃衆族
出而侶游兮獨向壁而永歎淚熒熒而棲睫兮花搖月
而增眩晝出門而不敢歸兮畏空室之漫漫忽入門而
欲語兮嗟猶意其今存役魂魄於宵夢兮追髣髴而無
緣訪臨邛之道士兮從稠桑之老人縱可得而復見兮
恐荒忽而非真求余文以寫哀兮余亦愴恨而不能言
夫既其身之不顧兮尚安用於斯文

蘇世美哀詞

有美一人長而髯兮厥歌歷落進趨襜兮達於從政敏
而廉兮如求與由藝果兼兮剛亦魁然丈夫色悍嚴兮奮須
抵几走群纖兮聞名見像已瘍痏兮敬事友生小心謙
兮誨養貧弱語和甜兮剛柔適中畏愛斂兮孤直無依
衆枉嫌兮何辜於神壽復礹兮死無飬石突不黔兮孰
為故人孰視怗兮我竄于黃歲將淹兮于後八年夢復
覩兮曰吾子鈞甘蘆鹽兮冬月負薪衣不縑兮覺而長
吁涕流沾兮永言告鈞守窮潛兮苦心危腸自磨礛兮
天不吾欺有速淹兮豈若人子老閭閻兮生歡死忘我
言砭兮

王大年哀詞

嘉祐末予從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諱彭字大年監府諸
軍居相隣日相從也時太守陳公弼馭下嚴甚威震旁
郡僚吏不敢仰視君獨侃侃自若未嘗降色詞公弼亦
敬焉予始異之問於知君者皆曰此故武寧軍節度使
諱全斌之曾孫而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諱凱之子也
少時從父討賊甘陵搏戰城下所部斬七十餘級手射
殺二人而奏功不賞或勸君自言君笑曰吾為君父戰
豈為賞哉予聞而賢之始與論交君博學精練書無所
不通尤喜予文每為出一篇輒拊掌歡然終日予始未
知佛法君為言大畧皆推見至隱以自證耳使人不疑

予尤喜佛書蓋自君發之其後君為將日有聞乞自試於邊而韓魏公文潞公皆以為可用先帝方欲盡其才而君以病卒其子讜以文學議論有聞於世亦從予游予既悲君之不遇而喜其有子於其葬也作相挽之詩以餞之其詞曰

君之為將允武且仁甚似其父而輔以文君之為士涵詠書詩議論慨然其子似之奔走四方豪傑是友没而無聞朋友之咎驩墮地走虎生而斑視其父子以考我言

鍾子翼哀詞 并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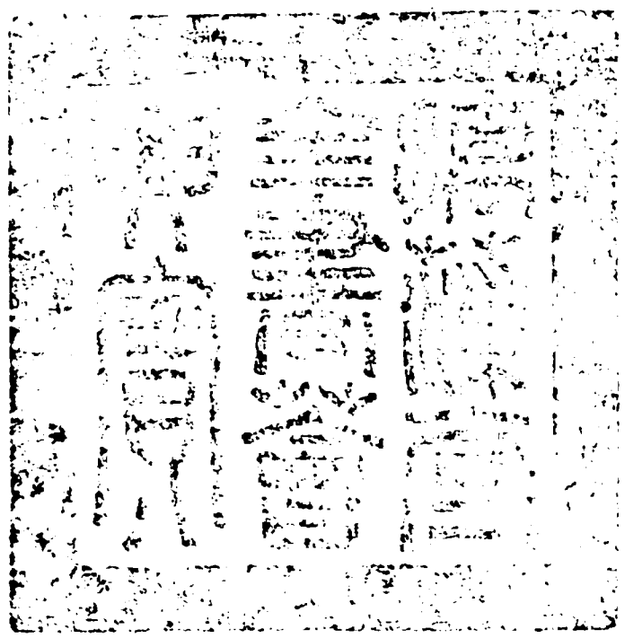
軾年始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曰吾南游至虔有隱君子鍾君與其弟槩從吾游同登馬祖巖入天竺寺觀樂天墨迹吾不飲酒君嘗置醴焉方是時先君未為時所知旅游萬里舍者常爭席而君獨知敬異之其後五十有五年軾自海南還過贛上訪先君遺迹而故老皆無在者君之没蓋三十有一年矣見其子志仁志行志遠相持而泣念無以致其哀者乃追作此詞君諱棐字子翼博學篤行為江南之秀歐陽永叔尹師魯余安道曾子固皆知之然卒不遇以没儂智高叛嶺南聲搖江西虔守曹觀欲藉民財為戰守備謀之於君君曰智高必不能過嶺無事而籍民民懼且走觀曰如緩急何君曰同舟遇風胡越可使為左右手況吾民乎不幸而至於急則官與民為一家夫孰非吾財者何以籍為觀悟而止虔人以安其詞曰

崆峒摩天章貢激石致兩碓高深相臨悍堅相排洶嶽是故其民勇而尚氣巧韲斲而其君子抗志礪節敏於學矯矯鍾君泳于德淵自澡濯貧不怨天困不求人老愈慤嘉言一發排難解紛已殘剥吾先君子南游萬里道阻邈如金未鎔木未繩墨玉未琢君於衆中一見定交陳禮樂曰子不飲我醪甚甘醲此濁覽觀江山扣歷泉石步犖确先君北歸君老于虔望南朝我來易世池臺既平墓木幄三子有立移書問道過我數我亦白

首感傷薰心隕涕渥是身虛空俯仰變滅過電雹何以寓哀追頌德人詒後覺

謹案卷九十一第十九頁後六行羅列諸孫刊本諸訛請據別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欲藉民財為戰守備刊本守訛于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墉
謄録監生臣江 軾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二 二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四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二 宋 蘇軾 撰

解一首

易解十八變而成

四營為一變三變而一爻六爻為十八變也三變之餘四數之得九為老陽得六為老陰得七為少陽得八為少陰故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取老而言也凡九六為老七八為少其說未之聞也或曰陽極於九其次則七也極者為老其次為少則當老於十而少於八也曰陰不可加於陽故十不用十不用猶當老於八而少於六也則又曰陽順而上其成數極於九陰逆而下其成數極於六自下而上陰陽均也穉於子午而壯於巳亥始於復姤而終於乾坤者陰猶陽也易嘗有進陽而退陰與逆順之別乎且夫自然而然者天地且不能知而聖人豈得與於其間而制其予奪哉惟唐一行之學則不然以為易固言之矣十有八變而

成卦八卦而小成則十八變之間有八卦焉人莫之思也變之初有多少其一變也不五則九其二與三也不四則八八與九為多五與四為少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三變而少者一則震坎艮之象也震坎艮所以為少陽而四數其餘得七故以七名之三變而多者一則巽離兌之象也巽離兌所以為少陰而四數其餘得八故以八名之故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此唐一行之學也

說七首

仁說

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吾嘗學射矣始也常志於中目存乎鵠手往從之十發而九失其一中者幸也有善射者教吾反求諸身手持權衡足蹈規矩

四肢百體皆有法焉一法不脩一疾隨之病盡而法完則心不期中目不存鵠十發十中矣四肢百體一不如法差於此者在毫釐之內而失於彼者在尋丈之外矣故曰孟子之所謂仁者如射則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也君子之於仁盡力而求之有不獲焉退而求之身莫若自克自克而反於禮一日足矣何也凡害於仁者盡也害於仁者盡而仁不可勝用故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不如禮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非禮之害甚於殺不辜不仁之禍無大於此故也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為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為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為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為條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為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勗勵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說

稼說 送張琥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秅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實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

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文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者惡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為君子乎曰未也孔子為問者言也以為賢於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孺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為子夏者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為子張者也與可之為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脩德而忘名與為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於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為子張者也

楊薦字說

楊君以其所名薦請字於余余字之曰古之君子佩玉而服韠戴冕而垂旒一獻之禮賓主百拜俯僂而後食夫所為飲食者為飽也所為衣服者為暖也若直曰飽暖而已則夫古之君子其無乃為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耶蓋君子小人之分生於足與不足之間若是足以已矣而必為之節文故其所以養其身

者甚周而其所以自居者甚高而可畏凛乎其若處女之在閨也兢兢乎其若懷千金之璧而行也夫是以不仁者不敢至於其墻不義者不敢過其門惟其所為者止於足以已矣之間則人亦狎之而輕加之以不義由此觀之凡世之所謂紛紛而無益迂闊而過當者皆君子之所以自尊也易曰藉用白茅無咎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已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地非不足錯也而必茅之為藉是君子之過以自尊也予欲楊君之過以自尊吾不能加豪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張厚之忠甫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客蘇軾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甫且告之曰事有近而用遠言有約而義博者渴必飲饑必食食必五穀飲必水此夫婦之愚所共知而聖人之智所不能易也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恕也仁者得之而後仁知者得之而後智施之而不可是饑渴飲食之道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而孔子亦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驕且吝豈非不恕而已乎人而能恕雖孔子可庶幾人而不能恕雖周公不足觀也先生之所以遺子者至矣吾不能加豪末於此矣然而曾子謂之忠恕詩人謂之忠厚以吾觀之忠與恕與厚是三言者聖人之所謂一道也或謂之穀或謂之米或謂之飯此豈二物也哉然謂穀米謂米飯則不可故吾願子貫三言而并佩之將有為也將有言也必反而求之曰吾未恕乎未厚乎未忠乎自反而恕矣厚矣忠矣然後從之此孔子曾子詩人之意也先生之意也

趙德麟字說

宋有天下百餘年所與分天工治民事者皆取之疎遠側微而不私其親故宗室之賢未有以勲名聞者神宗

皇帝實始慨然欲出其英才與天下共之增立教養選舉之法所以封植而琢磨之者甚備行之二十年而文武之器彬彬稍見焉元祐六年予自禁林出守汝南始與越王之孫華原公之子簽書君令時遊得其為人博學而文篤行而剛信於為道而敏於為政予以為有杞梓之用瑚璉之貴將必顯聞於天下非特佳公子而已昔漢武帝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以薦上帝作白麟之歌而司馬遷班固書曰獲一角獸蓋麟云蓋之為言疑之也夫獸而一角固麟矣二子何疑焉豈求之武帝而未見所以致麟者歟漢有一汲黯而武帝不能用乃以白麟赤鴈為祥二子非疑之蓋陋之也今先帝立法以出宗室之賢而主上虛己盡下求人如不及四方之符瑞皆抑而不聞此真獲麟者也麟固不求獲不幸而有是德與是形此麟之所病也今君學道觀妙澹泊自守以富貴為浮雲而文章議論載其令名而馳之既有麟之病矣又可得逃乎敬字君德麟而為之說

評史四十六首

堯不誅四凶

史記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考以正自漢以來儒者失之四族者若皆窮姦極惡則必見誅於堯之世不待舜而後誅明矣屈原有云鯀倖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者誠皆小人也則安能用之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此觀之則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棄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耳如左氏之所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之世有大姦

聖人之所能有絕人者不可以常情疑其有無孔子為魯司寇墮郈墮費三桓不疑其害己非孔子能之乎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伊尹為政於商既貳

於夏矣以桀之暴戾處其執政而不疑往來兩國之間而商人父師之非聖人能如是乎是以廢太甲太甲不怨復其位太甲不疑皆不可以常情斷其有無也後世惟諸葛亮近之亡德將死之言乃真實語也使孔明據劉禪位蜀人豈有異辭哉讀柳宗元五就桀贊終篇皆言伊尹往來兩國之間豈其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耶不然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能改過而免於誅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於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矣宗元意欲以此自解其從王叔文之罪也

曾參曰唯

孔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師弟子荅問未嘗不唯而曾子之唯獨記於論語一唯之外口耳俱喪而門人方欲問其所謂此繫風捕影之流何足實告哉

宰我不叛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亂而滅其族太史公載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予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師與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一快也

管仲分君謗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公此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

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無後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子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予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予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齊者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夫以孔子之世當更徐考之

商君功罪

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食足兵強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商君也其生有南面之福既足以報其帝秦之功矣而死有車裂之禍蓋僅足以償其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商君之功饗商君之福而未受其禍者吾為之懼矣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讀戰國策書

稱其仁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之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

楚子玉以兵多敗

蒐賈論子玉過三百乘必敗而郤克自謂不如先大夫請八百乘將以用寡為勝抑以將多為賢也如淮陰侯言多多益辦是用衆亦不易古人以兵多敗者不可勝數如王尋符堅哥舒翰者多矣子玉剛而無禮少與之

王翦用兵

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而後取之雖小痛而能堪也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取齒適足以殺兒王翦以六十萬人取荆此一拔取齒之道也秦亦憊矣二世而敗坐此也夫

孟嘗君賓禮狗盜

孟嘗君所賓禮者至於狗盜皆以客禮食之其取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當是時雖道德禮義之士無所用之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危亦無用此士也

田單火牛

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設為神師皆近兒戲無益於事蓋先以疑似置齊人心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歷代世變

秦以暴虐焚詩書而亡漢興鑒其弊必尚寬德崇經術之士故儒者多雖未知聖人然學宗經師有識義理者衆故王莽之亂多守節之士世祖繼起不得不廢經術褒尚名節之士故東漢之士多名節知名節而不能節之以禮遂至於苦節苦節之士有視死如歸者苦節既極故晉魏之士變而為曠蕩尚浮虛而亡禮法禮法既亡與夷狄同故五胡亂華夷狄之亂已甚必有英雄出而平之故隋唐混天下隋不可謂一天下第能驅除爾唐有天下如貞觀開元間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世子孫皆不可使玄宗才使肅宗便叛肅宗才使永王璘便反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漢之治過於唐漢有綱正因問十世可知遂推此數論

秦穆公漢武帝

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勤而無取必有悖心且師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名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遣之曰晉人御師必於殽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吾收爾骨焉漢武帝違安國而用王恢然卒殺恢是有秦穆公違蹇叔之罪而無用孟明之德也

漢武帝巫蠱事

漢武帝諱巫蠱之事疾如仇讐蓋夫婦君臣父子之間嗷嗷然不聊生矣然史記封禪書云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已且為巫蠱之魁何以責其下此最可笑云

穆生去楚王戊

楚元王敬禮穆生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與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亡道也亡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與吳通謀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舂於市申公愧之歸魯教授不出門已而趙綰王臧言於武帝復以安車蒲輪召卒坐臧事病免穆生遠引於未萌之前而申公眷戀於既悔之後謂禍福皆天不可避就者未必然也可書之座右為士君子終身之戒

酈寄幸免

班固有言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摧吕禄以安社稷義存君親可也予曰當是時寄不得不賣友也罪在於寄以功臣子而與國賊遊且相厚善也石碏之子厚與州吁遊碏禁之不從卒殺之君子無所譏曰大義

滅親鄙商之賢不及石碏故寄得免於死古之幸人也而固又為洗賣友之穢固之於義陋矣

司馬相如創開西南夷路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也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父子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暴富遷虜也故眩而喜耳魯多君子何喜之有

司馬相如之諂死而不已

司馬相如歸臨邛令王吉謬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稱病使使謝吉及卓氏為具相如又稱病不往吉自往迎相如觀吉意欲與相如為率錢之會耳而相如遂竊妻以逃大可笑其諭蜀父老云以諷天子以今觀之不獨不能諷幾殆於勸矣諂諛之意死而不已猶作封禪書相如真可謂小人也哉司馬相如諂事漢武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可謂死而不已者耶

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得道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漢武帝意也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賦真知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日

寶嬰田蚡

寶嬰田蚡俱好儒雅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制欲以興太平會太后不悅綰臧下吏嬰蚡皆罷觀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文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又可以一笑鳳凰翔於千仞烏鳶彈射不去誠非虛語也

王韓論兵

王恢與韓安國論擊匈奴上前至三乃復安國初持不可擊甚堅後乃云意者有他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可

知也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爾不然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豈計於謬巧哉安國少貶其論兵連禍結至漢幾亡可以為後世君子之戒

霍光疏昌邑王之罪

觀昌邑王與張敞語真風狂不慧者爾烏能為惡廢則已矣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以吾觀之其中從官必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淫亂故也二百人方誅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其有謀明矣

特其事秘密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

趙充國用心可重

始予觀充國策先零匈奴情偽曰何其明也又觀遣彫車行羌中告諭阻辛武賢先攻罕开守便宜不出師盡屯田十二利專務以恩信積穀招降以謂此從容以義用兵與夫逞詐諼疲人於一戰者絶殊最末觀其語將

校曰諸君皆便文自營爾非為公家忠計也語郎中曰是何言之不忠也吾固以死爭之語浩星賜曰吾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老臣不以餘命為陛下言之卒死誰當復言之卒以其意白上云嗚呼使有位君子皆用其心如充國則古今天下豈有不治者哉嘗觀於內公卿士大夫之議曰詔如是不當違詔也凡在我一入一出未有止障也脫有能言一事其言不用則矜語於人曰某事吾嘗言之上不我用也我則無負終不更犯顏色往復論也況於以死守而不欺豈復有哉而以餘命為立也豈特才不及充國忠又不如可歎也夫充國之用心人臣常道爾然與充國同時在漢廷人未聞皆然而充國獨然故可重也噫今之人不及往時遠矣則充國益可重也予既觀充國而感今之人又觀宣帝與之上下議而格排羣疑用之遂無勞兵下羌冦不知其能功名亦遇主然也噫宣帝充國可重也況三代君臣間哉

下其肯有欺上上其容有間然乎而觀揚子雲贊不及此區區論功爾功古今豈無大者哉不若原其心以勵事君也班固又不出語山東氣俗故著云爾

直不疑買金償亡

曾子曰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蹇侯微巧周仁處諂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仁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知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解之

揚雄言許由

巢由不受堯禪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故孔子不廢是說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揚雄者獨何人乃敢廢此曰允哲堯禪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陋哉斯言使夷齊不經孔子雄亦且廢之矣世主誠知揖遜之水尚汗牛腹則干戈之粟豈可溷夷齊之口哉於此知聖人以位為械以天下為牢庶乎其不驕士矣

西漢風俗諂媚

西漢風俗諂媚不為流俗所移唯汲長孺耳司馬遷至伉簡然作衛青傳不名青但謂之大將軍賈誼何等人也而云愛幸於河南太守吳公此等語甚可鄙而遷不知習俗使然也本朝太宗時士大夫亦有此風至今未衰言嘗發策學士院問兩漢所以亡者難易相反意在此也而答者不能盡吾亦嘗於上前論之

兩漢用刑輕重不同

漢仍秦法至重高祖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參夷之誅景帝復孥戮黥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事

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略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興衰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律法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衰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色可以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孫流離幾至滅族嗚呼悲夫戒哉疎而不漏可不懼乎

邳彤漢之元臣

王郎反河北獨鉅鹿信都為世祖堅守世祖既得二郡議者以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為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若無復征戰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公既西則邯鄲之兵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世祖感其言而止蘇子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可謂漢之元臣也景德契丹之役羣臣皆欲避狄江南西蜀萊公不可武臣中獨高瓊與萊公意同耳公既爭之力上曰卿文臣豈能盡用兵之利萊公曰請召高瓊瓊至乃言避狄為便公大驚以瓊為悔也已而徐言避狄固為安全但恐扈駕之士中路逃亡無與俱西南者耳上乃大驚始決北征瓊之言大略似邳彤皆一代之雄傑也

朱暉非張林均輸

東漢肅宗時穀貴經用不足尚書張林請以布帛為租官自煮鹽且行均輸獨朱暉文季以為不可事既寢而陳事者復以為可行帝頗然之暉復獨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皆非明主所當行帝方以林言為然發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繫獄三日詔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也何故自繫暉等因稱病篤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林得譴奈何稱病其禍不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

順指雷同負臣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待死命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共劾奏暉帝意解寢其事後數日詔使直事郎問暉起居狀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偶讀後漢書朱文季傳感歎不已肅宗號稱長者詔書既已引罪而謝文季矣諸尚書何怖之甚也文季於此時强立不足多貴而諸尚書為可笑也云其禍不細不知以何等為禍蓋以帝不悅後不甚進用為莫大之禍也悲夫

曹袁興亡

魏武帝既勝烏桓曰吾所以勝者幸也前諫我者萬全之計也乃賞諫者曰後勿難言袁紹既敗於官渡曰諸人聞吾敗必相哀惟田別駕不然幸其言之中也乃殺豐為明主謀而不忠不惟無罪乃有賞為庸主謀而忠賞固不可得而禍隨之今吾知孟德本初所以興亡者

周瑜雅量

曹公聞周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乃布衣褐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公作說客耶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遥聞芳烈故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矣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後三日瑜請幹同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燕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已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將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小生所能移乎幹笑而不言遂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蘇子曰曹孟德所用皆為人役者也以子房待文若然終不免殺之豈能用公瑾之流度外之士哉

管幼安賢於荀孔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邢昺程嘉之流不足數也孔

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温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閒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予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

唐彬

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鄴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爭財後到者爭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予讀晉書至此未嘗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云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敵賢者耶

阮籍

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脩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夫羣虱之處褌中乎逃乎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隙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虱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胷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虱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為將來君子一笑戊寅冬至日

孟嘉與謝安石相若

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温謂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温平生輕殷浩豈妄許人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孟嘉也

庾亮不從孔坦陶回言

庾亮召蘇峻孔坦與陶回共說王導及峻未至宜急斷阜陵之界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入有奪人之心導然之亮以為峻若徑來是襲朝廷虛也不從及峻將至回又說亮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若以伏兵邀之可一戰而擒亮又不從事見二人傳峻果由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為向導夜行無部分亮聞之深悔吾以謂召峻固失計然若從二人言猶不至覆國幾於滅亡也晁錯削七國大類此亞夫猶速馳行入梁楚之郊故漢不敗吾嘗謂晁錯能容忍七國待事發而發固上策若不能忍決欲發者自可召王溁入朝仍發大兵隨之吳若不朝便可進討則疾雷不及掩耳吳破則諸侯服矣又當獨罪狀吳而不及餘國如李文饒輔車之詔或分遣使者發其兵諸國雖疑亦不能一旦合從俱反也錯知吳必反不先未削為

反備既備反而後調兵食此真兒戲也又一旦而削七國以合諸侯之交此妄庸人也

郤方回郤嘉賓父子事

郤嘉賓既死留其所與桓温密謀之書一篋屬其門生曰若吾家君眠食大減即出此書方回見之曰是兒死已晚矣乃不復念予讀而悲之曰士之所甚好者名也而愛莫加於父子今嘉賓以父之故而暴其惡名方回以君之故而不念其子嘉賓可謂孝子方回可謂忠臣也悲夫或曰嘉賓與桓温謀叛而子以孝子稱之可乎曰採葑採菲無以下體嘉賓之不忠不待誅絶而明者其孝可廢乎王述之子坦之欲以女與桓温述怒排坦之曰汝真癡耶乃欲以女與兵坦之是以不與桓温之禍使郤氏父子能如此吾無間然者矣

晉宋之君與臣下爭善

人君不得與臣下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為妬可以君父而妬臣子乎晉宋間人主率與臣下爭作詩寫字故鮑

昭多累句王僧虔用拙筆以避禍悲夫一至於此哉漢文帝言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乃不及非獨無損於文帝乃所以為文帝之盛德也而魏明乃不能堪遂作漢文勝賈生之論此非獨求勝其臣乃與異代之臣爭善豈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妬婦不獨禁其夫乃妬人之妾也

齊高帝欲等金土之價

齊高帝云吾當使金土同價意則善矣然物豈有此理者哉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為之哉而孟子亦自忘其言為菽粟如水火之論金之不可使賤如土猶土之不可使貴如金也堯之民比屋可封桀之民比屋可誅信此說則堯時諸侯滿天下桀時大辟偏四海也

王景文

宋明帝詔荅王景文其略曰有心於避禍不若無心於任運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悴於踐蹋晉

將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將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從意於處安未必全福此言近於達者然明帝竟殺景文哀哉景文之死也詔言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詔至景文正與客碁竟斂子納奩中徐謂客曰有詔見賜以死酒至未飲門生焦度在側傾酒抵地曰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乃仰飲之蘇子曰死生亦大矣而景文安之豈貪權竊國者乎明帝可謂不知人者矣

唐太宗借隋吏以殺兄弟

唐高祖起兵汾晉間時子建成元吉楚哀王智雲皆留河東護家高祖起兵乃密召之隋購之急建成元吉能間道赴太原智雲幼不能逃為吏所誅高祖以父子之故不能少緩義師數日以須建成等至乎以此知為秦王所逼高祖逼於裴寂亂宮之事不暇復為三子性命

計矣太宗本謀於是時借隋吏以殺兄弟其意甚明新舊史皆曲為太宗潤飾殺兄弟事然難以欺後世矣建成元吉之惡亦孔子所謂下愚之歸也歟

褚遂良以飛雉入宮為祥

唐太宗時飛雉數集宮中上以問褚遂良良曰昔秦文公時童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童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上悅曰人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予以謂秦雉陳寶也豈常雉乎今見雉即謂之寶猶得白魚便自比武王此諂佞之甚愚瞽其君者而太宗喜之史不譏焉野鳥無故數入宮中此正災異使魏徵在必以高宗鼱耳之祥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鼱耳而取陳寶非忠臣也

李靖李勣為唐腹心之疾

昔袁盎論絳侯功臣非社稷臣此固有為而言也然功臣社稷之辨不可不察也漢之稱社稷臣者如周勃汲黯蕭望之流三人者非有長才也勃以重厚安劉氏

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豈可不討者也當

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士事亦未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欲置之者其詩有海圖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況欲奠所恃以勤無用乎悲夫此未易與俗士談也

韓愈優於揚雄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疵病然自孟子之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自亦難得觀其斷曰孟子醇乎醇荀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斷得如此分明如揚雄謂老子之言道德則有取焉爾至於絀提仁義絕滅禮樂為無取若以老子剖斗折衡而民不爭聖人不起為救時反本之言為無取尚可恕如老子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則有取揚子亦自不見此其與韓愈相去遠矣

劉禹錫文過不悛

劉禹錫既敗為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不以為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後漢宦者傳論云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騰與梁冀比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亡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為比如小人為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評文選四首

文選去取失當

舟中讀文選恨其編次無法去取失當齊梁文章衰陋而蕭統尤為卑弱文選引斯可見矣如李陵書蘇武五言皆偽而不能辨今觀淵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獨取數首以知其餘人忽遺者多矣淵明作閒情賦所謂國風

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大譏之此乃小兒彊作解事者

劉子玄辨文選

劉子玄辨文選所載李陵與蘇武書非西漢文蓋齊梁間文士擬作者也吾因悟陵與蘇武贈荅五言亦後人所擬今曰讀烈女傳蔡琰二詩其詞明白感慨頗類世所傳木蘭花詩東京無此格也建安七子猶含養圭角不盡發見況伯喈女乎又琰之流離為在父没之後董

卓既誅伯喈乃遇禍今此詩乃云為董卓所驅虜入胡尤知其非真也蓋擬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淺遂載之本傳可以一笑也

李善注文選

李善注文選本末詳備極可喜所謂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為勝善亦謬矣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禮所謂上中下殤言暴秦無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於暴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謂夫與父為殤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諸如此類甚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選

五臣注文選蓋荒陋愚儒也今日偶讀嵇中散琴賦云閒遼故音痺弦長故徽鳴所謂痺者猶今俗云牧聲也牧音鮮出羯跋錄兩年之間遠則有牧故曰閒遼徽鳴云者今之所謂泛聲也弦虛而不接乃可按故云弦長而徽鳴也五臣皆不曉妄注又云廣陵止息東武大山飛龍鹿鳴鵾鷄游弦中散作廣陵散一名止息此特一曲爾而注云八曲其他淺妄可笑者極多以其不足道故略之聊舉此使後之學者勿憑此愚儒也五臣既陋甚至於蕭統亦其流爾宋玉高唐神女賦自王曰唯唯以前皆賦也而統謂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賦首有子虛烏有亡是三人論難豈亦序耶其餘謬陋不一亦聊舉其一耳

東坡全集卷九十三

宋 蘇軾 撰

書後二十八首

書王與所藏太宗御書後

日行于天委照萬物之上光氣所及或流為慶雲結為丹砂初豈有意哉太宗皇帝以武功定禍亂以文德致太平天縱之能溢于筆墨揩藻尺素之上美翰圍扇之中散流人間者幾何矣而三槐王氏得之為多子孫世守之遂為希代之寶文正之孫懿敏之子與出以示臣軾敬拜手稽首書其後

書諸公送周梓州詩後

予自元祐之初備位從官日與正孺游三年予既有江海之意而正孺亦慨然有歸歟之歎遂請梓州得之予時以詩送行有掃棠陰踵畫像之語旋出領杭州二年還朝老病日加方上章請郡曰正孺已及瓜矣盍往代之遂歸老眉山乎或曰不可梓人之安正孺甚矣其去留正孺數年詔許之而大巫相吕公典領實録見熙寧中正孺為御史時所言事歎曰君子哉斯人也因言于上除正孺直秘閣士大夫以才能論議取合一時可也使人於十年之後徐觀其所為心服而無異議我亦無愧難矣正孺有書來欲刻諸公送行詩於石求予為跋尾乃記所聞以遺之且使梓人知予前詩卒章之意未始一日忘也

書孟德傳後

子由書孟德事見寄余既聞而異之以為虎畏不懼已者其理似可信然世未有見虎而不懼者則斯言之有無終無所試之然曩余聞忠萬雲安多虎有婦人晝日置二小兒沙上而浣衣於水者虎自山上馳來婦人倉皇沉水避之二小兒戲沙上自若虎熟視久之至以首觸觝庶幾其一懼而兒癡竟不知怪虎亦卒去意虎之食人先被之以威而不懼之人威無所從施歟有言虎

不食醉人必坐守之以俟其醒俟其懼也有人夜自外歸見有物蹲其門以為猪狗類也以杖擊之即逸去至山下月明處則虎也是人非有以勝虎而氣已蓋之矣使人之不懼皆如嬰兒醉人與其未及知之時則虎畏之無足怪者故書其末以信子由之說

書六一居士傳後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圭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書瑯琊篆後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二十八年親巡東方海上登瑯琊臺觀出日樂之忘歸從黔首三萬家臺下刻石頌秦德焉二世元年復刻詔書其旁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自始皇帝二十八年歲在壬午至今熙寧九年丙辰凡千二百九十五年而蜀人蘇軾來守高密得舊紙本於民間比今所見猶為完好知其存者磨滅無日矣而廬江文勖適以事至密勖好古善篆得李斯用筆意乃摹諸石置之超然臺上夫秦雖無道然所立有絕人者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廢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正月七日甲子記

書鮮于子駿楚詞後

鮮于子駿作楚詞九誦以示軾軾讀之茫然而思喟然而歎曰嗟乎此聲之不作也久矣雖欲作之而聽者誰乎譬之於樂變亂之極而至於今凡世俗之所用皆夷

聲夷器也求所謂鄭衛者且不可得而況於雅音乎學者方欲陳六代之物弦匏三百五篇黎然如戛金戛擊未有不坐睡竊笑者也好之而欲學者無其師知之而欲傳者無其徒可不悲哉今子駿獨行吟坐思寤寐於千載之上追古屈原宋玉及其人於寞寞績微學之將墜可謂至矣而覽者不知其貴蓋亦無足怪者彼必嘗從事於此而後知其難且工其不學者以為苟然而已元豐元年四月九日趙郡蘇軾書

書遊湯泉詩後

余之所聞湯泉七其五則今三子之所遊與秦君之賦所謂臣廬汝水尉氏驪山其二則余之所見鳳翔之駱谷與渝州之陳氏山居也皆棄於窮山之中山僧野人之所浴麋鹿猿猱之所飲惟驪山當往來之衝華堂玉甃獨為勝絶然坐明皇之累為楊李祿山所汚使口舌之士援筆唾罵以為亡國之餘辱莫大焉今惠濟之泉獨為三子者咏歎如此豈非所寄僻遠不為當塗者所恩而後得為高人逸士與世異趣者之所樂乎或曰明皇之累楊李祿山之汙泉豈知惡之然則幽遠僻陋之歎亦非泉之所病也泉固無知於榮辱特以人意推之可以為抱器適用而不擇所處者之戒

書歐陽公黃牛廟詩後

右歐陽文忠公為峽州夷陵令日所作黃牛廟詩也軾嘗聞之於公予昔以西京留守推官為館閣較勘時同舟沂江入一廟中年丁寶臣元珍適來京師夢與予同舟拜謁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辭予不可方拜時神像為起鞠躬堂下且使人邀予上耳語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館閣乃爾異禮耶既出門見一馬隻耳覺而語予固莫識也不數日元珍除峽州判官已而余亦貶夷陵令日與元珍處不復記前夢云一日與元珍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皆夢中所見予為縣令固班元珍下而門外鐫石為馬缺一耳相視大驚乃留詩廟中有石馬繫祠門之句蓋私識其事也元豐五年軾謫居

黃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見過因語峽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請書其事與詩當刻石於廟使人知進退出處皆非人力如石馬一耳何與公事而亦前定況其大者公既為神所禮而猶謂之淫祀以見其直氣不阿如此感其言有味故為録之正月二日眉山蘇軾書

書蒲永昇畫後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為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為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胡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三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嗤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元豐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夜黃州臨皐亭西齋戲書

書樂毅論後

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通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群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書韓魏公黃州詩後

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陋雖閭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王元之韓魏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死之自黃遷蘄州沒于蘄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為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黃人獨私以為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為郡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貢公素黃人也而客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雪堂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慕公之詩而刻之石以為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副使蘇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强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强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書唐氏六家書後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疎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覆不已乃識其奇趣今法帖中有云不具釋智永白者誤收在逸少部中然亦非禪師書也云謹此代申此乃唐末五代流俗之語耳

而書亦不工歐陽率更書妍緊拔群尤工於小楷高麗遣使購其書高祖歎曰彼觀其書以為魁梧奇偉人也此非知書者凡書象其為人率更貌寒寢敏悟絶人今觀其書勁嶮刻厲正稱其貌耳褚河南書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古之論書者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河南固忠臣但有譖殺劉洎一事使人怏怏然余嘗攷其實恐劉洎末年偏忿實有伊霍之語非譖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獨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始

天后朝許李所誣而史官不能辨也張長史草書頽然天放畧有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長安猶有長史真書郎官石柱記作字簡遠如晉宋間人顏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如杜子美詩格力天縱奄有漢魏晉宋以來風流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柳少師書本出於顏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虛語也其言心正則筆正者非獨諷諫理固然也世之小人書字雖工而其神情終有睢盱側媚之態不知人情隨想而見如韓子所謂竊斧者乎抑真爾也然至使人見其書而猶憎之則其人可知矣余謫居黃州唐林夫自湖口以書遺余云吾家有此六人書子為我畧評之而書其後林夫之書過我遠矣而反求於予何哉此又未可曉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一日眉山蘇軾書

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布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楊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傳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温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

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余愛鄭君之學簡而通故私附其後

書吳道子畫後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有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偽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元豐八年十一月七日書

書朱象先畫後

松陵人朱君象先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曰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昔閻立本始以文學進身卒蒙畫師之恥或者以是為君病余以謂不然謝安石欲使王子敬書太極殿榜以韋仲將事諷之子敬曰仲將魏之大臣理必不爾若然者有以知魏德之不長也使立本如子敬之高其誰敢以畫師使之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為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其不可榮辱也使立本如千里之達其誰能以畫師辱之今朱君無求於世雖王公貴人其何道使之遇其解衣盤礴雖余亦得攫攘其旁也元祐五年九月十八日東坡居士書

書楞伽經後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先佛所說微妙第一真實了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受以為心法如醫之有難經句句皆理字字皆法後世達者神而明之如槃走珠如珠走槃無不可者若出新意而棄舊學以為無用非愚無知則狂而已近歲學者各宗其師務從簡便得一句一偈自謂了證至使婦人孺子抵掌嬉笑爭談禪悅高者為名下者為利餘波末流無所不至而佛法微矣譬如俚俗醫師不由經論直授方藥以之療病非不或中至於遇病輒應懸斷死生則與知經學古者不可同日語矣世人徒見其有一至之功或捷於古人因謂難經不學而可豈不誤哉楞伽義趣幽眇文字簡古讀者或不能句而況遺文以得義忘義以了心者乎此其所以寂寥於是幾廢而僅存也太子太保樂全先生張公安道以廣大心得清淨覺慶歷中嘗為滁州至一僧舍偶見此經入手悅然如獲舊物開卷未終風障冰解細視筆畫手迹宛然悲喜太息從是悟入常以經首四偈發明心要載游於公之門三十年矣今年二月過南都見公於私第公時年七十九幻滅都盡惠光渾圜而軾亦老於憂患百念灰冷公以為可教者乃授此經且以錢三十萬使印施於江淮間而金山長老佛印大師了元曰印施有盡若書而刻之則無盡軾乃為書之而元使其侍者曉機走錢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為金山常住元豐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蘇軾書

書黃魯直李氏傳後

無所厭離何從出世無所欣慕何從入道欣慕之至亡子見父厭離之極蹶雞出湯不極不至心地不淨如飯中沙與飯皆熟若不含糊與飯俱嚥即須吐出與沙俱棄善哉佛子作清淨飯淘米去沙終不能盡不如即用本所自種元無沙米此米無沙亦不受沙非不受也無

受處故

書正信和尚塔銘後

太安楊氏世出名僧正信表公兄弟三人其一曰仁慶故眉僧正其一曰元俊故極樂院主今太安治平院也皆有高行而表公行解超然晚以行覺三人皆與吾先大父職方公吾先君中大夫遊相善也熙寧初軾以服除將入朝表公適臥病入室告別霜髮寸餘目光瞭然骨盡出如畫須菩提像可畏也軾盤桓不忍去表曰行矣何處不相見軾曰公能不遠千里相從乎表笑曰佛言生正信家千里從公無不可者然吾蓋未也已而果無恙至六年乃寂是歲軾在錢塘夢表若告別者又十五年其徒法用以其所作偈頌及塔記相示乃書其末

書晁無咎所作杜輿子師字説後

易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夫君子得輿下完而上未具也小人剥廬上壯而下撓也下完而上未具吾安寢其中民將載之上壯而下撓疾走不顧猶懼壓馬今君學修於身行修於家而禄未及既完其下矣故予以是名字之與無咎意初無異者而其文約其義近不足以發夫人之志若無咎者可謂富於言而妙於理者也

書東皋子傳後

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予胸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閒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嘗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當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已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侍詒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侍詒樂乎曰侍詒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

禁酒予既得自釀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問復以酒遺予畧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皋子與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為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庶幾焉

書黃子思詩集後

予嘗論書以謂鍾王之迹蕭散簡遠妙在筆畫之外至唐顏柳始集古今筆法而盡發之極書之變天下翕然以為宗師而鍾王之法益微至於詩亦然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李杜之後詩人繼作雖間有遠韻而才不逮意獨韋應物柳宗元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非餘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圖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其論詩曰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鹹酸之外蓋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韻恨當時不識其妙予三復其言而悲之閩人黃子思慶歷皇祐間號能文者予嘗聞前輩誦其詩每得佳句妙語反覆數四乃識其所謂信乎表聖之言美在鹹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歎也予既與其子幾道其孫師是游得窺其家集而子思篤行高志為吏有異材見於墓誌詳矣予不復論獨評其詩如此

書柳子厚牛賦後

嶺外俗皆恬殺牛而海南為甚客自高化載牛渡海百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死者無數牛登舟皆哀鳴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以禱富者至殺十數牛死者不復云幸而不死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為藥閒有飲藥者巫輒云神怒病不可復治親戚皆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沈水香香必以牛易之黎黎人得牛皆以

祭鬼無脫者中國人以沈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牛肉也何福之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僧道贇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庶幾其少哀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

書若達所書經後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麄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爾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所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切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雨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業故上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秖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

釋迦以文教其譯於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傳遠故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絶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儒釋兼通道學純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矣未有通亮簡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合其可不使學者晝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其文唐史元和中馬總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管經畧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抗節番禺曹谿謚號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之誤當以碑為正紹聖三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閏之字季章享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于惠州日以遠去其母之殯為恨也念將祥除無以申罔極之痛故親書金光明經四卷手自裝治送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中欲以資其母之往生也泣而言於軾曰書經之勞微矣不足以望豐報要當口誦而心通手書而身履之乃能感通佛祖升濟神明而小子愚冥不知此經皆真實語耶抑寓言也當云何見云何行軾曰善哉問也吾常聞之張文定公安道曰佛乘無大小言亦非虛實顧我所見如何耳萬法一致也我若有見寓言即是實語若無所見實寓皆非故楞嚴經云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涅槃若諸菩薩急於度人不急於成佛盡三界衆生皆成佛已我乃湟槃若諸菩薩覺知此身無始以來皆衆生相寃親拒受內外障護即卵生相壞彼成此損人亦已即胎生相愛染留連附記有無即濕生相一切勿變為勤苦修行幻力成就則此四相依伏我諸根為湟槃相以已主宰即化生相此四衆生相者與我流轉不覺不知

此成佛無有是處此二菩薩皆是正見乃知佛語非寓非實今汝若能為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捉筆狀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雨不能濕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譚君文初以念親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悟入本心灌流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非實今汝若能為流水長者以大願力象取無礙法水以救汝流浪渴涸之魚又能觀諸世間雖甚可愛而虛幻無實終非我有者汝即捨離如薩埵王子捨身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憫者汝即布施如薩埵王子施虎行此捨施如饑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得佛可成母可拔也過再拜稽首願書其末紹聖二年八月一日

書劉庭式事

予昔為密州殿中丞劉庭式為通判庭式齊人也而子由為齊州掌書記得其鄉閭之言以告予曰庭式通禮學究未及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也庭式及第其女以疾兩目皆盲女家躬耕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偕老盲女死於密庭式喪之逾年而哀不哀不肯復娶予偶問之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子娶盲女與之偕老義也愛從何生哀從何出予於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有目亦吾妻也無目亦吾妻也吾哀亦忘則凡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亦耶予深感其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

言曰子功名富貴人也或笑予言之過予曰不然昔羊叔子娶夏侯霸女霸叛入蜀親友皆告絶而叔子獨安其室恩禮有加焉君子是以知叔子之貴也其後卒為晉元臣今庭式亦庶幾焉若不貴必且得道時坐客皆憮然不信也昨日有人自廬山來云庭式今在山中監太平觀面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往復六十里如飛絶粒不食已數年矣此豈無得而然哉聞之喜甚自以吾言之不妄也乃書以寄密人趙杲卿杲卿與庭式善且皆嘗聞余言者庭式字得之今為朝請郎杲卿字明叔鄉貢進士亦有行義元豐六年七月十五日東坡居士書

書狄武襄事

狄武襄公者本農家子年十六時其兄素與里人失其姓名號鐵羅漢者鬬於水濱至溺救之保伍方縛素公適餉田見之曰殺羅漢者我也人皆釋素而縛公公曰我不逃死然待我救羅漢庶幾復活若決死者縛我未晚也衆從之公默祝曰我若貴羅漢當蘇乃舉其尸出水數斗而活其後人無知者公薨其子諮詠護喪歸葬西河父老為言此元祐元年十二月五日與詠同館北客夜話及之眉山蘇軾記

外曾祖程公逸事

公諱仁霸眉山人以仁厚信於鄉里蜀平中朝士大夫憚遠宦官閥選士人有行義者攝公攝錄參軍眉山尉有得盜蘆菔根者實竊而所持刀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濕公適過之知其冤咋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汝直之盜果稱冤移獄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復移獄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扣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對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未盡門戶興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

而卒軾幼時聞此語已而外祖父壽九十舅氏始貴顯壽八十五曾孫皆仕有聲同時為監司者三人玄孫宦學益盛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或謂盜德公之深不忍煩公暫對可也而獄久不決豈主者亦因以苦尉掾也歟紹聖二年三月九日軾在惠州讀陶潛所作外祖孟嘉傳云凱風寒泉之思實鍾厥心意悽然悲之乃記公之逸事以遺程氏庶幾淵明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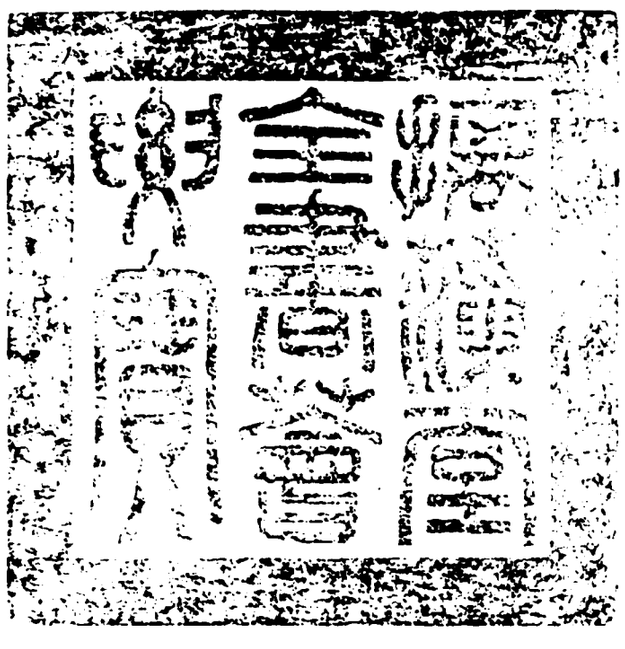
南華長老重辯才逸事

契嵩禪師常瞋人未嘗見其笑海月慧辯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阮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辯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辯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昔作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阮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烏烏何有安以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

東坡全集卷九十三

謹案卷九十二第六頁前六行轍子由者刊本轍訛輒今改

第四十頁前一行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刊本淫訛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江　軾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四
贊三十七首

延州來季子贊 并引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令尹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兵季子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知可乎闔廬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其國也且帥師救陳不戰而去之以為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專

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廬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烏乎悲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孔北海贊 并敘

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庫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偽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疎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已為喜天若胙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魯國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羯奴盜賊之靡欺孤如操又羯所恥我書春秋與齊豹茵丈舉在天雖亡不死我宗若人尚友千祀視公如龍視操如鬼

王元之畫像贊 并敘

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余嘗三復斯言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如漢汲黯蕭望之李固吳張昭唐魏鄭公狄仁傑皆以身狥義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正色而立于朝則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千百緩急豈可望哉故

翰林王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立當世足以追配此六
君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姦慝然公猶不容於中
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如不幸
而處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必將驚世絶
俗使斗筲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始余
過蘇州虎丘寺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
而不可得其後為徐州而公之曾孫汾為兖州以公墓
碑示余乃追為之贊以附其家傳云

維昔聖賢患莫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
不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
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占之有汎其
額公能汎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王仲儀真贊 并敘

孟子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
也又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夫所謂世臣者豈特世禄之
人而巨室者豈特侈富之家也哉蓋功烈已著於時德
望已信於人譬之喬木封殖愛養自拱把以至於合抱
者非一日之故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誠不如新
進之士至於緩急之際決大策安大衆呼之則來揮之
則散者惟世臣巨室為能余嘉祐中始識懿敏王公於
成都其後從事於岐而公自許州移鎮平涼方是時虜
大舉犯邊轉運使攝帥事與副總管議不合軍無紀律
邊人大恐聲搖三輔及聞公來吏士踴躍傳呼旗旆精
明鼓角讙亮虜即日解去公至燕勞將佐而已余然後
知老臣宿將其功用蓋如此使新進之士當之雖有韓
白之勇良平之奇豈能坐勝默成如此之捷乎熙寧四
年秋余將往錢塘見公於私第佚老堂飲酒至暮論及
當世事曰吾老矣恐不復見子厚自愛無忘吾言既去
二年而公薨又六年乃作公之真贊以遺其子肇詞曰
堂堂魏公配命召祖顯允懿敏維周之虎魏公在朝百
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廣大宜公宜相如木

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窶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知其賢曷不觀此佩玉劒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王定國真贊

温然而澤者道人之腴也凜然而清者詩人之癯也雍容委蛇者貴介之公子而短小精悍者游俠之徒也人何足以知之此皆其膚也若人者泰不驕困不撓而老不枯也

秦少游真贊

以君為將仕也其服野其行方以君為將隱也其言文其神昌置而不求君不即即而求之君不藏以為將仕將隱者皆不知君者也蓋將挈所有而乘所遇以游於世而卒反於其鄉者乎

參寥子真贊

東坡居士曰維參寥子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柅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好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為感時玩物不能忘情之語此余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五也

徐大正真贊

賢哉徐子温文而毅儒不亂法俠不犯忌求之古人尚論其世登唐滅漢三國之士我非北海安識子義願觀伯符擊戟為戲

文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毫末詩不能盡溢而為書變而為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文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籜上傲氷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為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敘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

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所笑者笑之餘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文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余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不可得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飄飄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郭忠恕畫贊 并敘

右張夢得所藏郭忠恕畫山水屋木一幅忠恕字恕先以字行洛陽人少善屬文及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曠岐雍陜洛間逢人無貴賤口稱猫遇佳山水輒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冰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為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為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絶時與役夫小民入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太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決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

但衣衾存馬蓋屍解也贊曰

長松撓天蒼壁插水憑欄飛觀縹緲誰子空蒙寂歷烟雨滅沒恕先在馬呼之或出

黃庭經贊 并敘

余既書黃庭內景以贈祿先道師而龍眠居士復為作經相其前而畫余二人像其後筆勢儁妙遂為希世之寶嗟歎不足故復贊之曰

太上虛皇出靈篇黃庭真人舞胎仙髯耆兩卿相後前卯妙俠侍清且妍十有二神服銳堅巍巍堂堂人中天問我何脩果此緣是心朝空夕了然恐非其人世莫傳殿以二士蒼鵠騫南隨道師歷山淵山人迎笑喜我還問誰遣化老龍眠

韓幹畫馬贊

韓幹之馬四其一在陸驤首奮鬣若有所望頓足而長鳴其一欲涉尻高首下擇所由濟跼蹐而未成其二在水前者反顧若以鼻語後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為廐馬也則前無羈絡後無箠策以為野馬也則隅目聳耳豐臆細尾皆中度程蕭然如賢大夫貴公子相與解帶脫帽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矣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而無營

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 并引

陸探微畫師子在潤州甘露寺李衛公鎮浙西所留者筆法奇古絕不類近世予為甘露寺詩有云破板陸生畫青貔戲盤跚上有二天人揮手如翔鸞筆墨雖欲盡典刑垂不刊者也熙寧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命工摹置膠西蓋公堂中且贊之云

高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置之高堂護燕几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石菖蒲贊 并敘

本草菖蒲味辛溫無毒開心補五臟通九竅明耳目久服輕身不忘延年益心智高志不老注云生石磧上概

節者良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進學解云跐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狶苓不知退之即以昌陽為菖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凡草木之生石上者必須微土以附其根如石韋石斛之類雖不待土然去其本處輒槁死惟石菖蒲并石取之濯去泥土漬以清水置盆中可數十年不枯雖不甚茂而節葉堅瘦根須連絡蒼然於几案間久而益可喜也其輕身延年之功既非昌陽之所能及至於忍寒苦安濊泊與清泉白石為伍不待泥土而生者亦豈昌陽之所能髣髴哉余游慈湖山中得數本以石盆養之置舟中間以文石石英璀璨芬郁意甚愛焉顧恐陸行不能致也乃以遺九江道士胡洞微使善視之余復過此將問其安否賛曰

清且泚惟石與水託於一器養非其地瘠而不死夫孰知其理不如此何以輔五藏而堅髮齒

九馬圖賛　并引

長安薛君紹彭家藏曹將軍九馬圖杜子美所為作詩者也牽毛師子二駿在焉作九馬賛

牧者萬歲繪者惟霸甫為作誦偉哉九馬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羣英我思開元今為幾日筋骨應圖至三萬疋云何寂寥跬步山川負鹽挽磨淚濕九泉牝牡驪黃自以為至駮其一毛棄我千里蹂躪是乘腊蠟其鞭道阻且長喟其永歎

顧愷之畫黃初平牧羊圖賛

先生養生如牧羊放之無何有之鄉止者自止行者行先生超然坐其旁挾策讀書羊不亡化而為石起復僵流涎磨牙咲虎狼先生指呼羊服箱號稱雨工行四方莫隨上林芒屩郎躆門舐地尋鹽湯

二疏圖賛

惟天為健而不干時沈潛剛克以燮和之於赫漢高以智力王凜然君臣師友道喪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盖韓楊盖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

士此意莫陳千載于今我觀畫圖涕下沾襟

偃松屏贊 并引

余為中山守始食北嶽松膏為天下冠其木理堅密瘠而不癢信植物之英烈也謫居羅浮山下地煖多松而不識霜雪如高才勝人生綺紈家與孤臣孽子有間矣士踐憂患安知非福幼子過從我南來畫寒松偃盖為護首小屏為之贊曰

燕南趙北大茂之麓天僵雪峰地裂冰谷凜然孤清不能無生生此偉奇北方之精蒼皮玉骨磽磽齾齾方春不知泛寒秀發孺子介剛從我炎荒霜中之英以洗我瘴

三馬圖贊 并引

元祐初上方閉玉門關謝遣諸將太師文彦博宰相吕大防范純仁建遣諸生游師雄行邊敕武備師雄至熙河蕃官包順請以所部熟戶除邊患師雄許之遂禽猾羌大首領鬼章青宜結以獻百官皆賀且遣使告永裕陵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長鳴萬馬皆瘖父老縱觀以為未始見也然上方恭默思道八駿在廷未嘗一顧其後閑人起居不以時馬有斃者上亦不問明年羌温溪心有良馬不敢進請於邊吏願以餽太師潞國公詔許之將之奇為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入貢歲月留其使與馬於邊之奇為請乞不以時入事下禮部軾時為宗伯判其狀云朝廷方郤走馬以養正復汗血亦何所用事遂寢于時兵革不用海内小康馬則不遇矣而人少安軾嘗私請於承議郎李公麟畫當時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校之藏於家紹聖四年三月十四日軾在惠州謫居無事閉門謝

李潭六馬圖贊

六馬異態以似為妍畫師何從得所以然相彼癢者舉脣見咽方其癢時槁木萬錢絡以金玉非馬所便烏乎各適其適以全吾天乎

李伯時畫李端叔真贊

龍眠居士畫李端叔東坡老人贊之曰須髮之拳然眉宇之淵然披胸腹之掀然以為可得而見歟則漠乎其無言以為不可得而見歟則已見畫于龍眠矣嗚呼將為既琢之玉以役其天乎其將為不雨之雲以抱其全乎抑將游戲此世而時出於兩者之間也

三笑圖贊

彼三士者得意忘言廬胡一笑其樂也天嗟此小童麋鹿狙猿爾各何知亦復粲然萬生紛綸何鄙何妍各笑其笑未知孰賢

李西平畫贊

以吾觀西平王提孤軍自北方赴行在走懷光斬朱泚如反掌及其後帥鳳翔與隴右瞰河湟兵益振謀既臧終不能取尋常墮賊計困平涼卒罷兵仆三將誰之咎在廟堂斬馬劍誅延賞為葅醢不足償覽遺像涕泗滂

醉吟先生畫贊

黃金駟碧玉壺足踏東流水目送西飛鳥擁髻顧影者真子干之侍妾奮髯直眎者非列仙之臞儒

夢作司馬相如求畫贊 并敘

夜夢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合席而坐子雲曰長卿久欲求公作畫贊余辭以罪戾之餘久廢筆硯子雲懇祈不獲已為之既成子雲戲余曰三賦果足以重趙乎為之余曰三賦足以重趙則子之太玄果不足以重趙乎為之一笑而散

長卿有意慕藺之勇言還故鄉閭里是聲景星鳳凰以見為寵煌煌三賦可使趙重

題三國名臣贊

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之士尚風節短於權

略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

忠懿王贊

文武忠懿堂堂中有樗里不以示人雷行八區震驚聽聞提十五州共為帝民送君者自崖而返以安樂其子孫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眇大物而成仁

李伯時所畫沐猴馬贊

吾觀沐猴以馬為戲至使此馬竊銜詭轡沐猴宜馬真虛言爾

文與可枯木贊

怪木在廷枯柯北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流

救月圖贊

癡蟇鬻肉睥睨天日偉哉黑龍見此蛇服蟇死月明龍反其族乘雲雲天雨我百穀

捕魚圖贊

荇秀水暖鼁魚出戲怒獨一作蛙無朋寂寞鼓吹孰謂魚樂強羸相屠去是咨口以完長須

思無邪齋贊

飲食之精草木之華集我丹田我丹所家我丹伊何鉛汞丹砂客主相守如巢養鵡培以戊巳耕以赤蛇化以丙丁滋以河車乃根乃株乃實乃華畫煉于日赫然丹霞夜浴于月皓然素葩金丹自成曰思無邪此贊信筆直書不加點定殆是天成非以意造也紹聖元年十月

二十日

六觀堂贊

我觀衆生念念為人畫不見心夜不見身佛言如夢非想非因夢中常覺孰為形神我觀衆生終日疑怖土偶不然無罣礙故佛言如幻永離愛惡饑餐畫餅無有是處我觀衆生起滅不停以是為故乃有死生佛言如泡泡本無成能壞能成雖佛不能我觀衆生顛倒已久以光為無以影為有佛言光影我亦舉手從此永斷日中

狂走我觀衆生同游露中對面不見衣沾眼蒙佛言如露一照而通蒙者既滅照者亦空我觀衆生神通自在於電光中建立世界佛言如電言發意會佛與衆生了無雜壞垂慈老人嘗作是觀自一至六六生千萬生故無窮一故不亂東坡無口孰為此贊

元華子真贊

方口而髯秀眉覆顴示我其華我識其元我來從之目擊道存我有陋室茅茨采椽灑掃庭戶窻牖廓然虛空無人願受予言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宋 蘇軾 撰

贊八十首

僧伽贊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見日喜而舞非謂日月有在亡實自慶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見者彼豈無眼業鄣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便作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反掌傳摹世間千萬億皆自大士法身出

麻田供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繞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畫此圓滿天日表

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平等觀
本無憂樂與壽夭丈六全身不為大方寸千佛夫豈小
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嬈

藥師琉璃光佛贊　并引

佛弟子蘇簽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供
養祈禱藥師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軾特為造畫
尊像敬拜稽首為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衆生無病惱世界悉琉璃大地皆藥草我
今衆稽孺仰佛如翁媼面頤既圓平風末亦除掃弟子
簽與德前世衲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傅大士贊

善慧執板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為君打鼓

應夢觀音贊

稽首觀音宴坐寶石忽忽夢中應我空寂觀音不來我
亦不往水在盆中月在天上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凜
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心識
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鍼自鍼達
線為鍼幾何巧歷莫算鍼若是佛佛當千萬若其非佛
此相曷緣孰融此二為不二門拜手敬贊東坡老人

繡佛贊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辯
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禮拜贊歎曾未
及彼一鍼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得度成
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題王靄畫如來出山相贊

頭顱鬢耳卓朔適從何處來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萬
家閑外道天魔猶奏樂錯不錯安得無上菩提成等正
覺

東林第一代廣惠禪師真贊

忠臣不畏死故能立天下之大事勇士不顧生故能立

天下之大名是人於道亦未也特以義重而身輕然猶所立如此而況於出三界了萬法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應物而無情者乎堂堂總公僧中之龍呼吸為雲噫欠為風且置是事聊觀其一戲蓋將拊掌談笑不起于坐而使廬山之下化為梵釋龍天之宮

興國寺浴室院六祖畫贊 并敘

予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東西壁畫六祖像其東刻木為樓閣堂宇以障之不見其全而西壁三師皆神宇靖深中空外虒意非知是道者不能為此書其上曰蜀僧令宗筆予初不聞宗名而家有偽蜀待詔丘文播筆畫相似殆不可辨曰宗豈師播者耶已而問諸蜀父老曰文播漢州人弟曰文曉而令宗其異父弟或曰其表弟也皆善畫山水人物竹石其品在黃筌句龍爽之間而文播之子仁慶尤長於花實羽毛蜀人趙昌所師者予去三十一年而中書舍人彭君器資亦館于是予往見之則院中人

無復識予者獨主僧惠汶蓋當時堂上侍者然亦老矣導予觀令宗畫則三祖依然尚在蔭翳間余與器資相顧太息汶曰嘻去是也何有乃徙置所謂樓閣堂宇者北向而出之六師相親如言如笑如以法相授都人聞之觀者日衆汶乃作欄楯以護之而器資請余為贊之曰

少林倭壁不以為礙彌天同輩不以為泰稽首六師昔晦今明不去不來何損何增俯仰屈信三十一年我雖日化其孰能遷之

觀音贊 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師貫休所畫十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女為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慶州小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追福滅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呼者

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當自救
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若能真不
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尊者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言
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尊者

旃檀非烟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弹指贊歎善
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尊者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睥然汝
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四尊者

袖手不言跏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動
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五尊者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積而藏之了
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六尊者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
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七尊者

梵書旁行倪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
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八尊者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是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
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輪迴

第九尊者

柏子庭除正覺妙慧悟最上乘了第一義為大摩尼傳
雞足衣示現虚寂端坐倪眉

第十尊者

半肩磨衲為誰緩頰彼以誠叩此緣問答佛意玄微有
覺無為肉眼執着捧函捕龜

第十一尊者

幻體有累法身無着幻法兩忘圓明寥廓以大願力援
諸有情見聞悉入真妄一真

第十二尊者

長江皎潔可鑑毛髮師心水心一般奇絶目寓波中意
若擾龍真機掣電微妙元通

第十三尊者

默坐無說是名妙說月槃芹獻花開子結寶錫一枝中
含真機悟此機者處土泉飛

第十四尊者

攝衣跏趺觀此烟穗與我定香本無內外貝葉琅函三
乘指南胡人捧立云誰啟緘

第十五尊者

何去何從叩應感通如響荅聲聲寂還空訴者誰聾皆
有佛性去爾嗔恚隨處清淨

第十六尊者

一般心眼兩般見解將人我礦烹煉沙汰廓然圓明超
悟上乘示現慈悲援諸有情

自海南歸過清遠峽寶林寺敬賛禪月所畫十八
大阿羅漢

第一賓度羅跋囉墮尊者

白毬在膝貝多在巾目視超然忘經與人面顦百皺不
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第二迦諾迦伐蹉尊者

暮年何老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笑
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三迦諾迦跋梨隨闍尊者

揚眉注目拊膝橫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默如雷霆言
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四蘇頻陀尊者

聃耳屬肩綺眉覆顴佛在世時見此耆年開口誦經四十餘齒時聞雷雹出一彈指

第五諾矩羅尊者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癢孰爬有木童子高下適當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第六跋陁羅尊者

美狠惡婉自昔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代

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第七迦理迦尊者

佛子三毛髮眉與須既去一作芸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物無兩遂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第八代閣羅弗多尊者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亦不相捐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第九戒博迦尊者

一刼七日剎那三世何念之勤屈指默計屈者已往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伸之間

第十半託迦尊者

垂頭沒肩俛目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一羅怙羅尊者

面門月滿瞳子電爛示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二那伽犀那尊者

以惡穢物穢一作賄如火自熯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為誰虔恭大一作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十三因揭陁尊者

捧經持珠杖則倚肩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第十四伐那婆斯尊者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隕路迷草合逐獸于原得爵一作已忘弓偶然汲水忽然相逢

第十五阿氏多尊者

勞我者皆休我者黔如晏如岳鮮不僻淫是哀駘它澹臺滅明各妍于心得法眼正

第十六注半託迦尊者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自

一作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色聲

第十七慶友尊者

以口誦經以手數一作數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

竅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八賓頭盧尊者

右手持杖左手拊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宴坐石上安

以杖為無用之用世人莫知

羅漢贊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饗萬口寶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皆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盡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增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頗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下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俛仰之間軼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敦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差擇其徒脩營此會永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軼拜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耶衆

謂此為佛是事理鄣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融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耶衆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

有別水放為江河匯為沼沚

一切常住僧伽耶衆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

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現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衆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因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反

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復存

一切常住大辟支迦衆

憂為樂樂兼萬人既倍衆惡

一切天衆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以

苦極則脩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超欲色至

非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脩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究

胷隕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頃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寶號窮鑽

究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五通神仙衆

孰云飛仙高舉違世湛然神凝物不疵癘為同為異本

自無同契我無生長生之宗

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燔汝乃汝自燔觀法界性起
滅電速知惟心造是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嚥真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惡
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一

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為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飜
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復見夢

磨衲贊 并序

長老佛印大師了元遊京師天子聞其名以高麗所貢
磨衲賜之客有見而歎曰嗚呼善哉未曾有也嘗試與
子攝其齊祗循其鉤絡舉而振之則東盡嵎夷西及昧
谷南放交趾北屬幽都紛然在吾箴孔綫蹊之中矣佛
印听然而笑曰甚矣子言之陋也吾以法眼視之一一
箴孔有無量世界滿中衆生所有毛竅所衣之衣箴孔
綫蹊悉為世界如是展轉經八十反吾佛光明之所照
與吾君聖德之所被如以大海注一毛竅如以大地塞
一箴孔曾何嵎夷昧谷交趾幽都之足云乎當知此衲
非大非小非短非長非重非輕非薄非厚非色非空一
切世間折膠墮指此衲不寒鑠石流金此衲不熱五濁

流浪此衲不垢劫火洞然此衲不壞云何以有思惟心
生下劣想於是蜀人蘇軾聞而贊之曰
匪而藏之見衲而不見師衣而不匪見師而不見衲惟
師與衲非一非兩眇而視之蜉蝣龍象

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
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
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

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
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
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
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
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忽忽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
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金山長老寶覺師真贊

望之儼然即之也温是惟寶覺大士之像因是識師是
則非師因師識道道亦如是

資福白長老真贊

是是是是資福白老子身如空我如爾無一事長歡喜

東坡有老居士見此真欲擬議未開口落第二有一語
略相似門如市心如水

光道人真贊　字晏然

海口山顴犀顱鶴肩定眼水止秀眉月弦自一而兩至
百億千即妄而真是真晏然

淨因淨照臻老真贊

淨故能照為照故淨亦如是身孰知其正四大是假此
反為真從古聖賢所莫能分視彼如此凡賊皆子喜甲
怒乙雖子猶賊人方自我物固相物是故東坡即此為
實

馬祖龐公真贊

南岳坐下一馬四蹄踏殺天下馬後復一老龐一口吸
盡西江天下是老師脚西江即渠儂口不知誰踏誰殺
何緣自吸自受　雲秀作六偈述龐公事東坡讀而首肯之為書此贊

玉巖隱居陽行先真贊

道不二德不孤無人所有有人所無世之所爭者五天
啻其三而畀其二是以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

葆光法師真贊

嗟夫法師行年四十有四而不知牝牡之欲身居京邑
而不營利欲之私體無威容口無文詞頭如蓬葆性如
鹿麋意之所向雖金石莫隔而鬼神莫逆此所以陟降

天門睥睨帝所而終莫能疑者耶

醴泉觀真靖崇教大師真贊

北方有神君出內罔與冥被髮拊劒馭兩靈國之東南
福其庭注然天醪涌其泠汰選妙士守篇扃脩然真靖
有典刑眉間三出杳而清何必控鯉浮南溟

東莞資福堂老栢再生贊

生石首肯奘松肘回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栢枯其
留復生此栢無我誰為枯榮方其枯時不枯者存一枯

一榮皆方便門人皆不聞死礫說法今聞此栢熾然常
說

湜長老真贊

道與之貌天與之形雖同乎人而實無情彼真清隱何
殊丹青日照月明雷動風行夫孰非幻忽然而成此畫
清隱可謁雨晴

海月辯公真贊 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夫妄庸巧
僞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於僧職正副之外別補
都僧正一員簿帳案牒奔走將迎之勞專責正副以下
而都師總領要略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號為僧
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絶俗之士不屑為之惟清通端雅
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余通守錢塘
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
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事吏治少暇而余
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清坐相對時聞一言

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
人人貌而天虛緣而祿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
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
余入山適有所未暇旬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
須余至乃闔棺趺坐如生頂尚温也余在黃州夢至西
湖上有大殿榜曰彌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
行道其間師没後二十一年 余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
屬參寥子以書遺余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

此願何也余矍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趍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妥有大士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庶復見之衆縛自脫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兩天竺宛如平生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清都謝道士真贊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李伯時作老子新沐圖遺道士蹇拱辰趙郡蘇某見而贊之 一云子由作

老聃新沐晞髮于庭其心淡然若忘其形夫子與回見之而驚入而問之強使自名曰豈有已哉夫人皆然惟役於人而喪其天其人苟忘其天則全四肢百骸孰為吾纏死生終始孰為吾遷彼赫赫者將為吾溫彼肅肅者將為吾寒一溫一寒交而萬物生焉物皆賴之而況吾身乎溫為吾和寒為吾堅忽乎不知而更千萬年葆光志之夫非養生之根乎

辯才大師真贊

余頃年嘗聞妙法於辯才老師今見其畫像乃以所聞者贊之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嗇霧之中

無名和尚傳贊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孰在孰亡如井中空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髑髏贊

黃沙枯髑髏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當時恨不見業風相鼓轉巧色美倩盼無師無眼禪看便成一片

東坡全集卷九十五

謹案卷九十五第十七頁前二行佛印听然而笑曰刊本听訛聽據別本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謄録貢生 臣周志禮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八 集部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銘五十七首
郝鼠刀銘 宋 蘇軾 撰
有刀不愛遺余長不滿尺劍鉞之餘文如連環上下相繆錯之則見或漫如無昔所從得戒以自隨畜之無害暴鼠是除有穴于垣侵堂及室跳床撼幕終夕窣窣叱訶不去唼囓棗栗掀盂舐盂去不遺粒不擇道路仰行躡壁家為兩門窘則旁出輕趫捷猾忽不可執吾刀入門是去無跡又有甚者聚為怪妖晝出羣鬬相視睢盱舞于端門與主雜居猫見不噬又乳于家狃于永夜伺拳腰弭耳目不及顧鬚搖于穴走赴如霧碎首氏謂世皆然亟磨吾刀槃水致前炊未及熟肅然無蹤屠腸終不能去是獨何為宛然尺刀匣而不用無有介物豈有是以為不誠試之彌旬為凜以驚夫猫勢驚禽畫牙彼孰為畏相率以逃嗚呼嗟夫吾苟有之不言而諭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是亦何勞

玉堂硯銘 并序

文同與可將赴陵州孫洙巨源以玉堂大硯贈之與可
屬蘇軾子瞻為之銘曰

坡陁彌漫天濶海淺巨源之硯淋漓蕩濬神没鬼出與
可之筆爛南山之松為煤無餘涸陵陽之水維以濡之
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甫龍尾硯銘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縠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
足以閱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孔毅甫鳳咮石硯銘

昔余得之鳳凰山下龍焙之間今君得之劒浦之上黮
黵之灘如樂之和如金之堅如玉之有潤如舌之有泉
此其大凡也為然為不然然也雖胡越同名猶可不然
徒與此石谿而產何異於九鵬而一鷃

鳳咮硯銘 并序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如

於軾銘曰

鄧公硯銘 并敘

王鞏魏國文正公之孫也得其外祖張鄧公之硯求銘

玉熙寧中太原王頤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咪然其產不
富或以黷黓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
銘曰

陶土塗鎞山石玄之蠢頼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
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
發秘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咪硯銘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
玉乳金沙發靈寶殘璋斷壁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
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陋蘇子一見名鳳咪
坐令龍尾羞牛後

米薛石鍾山硯銘

有盜不禦探奇發瑰攘於彭蠡斲鍾取追有米楚狂惟
盜之隱因山作研其詞如賨

龍尾黼硯銘 并序

黼硯童聖皇帝所嘗御也乾興升遐以賜外戚劉
氏而永年以遺其舅王齊愈臣軾得之以遺臣宗孟且
銘之曰

黝歙之珍匪斯石也黼形而彀理金聲而玉色也雲蒸
露湛祥符之澤也二臣更寶之見者必作也

丹石硯銘 并序

唐林父遺予丹石硯粲然如芙蕖之出水殺墨而宜筆
盡硯之美唐氏譜天下硯而獨不知茲石之所出余益
知之銘曰

彤池紫淵出日所浴蒸為赤霓以貫暘谷是生斯珍非
石非玉因材制用璧水環復耕予中洲藝我玄粟投種
則穫不炊而熟

王仲儀硯銘

汲鄭蚤聞頗牧晚用諫草風生羽檄雷動人亡器存質
小任重施易何常明哲所共

端石硯銘 并引

蘇堅伯固之子庠字養直妙齡而有異才贈以端硯且

銘之曰

我友三益取溪之石寒松為煤孤竹為筆蓬麻效紙仰泉致滴斬几信鈎以全吾直

端硯銘

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茲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維以觀德

黃魯直銅雀硯銘

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獲纍然黃子玄豈尚白天實命我使與其蹟

陳公密子石硯銘 并引

公密躬自採石嵓下獲黃卵剖之得紫硯銘曰

孰形無情石亦卵生黃胞白絡孕此黝赬已器不死可候雨晴天畀夫子瑞其家庭

龍尾石月硯銘

蓁蓁兮霧縠石宛宛兮黑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霮霼觀玉兔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迹於簡冊照千古其如在耿此月之不沒

邁硯銘 邁往德輿責以一硯以此銘之

以此進道常若渴以此求進常若驚以此治財常思予以此書獄常思生

迨硯銘

有盡石無已求生陰壑閟重湫得之艱豈輕投旌苦學

卵硯銘

東坡硯龍尾石開鵠卵見蒼璧與居士同出入更嶮夷無燥濕今何者獨先逸從參寥老空寂

唐陸魯望硯銘

噫先生隱唐餘甘杞菊老樵漁是器寶實相予為散人出叢書

周文炳瓢硯銘

以汝為硯墾肖而瓢質以汝為瓢硯剖而腹實飲西江

之水吾以汝礪齒懸河之辯其以爾借面不即不離孰曰非道人之應器

王定國硯銘二首

石出西山之西北山之北戎以發劍予以試墨劍止一夫敵墨以萬世則吾以是知天下之才皆可以納諸聖賢之域

又

月之從星時則風雨汪洋翰墨將此是似黑雲浮空謾不見天風起雲移星月凜然

魯直所惠洮河石硯銘

洗之礪發金鐵琢而泓堅密澤郡洮岷至中國棄予劒參筆墨歲丙寅斗南北歸予者黃魯直

故人王頤有自然端硯硯之成於片石上稍稍其形天合其於人也畧是故可使而不可役也

加磨治而已銘曰

其色馬肝其聲磬其文水中月真寶石也而其德則正

天石硯銘 并序

軾年十二時於所居紗穀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為戲得異石如魚膚温瑩作淺碧色表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試以為硯甚發墨無貯水處先君曰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因以賜軾軾曰是文字之祥也軾寶而用之且為銘曰

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於德或全於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仰屋俯足世固多有

元豐二年秋七月予得罪下獄家屬流離書籍散亂明年至黃州求硯不復得以為失之矣七年七月舟行至當塗發書笥忽復見之甚喜以付迨過其匣雖不工先君手刻其受硯處而使工人就成之者不可易也

漢鼎銘 并引

禹鑄九鼎用器也初不以為寶象物以飾之亦非所以使民遠不若也武王遷之洛邑蓋已見笑於伯夷叔齊

矣方周之盛也鼎為宗廟之觀美而已及其衰也為周之患有不可勝言者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周之衰也與匹夫何異嗟夫孰知九鼎之為周之角齒也哉自春秋時楚莊王以問其輕重大小而戰國之際秦與齊楚皆欲之周人惴惴焉視三虎之垂涎而睨已也絶周之祀不足以致寇裂周之地不足以肥國然三國之君未嘗一日而忘周者以寶在焉故也三國爭之周人莫知所適與得鼎者未必能存周而不得者必碎之此九鼎之所以亡也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而鼎淪沒於泗水此周人毀鼎以緩禍而假之神奸以為之說也秦始皇漢武帝乃始萬方以出鼎此與兒童之見無異善夫吾丘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鼎也非周鼎夫周有鼎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謂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余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銘曰

惟五帝三代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靡不有茲鼎鼎存

石鼎銘 并序

張安道以遺子由子由以為軾生日之餽銘曰

石在洛書蓋隸從革矢弩醫砭皆金之職有堅而忍為釜為鬲居焚不炎允有三德

大覺鼎銘

樂全先生遺我鼎廳我復以餉大覺老禪在昔宋魯取之以兵書曰郜鼎以器從名樂全東坡予之以義書曰大覺之鼎以名從器挹山之泉烹以其新為苦為甘咨爾學人

文與可琴銘

攫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楚辭故有長言似君之句鄒忌論琴云攫之深釋之愉此言為指法之妙耳 與可好作

十二琴銘

震陵孤桐

震陵孤桐下陽岑音如澗泉響深林二聖元祐歲丁卯器巧名之張益老

香林八節

河渭之水多土其聲厚以沉江漢之水多石其聲激而清香林八節是謂天地之中山水之陰

虢鍾

薄則播厚則石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無此五疾則鳴而中律是謂虢鍾之實

玉磬

其清越以長者玉也聽萬物之秋者磬也實如是中藂霍不再食以是樂飢不以告罹

松風

忽乎青蘋之末而生有極於萬竅號怒而實無夫其蕩枝蟠葉霎而脫其枯風鳴松耶松鳴風耶

古媧黃

煉石補天之年截鼇比竹之音雖不可得見吾知古之猶今木聲犁然當於人心非參寥者孰鈎其深

南風

聲歌南風舜作則欲報父母天罔極

歸鶴

琴聲三疊舞胎仙肉飛不到夢所傳白鶴歸來見曾玄隴頭松風入朱絃

秋風

秋風度而草木先驚感秋者絃直而志不平攬變衰之色為可憐之聲不戰者善將傷手者代匠悲莫悲於湘濱樂莫樂於濠上

漁根

發襭大須蕭然於萬物之表槁項黃馘闊然於一幕之航與鷗鷺而物化發山水之天光驚潛魚而出聽是謂魚根

九州璜

釣漁得九州之璜避紂得九州之王湮沉乎射紛之谷委蛇乎鳳凰之堂其音不爽惟德之常

天球

天球至意合以人力作者七人傳以華國有蔚者桐僵于下陽之庭奏刀而玉質成器而金聲山川畀之耶其天性之耶

楊次公家浮磬銘

清而直朴而一雖有鄭衛無自而入以託於君子之室

法雲寺鍾銘 并序

元豐七年十月有詔大長老圜通禪師法秀住法雲寺寺成而未有鍾大檀越駙馬都尉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張敦禮與冀國大長公主唱之從而和者若干人元祐元年四月鍾成萬斤東坡居士蘇軾為之銘曰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為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瞽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傳君楊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為詳其通守是邦也實始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邵伯埭鐘銘 并敘

邵伯埭之東寺僧子康一作東募千人為千斤銅鐘蜀人蘇軾為之銘曰

無量智慧火燒此無明銅戒定以為模鑄成無漏鐘以汝平等手執彼慈悲撞聲從無有出遍滿無邊空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昆侖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鈈雖疾雷霾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為吏者如鈈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為榮則民將靡然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文勛篆銘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壁周鼓秦山

裙靴銘 并序

予在黃州時夢神考召入小殿賜宴乃令作宮人裙銘又令作御靴銘

百疊漪漪風皺六銖縰縰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來聲

寒女之絲銖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雷起

金星洞銘

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噓堅出怪瑞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志挾眷尾飛流丹石決癰痏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謂凡名相因皆此比

洗玉池銘

世忽不踐以用為忌秦漢以還龜玉道熄六器僅存五瑞莫輯趙璧婦玩魯璜盜竊鼠亂鄭璞鵲抵晉棘維伯時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驂推食劒璏鍼琫錯落其室晚獲拱寶遂空四壁哀此命世久就淪蟄時節沐浴以幸斯石孰推是心施及王國如伯時父琅然環玦援手之勞終睨莫拾得喪在我匪玉欣戚仲和父銘之維以咏德

菩薩泉銘 并敘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

使迹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丈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倡遷荆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舩舩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峩眉五臺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西山寺有泉出於欹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爛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

六一泉銘 并序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錢塘見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閒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絶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勤語雖幻怪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為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之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鑿巖架石為室二仲謂余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

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

卓錫泉銘 并序

六祖初住曹溪卓錫泉涌清涼滑甘贍足大衆逮今數百年矣或時小竭則衆汲於山下今長老辨公住山四歲泉日涌溢聞知嗟異為作銘曰

祖師無心心外無學有來扣者雲涌泉落問何從來初無所從若有從處來則有窮初住南華集衆須水水性融會豈有無理引易指名寒泉自冽衆渴得飲如我說法云何至今有溢有枯泉無溢枯蓋其人乎辨來四年泉水洋洋享煮濯溉飲及牛羊手不病汲肩不病負匏勺毋盂莫知其故我不求水水則許我訊於祖師其亦可哉

參寥泉銘 并序

余謫居黃參寥子不遠數千里從余於東城留期年嘗與同遊武昌之西山夢相與賦詩有寒食清明石泉槐火之句語甚美而不知其所謂其後七年余出守錢塘參寥子在焉明年卜智果精舍居之又明年新居成而余以寒食去郡實來告行舍下舊有泉出石間是月又鑿石得泉加冽參寥子擷新茶鑽火煮泉而瀹之笑曰是見于夢九年衛公之為靈也久矣坐人皆悵然太息有知命無求之意乃名之參寥泉為之銘曰

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傴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謙四益余晚聞道夢幻是身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伸實弊汝神

東坡全集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九十七

銘二十五首

何公橋銘 英州

宋蘇軾撰

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來如鶩在河順水而行雲駛鳥疾維水之利千里咫尺亂流而涉過膝則止維水之害咫尺千里汚彼濫觴蛙跳翛遊溢而懷山神禹所憂豈無一木支此大壞舞于盤渦氷圻雷解坐使此邦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辟峰之下望蒼梧之眇莽九疑之聯絲覽觀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畫為兩州雞犬相聞胡越莫救允毅何公甚勇于仁始作石梁其艱其勤將作復止更此百難公心如石匪鐵則堅公以身先民以悅使老壯負石如負其子疏為玉虹隱為金堤直欄橫檻百雲所棲我來與公同載而出謹呼閽道抱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滔滔未見剛者孰為此橋願公千歲與橋壽考持節復來以慰父老如朱仲卿食於桐鄉我作銘詩子孫不忘

九成臺銘

遠遊庵銘 并序

吳復古子野吾不知其何人也徒見其出入人間若有求者而不見其所求不喜不憂不剛不柔不惰不修吾

不知其何人也昔司馬相如有言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意甚鄙之乃取屈原遠遊作大人賦其言宏妙不遺而放今子野行於四方十餘年矣而歸於南海之上必將俯仰百世奄忽萬里有得於屈原之遠遊者故以名其庵而銘之曰

悲哉世俗之迫隘也願從子而遠遊子歸不來而吾不往使罔象乎相求問道於屈原借車於相如忽焉不自知歷九疑而過崇丘宛兮相逢乎南海之上踞龜殼而食蛤蜊者必子也庶幾為我一笑而少留乎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孺作也吾南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寶林南程取之不為貪蘇後到住者三蘇既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

谷庵銘

孔公之堂名虛白蘇子堂後作圓屋堂雖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谷庵之中空無物非獨無應亦無荅洞然神光照毫髮

夕庵銘

與晝皆作霧散毛脉夜氣既歸肝膽是宅我銘夕庵惟以照寂八萬四千忽然而一

枌榔庵銘 并序

東坡居士謫于儋耳無地可居偃息于枌榔林中摘葉書銘以記其處

九山一區帝為方輿神尻以遊孰非吾居百柱員顱萬足披敷上棟下宇不煩兵夫海氣瘴霧吞吐吸呼蝮蛇魑魅出怒入娛習苦堂奧雜處童奴東坡居士強安四隅以動寓止以實託虛放此四大還於一如東坡非名如東坡非我說無是處百千燈同一光一塵中兩道場齊說法不相妨本無通安有礙程不去蘇亦在各遍滿無雜壞岷峨非廬須髮不改示現毗盧無作無止無欠無餘生謂之宅死謂之墟三十六年吾其捨此跨汗漫而遊鴻

濛之都乎

三槐堂銘 并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蹠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栢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而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禄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巩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録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皇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

山堂銘 并序

熙寧九年夏六月大雨野人來告故東武城中溝瀆圮壞出亂石無數取而儲之因守居之北墉為山五成列植松栢桃李其上且開新堂北向以遊心寓意焉其銘曰

誰哀斯堅土伯所儲潦流發之神以畀予因廡為堂踐城為山有喬蒼蒼俯仰百年

德威堂銘 并序

元祐之初詔起太師潞公於洛命以重事公惟仁宗英宗神考三聖眷倚之重不敢以既老為辭杖而造朝期年乃求去詔曰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則長者去之公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又曰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公讀詔聳然不敢言去蓋復留四年天下無事朝廷奠安乃力請而歸公之在朝也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軾奉詔館客與使者入覲望見公殿門外郤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酬酢事物雖精練少年有不如貫穿古今洽聞強記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谿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聽之公心服天下至于四夷書曰德威惟畏德威惟明惟明世所以守伯夷之典用皐陶之法者以其德也若夫非德之威雖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雖察而人不服公修德於几席之上而其威折衝於萬里之外退居於家而人望之如在廊廟可不謂德威乎公之子及為河陽守公將往臨之吏民喜甚自洛至三城歡呼之聲相屬及作堂以待公而請銘於軾乃榜之曰德威而銘之曰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師潞公展也大成公在洛師崧洛有光駕言三城河流不揚願公百年子孫千億家于兩河日見顏色西戎來朝祇慄公門豈惟兩河四方其

訓之

清隱堂銘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今既情忘本無住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何處不然

四達齋銘 并引

高郵使君趙晦之作齋東園户牖四達因以名之眉山蘇軾過而為之銘曰

有藏於中必諜於外惟慢與謹皆盜之誨孰如此間空洞無物户牖闔開廓焉四達擊去盜易使無盜難我無可攘以守則完趙侯無心得法赤谿四出其齋以達民迷

雪浪齋銘 并引

予於中山後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孫位孫知微所畫石其上名其室曰雪浪齋云

盡水之變蜀兩孫與不傳者歸九原異哉駮石雪浪翻石中乃有此理存玉井芙蓉丈八盆伏流飛空漱其根東坡作銘豈多言四月辛酉紹聖元

思無邪齋銘 并序

東坡居士問法於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圜明鏡鏡非我鏡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夢齋銘 并序

至人無夢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覺覺不異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也歟

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之心依塵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覺之間塵塵相授數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不接豈非因乎人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為何方今日之為何日我爾之為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而子由為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生非實中以寤為正以寐為夢忽寐所遇執寤所遭積執成堅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寤寐無虧遨遊四方齋則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廣心齋銘

細德險微愛爭彼我君子廣心物無不可心不運寸中

積瓚瓚得之戚戚忽欲生火沃以遠水井泉無波天下為量萬物一家前聖後聖惠我光華

談妙齋銘

南華老翁端靜簡潔浮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固通亮英發大圭不琢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空毗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鏤冰琢雪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澹軒銘

以船撐船船不行以鼓打鼓鼓不鳴子欲察味而辨色何不坐於澹軒之上出澹語以問澹叟則味自味而色自形吾然後知澹叟之不澹蓋將盡口眼之變而起無窮之爭其自謂叢林之一害豈虛名也哉

擇勝亭銘

維古賴城因賴為隍倚舟于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我欲

即之為館為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邈焉相望乃作斯亭筵楹欒梁鬱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牀可使杜康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可使逸少祓禊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既薺我荼亦醪我漿既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郊秋夕月場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為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虛白為室無何為鄉神馬凡輿執為輪箱流行坎止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飛銅雀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惠州李氏潛珍閣銘

襲九淵之神龍汐淵潛以自珍雖無心於求世亦擇勝而栖神蔚鵝城之南麓擢仙李之芳根因石阜以庭宇跨飲江之鼇龜岌飛簷與鐵柱挿清江之齋淪眩古潭之百尺涵萬象於瑤琨耿月魄以終夜湛天容之方春信蒼蒼之非色極深遠而自然疑貝闕與珠宮有玉函之老人予南征其萬里友魚鰕與蛭蟺逝將去而反顧託江流以投文悼此江之獨西歎妙意之不陳逮公子之東歸寓此懷於一樽雖神龍之或殺終不殺之為仁

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 并敘

洞庭之南有阿育王塔分瘞釋迦如來舍利嘗有作大施會出而浴之者緇素傳捧涕泣作禮有比丘竊取其三色如含桃大如薏苡將實之他方為衆生福田久而不能以授白衣方子明元豐三年軾之弟轍謫官高安子明以畀之七年軾自齊安恩徙臨汝過而見之八年移守文登召為尚書禮部郎過濟南長清真相院僧法泰方為塼塔十有三層峻峙蟠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而未有以瘞軾默念曰予弟所寶釋迦舍利意將止於此耶昔予先君文安主簿贈中大夫諱洵先夫人武昌太君程氏皆性仁行廉崇信三寶捐館之日追述遺意

捨所愛作佛事雖力有所止而志則無盡自頃憂患廢而不舉將二十年矣復廣前事庶幾在此泰聞踊躍明年來請於京師探篋中得金一兩銀六兩使歸求之衆人以具棺槨銘曰

如來法身無有邊化為舍利示人天倘哉有形斯有年紫金光聚飛為烟惟有堅固百億千輪王阿育願力堅役使空界鬼與仙分置衆剎奠山川棺槨十襲閟精圜神光晝夜發層巔誰其取此智且權佛身普現衆目前昏者坐受遠近遷冥行黑月墮坎泉分身來化會有緣流轉至此誰使然并包齊魯窮海壖懭悍桀淑冥愚賢願持此福達我先生世世離垢纏

大別方丈銘

閉目而視目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揉其中孰能開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照十方地獄天宮

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曄如長虹問何為然笑而不答寄之言聾但見龐然秀眉月面純漆點瞳我作銘詩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石塔戒衣銘

石塔得三昧初從戒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衲諸法念已逝此衣非昔衣此法非生滅衣益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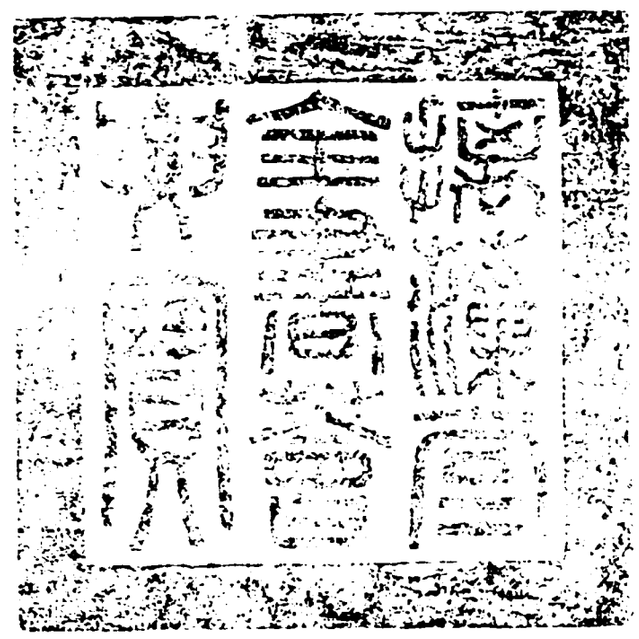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

佛以一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各徧滿不相壞雜咨爾學者云何覽閱自非正眼表裏洞達已受將受則相陵奪惟回屢空無所不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一食破衲達

磨耶藏勤苦建設我無一錢檀波羅密施此法水以灌爾眼

廣東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 并序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鼓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是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至百千萬億世界於屈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化如佛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盂圓徑五寸高二寸重二斤二兩外密而中踈其理如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備意必真人大士之遺體蓋腦之在顱中顱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老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貢生臣周志禮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東坡全集卷九十八

宋 蘇軾 撰

頌一十七首

仁宗皇帝御書頌 并叙

仁宗皇帝在東宮故太傅鄧國張文懿公諱士遜為太子諭德帝親書十二字以賜之曰寅亮天地弼余一人又曰日新其德公之曾孫假承務郎臣欽臣以屬翰林學士臣蘇軾為之頌二篇

其一曰天地不言付之人君明其德刑物自秋春人君無心屬之輔弼信其賞罰身為衡石惟天惟君與相為三孰能俛仰其德不慚於皇仁宗恭已無為以天為心以民為師其相鄧公履信思順天下頌之以退為進壽考百年以沒元身嗚呼休哉寅亮天地弼余一人

其一曰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

若出一人小臣稽首敬頌遺墨嗚呼休哉日新其德

英宗皇帝御書頌 并序

嘉祐中太常博士周秉以文行選為諸王記室宗室之賢者多愛敬之時英宗皇帝龍潛藩邸嘗賜秉手書其家寶之臣過曲江見其孫袁州司法參軍超出以示臣謹稽首再拜為之頌曰

雲漢之章融為慶雲結為甘露融而不睎結而不散以壽冒其子孫

東坡羹頌 并引

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煮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揉洗數過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盌下菜湯中入生米為糝及少堅薑以油盌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遇油輒下又為盌所壓故終不得上不爾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揉洗入罨熟赤豆與稗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廬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嘗從極處回鹵酸未必是鹽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麽塵上來

桂酒頌

禮曰喪有疾飲酒食肉必有草木之滋焉桂之謂也古者非喪食不徹薑桂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是桂可以為酒也本草桂有小毒而菌桂牡桂皆無毒大暑皆主溫中利肝肺氣殺三蟲輕身堅骨養神發色使常如童子療心腹冷疾為百藥先無所畏陶隱居云仙經服三桂以葱涕合雲母蒸為水而孫思邈亦云久服可行水上此輕身之效也吾謫居海上法當數飲酒以禦瘴而嶺南無酒禁有隱者以桂酒方授吾釀成而玉色香味超然非人間物也東坡先生曰酒天祿也其成壞美惡世以兆主人之吉凶吾得此豈非天哉故為之頌以

遺後之有道而居夷者其法蓋刻石置之羅浮鐵橋之下非忘世求道者莫至焉其詞曰

中原百國東南傾流膏輸液歸南溟祝融司方發其英沐日浴月百寶生水娠黃金山空青丹砂晝瞲一作晨瞰珠夜明百卉甘辛角芳馨旃檀沈水乃公卿大夫芝蘭士蕙蘅桂召獨立冬鮮榮無所懾畏時靡爭釀為我醪淳而清甘終不壞醉不醒輔安五神伐三彭肌膚渥丹身毛輕泠然風飛罔水行誰其傳者疑方平教我常作醉中醒一作教我醒醉醉時醒

油水頌

熙寧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元叔設食嘉祐謁長老觀佛牙趙郡蘇某為之頌曰

水在油中見火則起油水相搏水去油住湛然光明不知有火在火能寶內外淨故若不經火油水同定非真定故見火復起

豬肉頌

淨洗鐺少著水柴頭罨煙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時他自美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早辰起來打兩椀飽得自家君莫管

食豆粥頌

道人親煮豆粥大衆齊念般若老夫試挑一口已覺西家作馬

答子由頌

子由問黃檗長老疾云五蘊皆非四大空身心河嶽盡圓融病根何處容他住日夜還將藥石攻

不知黃檗如何答老僧代云有病宜須著藥攻寒時火燭熱時風病根既是無容處藥石還同四大空六月二十日

禪戲頌

已熟之肉無復活理投在東坡無礙釜中有何不可問天下禪和子且道是肉是素喫得是喫不得是大奇大奇一盆羹勘破天下禪和子

答孔子君頌

夢中投井入半而止出入不能本非住處我今何為自此作苦忽然夢覺身在牀上不知向來本元無井不應復作出入住想道無深淺亦無遠近見物失空空未嘗滅物去空現亦未嘗生應當正遠作如是觀

醉僧圖頌

人生得坐且穩坐劫劫地走覓什麼今年且伺東禪屎明年去拽西林磨

石恪畫維摩頌

我觀衆工工一師人持一藥療一病風勞欲寒氣欲暖肺肝胃腎更相克挾方儲藥如丘山卒無一藥堪施用有大醫王拊掌笑謝遣衆工病隨愈問大醫王以何藥還是衆工所用者我觀三十二菩薩各以意談不二門而維摩詰默無語三十二義一時墮我觀此義亦不墮維摩初不離是說譬如油燼作燈燭不以火點終不明忽見默然無語處三十二說皆光焰佛子若讀維摩經當作是念為正念我觀維摩方丈室能受九百萬菩薩三萬二千師子坐皆悉容受不迫迮又能分布一鉢飯饜飽十方無量衆斷取妙喜佛世界如持鍼鋒一棗葉云是菩薩不思議住大解脫神通力我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力又過維摩詰若云此畫無實相毗耶城中亦非實佛子若見維摩像應作此觀為正觀

阿彌陁佛頌并叙

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陁佛眉山蘇軾敬捨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佛以大圓覺充滿河沙界我以顛倒想出沒生死中云何以一念得往生淨土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盡處則我與佛同如投水海中如風中鼓橐雖有大聖智亦不能分別願我先父母與一切衆生在處為西方所遇皆極樂人人無量壽

無往亦無來

魚枕冠頌

瑩淨魚枕冠細觀初何物形氣偶相值忽然而為魚不
幸遭網罟剖魚而得枕方其得枕時是枕非復魚湯火
就模範巍然冠五岳方其為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無
窮已究竟亦非冠假使未變壞送與無髮人簪導無所
施是名為何物我觀此幻身已作露電觀而況身外物
露電亦無有佛子慈閔故願受我此冠若見冠非冠即
知我非我五濁煩惱中清淨常歡喜

釋迦文佛頌并引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君
王氏閏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
子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軾拜手
稽首而作頌曰

不解脫如日出時眠者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同證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千大千淨琉璃色其中衆生靡
如此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軾謫居儋耳得之民間
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逃空谷如見師
友乃命過躬易其裝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氏以畫

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其玄孫也
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生其家也軾
外祖父程公少時遊京師還遇蜀亂絶糧不能歸困卧
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錢二
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羅漢也
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百餘供今軾雖不親覩
至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弁服之間獲此奇勝豈非
希闊之遇也哉乃各即其體像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第一尊者結跏正坐蠻奴側立有鬼使者來
稽顙于前侍者取其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啓明咨爾上座及
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趺坐蠻奴捧牘于前老人發
之中有琉璃器貯舍利十數顆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斂手不
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獻
果侍者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知獻何
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第四尊者側坐屈三指答胡人之問下有蠻
奴捧函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風行屈
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蠻
奴受其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奚往而礙婉彼奇女躍
于濤瀧神馬凡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穉師子顧視侍
者擇瓜而剖之頌曰
手拊雛貌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並入心
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馬吐珠其手中
胡人持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願滿見
佛不作盡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並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
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寧非寶則誰有視我如爾取
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撲鉢持數珠誦咒而坐下有
童子構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蓮池中者頌
曰
飯食已畢撲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篝發火我作佛事淵
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
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致道我道大同有
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
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寂如諸
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
上有大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何為懷

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爾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
有虎過前有童子怖匿而窺窺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墮此髦髮道師悲愍為
爾顰歎以爾猛烈復性不難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咒侍者整衣于
右胡人橫短錫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訴
者頌曰

彼髯而虬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移怨存以無言音誦無說法風止火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鬚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蠻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衆中是大長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烟繚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點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皆沉大阿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頤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耶聞之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提引未悟而裁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異使人了然見之軾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或凝為雪花桃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脩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集福并以前所作頌寄之子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題

箴一首

東交門箴

漢武帝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納董偃東方朔

以謂有斬罪三安得入宣室上為更置酒北宮而引偃
從東司馬門而前更無識焉作東交門箴
上所好惡民實趨之風俗厚薄君實駾之道之以正民
俗罔中唱之以淫實繁有從帝于館陶在齊文姜矧董
外人干國亂常既不能戮反以為好予飲予燕宣室是
傲偉彼臣朔辟戟趨陛鬻拳是效剛而有禮改館徹饌
北宮東門雖曰從諫東交實存維藩維戚禮法遂恣延
及齊民惟上所使昔在季孫賞盜以邑魯遂多盜而罔
觶杜舉得名殿檻勿輯直臣是旌人孰無過過而勿貳
宣室東交實同而名異耳

疏二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駙
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適在錢
塘實為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
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門雖吾先
師不異是說質之孔盖蓋有成言不為穿窬仁義不可
勝用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我願法涌廣大慈悲印
宗仁得仁之侶深嚴峻峙訶未證謂證之人本自不然
伏惟珍重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石
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施無
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
者一時作禮重聽白椎渡口船回依舊雲山之色秋來
雨過一新鐘鼓之音

青詞七首

鳳翔縣土火星青詞

嗚呼天之保佑下民罔不至所資以生罔不蕃育民既
不知德天亦維不勸乃朝夕戕取以厚厥躬天既不我
咎乃不恭畏于神祇不脩勅厥心驕淫矜夸以干上帝

威命帝用不赦丕降罪疾于下則惟雨暘常以訖我黍穆禾菽麻麥我民用蕩析隕越天亦終哀矜其忍翦棄其命罔予遺令秦民既不獲于秋乃十旬弗雨曰其尚克有夏走于山川鬼神亦罔不至既不獲乃曰維熒惑鎮星次于井秦民其亦應受多罪茲用即于齋宮為壇位以與百姓請命嗚呼其庶幾哀之俾克有夏亦克勤厥秋民今其栗栗朝不謀一作能夕

徐州祈雨青詞

河失故道遺患及於東方徐居下流受害甲於他郡田盧漂蕩父子流離饑寒頓仆於溝坑盜賊充盈於犴獄人窮計迫理極詞危望二麥之一登救饑民於垂死而天未悔禍歲仍大荒水未落而旱已成冬無雪而春不雨烟塵蓬勃草木焦枯今者麥已過期穫不償種禾未入土憂及明年臣等恭循舊章並走羣望意水旱之有數非鬼神之得專是用稽首告哀籲天請命若其賦政多僻以謫見于陰陽事神不恭以獲戾于上下臣實有罪罰其敢辭小民無知大命近止願下雷霆之詔分勑山川之神朝隮寸雲暮洽千里使歲中熟則民猶小康饑饉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仰惟至道之助推廣上天之仁召呼羣龍時賜霈澤罔以不德而廢其言

醮北嶽青詞

少年出仕本有志於救人晚節倦遊了無心於交物憃宴多罪憂患再罹飄然流行靡所歸宿仰止高真之馭降於喬嶽之陽稽首投誠齋心悔過庶一念之清淨洗千刼之塵勞妙用無方先解纏身之網靈光所燭幸逢出世之師誓此餘生永依至道

醮上帝青詞三首

臣聞報應如響天無妄降之災恐懼自脩人有可延之壽敢傾微懇仰瀆大鈞臣兩遇禍災皆由滿溢早竊人間之美仕多收天下之虛名濫取三科叨臨八郡少年

多欲沉湎以自殘褊性不容剛愎而好勝積為咎厲邁此艱屯臣今稽首投誠洗心歸命誓除驕慢永斷貪嗔幸不死於嶺南得退歸於林下少駐桑榆之暮景庶幾松栢之後凋

又代子駿

切以洪覆至神固不期於報謝羣生多故實有賴於祈禳切輸悃愊之私仰瀆高明之聽伏念某遭逢盛際蒙被餘恩賦形宇宙之中殆將四紀竊祿江淮之上幾及二年身雖曲盡於勤勞事豈舉無於過誤慮愆尤之浸廣恐譴責之陰加粤自先朝當聿脩於醮事及茲歲暮輒謹按於科文祇建壇場肅陳香火伏願上真保佑列聖扶持宦路亨通無謗傷之橫至私門安燕絶災釁之潛生福逮親闈慶延子舍

又代陸和叔

伏聞妙道淵微非塵凡之可測圓穹杳邈有誠信之能通輒伸悃愊之私上瀆高明之聽切念臣叨司三局從事六官勤勞更歷於歲終脩省每恭於夙夜昨於正旦嘗啓願心許大醮之祈禳乞靈庇之保護今逢誕日恭按科文集道侶於壇場頂粹容於香火仰回聖馭曲享清羞伏望上帝垂慈列聖降祐延偏親之壽考茂合族之禧祥三考書成祈有更代之慶百神來相俾無災滯之虞

疏文一十四首

興龍節功德疏文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誕降乾坤合契永為慶喜之辰草木何知舉有欣榮之意矧惟遭遇獲侍清閒不緣梵釋之因曷致涓塵之効伏願皇帝陛下受天之祿如川方增奄有漢唐之封疆倍萬唐虞之壽考永均介福下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樂固常與天下同四海之心莫不欲吾君壽以茲願力扣彼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

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歷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上帝立子將開太平之基下民歸仁自享延鴻之壽不假龍天之會曷旌臣子之心伏願皇帝陛下受祿無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萬國之車書多士克生達四門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右伏以候嘉平之臘協氣充流歌長發之祥羣心踊躍華夷交慶草木增榮矧惟扈從之私獲在封疆之守敢緣願力祇叩佛乘仰惟無礙之慈副我必從之欲伏願

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樂延年錫帝齡之無算寅畏享福過周歷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躋壽域

右伏以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羣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爰崇勝因以薦多祉伏願皇帝陛下立民之極先天不違福如南山之不騫壽等西方之無量集寧海宇永庇神天

坤成節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祚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協應占南極之嘉祥特啓真壇仰祈睿算順帝之則固不待於禱求應地無疆亦難忘於祝頌

臣無任懇禱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儉之化無得而名保佑之功云何可報仰首雲天之望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敢冀神休永為民極臣無任

右伏以寶儉與慈地無私載履信思順天且不違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聽必臨祈萬壽於無疆庶羣生之永賴臣無任

右伏以上帝儲休遺寶龜而降聖羣方仰德執瑞玉以來賓恪脩臣子之誠虔奉天人之禱供精蒲塞文演貝多致海衆之莊嚴廣潮音之清淨勝因所集睿算日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大安大榮永對無窮之問時萬時億獨觀有道之長臣無任

右伏以玉勝發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寶運實華夏之

昌辰已格鴻休猶資善禱展祇園之淨供發秘藏之真乘庶假良因益崇膺算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願威神有截盡龍象以瞻依壽考無疆等乾坤之久大臣無任

右伏以神聖在御天地無可報之恩臣子何知佛老有歸誠之法敢緣淨供仰祝遐齡太皇太后陛下伏願日照月臨海涵岳峙帝簡好生之德錫壽無疆民銜既富之仁保邦何極臣無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歲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陰德之致隆凡我有生歸誠茲日佛身充滿天監聰明太皇太后陛下伏願享德三靈齊光兩曜坐俟雲來之養受祿無疆屢觀甲子之周與民同樂臣無任

太皇太后本命歲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輔成繼照之明歲月龍袞祥允協重坤之象肇臨正旦寅奉德音盡海宇之無疆集緇黃而來會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願太皇太后陛下下順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無量與南山而不傾豈獨五音六律之旋再臨此歲將推三統九會之復以卜其年永與函生共茲介福謹疏

景靈宮祈福道場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憂樂之同孝治格天宜爾感通之速庶殫精懇仰叩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聖神勤勞夙夜偶倦東朝之御未復太官之常爰即珠庭大陳妙供法音上達雖有假於雲章民志下同自不勞於秘祝願膺勿藥之喜永保無疆之休

東坡全集卷九十九

宋蘇軾撰

祝文六十八首

禱雨蟠溪祝文

歲秋矣物之幾成者待雨而已穜者已秀待雨而實三日不雨則穜者不實矣莢者已孕待雨而秀五日不雨則莢者不秀矣野有餘土室有閒民待雨而耕且種七日不雨則餘土不耕閒民不種矣穜者不實莢者不秀餘土不耕而閒民不種則守土之臣將有不任職之誅而山川鬼神將乏其祀茲用不敢寧居齋戒擇日並走羣望而精誠不歆神不顧答吏民無所請命聞之曰虢有周文武之師太公其可以病告乃用大祲之禮禱而不祠穀梁子曰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生而為上公沒而為神人非公其誰當之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公之仁見且勇計其神靈無所不能為也吏民既以雨望公公亦當任其責敢布腹心公實圖之尚饗

鳳翔太白山祈雨祝文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為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為湫潭餅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民之所恃以為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為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為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為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負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尚饗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于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往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訪

藥謂為公榮寔為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皇無禱求衮衣煌煌赤烏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尚饗

祈雨龍祠祝文　杭州

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則無愧吏事農桑神事雨暘匪農不力雨則時嘗召呼風霆來會我庭一勺之水膚寸千里尚饗

祈雨吳山祝文

杭之為邦山澤相半十日之雨則病水一月不雨則病旱故水旱之請黷神為甚今者止雨之禱未能踰月又以旱告矣吏以不德為愧神以不倦為德願終其賜俾克有秋尚饗

祈晴風伯祝文

維神開闔陰陽鼓舞萬類行異之權直箕之次陰淫為霖神能散之下土墊溺神能暵之發軫西北弭節東南風反雨霽神亦不憖尚饗

祈晴吳山祝文

天以風雨寒暑付於神亦如人君之設官置吏以治刑政也人君未嘗不欲民之安天亦何嘗不欲歲之豐乎刑政之失中民惟吏之怨雨暘之不時民亦不能無望於神也今淫雨彌月農工告窮歲之豐凶決於朝夕而並走羣望莫肯顧答維天之所以畀於神神之所以食於民者庶其在此尚率厥職俾克有秋尚饗

奉詔禱雨諸廟祝文

噫嗟艱歲胡閔斯雨念我東南餔饟中土迎秋餞伏農不再舉有事郊廟萬方畢助漕溝絶流庭實未旅下書哀痛超軼堯禹矧茲守臣廢食悼懼民之禍福間不容

縷今不愍救後訴無所天高莫謁神或可籲尚饗

禱雨社神祝文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尚饗

禱雨后土祝文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尚饗

禱雨穆神祝文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遂其間有麥如曷得涼如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坐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尚饗

禱雨后稷祝文

維神之生稼穡是力瘴身為民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尚饗

祭常山祝文五首　密州

洪維上帝以斯民屬於山川羣望亦如天子以斯民屬於守土之臣惟吏與神其職惟通殄民廢職其咎惟均哀我邦人遭此凶旱流殍之餘其命如髮而飛蝗流毒遺種布野使其變躍飛騰則桑柘麥禾舉罹其災民其罔有孑遺吏將獲罪神且乏祀茲用慄慄危懼謹以四月初吉齋居蔬食至于閏月辛丑若時雨沾洽蝗不能生當與吏民躬執牲幣以答神休嗚呼我州之望不在神乎父老謂神求無不獲克有常德以名茲山其可不答以愧此名若曰歲之豐凶在天非神之所得專吏將亦曰民之休戚在朝廷我何知焉則誰任其責矣上帝與吾君愛民之心一也凡吏之可以請于朝者既不敢不盡則神之可以謁于帝者宜無所不為尚饗

又

嵂嵂茲山望我東國為帝司雨涵濡百物自我再禱應

不旋轂迨茲有秋歲得中熟嗟此薄禮曷稱其德陶匠並作新其楹桷豈以為報民苟不怍歲云徂矣麰麥未殖嗣歲之憂既謝且謁惠然雨我以永休烈尚饗

又

比年以來蝗旱相屬中民以上舉無歲蓄量日計口斂不待熟秋田未終引領新穀如行遠道百里一宿苟無舍館行旅夜哭自秋不雨霜露殺菽苗糜黑黍不滿囷簏麥田未耕狼顧相目道之云遠饑腸誰續五日不雨民在坑谷猗嗟我侯靈應響速帝用嘉之惟新命服祈而不獲厥愆在僕洗心祗載敢辭屢瀆庶哀斯民朝夕濡足尚饗

又

天子有命閔茲旱暵俾我守臣並走羣望惟神聰明慈惠求無不獲既再禱矣雖嘗一雨不及膚寸吏實不德不足以蒙神之休導迎善氣以致甘澤洪惟聖天子之意其可不答而饑羸之民將轉于溝壑其可不一救之

以應禱之虛名而有膏澤積潤可以及民之實效卓然如侯者幾希矣凡天子之爵命有德而致之則為榮無功而享之則為辱今侯澤此一郡而施及于四鄰其受五等之爵而被七命之服也可謂無愧而有光輝矣願侯益脩其實以充其名上以副天子之意而下以塞吏民之望民其奉事有進而無衰矣尚饗

謝雪祝文 徐州

天不吝澤神不忘職胡為水旱吏則不德失政召災莫

知自刻雨則號晴旱則謁雪神既不謹又滿其欲四山暮霾萬瓦晨白驅攘疫癘甲拆斁麥牲酒匪報維以告潔神食無愧吏則慚慄尚饗

祭風伯雨師祝文

自秋不雨以至于今夏苗將空秋種不入天子命我禱于羣望雲物既合風輒散之吏民皇皇不知所獲罪敢以薄奠訴于有神風若不作雨則隨至當以牲幣報神之賜若格絶天澤棄民之祀上帝臨視神其不然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湖州

竊惟吏治以仁義為本教化為急故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先聖先師問所當先於學其所從來尚矣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

軾猥以不肖來長此邦實與有神分職幽明謹以視事之三日祗見于廟惟神保祐斯民俾風雨時若疫癘屏息吏既免罪神亦不愧尚饗

謁廟祝文 杭州

軾以王命來守此邦事神養民敢不祗飭于祠下安靜無事豐樂有年惟神相之使免罪戾尚饗

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誤蒙選擢昔自太史通守此邦今由禁林出使浙右莅事之始祗見儒宮聖神臨之敢忘夙學尚饗

祭英烈王祝文

欽誦舊史仰瞻高風報楚為孝徇吳為忠忠孝之至實與天通開塞陰陽斡旋濤江保鄣斯民以食此邦嗟我憃愚所向奇窮豈以其誠有請輒從庚子之禱海若伏降完我岸閘千夫奏功牲酒薄陋報微施豐敬陳頌詩侑此一鍾尚饗

祈雨祝文

杭州之為郡負山帶江水澤不留逾旬不雨農有憂色挽舟浚河公私告病吏既無術莫知所救不敢坐視惟神之求庶幾閔民之窮赦吏之瀆賜以一雨敢忘其報

尚饗

謝雨祝文

舊穀不登陳廩已發稍失雨暘之節則懷溝壑之憂惟神至明有禱必應敢陳薄奠少答殊私願推無倦之仁以畢有年之賜尚饗

祈晴祝文

大雪連日凝陰傷春閔惟艱食之民重此常寒之虐役兵墮指行旅摧輈老弱號呼吏既慚於無術陰陽舒卷必獲則無虛食淫雨既止惟神之功肴酒匪報惟以告衷尚饗

開湖祭禱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杭之西湖如人之有目湖生茭葑如目之有翳翳久不治目亦將廢河渠有膠舟之苦鱗介失解網之惠六池化為智井而千頃無復豐歲矣是用因賑卹之餘資興開鑿之利勢百日奏功所患者淫雨千夫在野所憂者疾癘庶神明之陰相與人謀而協濟魚龍前導以破堅菰葦解拆而迎銳復有唐之舊觀盡四山而為際澤斯民於無窮宜事神之益勵我將大合樂以為報豈徒用

秋穀未登既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斂其新逮此秋暘載

祈晴吳山廟祝文

樽酒之薄祭也尚饗

謝吳山水仙五龍三廟祝文

西湖堙塞積歲之患坐閱百吏熟視而歎惟愚無知妄謂非難禱于有神陰假其便不愆于素咸出幽贊大堤雲橫老葑席卷歷時未幾功已過半嗣事告終來哲所繕神卒相之罔咈民願肴酒之報我愧不腆尚饗

潁州謁文宣王廟祝文

軾以諸生遭遇入侍帷幄出典民社莅事之始祗見于學先聖先師實臨之敬行所聞敢忘其舊尚饗

謁諸廟祝文

軾以侍臣出守承宣上意以民為本祗敬事神所以莅民莅事之始祗見祠下尚饗

德音到州祭諸廟祝文

維年月日具位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某神上清儲祥宮成敷宥四海均福于下有詔守臣凡在秩祀罔不祗薦維神道和却祲保民無疆以稱朝廷至仁之意尚饗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學教授陳師道弁遣承務郎治迺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祗威德博而化能潛能飛食于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有輝為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既微冬又不雨麥槁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饑並走羣望莫哀我欷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翬舞雩詠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游戲俛仰千里一塵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睎我率吏民鼓鐘旄旂拜送于郊以華其歸尚饗

送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輕車

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公甚武且仁赴民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齋居誠陳旱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期者四人眷此行宮為留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詔公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治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事神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三陽既應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丹青設象蓋惟風俗之常耕穫待時必有陰陽之助仰惟靈德佑我穡人尚饗

謝晴祝文

吏既不德致災病民一雨一霽輒號于神風回雪止農事並作神則有功吏亦知怍凍餒之蘇其賜不貲嗟我吏民為報之微尚饗

祈雨僧伽塔祝文

雨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鑒聽之尚饗

定州謁諸廟祝文

惟皇上帝分命羣祀降釐下土惟我元后臨遣近臣鎮撫一方幽明雖殊保民惟均莅事之始祇見祠下若賦政疵類敢逃其罰雨暘以時疾疫不作亦竊有望于神尚饗

謁文宣王祝文

軾以諸生進位于朝入參侍從出典方面莅事之始祇

見廟下居敬行簡以臨其民軾雖不敏請事斯語尚饗

北嶽祈雨祝文

維元祐九年歲次甲戌四月壬寅朔十六日丁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定州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知定州軍州及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敢以制幣茶果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北嶽安天元聖帝都城以北燕薊之南既徂歲而不登又歷時而未雨公私並竭農末皆傷麥將槁而禾未生民既流而盜不止豐凶之決近在浹辰溝壑之憂上貽當宁仰止喬嶽食于朔方卷舒雲霓呼吸雨露若其安視小民之急何以仰符上帝之仁軾以短才謬膺重寄儻有罪以致旱寧降罰于微躬今者得請于朝齋居以禱旦夕是望吁嗟而求雨我夏田兼致西成之富實茲邊廩少寬北顧之憂拜賜以時敢忘其報尚饗

立春祭土牛祝文

敢昭告于勾芒之神木鐸傳音官師相儆土牛示候稼穡將興敢儆福于有神庶保民於卒歲無作水旱以登麥禾尚饗

春祈北嶽祝文

西起太行東屬碣石南至于河皆神所食吏謹刑政農畢其力風雨時若則神之職方此東作敬薦其絜錫之豐歲以昭靈德尚饗

春祈諸廟祝文

天既佑民必期於無害農惟望歲敢請于有神願疾泠之不興庶風雨之時若敢忘舊典以報豐年尚饗

祈雨諸廟祝文

其神之靈去歲之秋民苦饑饉望此一麥以日為歲不雨彌月敢以病告與其救之於已竭不若起之於未枯敢冀有神時賜甘澤豐登之報我其敢忘尚饗

定州辭諸廟祝文

軾得罪于朝將適嶺表雖以謫去敢不告行區區之心神所鑒聽尚饗

告文宣王祝文

嗟嗟元王三代之英言不鉤用於一君而為無窮之遺教身不寵利於一時而有不朽之餘榮嗟嗟元王以道而鳴肆筆成書吐辭為經炳然不渝言若丹青久而愈盈聲非雷霆建瞽者可以使剔目以核視聵者可以使抶耳以犛驚奈何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載空言於典籍示後世之儀刑回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揭日月之昭昭破陰氛之冥冥嗟乎一氣之委和與萬物之至精或為淮夷之蠙珠或為雲漢之華星雖光輝之成彩未離乎散聚以流形豈若王之道德愈久而彌明曄曄而華涵涵而停融而在天者為雲漢之文章結而在地者為山嶽之元靈詭然如龍翔鳳躍純乎玉振而金聲嗟元王德博難名其奉王命俯臨邊城敢有滯穗境無交兵鳴玉載道紛袍在庭有踐籩豆有豐粢盛敢用昭薦饗于克誠尚饗

告顏子祝文

志不行于時而能驅世以歸仁澤不加于民而能顯道以終身德無窮通古難其人惟公能之絶世離倫富貴不義視之如雲飲止一瓢不憂其貧受教孔子門人益親血食萬世配享惟神敢不昭薦公乎有聞

告五嶽祝文

相天以育物者五方之帝也配地以作鎮者五嶽之神也天為真君帝為真宰五嶽者三公之象也其叨受朝寄出守藩土神不虐罰民有豐歲敢用告誠以謝靈貺

秋賽祝文二首

惟神聰明為民依庇宜秩典祀欽奉靈祠況農事之肇興賴神靈之降宥一邦蒙惠已膺風雨之時百里有嚴將享秋冬之報

又

惟神光昭祀典幽贊化功享廟食以惟嚴垂介福而無爽屬茲豐歲爰舉舊規式陳蠲潔之儀冀報有年之慶

杭州禱觀音祈晴祝文

三吳之災連歲不稔尚賴朝廷之澤大分倉廩之陳乃眷疲羸僅免流殍今者淫雨彌月秋成半空永惟嗣歲之憂將有流離之懼我大菩薩行平等慈觀此衆生皆同赤子反雨暘於指顧化豐歉於斯須雖某等不德而召災念斯民無辜而可憫願興慈率一拯含生

謝觀音晴祝文

民無常心固何知於帝力天作淫雨當有感於佛慈慧光照臨陰沴消復拯農工於溝壑寬吏責於簡書某等共銜不報之恩願頌難名之德恭馳梵宇少薦微誠

祈晴祝文

常平之政觀歲美惡操其贏虛以馭農末秋穀未登已食其陳嗣歲之虞當斂其新迨茲秋暘載穫載春陰雨害之稽人罔功我發庫泉以實高廩盍勑雨官遄止其霪既暵我場萬杵皆作待此坻京援我溝壑不顯大神雨霽在予匪民焉依其忍弗圖

謝晴祝文

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蒙神之休猶得中蒸薄奠匪報式昭厥誠

祈雨祝文

六月不雨乃時之常或霖或霪於稼則傷稼將有秋民饑所望某也不德守此一方罪在守臣無俾民殃人不能神易雨而暘神其聽之庶乎降康

謝雨祝文

竊以農事告成旱魃為沴寖罹焦爍之害遂稽收刈之勤自非降靈大庇羣俗以下膏澤之賜庶有豐盈之期實神助之使然豈愚誠之能致是用特臨神宇再欵睟容輒傾涓潔之誠仰答靈威之祐

祈雪霧猪泉祝文

噫嘻我民何辜于天不水則旱于今二年天未悔禍百日不雨雪不斂塵麥不蓋土天子命我禱于山川側聞此山神龍之淵躬拜稽首敢丐一勺得雪盈尺牲酒是酢

祈雪祝文

水旱輒求惟吏之羞有求不倦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膚寸而已如燔輿薪救以勺水嘉肴旨酒既謝且祈願終其賜盈尺為期

祭勾芒神祝文

夫帝出乎震神實輔之茲日立春農事之始將平秩於東作先恭授於人時乃出土牛以示早晚惟神其祐之春律既應農事將作爰出土牛以為耕候維爾有神實左右之雨暘以時螟螣不作以克有年敢忘其報

祭佛陀波利祝文

積雪始消陰沴再作小民無辜斃于饑寒草木昆蟲悉罹其虐並走羣望祈而未報意雨霽有數非神得專惟我大士含法分無為不入塵數願以大解脫力作不可思議事愍此無生豁然開明盡二月晦雨雪不作大拯羸餓以發信根此大布施實無限量惟大士念之

祭常山神祝文

吏實不德無以道迎順氣消復災沴惟神之休乙卯之雪膚其不才而嘉其勤凡有告請靡所不答乃者有謁乎神即退之三日時雨周洽去城百里而近蝗獨不生凡我吏民孰不歸德于神然而一雨之後彌月不繼百里之外蝝生如初豈神之能應於前不能應於後能邺其近不能邺其遠蓋吏不稱職政刑失中戾于民心以不能終神之賜而我州之民比歲饑殍凋殘之餘不復堪命若又不孰則流離之禍其莫知所止矣神之聰明其忍以吏不稱職之所致而不卒救之歟今夏麥垂登而秋穀將槁若時賜霈澤驅攘蟲災以完我西成之資歲秋九月當與吏民復走廟下

祭泗州塔祝文

淮南東西連歲不稔士農皆病公私並竭重以浙右大荒無所仰食望此夏苗以日為歲大麥已秀小麥初孕時雨不至垂將焦枯豐凶之決近在旬日其移牧廣陵所部十郡民窮為盜吏職所憂才短德薄救之無術伏

願大聖普照王以解脫力行平等慈憶欠風雷咳唾雨
澤救焚拯溺不待崇朝敬瀝肝膽尚矜聽之
某上承府檄旁採民言供奉安輿願登法座伏願江海
貢潤龍天會朝布為三日之霖適副一邦之望

禱龍水祝文

雲布多峯日有焚空之勢雨無破塊人懷暍虐之憂雖
屢叩於明靈終未慊於通感府主舍人存心為國俯念
輿民燃香靄以禱祈對龍湫而懇望伏願明靈敷感使
雨澤以旁滋聖化荐臻致田疇之益濟

祈晴祝文

均羅之法著于甲令視歲豐凶以馭重輕歲且中熟雨
則害之如此失時公私交病神食此土民命係焉無俾
歉荒以作神羞

偈二十首

靈感觀音偈 并引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僧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
稱靈感居士答言譬如靜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
舉頭而不見月今此畫像方其畫時工適清淨又此僧
榮方供養時秉心端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衆生壽者
則觀世音廓然自現爾時居士作此言已心開形解隨
其所得而說偈言

夫物芸芸各升其英為天蒼蒼為日月星無在不在容
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淨神妙湛生光即光為形亭亭
空中靡所倚憑眷此幻身如鬼如氓生則囿物軒昂權
衡地所不載而能空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不可控摶
矧此亭亭涕淚請救搏頰頓纓如月下照著心寒清不
因脩為得法眼淨碎身微塵莫報聖靈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 徐因饒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音
根性亦自聞思復佛子流蕩無始劫未空言語文字性
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為害不早散手揮金寶棄溝壑
不如施與貧病者纍纍三百五十珠持與觀音作纓絡

送壽聖聰長老偈 并叙

佛說作止任滅是謂四病如我所說亦是諸佛四妙法門我今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滅則無作作則無止止則無任任則無滅是四法門更相掃除火出木盡灰飛煙滅如佛所說不作不止不任不滅是則滅病否即任病如我所說亦作亦止亦任亦滅是則作病否即止病我與佛說既同是法亦同是病昔維摩詰默然無語以對文殊而舍利弗亦復默然以對天女此二人者有何差別我以是知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時長老聰師自筠來黃復歸於筠東坡居士為說偈言

珍重壽聖師聽我送行偈願閔諸有情不斷一切法人言眼睛上一物不可住我謂如虛空何物住不得我亦非然我而不然彼義然則兩皆然否則無然者

朱壽昌梁武懺贊偈 并叙

我觀世間諸得道者多因苦惱苦惱之極無所告訴則呼父母父母不聞仰而呼天天不能救則當歸命於佛世尊佛以大悲方便開示令知諸苦以愛為本得愛則喜犯愛則怒失愛則悲傷愛則懼而此愛根何所從生展轉觀察愛盡苦滅得安樂處諸佛亦言愛別離苦父母離別其苦無量於離別中生離最苦有大長者曰朱壽昌生及七歲而母捨去長大懷思漸泣追求刺血寫經禮佛懺悔四十餘年乃見其母念報佛恩欲度衆苦觀諸教門切近周至莫如梁武所說懺悔文既繁重旨亦淵祕一切衆生有不能了乃以韻語諧諸音律使一切人歌詠讚歎獲福無量時有居士罷蜀人蘇軾見聞隨喜而說偈曰

長者失母常自念言母本生我我生母去有我無母不如無我誓以此身出生入死母若不見我亦隨盡在衆人中猶如狂人終日皇皇四十餘年乃見其母我初不記母之長短大小肥瘠云何一見便知是母母子天性自然冥契如磁石鍼不謀而合我未見母不求何獲既見母已即無所求諸佛子等歌詠懺文既懺罪已當求

佛道如我所說作求母觀

玉石偈

嘻嘻呀呀三伏中草木生煙地生火遺君玉石百有八願君置之白石盆注以碧蘆井中泉遺君肝肺涼如水熱惱既除心自定當觀熱相無去來寒至折膠熱流金是我法身一呼吸寒人者冰熱者火冰火初不自寒熱一切世間我四大畢竟誰受寒熱者願以法水浸摩尼當觀此石如瓦礫

地獄變相偈

我聞吳道子初作酆都變都人懼罪業兩月罷屠宰此畫無實相筆墨假合成譬如說食飽何從生怖汗乃知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若人了此言地獄自破碎

十二時中偈

十二時中常切覺察遮箇是什麽十二月二十日自泗守席上回忽然夢得箇消息乃作偈曰

百滾油鐺裏恣把心肝煠遮箇在其中不寒亦不熱似則是似是則未是不唯遮箇不寒熱那箇也不寒熱咄甚叫做遮箇那箇

無相庵偈

出庵見庵入庵見圓問此圓相何所因起非土非木亦非虛空求此圓相了不可得乃至無有無有亦無是中有相名大圓覺是佛心也是諸魔種

送海印禪師偈

海印禪師紀公將赴峨眉往別太子少保趙公於三衢公以三詩贈行復枉道過某於齋安亦求一偈公以元臣大老功成而歸某以非才竊祿得罪而去禪師道眼了無分別迺知法界海惠照了萬殊大小從橫不相留礙直從巴峽逢僧晏道到東坡別紀公當時半破峨眉月還在平羌江水中請以此偈附于三詩之末

南屏激水偈

水激之高如所從來屈 趺 杓報盡而止止不先平於以觀法

觀藏真畫布袋和尚像偈

拄杖指天布袋着地掉却數珠好一覺睡

木峰偈

元豐七年臘月朔日東坡居士過臨淮謁普照王塔過襄師房觀所藏佛骨舍利捨山木一峯供養乃說偈言

枵然無根生意永斷刼火洞然為君作炭

寒熱偈

今歲大熱八十餘日物我同病是熱非虛方其熱時謂不復涼及其既涼熱復安在凡此寒熱更相顯見熱既無有涼從何立今我又復認此為涼後日更涼此還是熱畢竟寒熱為無為有如此分別皆是衆生客塵浮想以此為達無有是處使謂為迷則又不可如火燒木從木成炭從炭成灰為灰不已了無一物當以此偈更問子由僕在黃州戲書為江夏李樂道持去後七年復相見京師出此書茫然如夢中語也元祐戊辰六年三月三日

佛心鑑偈

軾第三子過蓄烏銅鑑圜徑數寸光明洞澈元豐八年十一月二日遊登州延洪禪院院僧文泰方造釋迦文像乃捨為佛心鑑且說偈云

鑒中面像熱時炎無我無造無受者心花發明照十方還度如是常沙衆

戲答佛印偈

百千燈作一燈光盡是恒沙妙法王是故東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禪床

養生偈

閑邪存誠練氣養精一存一明一練一清清明乃極丹元乃生坎離乃交梨棗乃成中夜危坐服此四藥一藥一至到極則處幾費千息閑之廓然存之卓然養之郁然煉之赫然守之以一成之以久功在一日何遲之有

易曰閑邪存其誠詳味此字知邪中有誠無非邪者閑亦邪也至於無所閑乃見其誠者幻滅滅故

非幻不滅

送僧應託偈

蘇壽明巢穀僧應託與東坡居士皆眉人也會于黃岡將之廬山作偈送之

一般口眼兩般腸肚認取鄉人聞早歸去

王晉卿前生圖偈

王晉卿得破墨三昧又嘗聞祖師第一義故畫邢和璞房次律論前生圖以寄其高趣東坡居士既作破琴詩記夢異矣復說偈言

前夢後夢真是一此幻彼幻非有二正好長松水石間更憶前身後身事

東坡居士過龍光求大竹作肩輿得兩竿時南華珪首座方受請為此山長老乃留一偈院中須其至授之以為他時語録中第一問

斫得龍光竹兩竿持歸嶺北萬人看竹中一滴曹溪水漲起西江十八灘

南華長老寵示四頌事忙只還一偈

宿業相纏四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禪今着衲衣歸玉局可憐化作五通仙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謄録貢生　臣周志禮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
一百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二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

雜文一十八首

明正送于伋失官東歸

宋 蘇軾 撰

為正者非也請借子以明其正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則悲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歟抑將以不惑者為正歟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然子亦有所樂者曰吾之所以為吾者豈以是哉雖失是其所以為吾者猶存則吾猶可樂焉已而不樂又從而悲之則亦不忍夫天下之凡愛我者之悲而不釋夫天下之凡惡我者之喜也夫愛我而悲惡我而喜是知我之粗也樂其所以為吾者存是自知之深也人不以自知之深為正而以知我之粗

者為正是得為正也歟故吾願為子言其正子將終身樂而不悲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慎改竄

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於神此與易陰疑於陽禮使人疑汝於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陶潛詩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鷗没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没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予云鷗不善没改作波字二詩改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也

捨銅龜子文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皆捨所藏舍利予無舍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顨為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葬得之以遺予予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予其并捨之

曰喻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為致也歟南

方多沒人曰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曰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者以經術取士士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虮人之見far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怪石供

禹貢青州有鉛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文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捷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

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水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無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羣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盧山歸宗佛印禪師適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淪空洞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辦衣服飲食臥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蓋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後怪石供

蘇子既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從來哉予以餅易諸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適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有非之者也子誠知拱戟之皆幻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笑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太息送秦少章

孔北海與曹公論盛孝章云孝章實丈夫之雄者也游談之士依以成聲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重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吾讀至此未嘗不廢書太息也曰嗟乎英偉奇逸之士不容於世俗也久矣雖然自今觀之孔北海盛孝章猶在世而向之議評者與草木同腐久矣昔吾舉進士試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方是時士以剽剟為文聚而見訕且訕公者所在成市曾未數年忽焉若潦水之歸壑無復見一人者此豈復待後世哉今吾衰老廢學自視缺然而天下士不我棄以為可以與於斯文者猶以文忠公之故也張文潛秦少游此兩人

者士之超逸絶塵者也非獨吾云爾二三子亦自以為莫及也士駭於所未聞不能無異同故紛紛之言常及吾與二子吾策之審矣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豈可以愛憎口舌貴賤之歟少游之弟少章復從吾游不及暮年而論議日新若將施於用者欲歸省其親且不忍去烏乎予行矣歸而求諸兄吾何加焉作太息一篇以餞其行使藏于家三年然後出之

藥誦

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迹滅景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而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吾始得罪遷嶺表不自意全既逾年無後命知不死矣然舊苦痔至是大作呻呼幾百日地無醫藥有亦不效道士教吾去滋味絶薰血以清淨勝之痔有蟲館於吾後滋味薰血既以自養亦以養蟲自今日以往旦夕食淡麪四兩猶復念食則以胡麻伏苓麨足之飲食之外不啖一物主人枯槁則客自棄去尚恐習性易流故取中散真人之言對病為藥使人誦之日三曰東坡居士汝忘逾年之憂百日之苦乎使汝不幸而有中散之禍伯牛之疾雖欲采薇散髮豈可得哉今食麻麥伏苓多矣居士則歌以答之曰事無事之事百事治兮味無味之味五味備兮伏苓麻麥有時而匱兮有則食無則已者與我無既兮烏乎噫嘻館容不終以是為愧兮

補龍山文 并引

丙子重九客有言桓溫龍山之會風吹孟嘉帽落溫遣孫盛嘲之嘉作解嘲文辭超卓四坐歎伏恨今世不見此文予乃戲為補之曰

征西天府重九令節駕言龍山燕凱羣哲壺歌雅奏緩

帶輕帢胡為中觴一笑粲棳楩楠競秀榆柳獨脫驌驦交鶩鶱蹇先蹴楚狂醉亂隕帽莫覺戎服囚首枯顱茁髮維明將軍度量閎達容此下士顛倒冠韈宰夫揚觶咒觖舉罰請歌相鼠以侑此爵右嘲

吾聞君子蹈常履素晦明風雨不改其度平生丘壑散髮箕踞墜車天全顛沛何懼腰適忘帶足適忘履不知有我帽復奚數流水莫繫浮雲暫寓飄然隨風非去非取我冠明月被服寶璐不纓而結不簪而附歌詩寧擇請歌相鼠罰此陋人俾出童穀右解嘲

東坡酒經

南方之氓以糯與粳雜以卉藥而為餅嗅之香嚼之辣揣之枵然而輕此餅之良者也吾始取麪而起肥之和之以蘗液烝之使十裂繩穿而風戾之愈久而益悍此麴之精者也米五斗以為率而五分之為三斗者一為五升者四三斗者以投三投而止尚有五升之贏也始釀以四兩之餅而每投以二兩之麴皆澤以少水取足以散解而勻停也釀者必壅按而弁泓之三日而弁溢此吾酒之萌也酒之始萌也甚烈而微苦蓋三投而後平也凡餅烈而麴和投者必屢嘗而增損之以舌為權衡也既溢之三日乃投九日二投通十有五日而後定也既定乃注以斗水凡水必熟而冷者也凡釀與投必寒之而後下此炎州之令也既水五日乃篘得二斗有半此吾酒之正也先篘半日取所謂贏者為粥米一而水三之揉以餅麴凡四兩二物并也投之糟中熟撋而再釀之五日壓得斗有半此吾酒之少勁者也勁正合為四斗又五日而飲則和而力嚴而不猛也篘絕不旋踵而粥投之少留則糟枯中風而酒病也釀久者酒醇而豐速者反是故吾酒三十日而成也

罪言

吾聞肉食之憂非藿食者所宜慮也府居之謀非巷居者所宜處也分之所不及義之所弗出也義之所弗出利之所不釋也犯義者惑維卒不自克作罪言萬夫之

望萬夫所依匪才尚之而量包之丘山之憾一笑可散芥蒂之讐千河不汝嗚呼寧我容汝豈汝不可神之聽之終和而同乎乘人之氣決之易耳解忮觸猜是惟難哉水激則旱其傷淫夷矢激則遠行將安追嗚呼佐涉者湍佐鬬者呼柴不立其愚乃可以須愛心之偏其辭溢妍惡心之厚其辭溢醜惟仁人之言愛惡兩捐廣大恬愉上通于天嗚呼善言未升貧客瞰門曷以壽我公侯永之天道好還莫適後先人事喜復無常倚伏前之所是事定而偷今之所是後當焉如嗚呼禍不在先亦不在天還隱其心有萬其全疾惡過義美惡易位矯枉過直美惡同則如食宜饜饜則為度如酌孔取劇則荒舞嗚呼乃陰乃陽神理所藏一弛一張人道之常

論文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

記講筵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通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曰卿以博學參預講筵宜尊所聞以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深嘉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衆乃使人持赦去笞而遣之以斬

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悮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不及于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遭而過之且勑左

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某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通英殿竊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螻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無任大願

天華宮

天華宮在羅浮山之西蘇軾曰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中書舍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宮訪之得其地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為黃龍洞此地即葛仙西庵至宋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為狡兔之穴又命於增江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為航舟之計開寶四年乃始歸命則知劉氏為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為臨賞之樂警急則為通逃之所其計窘矣

錫杖泉

錫杖泉在羅浮寶積寺即景泰禪師卓錫之地亦謂之卓錫泉蘇軾曰予昔自汴入淮泛江沂漢歸蜀飲江淮水蓋彌年既至覺井水腥澁百餘日然後安之以此知江之甘於井也審矣予來嶺外自楊子江始飲江水及至南康江益清駛水益甘則又知南江賢於北江也近度嶺入清遠峽水色如碧玉味亦益勝今日遊羅浮酌景泰禪師錫杖泉則清遠水又在下矣嶺外惟惠人喜鬬茶此水不廬出也

白水山

白水山在象頭南蘇軾曰羅浮之東麓也有懸泉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縋石四五丈不能及旁有巨人跡數十謂之佛跡巖巖西故有院亦曰佛跡

縣榜

先朝值夷狄懷服兵革寢息而又體貭恭儉在位四十

有二年宮室苑圃無所益故民無暴賦橫徭而生齒歲
登墾田日廣至于法令則去苛慘尚寬簡守令則進賢
良退貪殘牛酒以禮高年粟帛以旌孝行廣惠以廩惸
獨寬恤以省力役除身丁之算弛鹽榷之利故能道迎
休祥年穀登衍其裕民之德固已浹肌膚而淪骨髓矣
然猶慊然憂下民之疾疹無良劑以全濟於是詔太醫
集名方曰簡要濟衆凡五卷三策鏤板模印以賜郡縣
俾人得傳錄用廣拯療意欲錫以康寧之福躋以仁壽
之域已而縣與律令同藏殆逾一紀窮遠之民或莫聞
知聖澤壅而不宣吏之罪也乃書以方版揭之通會不
獨流傳民間痊痾愈疾亦欲人人知上恩也後之君子
儻不以是為誚歲一檢案之使無遺毀焉嘉祐七年正
月日

擬作二首

代侯公說項羽辭并叙

漢與楚戰敗於彭城太公間走見獲於楚項羽常置軍
中以為質漢王遣辯士陸賈說項羽請之不聽後遣侯
公羽許之遂歸太公侯公之辯過陸生矣而史闕其所
以說羽之辭遂探其事情以補之作代侯公說項羽辭

漢王四年遣辯士陸賈東說項王請還太公項羽弗聽
賈還漢王不懌者累日左右計無所出侯公在軍中而
未知名乃趨進而言曰秦為無道荼毒天下戮人之父
刑人之子如刈草管大王奮不顧身建大義除殘賊為
萬民請命今秦氏已誅天下且定民之父子室家皆得
保完以相守也其慶大矣宜與太公享萬歲無窮之歡
不幸太公拘於強讎以重大王夙夜之憂臣聞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大王諸臣未有輸忠出奇以還太公之屬
車蹈義死節以折項羽之狼心者臣恐天下有以議漢
為無人矣此臣等之罪也臣願先即辱國之誅漢王嘻
曰吾惟不孝不武而太公暴露拘辱於楚者三年矣
首東嚮而不忘也顧為之奈何侯公曰臣雖不敏願大

王假臣革車一乘騎卒十人臣朝馳至楚壁而暮與太
公驂乘而歸可乎漢王慢罵曰腐儒何言之易也夫陸
賈天下之辯士吾前日遣之智窮辭屈抱頭鼠竄願須
而歸僅以身免若何言之易也侯公曰待人以必能者
不能則喪氣倚事之必集者不集則挫心大王前日之
遣賈也恃之為必能之人望之有必集之事今賈乃困
辱而歸是大王氣喪而心挫也宜有以深鄙臣也且大
王一失任於陸賈乃遂懲艾以為無足使令者是大王

示太公之無還期待天下為無士也漢王曰吾豈忘親
者耶顧若無足以辦此且項王陰忮不仁徒觸其鋒與
之俱靡耳侯公曰昔趙平原君若秦之侵欲結楚從也
求其可與從適楚者二十人差擇於門下也食客數千
得十九焉其一人無得也最下客毛遂請行平原君不
擇而與之俱卒至强楚廷叱其王而定從於立談之間
者毛遂功也曰者趙王武臣見獲於燕以其臣陳餘張
耳之賢擇人請王往者十輩無一返者終於養卒請行

朝炊未終乃與趙王同載而歸此大王之所知者臣乃
今日願為大王之毛遂養卒大王何慊不辱平原餘耳
之聽哉漢王曰善即飭車十乘騎卒百人以遣侯公侯
公至楚晨扣軍門謁項王曰臣聞漢王之父太公為俘
囚臣切慶大王獲所以勝於漢者前日漢王遣使請之
而大王不與至將烹焉臣切弔大王似不卹楚矣項王
嗔目大怒叱侯公曰若自薦死乃欲為而主行說以僥
倖也且吾親與人角而獲其父固將甘心焉今乃言無

卹者何也侯公曰臣以區區之身備漢之使而有謁於
大王故大王以臣為漢游說而忘忠楚也大王試幸聽
之使其言有可用則楚漢之大利兩君之至歡豈臣之
私幸也使其言無可用則臣徐蹈鼎鑊以從太公之烹
蓋未晚也項王曰太公之不得歸必矣若將何言侯公
曰夫漢王失職怏怏而西因思歸之士收豪傑之伍舉
梁漢之師下巴蜀之粟并三秦定齊魏日引而東以與
大王決一旦之命大王視其志固將一天下朝諸侯建

七廟定大號為萬世基業耶抑將區區徇匹夫之節為曾參之孝而已者耶且連兵帶豐與楚百戰以決雌雄乃有天下三分之二大王軍覆將死自救不暇凡所以運奇決敵為大王之勍敵者在漢王與諸將了事耶抑太公實為之也耶雖庸人孺子固知之然則太公獨一亡似人耳不足為楚漢之輕重大王幸虜獲之而禍福實係焉視其用之如何耳得所以用而用之者強失所以用而用之者亡苟為失其所用未若不獲之為善也

大王所以久拘而不歸者固以要之誠是也且要而能致之則權在我要而不能致則權在人權之所在以戰必克則要者名也歸者實也大王苟不得志於名當速收効於實無為兩失而自遺其患是以臣竊為大王慎惜此舉也大王固嘗置之俎上而命之矣彼報之曰必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王窘於彭城二子同載推墮捐之弗顧也安知其視父不與子同也太公之囚楚者三年矣彼誠篤於愛父固將捐兵解甲膝行頓顙楚之轅門為之請一旦之命今勵士方力督戰方急無一日而忘與楚從事此其志在天下無以親為也大王今不歸之以收其實將久留之以執其名故曰似不卹楚也項王怒氣少息徐曰顧吾所讎者漢王爾其父何與耶且漢王親以其身投吾掌握者數矣我常易而釋之今乃曰東向必欲亡楚而後已故吾深讎之欲俎醢其父卹快於一時況與之歸耶

侯公曰辱大王幸賜聽臣臣請言其不可者夫首建大義誅暴秦者惟楚世為賢明顯名於天下者惟楚天下豪傑樂從而爭赴者惟楚楚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所向推靡莫如大王兵強將武百戰百勝莫如大王諸侯畏憚惟所號令莫如大王割地據國連城數十莫如大王大王持此數者以令天下朝諸侯建大號何待于今然而欲烹之願分羹焉且父子相愛之情豈相遠哉方漢雖大王嘗自知為之八年智窮兵敗土疆日促反為漢王所以失乎項王曰吾誠每不自知如公言焉公試論吾所以失者侯公曰大王知夫博者事乎夫財均則氣均

氣均則敵偶然後勝負之勢決於一時今大王求與漢博方布席徒手未及投地而驟以已資推遺之已而財索氣竭徒手而校之則大王之勝勢去矣夫仁義禮智所以取天下之資而制敵之具也大王乃棄資委具以為無所事以故漢皆獲而收執之此所以自引而東視大王如無也項王曰何謂棄資委具侯公曰夫秦民之不聊生久矣漢王之入關也秋毫無所犯解秦之苛約法三章民大慶悅惟恐其不王秦也大王秦之至燔燒屠戮酷甚於秦秦人失望何以為仁大王始與諸侯受約懷王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叩關決戰降俘其主以待大王而大王背約遷之南鄭何以為信大王以世為楚將方舉大義不立其後無以令天下遂共立懷王而稟聽之及天下且定乃陽尊為帝而放殺之何以為義以范增之忠陳平之智韓信之勇皆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鬬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人傑爭天下者視此三人為之存亡然而增死於疑平信去而不用何以為智是以漢王於其入關也天下歸其仁其還定三秦也天下歸其信為義帝縞素也天下歸其義其用平信也天下歸其智此四者大王素有之資可畜之具惟其委棄而不用故漢皆得而收執之是以大王未得所以稅駕也方今之勢漢王者高資富室也大王者窶人也天下者市人也市人不趨窶人而趨高資富室明矣然則大王今日之資恃有一太公爾天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所以相楚也今不歸之以伸區區之信義紓旦夕之急臣恐漢人怒氣益奮戰士倍我是大王又以其資遺漢且將索然而為窮人矣此臣所以為大王寒心也夫制人之與見制於人克人之與見克於人豈同日而語哉願大王熟計之項王曰孤所以恩漢者亦至矣然去輒背我今其父在此猶日急鬬誠一旦歸之徒益其氣爾侯公曰不然臣聞懷敵者強怒敵者亡大王於漢有足懷而制之乃欲怒而鬬之臣意天溺大王之衷將遂孤楚矣大王誠惠辱一介之使護太公且致言漢王曰前日太公播越於外羈旅敝軍獲侍盥沐者三年于茲而

君王方深督過之是以下國君臣未敢議太公之歸今君王勑駕迎之孤恐久稽君王旦暮問安侍膳之歡敢不承令敬遣下臣衛送太公之屬車以還行宮孤亦願自今之日與君王捐忿與瑕繼平昔之歡君王有以報不穀者皇天后土實與聞之如此而漢不解甲罷兵以答大義則曲在彼矣大王因之號令士卒以趨漢王此秦所以獲晉惠公也今大王不辱聽臣臣無所受命而歸漢王固將慟哭於軍曰楚之讎我者深矣使者再返而太公不歸矣且號為舉大義除殘賊拯萬民終之有不共戴天之讎何面目以視天下今日之事有楚無漢有漢無楚吾將前死楚軍不返顧矣漢王持此感怒士心整甲而趨楚軍此伍子胥所以鞭平王之屍也項王曰善吾聽公姑無烹公弟還語而王令罷兵吾今歸之矣侯公曰此又不可夫智貴乎早決勇貴乎必為早決者無後悔必為者無棄功王陵楚之驍將也一旦亡去漢大王拘執其母將以還陵也而其母慷慨對使者為

陵陳去就之義勑陵無還遂伏劍而死故天下皆賢智其母而莫不哀其死也今太公幽囚鬱抑於大王之軍久矣今聞使者再返而大王無意幸赦還之臣竊意其變生於無聊不勝恚辱之積一旦引決以蹈陵母之義則大王悔恐自失雖欲回漢軍之鋒不可得矣臣聞來而不可失者時也蹈而不可失者機也方今大王糧匱師老無以支漢而韓信之軍乘勝之鋒亦且至矣大王雖欲解而東歸不可得矣臣願大王因其時而用其機急歸太公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大王解甲登壇建號東帝以撫東方之諸侯亦休兵儲粟以待天下之變漢王老且厭兵尚何求哉固將世為西藩以事楚矣項王大悦聽其計引侯生為上客召太公置酒高會三日而歸之太公呂后既至漢王大悦軍皆稱萬歲即日封侯公平國君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者故號平國君焉

擬孫權答曹操書

權白孟德足下辱書開示禍福使之內殺子布外擒劉
備以自効書辭勤款若出至誠雖三尺童子亦曉然知
利害所在矣然僕懷固陋敢略布昔田橫齊之遺虜漢
高祖釋酈生之憾遣使海島謂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猶
能以力自到不肯以身辱於劉氏韓信以全齊之地束
手於漢而不能死於膠下自古同功一體之人英雄豪
傑之士世亂則藉以剪伐承平則理必猜疑與其受韓
信之誅豈若死田橫之節也哉僕先將軍破虜遭漢陵
之節而足下乃有
欺孤之志威挾天子以令天下妄引歷數陰搆符命昔
笑王莽之愚今竊歎足下蹈覆車也僕與公有婚姻之
舊加之同好相求然自聞求九錫納椒房不唯同志失
望天下甚籍籍也劉備之兵雖少然僕觀其為人雄材
大畧寬而有容拙於攻取巧於馭人有漢高祖之餘風
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
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
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
有荊軻舞陽之變不以權不肖使統部曲以卒先臣之
志僕受遺以來臥薪嘗膽悼日月之逾邁而歎功名之
不立上負先臣未報之忠下忝伯符知人之明且權先
世以德顯於吳權若效諸君有非常之志縱不蒙顯戮
豈不墜其家聲耶漢自桓靈以來上失其道政出乡門
宦官之亂繼以息董卓之禍復興傕汜未誅袁劉割據天
下所恃惟權與公及劉備三人耳比聞卓已鯨鯢天子
反正僕意公當掃除餘孽同獎王室上助天子與宗廟
社稷之靈退守藩國無失春秋朝覲之節而足下乃有

東董卓僭亂焚燒宗廟發掘陵寢故依袁術以舉義師
所指城邑響應天下思得董卓而食之不獻不幸此志
未遂而無祿早世先兄伯符嗣命馳驅鋒鏑周旋江漢
豈有他哉上以雪天子之恥下以畢先將軍之志耳不
意袁術亦僭位號污辱義師又聞諸君各盜名字伯符
輔以孔明未可量也且以忠義不替曩昔僕以為今海
內所望惟我二人耳僕之有張昭正如備之孔明左提
右挈以就大事國中文武之事盡以委之而見教殺昭
與備僕豈病狂也哉古諺有之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僕

與劉備實有脣齒相須之勢足下所以不能取武昌又不能到成都者吳蜀皆存也今使僕取蜀是吳不得獨存也蜀亡吳亦隨之矣晉以垂棘屈產假道於虞以伐虢夫滅虢是所以取虞虞以不知故及禍足下意何以異此古人有言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以身託人必擇所安孟德視僕豈惜此尺寸之土者哉特以公非所托故也荀文若與公共起艱危一旦勸公讓九錫意便慽使卒憂死矧僕與公有赤壁之隙雖復盡釋前慽然豈敢必公不食斯言乎今日歸朝一匹夫耳何能為哉縱公不見害交鋒兩陣之間所殺過當今其父兄子弟實在公側怨讎多矣其能安乎季布數窘漢王及即位猶下三族之令矧足下記人之過忘人之功不肯忘文若於九錫其肯赦僕於赤壁乎孔文舉與楊德祖海內奇士足下殺之如皂隸豈復有愛於權天下之才在公右者即害之矣一失江東豈容復悔耶甘言重幣幸勿復再

東坡全集卷一百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三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

志林五十五條

宋　蘇軾　撰

記游

余自海康遣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乘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易論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到杭州一遊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團為獻龍井孤山下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迹見潁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黃州東南三十里為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頴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為口君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遊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吾昔自杭移高密與楊元素同舟而陳令舉張子野皆

從余過李公擇於湖遂與劉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
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詞聞於天下作定
風波令其略云見說賢人聚吳分試問也應傍有老人
星坐客懽甚有醉倒者此樂未嘗忘也今七年耳子野
孝叔令舉皆為異物而松江橋亭今歲七月九日海風
架潮平地丈餘蕩盡無復子遺矣追思曩時真一夢耳

元豐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黃州臨皐亭夜坐書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
湯池熟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
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
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
歸倒行觀山燒火甚偃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
流掬取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
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作一絕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裏人人
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絕云青山若無素
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
賞初遊杳靄間如今不是夢真箇是廬山是日有以陳
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
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絕云帝遣

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
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為勝絕不可勝談
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
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絕云橫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
了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僕廬山詩
盡於此矣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見落鷹搏擊不暇遂發
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
曰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鉤之魚忽得解脫
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

法當甚麼時也不妨熟歇

已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為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誨者未必得大魚也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酣歌美清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為古人哀哉

吾故人黎錞字希聲治春秋有家法歐陽文忠公喜之然為人質木遲緩劉貢父戲之為黎檬子以謂指其德不知果木中真有是也一日聯騎出聞市人有唱是果鬻之者大笑幾落馬今吾謫海南所居有此霜實纍纍然二君皆入鬼錄坐念故友之風味豈復可見劉固不泯於世者黎亦能文守道不苟隨者也

昔為鳳翔幕過長安見劉原父留吾劇飲數日酒酣謂吾曰昔陳季弼告陳元龍曰聞遠近之論謂明府驕而自矜元龍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安足錄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後在黃州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誰人念此翁蓋記原父語也原父既沒久矣尚有貢父在每與語令復死矣何時復見此俊傑人乎悲夫

懷古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聞潤州甘露寺有

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四雄皆龍虎遺跡儼未刋方其盛壯時爭奪肯少安廢興屬造化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歎不得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登古戰場詩云沈緬呼豎子狂言非至公迺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輒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辜式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

修養

已饑方食未飽先止散步逍遥務令腹空當腹空時即便入室不拘晝夜坐臥自便惟在攝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動搖如毛髮許便墮地獄如商君法如孫武令事在必行有犯無恕又用佛語及老聃語視鼻端白數出入息緜緜若存用之不勤數至數百此心寂然此身兀然與虛空等不煩禁制自然不動數至數千或不能數則有一法其名曰隨與息俱出復與俱入或覺此息從毛竅中八萬四千雲蒸霧散無始以來諸病自除諸障漸滅自然明悟譬如盲人忽然有眼此時何用求人指路是故老人言盡於此

時雨降多置器廣庭中所得甘滑不可名以潑茶煮藥皆美而有益正爾食之不輟可以長生其次井泉甘冷者皆良藥也乾以九二化坤之六二為坎故天一為水吾聞之道士人能服井花水其熱與石硫黃鍾乳等非其人而服之亦能發背腦為疽蓋嘗觀之又分至日取井水儲之有方後七日輒生物如雲母狀道士謂水中金可養鍊為丹此固常見之者此至淺近世獨不能為況所謂玄者乎

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勝解以我觀之凡心盡處勝解卓然但此勝解不屬有無不通言語故祖

師教人到此便住如眼翳盡眼自有明醫師只有除翳藥何曾有求明藥明若可求即還是翳固不可於翳中求明即不可言翳外無明而世之昧者便將頽然無知認作佛地若如此是佛猫兒狗兒得飽熟睡腹搖鼻息與土木同當恁麼時可謂無一毫思念豈謂猫狗已入佛地故凡學者觀妄除愛自粗及細念念不忘會作一日得無所住弟所教我者是如此否因見二偈警策孔君不覺聳然更以聞之書至此牆外有悍婦與夫相毆詈聲飛灰火如猪嘶狗嗥因念他一點圓明正在猪嘶狗嗥裏面譬如江河鑒物之性長在飛砂走石之中尋常靜中推求常患不見今日鬧裏忽捉得此子元豐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導引家云心不離田手不離宅此語極有理又云真人之心如珠在淵衆人之心如泡在水此善譬喻者

趙貧子謂人曰予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棄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為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為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子嘗與其語故録之

昨日太守楊君采通判張公規邀余出遊安國寺坐中論調氣養生之事余云皆不足道難在去慾張云藕子卿齒雪啖鑪蹈背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生死之際矣然不免為胡婦生子窮居海上而況洞房綺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衆客皆大笑余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

冬至後齋居常吸鼻液漱鍊令甘乃嚥下丹田以三十瓷器皆有蓋溺其中已隨手蓋之晝識其上自一至三十置淨室選謹朴者守之滿三十日開視其上當結細

砂如浮蟻狀或黃或赤密絹帕濾取新汲水淨淘澄無
度以穅氣盡為度淨瓷瓶合貯之夏至後取細研棗肉
丸如梧桐子大空心酒呑下不限丸數三五日後服盡
夏至後仍依前法采取却冬至後服此名陽丹陰煉須
清淨絶欲若不絶慾其砂不結

取首生男子之乳父母皆無疾恙者并養其子善飲食
之日取其乳一升只半升已來亦可以硃砂銀作鼎與
匙如無硃砂銀山澤銀亦得慢火熬煉不住手攪如淡
金色可丸即丸如桐子大空心酒呑下亦不限丸數此
名陰丹陽煉世人亦知服秋石然皆非清淨所結又此
陽物也須復經火經火之餘皆其糟粕與燒鹽無異也
世人亦知服乳乳陰物不經火煉則冷滑而漏精氣也
此陽丹陰煉陰丹陽煉蓋道士靈智妙用沈機捷法非
其人不可輕泄慎之慎之

樂天作廬山草堂蓋亦燒丹也欲成而爐鼎敗來日忠
州刺史除書到迺知世間出世間事不兩立也僕有此
志久矣而終無成者亦以世間事未敗故也今日真敗
矣書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信乎
張君持此紙求僕書且欲發藥君當以何品吾聞戰國
中有一方吾服之有效故以奉傳其藥四味而已一曰
無事以當貴二曰早寢以當富三曰安步以當車四曰
晚食以當肉夫已饑而食蔬食有過於八珍而既飽之
餘雖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若此可謂善處窮者
矣然而於道則未也安步自佚晚食為美安以當車與
肉為哉車與肉猶存於胸中是以有此言也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
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
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
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公昔遺余以暎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暎肚餅
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
以活潑潑為內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為外非銅非鉛以

念念不忘為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為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謝魯元翰

洛下有洞穴深不可測有人墮其中不能出饑甚見龜虵無數每旦輒引首東望吸初日光嚥之其人亦隨其所向効之不已遂不復饑身輕力强後卒還家不食不知其所終此晉武帝時事辟穀之法以百數此為上妙法止於此能服玉泉使鉛汞具體去僊不遠矣此法甚易知易行天下莫能知知者莫能行何則虛一而靜者

世無有也元符二年儋耳米貴吾方有絶糧之憂欲與過子共行此法故書以授之四月十九日記

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飣耶

元符三年歲次庚辰正月朔戊辰是日辰時則丙辰也三辰一戊四土會焉而加丙與庚丙土母而庚其子也土之富未有過於斯時也吾當以斯時肇養黃中之氣

過此又欲以時取薤薑蜜作粥以啖吾終日默坐以守黃中非謫居海外安得此慶耶 東坡居士記

疾病

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與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疝汝視物吾不禁也管仲有言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又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禮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此語乃當書諸紳故余以畏威如疾為私記云

歲日與歐陽叔弼無咎張文潛同在戒壇余病目昏所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黙洗目有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語云眼惡剔決齒便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頗有理故追録之

夢寐

昨夜夢參寒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

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

軾初自蜀應舉京師道過華清宮夢明皇令賦太真妃裙帶詞覺而記之今書贈何山藩大臨邛老云百疊漪漪水皺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元豐五年十月七日

元豐八年正月旦日子由夢李士寧草草為其夢中贈一絕句云先生惠然肯見客旋買雞豚旋烹炙人間飲酒未須嫌歸去蓬萊卻無喫明年閏二月六日為子道之書以遺過子

明日凡之生日昨夜夢與弟同自眉入京行利州峽路見二僧其一僧鬚髮皆深青與同行問其向去災福答云向去甚好無灾問其京師所需要好硃砂五六錢又手擎一小卯塔云中有舍利凡接得卯塔自開其中舍利燦然如花凡與弟請吞之僧遂分為三分僧先吞凡弟繼吞之各一兩細大不等皆明瑩而白亦有飛迸空中

者僧言本欲起塔卻喫了弟云吾三人肩上各置一小塔便了凡言吾等三人便是三所無縫塔僧笑遂覺覺後胸中噎噎然微似含物夢中甚明故聞報為笑耳書與子由

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題云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塗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慍吏微笑曰此兩句復當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元祐六年十一月十九日五更夢數人論左傳云祈招之詩固善語然未見所以感切穆王之心已其車轍馬跡之意者有荅者曰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酒適於饑飽之度而已若過於醉飽則民不堪命王不獲没矣覺而念其言似有理故録之

軾倅武林日夢神宗召入禁中宮女圍侍一紅衣女童捧紅靴一隻命軾銘之覺而記其一聯云寒女之絲鉢積寸累天步所臨雲蒸霞霞起既畢進御上極歎其敏使宮

女送出睇睨裙帶間有六言詩一首云百疊漪漪風皺
六銖縱縱雲輕植立含風廣殿微聞環佩搖聲
予嘗夢客有攜詩相過者覺而記其一詩云道惡賊其
身忠先愛厥親誰知畏九折亦自是忠臣文有數句若
銘贊者云道之所以成不害其耕德之所以修不賊其
牛

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夢中亦知其為夢也湖上有大
殿三重其東一殿題其額云彌勒下生夢中云是僕昔
年所書衆僧往來行道大半相識辨才海月皆在相見
驚異僕散衫策杖謝諸人曰夢中來游不及冠帶既覺
亡之明日得芝上人信乃復理前夢因書以寄之
宣德郎廣陵郡王完大小學教授眉山任伯雨德公喪
其母呂夫人六十四日號踊稍間欲從事於佛或勸誦
金光明經其言世所傳本多誤惟咸平六年刊行者最
為善本又備載張居道再生事德公欲訪此本而不可
得方苦卧柩前而外甥進士師績假寐於側忽驚覺曰

吾夢至相國寺東門有鬻蔓者云有此經夢中問曰非
咸平六年本乎曰然有居道傳乎曰然此大非夢也德
公大驚即使續以夢求之而獲覩鬻蔓者之狀則夢中
所見也德公舟行扶柩歸葬於蜀余方貶嶺外遇弔德
公楚泗間乃為之記
昨日夢有人告我云如真饗佛壽識妄喫天厨予甚領
其意或曰真即饗佛壽不妄喫天厨予曰真即是佛不
妄即是天何但饗而喫之乎其人甚可予言
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將朝尚早假寐夢歸穀行宅遍
歷蔬圃中已而坐於南軒見庄客數人方運土塞小池
土中得兩蘆菔根客喜食之予取筆作一篇文有數句
云坐於南軒對修竹數百野鳥數千既覺惘然思之南
軒先君名之曰來風者也
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
日得志當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一云我則異於
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聞焉道士弟睡

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敲手今被陳摶餧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學問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閒以文字問之云無他術惟勤讀書而多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嬾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命分

退之詩云我生之辰月宿直斗乃知退之磨蝎為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為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

吾無求於世矣所須二頃田以足饘粥耳而所至訪問終不可得豈吾道方艱難無適而可耶抑人生自有定分雖一飽亦如功名富貴不可輕得也

送別

子開將往河北相渡河寧以冬至前一日被旨過節遂行僕以節日來賀且別之留飲數盞頹然竟醉案上有此佳紙故為作草露書數紙遲其北還則又春矣當為我置酒蟹山藥桃杏是時當復從公飲也

雲秀來惠州見予將去予曰山中見公還必求一物何以與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予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法言華書裹頭有災福

紹聖元年十月三日始至惠州寓於嘉祐寺松風亭杖

履所及雞犬相識明年遷於合江之行館得江樓豁徹之觀忘幽谷窈窕之趣未見其所休戚嶠南江北何以異也虔州鶴田處士王原子直不遠千里訪予於此留七十日而去東坡居士書

石塔別東坡子云經過草草恨不一見石塔塔起立云遮着是塼浮圖即子云有縫塔塔云若無縫何以容世間螻蟻子首肯之

元符己卯閏九月瓊本姜君來儋耳日與子相從庚辰三月乃歸無以贈行書柳子厚飲酒讀書二詩以見別意子歸吾無以遣日獨此二事日相與往還耳二十一日書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在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有長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橫江而去僕登夏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　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二
三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四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二 宋 蘇軾 撰

志林五十七條

祭祀

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猫虎之尸誰當為之置鹿與女誰當為之非倡優而誰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道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為是也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真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真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駮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手稽首而記其事

兵略

匈奴圍漢平城羣臣上言胡者全兵請令強弩傳兩矢

外鄉徐行出園李奇注全兵云惟弓矛無雜仗也此說非是使胡有雜仗則傳矢外鄉之策不得行歟且奇何以知匈奴無雜仗也匈奴特無弩耳全兵者言匈奴自戰其地不致死不得與我行此危事也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絶絶正圍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子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惜也

時事

儋爾進士黎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為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由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符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允從輩耶

元豐初白馬縣民有被殺者畏賊不敢告投匿名書於縣弓手甲得之而不識字以示門子乙為讀之甲以其言捕獲賊而乙爭其功吏以為法禁匿名書而賊以此發不敢處之死而投匿名者當流為情輕法重皆當奏蘇子容為開封尹方廢滑州白馬為幾邑上殿論奏賊可滅死而投匿名者可免罪上曰此情雖極輕而告許之風不可長乃杖而撫之子容以謂賊不干己者告捕而變主匿名本不足深過然先帝猶恐長告許之風此所謂忠厚之至然熙寧元豐之間每立一法如手實禁鹽牛皮之類皆立重賞以勸告許者皆當時小人所為非先帝本意時祀祖禹在坐曰當書之實錄

官職

秘書監侍講傅堯俞始召赴資善堂對遜英閣堯俞致謝上遣人宣召答曰卿以博學參預經筵宜尊所聞以

輔不逮堯俞講畢曲謝上復遣人宣諭卿講義淵博多所發揮良嘉深歎是日上讀三朝寶訓至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無以勵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又祀汾陰日見一羊自擲道左怪問之曰今日尚食殺其羔真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羊羔資政殿學士韓維讀畢因奏言此特真宗皇帝小善耳然推其心以及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真宗自澶淵之役却狄之後十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於此昔孟子論齊王不忍殺觳觫之牛以為是心足以王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及於百姓豈不能哉蓋不為耳外人皆云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蟲螻蟻違而過之且勑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軾時為右史奏曰臣今月十五日侍邇英閣切見資政殿學士韓維因讀三朝寶訓至真宗皇帝好生惡殺因論皇帝陛下在宮中不忍踐履蟲蟻其言深切可以推明聖德益增福壽臣忝備位右史謹書其事於冊又錄一本上進意望陛下采覽無忘此心以廣好生之德臣不勝大願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窓東道騎省與李常侍牕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盛度錢氏堉而不喜惟演蓋邪正不相入也惟演建言一后並配御史中丞范諷發其姦落平章事以節度使知隨州時度幾七十為知制誥責詞云三星之媵多戚里之家百兩所迎皆權要之一蓋惟演之姑嫁劉氏而其子娶於丁謂也人怪度老而筆力不衰或曰度作此詞久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講筵上未出立延

樂天行張平叔戶部侍郎判度支制詰云吾坐而決事丞相以下不過四五而主計之臣在焉以此知唐制主計蓋坐而論事也不知四五者悉何人平叔議鹽法至為割剥事見退之集今樂天制詰亦云計能析秋毫吏畏如夏日其人必小人也

致仕

今年吾當請廣陵暫與子由相別至廣陵逾月遂往南郡自南郡詣梓州沂流歸鄉盡載家書而行迤邐致仕築室種菓於眉以須子由之歸而老焉不知此願遂否言之悵然也

浮玉老師元公欲為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迨不可忘吾昔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恠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耶

賀下不賀上此天下通語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況於致仕而歸脫冠珮訪林泉顧平生一無可恨者其樂豈可勝言哉余出入文忠門最久故見其欲釋位歸田可謂切矣他人或苟以藉口公發於至情如饑者之念食也顧勢有未可者耳觀與仲儀書論可退之節三至欲以得罪病而去君子之欲退其難如此可以為進者之戒

隱逸

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既東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能詩及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貪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余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語妻曰獨不能如楊子雲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余乃出

張愈西蜀隱君子也與予先君游居岷山下白雲溪自號白雲居士本有經世志特以自重難合故老死草野

非槁項苗藏盜名者也偶至西湖靜軒見其遺句懷仰其人命寺僧刻之石

釋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然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惟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為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盆水如何漱得坡云慚愧闍黎會得

蔣仲甫聞之孫景脩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一與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泗洲大聖僧伽傳云和尚何國人也又世云莫知其所從來云不知何國人也近讀隋史西域傳乃有何國余在惠州忽被命責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攜告身來且弔曰余此固前定可無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謹甚一夕夢和尚告別沈問所往答曰當與蘇子瞻同行後七十二日當有命今適七十二日矣豈非前定乎余以謂事之前定者不待夢而知然余何人也而和尚辱與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緣契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為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節疏通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晉方技傳有韋虛者父母使守稻牛食之虛見而不驅牛去乃理其殘亂者父母怒之虛曰物各欲食牛方食稻又欲得生此言有理虛固有道者耶呂猗母足得痿痺病十餘年虛療之去頃數步坐瞑目寂然有頃曰扶起夫人坐猗曰夫人得疾十年豈可倉卒令起耶虛曰且試扶起兩人夾扶而立少頃去夾者遂能行學道養氣者至足之餘能以氣與人都下道士李脁之能之謂之布氣吾中子治少贏多疾若之相對坐為布氣治聞腹中如初日所照溫溫也蓋若之曾遇得道異人於華岳下云

元符三年八月余在合浦有老人蘇佛兒來訪年八十二不飲酒食肉兩目爛然蓋童子也自言十二歲齋居修行無妻子有兄弟二人皆持戒念道長者九十二次者九十與論生死事頗有所知居州城東南六七里佛兒嘗賣菜之東城見老人言即心是佛不在斷肉余言勿作此念衆人難感易流老人大喜曰如是如是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鬻術矣戲語得千金

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陸道士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好丹藥通術數能詩蕭然有出塵之姿久客江南無知之者予昔在齊安蓋相從游因是謁子由高安子由大賞其詩會吳遠之過彼遂與俱來惠州出此詩

朱氏子出家小名照僧少喪父與其母尹皆願出家照僧師守素乃參寥子弟子也照僧九歲舉止如成人誦赤壁賦鏗然鸞鶴聲也不出十年名聞四方此參寥子之法孫東坡之門僧也

錢塘壽禪師本北郭稅務專知官每見魚蝦輒買放生以是破家後遂盜官錢為放生之用事發主死領赴市矣吳越錢王使人視之若悲懼如常人即殺之否則捨之禪師淡然無異色乃捨之遂出家得法服淨禪師應以市曹得度故菩薩乃現市曹以度之學出生死法得稍近當於此證阿羅漢果向死地走之一遭抵三十年脩行吾竄逐海上去死地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為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稷下之盛胎驪山之禍太學士萬人噓枯吹生亦兆黨錮之冤今吾間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區區奔走王公洶洶都邑安得而不敗殆非浮屠氏之福也

妙總師參寥子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獨知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獨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徑山長老維琳行峻

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辯才歸寂道俗皆宗之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予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與之游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瑯琊恐之通而詩無畏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綽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義日與講佛法詞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其才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不流其為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二閽黎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

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子在惠州有永嘉維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獨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

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異事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嵇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為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又甚於退之也

道人徐問真自言滁州人嗜酒狂肆能啖生葱鮮魚以指為鍼以土為藥治病良有驗歐陽文忠公為青州問真來從公游久之乃求去問公致仕復來汝南公常館之使伯和父兄弟為之主公常有足疾狀少異醫莫能喻問真教公汲引氣血自踵至頂公用其言病輒已忽一日求去甚力公留之不可曰我有罪我與公卿游我不復留公使人送之果有冠鐵冠丈夫長八尺許立道山不甚高而夜見日此可異也山有二樓今延祥寺在南樓下朱明洞在沖虛觀後云是蓬萊第七洞天唐永樂道士侯道華以食鄧天師棗仙去永樂有無核棗人不可得道華得之余在岐下亦得食一枚云唐僧契虛遇人導游稚川仙府真人問曰汝絕三彭之仇乎虛不能答沖虛觀後有米真人朝斗壇近於壇上獲銅龍六銅魚一唐有夢銘云紫陽真人山玄卿撰又有蔡少霞者夢遣書牌題云五雲閣吏蔡少霞書記羅浮山

有官吏自羅浮都虛觀游長壽中路覩見道室數十間有道士據檻坐見吏不起吏大怒使人詰之至則人室皆亡矣乃知羅浮凡聖雜處似此等異境平生脩行人有不得見者吏何人乃獨見之正使一凡道士見已不起何足怒吏無狀如此得見此者必前緣也

吾昔謫黃州曾子固居憂臨川死焉人有妄傳吾與子固同日化去且云如李長吉時事以上帝召他時先帝亦聞其語以問蜀人道士蒲宗孟且有歎息語今謫海南又有傳吾得道乘小舟入海不復返者京師皆云兒子書來言之今日有從黃州來者云太守何述言吾在儋耳一日忽失所在獨道服在耳蓋上賓也吾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韓退之相似吾命在斗間而身宮在焉故其詩曰我生之辰月宿斗直且曰無善聲以聞無惡聲以揚今謗我者或云死或云仙退之言良非虛爾

虔州布衣賴仙芝言連州有黃損僕射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仕南漢也未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所存亡

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鑒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也

連人相傳如此其後頗有祿仕者

章詧字隱之本閩人遷於成都數世矣善屬文不仕晚用太守王素薦賜號沖退處士一日夢有人寄書召之者云東岳道士書也明日與李士寧游青城濯足水中詧謂士寧曰腳踏西溪流去水士寧答曰手持東岳寄來書詧大驚不知其所自來也未幾詧果死其子禩亦以逆民舉仕一命乃死士寧蓬州人也語默不常或以為得道者百歲乃死嘗見余成都曰子甚貴當策舉首已而果然

司馬相如諂事武帝開西南夷之隙及病且死猶草封禪書此所謂死而不亡者耶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殆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

侈言廣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猶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鵩鳥賦真大人者也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東坡書

秦太虛言寶應民有以嫁娶會客者酒半客一人竟起出門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將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婦人以詩招我其辭云長橋直下有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游金玉滿堂何所用爭如年少去來休倉皇就之不知其為水也然客竟亦無他夜會說鬼參寥舉此聊為之記

戊寅十一月余在儋耳聞城西民李氏處子病卒兩日復生余與進士何旻同往見其父問死生狀云初昏若有人引去至官府幕下有言此誤追庭下一吏云可且寄禁又一吏云此無罪當放還見獄在地窞中隧而出入繫者皆儋人僧居十六七有一嫗身皆黃毛如驢馬械而坐處子識之蓋儋僧之室也曰吾坐用檀越錢物已三易毛矣又一僧亦處子鄰里死已二年矣其家方大祥有人持盤餐及錢數千云付其遺門者乃持飯入門去繫者皆爭取其飯僧飯所食無幾又一僧至見者擊跪作禮僧曰此女可差人速送還送者以手擘牆辟使過復見一河有舟使登之送者以手推舟舟躍處子驚而寤是僧豈所謂地藏菩薩耶書此為世戒

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為師童子幾百人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余稍長學日益遂第進士制策而太初乃為郡小吏其後余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為漢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歲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于戟門下遂卒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吾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焚之舉城人見烟焰上耿耿焉有一陳道人也

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容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為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既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既而不死忽聞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為不信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喪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為鬼也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山齊矣以余觀之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日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爾朱道士晚容於眉山故蜀人多記其事自言受記於師云汝後遇白石浮當飛仙去爾朱雖以此語人亦莫識所謂後去眉山乃客於涪州愛其所產丹砂雖鎖細而皆天鏃狀瑩徹不雜土石遂止鍊丹數年竟於涪州白石仙去乃知師所言不謬吾聞長老道其事甚多然不記其名字可恨也本草言丹砂出符陵谷陶隱居云符陵是涪州今無復採者吾聞熟於涪者云採藥者時復得之但時方貴辰錦砂故此不甚採爾讀本草偶記之也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志林四十二條

異事

宋蘇軾撰

芝上人言近有節度判官朱炎學禪久之忽於楞嚴經若有所得者問講僧義江曰此身死後此心何住江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可之炎後竟坐化真廟時人也

契嵩禪師常瞋人莫嘗見其笑海月慧辨師常喜人未嘗見其怒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趺坐而化嵩既荼毗火不能壞益新熾火有終不壞者五海月比葬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瞋喜作佛事也世人視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土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南華重辨長老語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嶺南還則辨已寂久矣過南華弔其衆問塔墓所在曰我師昔在壽塔南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朗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改棺易衣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愧服東坡居士曰辨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陁林以飼烏鳶何有安以壽塔為朗公知辨者特欲以化服同異而已乃以茗果奠其塔而書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時元符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富彦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歸鄉過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尚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惟有一竅滑易如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膚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歲蝦蟆也決不當與藥若聽其不食不娶長

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石普好殺人以殺為娛未嘗知暫悔也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之既醒而悔指使畏其暴不敢以實告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以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

今年三月有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云初見辟有孔有人自孔擲一物至地化為人乃其亡姊也攜其手自孔中出曰冥吏追汝使我先見吏在旁昏黑如夜極望有明處空有橋榜曰會明人皆用泥錢橋極高有行橋上者姊曰此生天也昱行橋下然猶有在下者或為鳥鵲所啄姊曰此網捕者也又見一橋曰陽明人皆用紙錢有吏坐曹十餘人以狀及紙久至者吏輒刻除之如抽賈然已而見冥官則陳襄述古也問昱何故殺乳母昱曰無之呼乳母至血被面抱嬰兒熟視昱曰非此人也乃門下吏陳周官遂放昱還曰路遠當給竹馬又使諸曹檢已籍曹示之年六十九官左班殿直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又曰吾輩更此一報即不同矣意謂當超之昱還道見追陳周往既蘇周果死

有道士講經茅山聽者數百人中講有自外入者長大肥黑大罵曰道士奴天正熱聚衆造妖何為道士起謝曰居山養徒資用乏不得不爾罵者怒少解曰須錢不難何至作此乃取釜竈杵臼之類得百餘斤以少藥鍛之皆為銀乃去後數年道士復見此人從一老道士鬚髮如雪騎白驢此人腰揷一騾鞭從其後道士遙望叩頭欲從之此人指老道士且搖手作驚畏狀去如飛少頃即不見

眉州青神縣道側有一小佛屋俗謂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於此化為泉有二鯉魚在泉中云蓋猪龍也蜀人謂牝猪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竭而二鯉莫有見者余一日偶見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意余之誕也余亦不平其

見疑因與愿禱於泉上曰余若不誕者魚當復見已而二鯉復出愿大驚再拜謝罪而去此地應為靈異青神文及者以父病求醫夜過其側有鼕而負琴者邀至室及辭以父病不可留而其人苦留之欲曉乃遣去行未數里見道傍有劫賊所殺人赫然未冷也否則及亦未免耳泉在石佛鎮南五里許青神二十五里

黃州岐亭有王翊者家富而好善夢於水邊見一人為人所歐傷幾死見翊而號翊救之得免明日偶至水邊見一鹿為獵人所得已中幾鎗翊發悟以數千贖之鹿隨翊起居未嘗一步捨翊又翊所居後有茂林果木一日有村婦林中見一桃過熟而絕大獨在木杪乃取而食之翊適見大驚婦人食已棄其核翊取而剖之得雄黃一塊如桃仁及見而吞之甚甘美自是斷薰肉齋居一食不復殺生亦可謂異事也

東海徐則隱居天台絕粒養性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道晉王廣聞其名往召之則謂門人曰吾年八十來召我徐君之言信矣遂詣揚州王請受道法辭以時日不利後數日而死支體如生道路皆見其徒步歸云得放還山至舊居取經書分遺弟子乃去既而喪至以謂徐生高世之人義不為煬帝所污故辭不肯傳其道而死徐君之言豈聊以避禍豈所謂危行言遜者耶不然煬帝之行鬼所唾也而太極真人肯置之齒牙哉

昔吾先君夫人僦宅於眉為紗穀行一日二婢子懸帛足陷於地視之深數尺有大甕覆以烏木板先夫人急命以土塞之甕有物如人咳聲凡一年乃已人以為此有宿藏物欲出也夫人之姪之問者聞之欲發焉會吾遷居之問遂僦此宅掘丈餘不見甕所在其後其官於岐下所居大柳下雪方尺不積雪晴地墳起數寸軾疑是古人藏丹藥處欲發之亡妻崇德君曰使吾先姑在必不發也軾愧而止

吾昔為扶風從事歲大旱問父老境內可禱者云太白

山至靈自昔有禱無不應近歲向傳師少師為守奏封山神為濟民侯自此禱不驗亦莫測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會要看云天寶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寶符靈藥遣使取之而獲詔封山為靈應公吾然後知神之所以不悅者即告太守遣使禱之若應當奏乞復公爵且以瓶取水歸郡水未至風霧相纏旗幡飛舞彷彿若有所見遂大雨三日歲大熟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吾復為文記之且修其廟祀之日有白鼠長尺餘歷酒饌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龍也是歲嘉祐七年

李方叔言范蜀公將喪數日鬚髮皆變蒼郁然如畫也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而血氣不衰故發於外耶然范氏多四乳固與人異公又立德如此其化也必不與萬物同盡蓋有不可知者也元符四年四月五日

黃州故縣張憨子行止如狂人見人輒罵云放火賊稍知書見紙輒書鄭谷雪詩人使力作終日不辭時從人乞予之錢不受冬夏一布褐三十年不易然近之不覺有垢穢氣其實如此至於土人所言則有甚異者蓋不可知也

予頃在都下有傳太白詩者其畧曰朝披夢澤雲又云笠澤清茫茫此非世人語也蓋有見太白在肆中而得此詩者神仙之道真不可以意度紹聖元年九月過廣州訪崇道大師何德順有神仙降於其室自言女僊也賦詩立成有超逸絕塵語或以其託於箕箒如世所謂紫姑神者疑之然味其言非紫姑所能至人有入獄思羣鳥獸者託於箕箒豈足恠哉崇道好事喜客多與賢士大夫為游其必有以致之也哉

眉州人任達為余言少時見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沿而上不知所往達云舊說不以神守則為蛟龍所取此殆是爾余以為蛟龍必因風雨疑此魚圈局三十餘年

日有騰拔之念精神不衰久而自達理自然爾

眉之彭山進士有宋籌者與故參知政事孫抃夢得同赴舉至華陰大雪天未明過華山下有牌堠云毛女峯者見一老姥坐堠下鬢如雪而無寒色時道上未有行者不知其所從來雪中亦無足跡孫與宋相去數百步宋相過之亦怪其異而莫之顧孫獨留連與語有數百錢挂鞍盡與之既追及宋道其事宋悔復還求之已無所見是歲孫第三人及第而宋老死無成此事蜀人多知之者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答曰子宜置一卷歷畫日之所為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乡嚥不下鼎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技術

近世醫官仇鼎療癰腫為當時第一鼎死未有繼者今張君宜所能殆不減鼎然鼎性行不甚純淑世或畏之今張君用心平和專以救人為事治過於鼎遠矣元豐七年四月七日

男子之生也覆女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書曰沈潛剛克世之達者蓋如此也秦醫和曰天有六氣淫為六疾陽淫熱疾陰淫寒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內熱蠱惑之疾女為蠱惑世之知者衆其為陽物而內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烝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醫和之語吾當表而出之讀左氏書此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舡

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栝牙為栝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為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妒砥樊噲之盾可以治怯臭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龐安常為醫不志于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予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事不可廢也參寥子病求醫於胡自度無錢且不善書畫求予甚急予戲之曰子粲可皎徹之徒何不下轉語作兩首詩乎龐胡二君與吾輩游不曰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王荐元龍言錢子飛有治大風方極驗常以施人一日夢人自云天使已以此病人君違天怒若施不已君當得此病藥不能愈子飛懼遂不施僕以為天之所病不可療耶則藥不應服有効藥有効者則是天不能病當是病之崇畏是藥而假天以禁人耳普侯之病為二豎子李子豫赤丸亦先見於夢蓋有或使之者子飛不察為鬼所賺若余則不然苟病者得愈願代受其苦家有一方能下腹中穢惡在黃州試之病良已今後當常以施人

自省事以來聞世所謂道人有延年之術者如趙抱一徐登張元夢皆近百歲然竟死與常人無異及來黃州聞浮光有朱元經尤異公卿尊師之者甚衆然卒亦病死時中風搐搦但實能黃白有餘藥金皆入官不知世果無異人耶抑有而人不見此等舉非耶不知古所記人蜀人單驤者舉進士不第顧以醫聞其術雖本於難經

素問而別出新意往往巧發奇中然未能十全也仁宗皇帝不豫詔孫兆與驤入侍有間賞賚不貲已而大漸二子皆坐誅賴皇太后仁聖察其非罪坐廢數年今驤為朝官而兆已死矣子來黃州鄰邑人龐安常者亦以醫聞其術大類驤而加之以鍼術絕妙然愚聾自不能愈而愈人之病如神此古人所以過人也元豐五年三月予偶患左手腫安常一鍼而愈聊為記之

歐陽文忠公嘗語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戊寅十月五日以久不得子由書憂不去心以周易筮之遇渙之三爻初六變中孚其繇曰用拯馬壯吉中孚之九二變為益其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益之初六變為家人其繇曰家人利女貞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也吾考此心既堅固見善勤修學故再拜受教書莊子養生一篇致自厲之意不敢廢墜真聖驗之紹聖元年八月二十一日東坡居士遷過虔與王嵓翁同謁祥符宮拜九天使者堂下觀之妙象實同此言

東坡居士遷於海南憂患之餘戊寅九月晦遊天慶觀謁北極真聖探靈簽以決餘生之禍福吉凶其辭曰道以信為合法以智為先二者不離析壽命不得延覽之竦然若有所得書而藏之以無忘信道法智二者不相離之意軾恭書古之真人未有不以信人者子思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之謂也孟子曰執中無權由執一也法而不智則天下之死法也道不患不知患不凝法不凝而法活雖度世可也況延壽乎

卦極精詳口以授過又書而藏之

至和二年成都人有費孝先者始來眉山云近遊青城山訪老人村墟其一竹牀孝先謝不敏且欲償其直老人笑曰子視其下字云此牀以某年月日某造至某年月日為費孝先所壞成壞自有數子何以償為孝先知其異乃留師事之老人授以易軌革卦影之術前此未知有此學者後五六年孝先以致富今死矣然四方治其學者所在而有皆自託於孝先真偽不可知也聊復記之使後人知卦影之所自出也

王君善書符行天心正法為里人療疾驅邪僕嘗傳此呪法當以傳王君其辭曰汝是已死我是未死汝汝若不吾崇吾亦不汝苦

天上失星崔浩乃云當出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已而果然所謂億則屢中者耶漢十月五星聚東井金水嘗附日不遠而十月日在箕尾此浩所以疑其妄以余度之十月為正蓋十月乃今之八月爾八月而得七月節則日猶在翼軫間則金水聚於井亦不甚遠方是時沛公未得天下甘石何意詔之浩之說未足信也

四民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為錢但怪其不在紙裏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為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梁民有賈于南者七年而後返如杏實海藻呼吸山川之秀飲泉之香食土之潔泠泠風氣如在其左右朔易強化磨去風瘤望之蟾蜍然蓋項領也倦游以歸顧視形影日有德色徜徉舊都躊躇顧乎四鄰意都之人與鄰之人十九莫已若也入其閨登其堂視其妻反驚以走是何怍耶妻勞之則曰何關於汝饋之漿則憤不飲

舉案而飼之則憤不食與之語則向牆而欷歔披巾櫛而視之則嗤而不顧謂其妻曰若何足以當我亟去之妻俛而怍俯而歎曰閭之居富貴者不易糟糠有姬姜者不棄樵悴子以無癭歸我以有癭逐嗚呼癭邪非妄婦之罪也妻竟出於是賈歸家三年鄉之人憎其行不與婚而土地風氣蒸變其毛脈啜菽飲水動搖其肌膚前之醜稍稍復故於是還其室敬相待如初君子謂是行也知賈之薄於禮義多矣居士曰貧易主貴易交不常其所守茲名教之罪人而不知學術者蹈而不知恥也文戰乎利害之場而相勝於是非之境往往以忠臣

為敵國孝子為格虜前後紛紜何獨梁賈哉

梁工治丹竈有日矣或有自三峯來持淮南王書欲授枕中奇秘坎離生養之法陰陽九六之數子女南北之位或黃或白生生而不窮以是强兵以是緒餘以博施濟衆而其始也密室為場空地為爐外爍山木之上煮天一坎父腎母養以既濟風火絪縕而瓦鑠化生方士未畢其說工怳之然以為盡之矣退試其術逾月破竈而黃金已芽矣於是謝方士方士曰子得予之方未得究其良知其一不知其二余弗邀利於子後日不成不以相仇則子之惠也工重謝之曰若之術殫於是矣子固知之矣豈若愚我者哉遂歌驪駒以遣送之東書在於腰長揖而去工曰治其訣更增益劑量其貪婪無厭童東山之木汲西江之水夜火屬日晷晝火屬日光操之彌勤而其術愈疎為之不已而其費滋甚牛馬銷於

鉛汞室廬盡於鉗鉅券土田質妻子蕭條繿縷而其效不進至老以死終不悟君子曰術之不慎學之不至者然也非師之罪也居士曰朽牆畫墁天下之賤工而莫不有師問之不下思之不熟與無師同其師之不至朽牆畫墁之不若也不至則欺其中亦以欺其外欺其中者已窮欺外者人窮如梁工蓋自窮亦安能窮人哉

女妾

晉武帝欲為太子娶婦衛瓘曰賈氏有五不可青黑短

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譽娶之竟以亡晉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娶婦且使乡子者人人同也然至其惑於衆口則顛倒錯繆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云證龜成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宫中謂之賈婆婆賈昌朝連結之謂之姑姑臺諫論其姦吳春卿欲得其實而不可近侍有進對者曰近日臺諫言事虚實相半如賈姑姑事豈有是哉上默然久之曰賈氏實曾薦昌朝非吾仁宗盛德豈肯以實語臣下耶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脱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賊盜

幸思順金陵老儒也皇祐中沽酒江州人無賢愚皆喜

之時劫江賊方熾有一官人艤舟酒壚下偶與思順往來相善思順以酒十壺餉之已而被劫於蘄黄間羣盜飲此酒驚曰此幸秀才酒邪官人識其意即紿曰僕與幸秀才親舊賊相顧歎曰吾儕何為劫幸老所親哉斂所劫還之且戒曰見幸慎勿言思順年七十二日行二百里盛夏曝日中不渴蓋嘗啖物而不飲水云幸一作辜近日頗乡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穡設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夷狄

天聖中曹瑋以節鎮定州王畯為三司副使疎決河北囚徒至定州瑋謂畯曰君相甚貴當為樞密使然吾昔為秦州聞德明歲使人以羊馬貨易於邊課所獲乡少為賞罰時將以此殺人其子元昊年十三諫曰吾本以羊馬為國今反以資中原所得皆茶綵輕浮之物適足以驕惰吾民今又欲以此戮人茶綵日增羊馬日減吾國其削乎乃止不戮吾聞而異之使人圖其形信奇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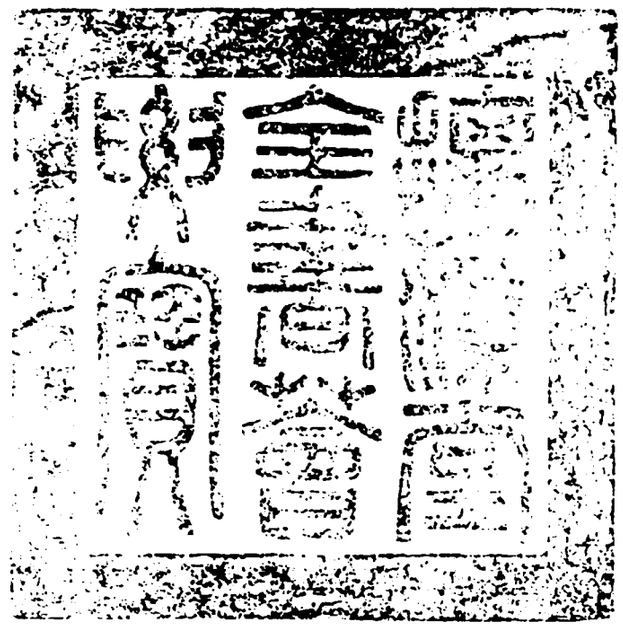
若德明死此子必為中國患其當君之為樞密時乎盍自今學兵講邊事畧雖受教蓋亦未必信也其後畧與張觀陳執中在樞府元昊反楊義上書論土兵事上問三人皆不知遂皆罷之畧為子由壻故知之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為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為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夷人皆折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夷云非敢慢也恐北朝有覘者以為真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朝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為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齊朝貢者過泗州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睢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良有理故并記之

元祐五年二月十七日見王伯虎炳之言昔為樞密院禮房檢詳文字見高麗公案始因張誠一使契丹於敵

東坡全集卷一百三

謹案卷一百三第八頁前二行然近之不覺有垢
臟氣刊本垢訛姤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丁湘錦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簽要卷一萬四千九百三十六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四 宋 蘇軾 撰

志林四十六條

古迹

過陳州留七十餘日近城可遊觀者無不至柳湖旁有丘俗謂之鐵墓云陳胡公墓也城濠水往嗑其址見有鐵鋤之又有赤曰厄臺云孔子厄於陳蔡所居者其說荒唐在不可信或曰東漢陳思王寵散芻臺以控黃巾者此說為近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

漢時講堂今猶在畫固儼然丹青之古無復前此

自余所居臨皐亭下亂流而西泊於樊山為樊口或曰燔山歲旱燔之起龍致雨或曰樊氏居之不知孰是其

上為廬洲孫仲謀汎江遇大風柂師請所之仲謀欲往
廬洲其僕谷利以刀擬柂師使泊樊口遂自樊口鑿山
通路歸武昌今猶謂之吳王峴有洞穴土紫色可以磨
鏡循山而南至寒谿寺上有曲山山頂即位壇九曲亭
皆孫氏遺跡西山寺泉水白而甘名菩薩泉泉所出石
如人垂手也山下有陶母廟陶公治武昌既病登舟而
死於樊口尋繹故迹使人悽然仲謀獵於樊口得一豹
見老母曰何不逮其尾忽然不見今山中有聖母廟子

十五年前過之見彼板彷彿有得一豹三字今亡矣
黃州守居之數百步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處不
知果是否斷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鶻巢其上有二蛇或
見之遇風浪靜輒乘小舟至其下捨舟登岸入徐公洞
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窵邃耳圖經云是徐邈不知何時
人非魏之徐邈也岸多細石往往有温瑩如玉者深淺
紅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紋也既數游得二百七
十枚大者如棗栗小者如芡實又得一古銅盆盛之注
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處以為犀石之長

玉石

今世真玉甚少雖金鐵不可近須沙礪而後成者世以
為真玉矣然猶未也特珉之精者真玉須定州磁芒所
不能傷者乃是云問後死老玉工亦莫知其信否
唐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蓋亦不
見佳者今觀雪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井河

蜀去海遠取鹽於叔陵州井最古流清井富順鹽亦久矣
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鑾所開利入至厚自
慶歷皇祐以來蜀始創筒井用圜刀鑿如碗大深者數
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
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
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啟閉之一筒致
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
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

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數年前朝廷作汴河斗門以淤田識者皆以為不可竟為之然卒亦無功方樊山水盛時放斗門則河田墳墓廬舍皆被害及秋深水退而放則淤不能厚謂之蒸餅淤朝廷亦厭之而罷偶讀白居易甲乙判有云得轉運使以汴河水淺不通運請築塞兩河斗門節度使以當營田悉在河次在斗門若運水不足即可沃灌古有之河兩岸皆有營田斗門若築塞無以供軍乃知唐時汴而不能何也當更問知者

卜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卜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卜鄰許下多公卿而我蓑衣箬笠放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廬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為人眼中沙乎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煩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廊名之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家不知可否

亭堂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閒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陶靖節云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故常欲作小軒以容安名之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羣鶴舞參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參寥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蘇子得廢園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藩也蘇子隱几而晝瞑栩栩然若有所適而方興也未覺為物觸而寤其適未厭也若有失焉以掌抵目以足就履曳於堂下客有至而問者曰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未能拘人也而嗜慾深今似繫焉止也有得乎而有失乎蘇子心若省而口未嘗言徐思其應揖而進之堂上客曰嘻是矣子之欲為散人而未得者也予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提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是故以至柔馳至剛故石有時以泐以至剛遇至柔故未嘗見全牛也予能散也物固不能縛不能散也物固不能釋子有惠矣用之於內可也今也

如蝸之在囊而時動其脊脅見於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風不可搏影不可捕童子知之名之於人猶風之與影也子獨留之故愚者視而驚智者起而軋吾固惙子為今日之晚也子之遇我幸矣吾今邀子為藩外之游可乎蘇子曰予之於此自以為藩外久矣子又將安之乎客曰甚矣子之難曉也夫勢利不足以為藩也名譽不足以為藩也陰陽不足以為藩也人道不足以為藩也形而為行則行有謂也形而為形則形有謂也使子欲嘿不欲嘿欲息不欲息如醉者之憑言如狂者之妄行雖掩其口執其臂猶且喑嗚跼蹐之而已則藩之於人抑又固矣人之為患以有身身之為患以有心是圖之構堂將以佚子之身也是堂之繪雪將以佚子之心也身待堂而安則形固不能釋心以雪而警則神固不能凝子之和既焚而燼矣燼又復然則是堂之作也非徒無益而又重子

蔽蒙也子見雪之白乎則恍然而目眩子見雪之寒乎則竦然而毛起五官之為害惟目為甚故聖人不為雪乎雪乎吾見子知為目也子其殆矣容又舉杖而指諸壁曰此凹也此凸也方雪之雜下也均矣厲風過焉則凹者留而凸者散天豈私於凹凸哉勢使然也勢之所在天且不能違而況於人乎予之居此雖遠人也而圃有是堂堂有是名實礙人耳不猶雪之在凹者乎蘇子曰予之所為適然而已豈有心哉殆也奈何容曰子之適然也適有雨則將繪以風乎適有風則將繪以風乎雨不可繪也觀雲氣之洶湧則使子有懼意覩是雪也子之內亦不能無動矣苟有動焉丹青之有靡麗水雪之有水石一也德有心心有眼物之所襲豈有異哉蘇子曰子之所言是也敢不聞命然未盡也予不能默此正如與人訟者其理雖已屈猶未能絕辭者也子以為登春臺與入雪堂有以異乎以雪觀春則雪為靜靜則得動則失黃帝古之神也游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南望而還遺其玄珠焉游以適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適於游情寓於望則意暢情出而忘其本矣雖有良貴豈得而寶哉是以不免有遺珠之失也雖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復其初而已矣是又驚其遺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遠者近之收其近者內之求之眉睫之間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將見其不遡而儁不寒而栗淒凜其肌膚洗滌其煩鬱既無炙手之譏又免飲氷之疾彼其趨趄利害之徒猖狂憂患之域者何異探湯執熱之俟濯乎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將能為子之所為而子不能為我之為矣譬之厭膏粱者與之糟糠則必有忿詞衣文綉者被之以皮弁則必有愧色子之於道膏粱文綉之謂也得其上者耳我以子為師子以我為資猶人之於衣食缺一不可將其與子游今日之事姑置之以待後論子且為子作歌以道之歌曰

雪堂之前後兮春草齊雪堂之左右兮斜徑微雪堂之上兮有碩人之頎頎考槃於此兮芒鞋而葛衣挹清泉兮抱甕而忘其機負頃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五十九年之是而今日九年之非而今日之是又不知五十九年之非吾不知天地之大也寒暑之變悟昔日之癰而今日之肥感子之言兮始也抑吾之縱而鞭吾之口終也釋吾之縛而脫吾之轡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勢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機吾不知雪之為可觀賞吾不知世之為可依違性之便意之適不在於他在於羣息已動大明既升吾方輾轉一觀曉隙之塵飛子不棄兮我其子歸客忻然而咲唯然而出蘇子隨之容顧而頷之曰有若人哉

人物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

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説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曰此何以稱焉東坡先生曰士有以簞食豆羹見於色者自吾觀之亦不信也

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與客來陽為羹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有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為言高祖曰非敢忘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高祖號為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不置轉釜之怨獨不畏太上皇緣此記分杯之語乎轉釜一作輾

漢武帝無道無足觀者惟踞廁見衛青不冠不見汲長孺為可佳耳若青奴才雅宜舐痔踞廁見之正其宜也

楚孝王嚚疾成帝詔云夫子所痛蔑之命矣夫東平王不得於太后元帝詔曰諸侯在位不驕然後富貴離其身而社稷可保皆與今論語孝經小異離附離也今作不離於身疑為俗儒所增也

三十餘年家國數千里地山河幾曾慣干戈一旦歸為
臣虜沈腰潘鬢消磨最是倉惶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
歌揮淚對宮娥後主既為樊若水所賣舉國與人故當
慟哭於九廟之外謝其民而後行顧乃揮淚宮娥聽教
坊離曲 跋陳後主詞

真宗時或薦梅詢可用者上曰李沆嘗言其非君子時
沆之沒蓋二十餘年矣歐陽文忠公嘗問蘇子容曰宰
相沒二十年能使人主追信其言以何道子容言獨以
無心故爾軾因賛其語且言陳執中俗吏耳持至公猶
能取信主上況如李公之才識而濟之無心耶時元祐
三年興龍節賜宴尚書省論此是日又見王鞏云其父
仲儀言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吳育
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
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吏
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有心疾亦難大用仁
宗非棄材之主也

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以意於肉於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

張儀欺楚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既而曰臣有奉邑六里此與兒戲無異天下無不疾張子之詐而咲楚王之愚也夫六百里豈足道哉而張又非楚之臣為秦謀耳何足深過若後世之臣欺其君者曰行吾言天下舉安四夷畢服禮樂興而刑罰措其君之所欲得者非欲六百里也而卒無絲毫之獲宜特無穫所喪已不勝言矣則其所以事君者乃不如張儀之事楚因讀鼂錯論書此方與公謂周昌之吏趙堯年雖少奇士君必異之且代王貴強相獨周昌為可高祖用其策堯竟代昌為御史大夫呂后殺趙王昌亦無能為特謝病不朝耳由此觀之堯特為此計代昌耳安能為高祖謀哉呂后怨堯為此計亦抵堯罪堯非特不能為高祖謀其自為謀亦不善矣昌謂之刀筆吏豈誣也哉

吾先君友人史經臣彥輔豪偉人也嘗言黃霸本尚教化庶幾於富而教之者乃復用烏攫小數陋哉潁川鳳皇蓋可疑也霸以鶹為神爵不知潁川之鳳以何物為之雖近於戲亦有理也

漢仍秦法至重高惠固非虐主然習所見以為常不知其重也至孝文始罷肉刑與參夷之誅景帝復笞戮晁錯武帝罪戾有增無損宣帝治尚嚴因武之舊至王嘉為相始輕減法律遂至東京因而不改班固不記其事見梁統傳固可謂疎畧矣嘉賢相也輕刑又其盛德之事可不記乎統乃言高惠文景以重法與哀平以輕法衰因上書乞增重法律賴當時不從其議此如人年少時不節酒色而安老後雖節而病見此便謂酒可以

延年可乎統亦東京名臣一出此言遂獲罪於天其子
松竦皆以非命而死異卒滅族嗚呼悲夫戒疎而不漏
可不懼乎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
飯賢愚相遠如叔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勃遜之會議於穎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而菊品
尤多遜之曰菊當以黃為正餘可鄙也昔叔向聞鼂蔑
一言得其為人予於遜之亦云然

劉聰聞當為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
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
於生者

郁超雖為桓溫腹心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知之將死
出一箱付門生曰本欲焚之惡公年尊必以相傷為甚
我死後公若大損眠食可呈此箱不爾便燒之愔後果
哀悼成疾門生以指呈之則悉與溫往反密計愔大怒
曰小子死晚矣更不復哭矣若方回者可謂忠臣矣當

與石碏比然超謂之不孝可乎使超知君子之孝則不
從溫矣東坡先生曰超小人之孝也

司馬懿討曹爽桓範往奔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
曰範則智矣駑馬戀棧豆必不能用也範說爽移車駕
幸許昌招外兵爽不從範曰所憂在兵食而大司農印
在吾許爽不能用陳宮呂布既擒曹操謂宮曰公臺平
生自謂智有餘今日何如宮曰此子不用宮言不然未
可知也僕嘗論此二人呂布曹爽何人也而為之用尚
何言知臧武仲曰抑君似鼠此之謂智元祐三年九月
十八日書

温嶠問郭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容先生棄之何樂文曰
李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耳又曰饑思食壯思
室自然之理先生獨無情乎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
又問先生獨處窮山死為烏鳶所食奈何曰埋藏者食
於螻蟻復何異又問猛虎害人先生獨不畏耶曰人無
害獸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世不寧則身不安先生不

出濟世乎曰非野人之所知也予嘗監錢塘郡游餘杭九鎮山訪大滌洞天即郭生之舊隱洞大有巨壑深不可測蓋嘗有勅使投龍簡云戊寅九月七日書 李行一作季行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為達苟為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房次律敗於陳濤斗殺四萬人悲哉世之言兵者或取通典通典雖杜佑所集然其源出於劉秩陳濤之敗秩有律力焉次律云勢洛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區區之辨以待勢洛河疎矣

阮籍見張華鷦鷯賦歎曰此王佐才也觀其意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虐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

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效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飲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也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王夷甫既降石勒自解無罪且勸偕號其女惠風為愍懷太子妃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高屬將妻之惠風杖劍大罵而死乃知王夷甫之死非獨慚見晉公卿乃當羞見其女也

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策而未敢發會燕凌雲臺瓘托醉跪帝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之而止者三因拊牀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之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者耶

以瓘之智不宜暗此殆鄧艾之冤天奪其魄爾 魄或作識

晉武帝探策豈亦如籤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頠諂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為美談鄙哉惠懷愍皆不終牛繫馬後豈及亡乎

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笑曰是卿履即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

之也

柳宗元敢為誕妄居之不疑呂温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哭之逾月客舟之過于此者必呱呱然雖子産不至此温何以得之其稱温之弟恭亦賢豪絶人者又云恭之妻裴延齡之女也孰有士君子肯為裴延齡壻者乎柳宗元與伾叔之交蓋亦不差於延齡姻也恭為延齡壻不見于史宜表而出之見宗元文集恭墓誌云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一百五

宋 蘇軾 撰

志林十三條

論古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至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弒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弒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

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弒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否則殷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以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為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將行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王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顧（音茲即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

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可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粥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粥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于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菑晉遷于絳于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群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為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弘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

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郡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秦始皇帝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為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乎秦之巧亦創智伯而已

魏韓肘足接而智伯死秦知創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乎齊湣王死法章立君王后佐之秦猶伐齊也法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之食請粟於齊而齊不予秦遂圍邯鄲幾亡趙趙雖未亡而齊之亡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君王后事秦謹故不被兵夫秦欲并天下耳豈以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慰齊之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故秦得以其間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三國合猶足以拒秦秦大出兵伐燕而齊不救故二國亡而齊亦虜不閱歲如晉取虞虢也可不謂巧乎二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王翦以六十萬攻之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覆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韶齒也必以漸故齒脫而兒不知今秦易楚以為是韶齒也可拔遂抉其口一拔而取之兒必傷吾指必齧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晉之平吳隋之平陳皆是物也惟苻堅不然使堅知出此以百倍之衆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況謝玄宰之之流乎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而堅不幸耳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荊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疎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内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

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蘇子曰聖人不能為時亦不失時時非聖人之所能為也能不失時而已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樹屏至于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封諸侯不立強家世卿者以魯三桓晉六卿齊田氏為戒也久矣世之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皇知之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學士大夫多非之漢高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也未有非之者李斯之論與子房何異也特以成敗為是非耳高帝聞子房之言吐哺罵酈生知諸侯之不可復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豈獨高帝子房亦與焉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昔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及唐太宗時魏徵李百藥顏師古其後有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而諸子之論廢矣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吾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必以利利莫大於封建封建者爭之端而亂之始也自書契以來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父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人以禮樂教化天下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篡弒之禍至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虐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烏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

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故曰蠡亦烏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嘆而深悲焉蘇子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疵瘕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以不強諫勾踐而栖之會稽為種蠡之過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言也如宮之奇洩冶乃可耳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仈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籍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無足論者不忍三子之見誣故為一言

魯定公十三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飲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甿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刻忮害如此雖地勢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減操也孔子安能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仈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

以是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其時三桓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為孔子用事於魯得政與民而三桓畏之歟則季桓子之受女樂也孔子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桓之隙也哉蘇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桓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婦女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

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哀公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以蠻

夷伐國民不予也舉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富強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為史吾嘗以為遷

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脩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

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笑舜而陋禹也曰所謂賢主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猶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

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以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也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心也豈必待陳平哉物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之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殺其所立項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

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殽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畧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

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貴富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

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

餘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為爵祿不能盡靡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案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琅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而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

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
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
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
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然天之亡人
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
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
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
來惟東漢呂强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
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
趙高崇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
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
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
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
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
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
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慘夷為常法人臣狼顧
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
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
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
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
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
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驁悍
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
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
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膏國
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
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
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
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
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

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興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也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非攝無疑也蘇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弒著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有諡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園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漢以來不修是禮也而以母后攝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牝鷄之晨惟家之索而況可使攝主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惟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蓋不勝其亂王莽楊堅遂因以易姓由此觀之豈若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也攝主亦可信也若均之不可信則攝

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設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弒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耳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人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戮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倪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非不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容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

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由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奏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鄭太子華言於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釁從之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身以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亂故桓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予之也亦至矣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孟子蓋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齊矣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國也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然桓公管仲不以是廢之乃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為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苻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成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不用鼂錯雖有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苻堅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楊國忠雖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之流皆

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可勝既乎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後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速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憂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於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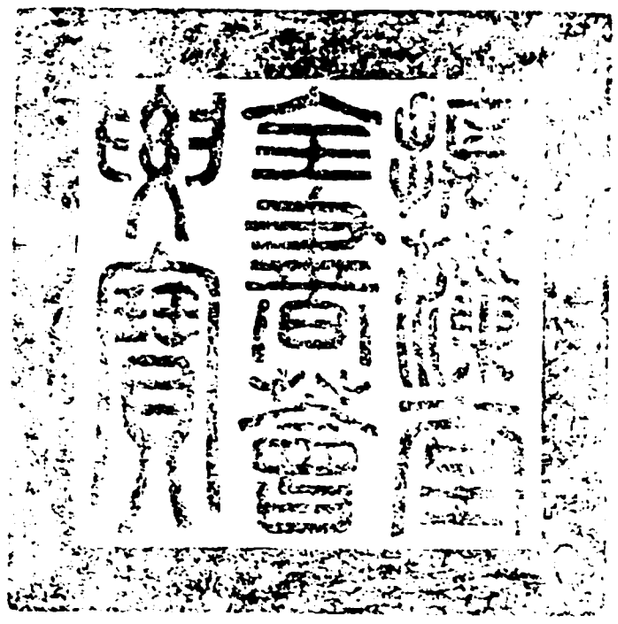
東坡全集卷一百五

謹案卷一百四第十七頁後七行士生於鄙野刊本生訛坐據戰國策改

第十六頁後四行郗超雖為桓溫腹心刊本郗訛郤據晉書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秩有律力焉按律字疑衍

第十八頁後六行王濟以人乳蒸豚刊本濟訛齊據晉書改



校總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錄監生臣張孝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六

宋 蘇軾 撰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外制制勅六十七首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實封二千三百戸呂公著訏謨經遠精識造微非竟辟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為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

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

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吕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吕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彊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吕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為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伯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歷之元臣強諫

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為急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勳封食實封如故制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為環衛尹寓軍政於國容將神閫外之威以迪師中之吉咨于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

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度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踐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鄧客卒業於浮丘辟彊受知於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適倚廬讀喪祭

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久聞于世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聞仁人之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宰益修厥官

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子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盍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諉于冬官有事于斯當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為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有餘裕所居見稱比由宛丘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茲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內以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敕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敕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

惴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于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為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敕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為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于茲民便其政既信之俗必易為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脩前業無怠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朦可兩浙運判

敕具官蔡朦以爾名臣之子進以儒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靜則民不嬉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兖州

敕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尚勉來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繶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冢婦夫亡子夭悼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共姜自誓詩人歌之韓

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期若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婺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茅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予盤石之宗風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

忠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既尊于中外禮當極于哀榮命以廉車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慰九原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瀚可西頭供奉官

敕具官士瀚汝宗室子生於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叙內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祇畏以蓋前失既更大青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為能愛民惟知義者為能知利以爾臨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尊重於使權無輕遠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敕具官趙偁汝昔為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飢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敕具官某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為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恫愊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

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學也汝官于上庠既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敕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敕具官張禧疆埸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既應格則賞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强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于人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忽之由一歸于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賢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祇厥官無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沖眇忝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童伏閤之志施于還詔扎敕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

司

敕國家崇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傅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閒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没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賴本支之茂蔚為邦國之華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為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没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窀穸告具貴以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涅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敕具官某等錯居吾圍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祇服寵靈益堅守禦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

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薦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

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琯知恩州

敕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整旅以鷙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厚為先爾久練武經本由才選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祇服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洺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敕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勳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修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潼夙為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可供奉官

敕蠢爾裔夷憑嶮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運副使

敕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為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為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寵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邮民奉法為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典法受賕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閒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敕朝請大夫新差知兗州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

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旼之可三班借職

敕旼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母怠可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峋京西運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為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惰吏下無寃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可太僕少卿

敕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田臨事有守通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宜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可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騄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旦可知濰州

敕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青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晳可知衛州

敕具官王晳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思轉承議郎

敕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覃及方外浹于

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祇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剌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為勇爵然非親賢勳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臯可三班借職

敕謝臯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郇贈使相

敕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死生之際恩禮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郇生於高明克自祇畏出就外傅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為善之樂云何不淑罹此閔凶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衮衣赤舄寵均三事之臣王節牙璋坐享專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可右班殿直

敕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祇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翬可遙郡防禦使

敕具官某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不休哉

劉奭閤門祇候

敕具官某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絶之行足以風

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為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爵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楊繪知徐州

敕朝散大夫知興國軍楊繪士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為計則過矣而朕何病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諒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詩

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依前官知徐州

陳薦贈光祿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間山陵既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為愛君周旋藩輔以邮民為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之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為政或直亮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脩厥官稱朕意焉

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素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敕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既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為爾通練民事既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闢朝散郎監筠州慎門金坑

敕具官鄧闢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久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敕易稱中饋為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功致婦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問藹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為內命婦之法豈不休哉可

劉庠贈太中大夫

敕國以求賢為先士以得時為急士既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歎復見于今故樞密直學士朝議大夫知渭州劉庠才備德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忠率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雖百身其何贖寵章異數有慰幽魂雖知無益以塞余哀可特贈太中大夫餘如故

李琮知吉州

敕具官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于無辜之民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既正其事矣而汝猶自言若無罪然朕惟吏敖不汝

深咎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甲於江外使民安
汝朕則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當遷
往服寵靈益思來效可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内侯

敕生于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于祿位而有歸全之美
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
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問以没元身是用
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下以寵綏其子
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遠
州團練使

敕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
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
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二聖不
同同歸于道可以為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
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為樂
王言為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
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為私今王諸子
性于忠愛漸于禮義自勝衣以上頑然皆有成人之風
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為善之樂尚勉之哉毋
忝父祖以為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敕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
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則内德之茂從可知矣
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
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于禮環佩穆然閨門化
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
為女史之先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敕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

皆有位著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有以
攷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東坡全集卷一百六

敕書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具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衮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具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

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數詔于幽穸翟弗副笄尚服享之可

祖妣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具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具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達者具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為世範言為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顧閔之行事我仁祖為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為天下之用朕既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胙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没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敕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具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女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

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温國夫人

敕夫婦之好義同賓友懃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闊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于德門克有令問從我元老辭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悔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監丞

敕具官張恕朕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敕具官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為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畀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可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東望齊魯之區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服難以細謹法吏治也朝散郎前試戶部尚書李承之生于甲族世為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爾尹茲東土昔曹參為齊相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特授依前官充樞密直學士差知青州充京東東路安撫使填見闕

門下侍郎韓維三代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敕漢諸表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温之凡弟同時並列三省著在圖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生三子咸秉國成宣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贈太師荆國公某潛德不

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為三壽之朋逮予纘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允文而靖既直且温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怵惕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内有鳲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某故曾祖母荆國太夫人某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頻藻之薦飲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涖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用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

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某故祖母楚國太夫人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屨以熾韓氏之祧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父億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

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植梓漆以備器用凡在左右文武之選率多慶歷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年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為循吏入為名卿福祿終身而入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榮戟互設朕欲貢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為北土之藩輔

母蒲氏王氏冀國太夫人

敕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秦國太夫人某氏某氏族為士望德為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敏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功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敕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於人況夫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南陽郡君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茀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蘩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共盡

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某妻仁壽郡君張氏生於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之象祇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專任仰成之寄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

敕具官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為而汝

為之朕惟羞汗縉紳重置汝于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制同

敕具官某為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齡岑象求改云靖靜有守悃幅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敕具官某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彊記老而能學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為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為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剖符分憂一掛名於其間遂增重於所從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官蔣之奇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為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宅窆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敕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内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縉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疆埸之臣所以奮不顧身義不旋踵者以朕爲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爲吏士之勸乎可

鞫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具官鞫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爲内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勞至相倍蓰軍政雖簡民事爲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具官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聞擢置要劇衆以爲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縉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朕即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之約束急者樂刻襲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敕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役老趙武謫其與尉今汝黃髮鮐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敕單可度在官滋久吏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

祇寵命益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敕具官智誠蠢爾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為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民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敕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授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敕具官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墐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為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為者何為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縉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陜州

敕朝奉大夫衛尉少卿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兄弟孔懷願為一郡以鄙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為九卿貳出為二千石此亦縉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特授依前官知陜州

傅燮知鄭州

敕具官傅燮鄭廢為邑復為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既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往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姚居簡押木柹上京酌獎轉三班借職

敕姚居簡不煩民力而辦官事會其所運罕所失亡可

賈種民呂升卿知軍

敕駕部員外郎賈種民吏部員外郎呂升卿天下有道士知分義流品清濁各有攸處如種民升卿亦不汝棄往服寵命益祇厥官種民可差知漢陽軍升卿可差通

判海州軍州事

張世矩再任鎮戎軍

敕具官張世矩高平故地夷漢雜處啓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與信並行德與法相濟則種落內附民安其生以爾習知邊情克有武畧賦政之美歷年于茲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練之兵易使無改乃舊益觀厥成可

劉誼知韶州

敕奉議郎劉誼汝昔爲使者親見民病盡言而不諱厄窮而不悔夫豈知有今日之報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夫能爲朕牧養遠民惠鮮鰥寡者必剛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特授依前官權發遣韶州仍借紫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永為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為仁義以法律為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聰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已共為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懽怒則側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彼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至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治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文止為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許懋知福州

敕兩浙轉運副使朝請大夫許懋七閩之會其民智巧

吏得其人則靡然心服不勞而治不得其人則紛然力爭雖勞不服以爾賦政東南民用不擾既久而信厥聲闕之下民之瞻望顧不美歟可特授依前官充秘閣校理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填見闕

喬執中兩浙運副張安上提刑

敕具官某等夫以邮刑之道達之于主計則非聚斂之臣以牧民之意推之於邮刑則非文法之吏以爾執中奉使東南吏服其明民懷其惠以爾安上賦政毗陵寬而有制嚴而不殘是以命爾各祇厥服夫民新脫賦泉之弊以從力役之征其謹視貪吏以無害我成法可依

云

云

宇文昌齡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具官某等古之君子以人物掌選而士不濫進以經術斷獄而民無怨言嗚呼何修何餘而至此歟今吾一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業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依云

云

江東提刑侯利建可江東轉運副使福建運判

孫奕可福建路轉運副使新差權發遣鄭州

傅燮可江東提刑知常州張安上可兩浙提刑朝請郎劉士彥可福建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罷賦泉之令復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責其所無者與以富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也而差發之際吏或緣為姦農民在官貪者動心焉若郡縣御胥吏不嚴而監司察郡縣不謹則南畝之民不困於縣官而困於胥吏其與幾何爾等以治行達于朕聽或已試之効或近臣之薦必能明識朕意以保民察吏為本謹視其廉貪仁暴勤惰明闇以詔賞罰朕亦將觀汝所為而進退焉可依云

云

王續知太康縣

敕具官王續朕以天下為一家然畿甸之民號為根本

若近者不悅四方何觀焉爾以才選往服厥事馭吏以明保民以寬無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齊州張琬可衛尉寺丞衛尉丞韓敦立可通判齊州

敕具官某等朕於士大夫苟便其私而無害於公者蓋未嘗不聽矧以養親爲詞而求易地固朕之所樂聞也往服厥職各祇乃事可依云

喬執中可吏部郎云

敕具官喬執中士知愛身則知愛君知馭民則知馭吏故端靜惠和之士施之內外無適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爲天官屬無易其守以稱朕命可

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朕念之不衰哀忘而賢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與可

楊汲落待制知黃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制同

敕國家臨御百年哀矜庶獄好生惡殺視民如傷六聖一心簡在上帝而市井無賴諧憩公行若廷尉治獄不苛秋官議法有守則仁聖在上姦宄自消豈有數年之間坐致萬人之禍死者不復誰任其辜具官某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竊秉君子之器欲與羣小共分告織之功專務巧誣以成疑似之罪試加覆視寃狀了然公議不容彈章交上聊從附下之罰少謝無辜之民服我寬恩益務循省台符改此兩句云往莅安陽兼修馬政勉思來效毋重往愆可

趙卨摩勘轉朝議大夫

敕趙卨國馮奉世名臣也而老於爲將婁師德郭元振儒者也而樂於守邊蓋疆埸未寧則以外爲重而忠義所激不擇地而安具官趙卨少以異材輔之博學虛心大對方觀鼂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羊陸之寄恩威並著戎夏久安論歲月以稍遷姑從舊典收功名於不世勉及前人可

趙思明知永靜軍

敕具官趙思明武吏之進以守土扞城爲高選而戎壘之政以平徭決獄爲餘事汝以財用往分使符知高選之未易得而餘事之不可忽則寡過矣可

鮮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鮮于侁儒者恥爲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於誦法而不知義附勢而不知法罔羅紛張延及無辜朕益厭之爾德惟一信道不回雖古于張何以遠過是以命爾庶幾天下復無寃民不然者朕豈以刑獄之事累老成哉可

吳處厚知漢陽軍賈種民知通利軍

敕具官某等漢口黎陽控引江河久廢爲邑吏民不悅北詔有司修復故壘因舊而新務適厥中平徭均賦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顧臨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唐義問河北轉運副使

敕具官某等養民而寬厚之弊或至於媮夫外臺按事以不失有罪爲稱職若下有幸免之吏則必有不幸之民民困於吏則歸咎吾法朕甚憂之顧臨太原之民困於備邊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爾儒林之選號稱秀傑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長者之風而不媮其服新職以莅一道往任其責以寬吾憂可唐義問趙魏之地被邊帶河以爾直諒之節世其家聲宣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識朕意

張問祕書監

敕具官張問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聞矣而篤老之年克已復禮稱道不亂朕聞而嘉之起之鄉閭列之朝會問國故事與民疾苦足矣不必勞以事也優游吾東觀以爲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將作監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較之一路之民爲輕而

自部刺史入居九卿爲重爾久在外服奔走之勞按視之勤亦少休乎今宫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過徃若予工毋廢厥職可

錢長卿比部郎鄧義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漢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監郡以上乃與其選任益重矣非獨爲官求人以濟無窮之務亦將爲國儲士以須不次之舉雖會計溝洫有司之一事而馭吏捍災朕將有取焉可

林邵太僕丞何琬鴻臚丞

敕具官某等爾向以才選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歸復使治民蓋將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屬近在輦轂才之所宜易以聞達毋曠厥官朕不汝遺可

文保雍將作監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濟苟有以燕安之使樂從吾游而忘其老朕無愛焉大匠之屬未足以盡汝才也而從政之餘遂及爾私並事君親豈不休哉可

李南公知滄州穆珣知廬州王子韶知壽州趙

揚知潤州制同

敕具官某等剌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爲郡守昔以責人者今以自責則物被其惠民無間言爾等皆嘗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稱達于朕聽董制江淮控臨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無使風采減於平昔可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敕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勳而聖母貢屓之託子孫賢者休戚同之具官某篤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腑逮事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公繪可特授秀州公紀可特授永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中大夫直龍圖閣知滄州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蹤等之用庶無虛受之譏服我訓言以厭公議可

穆衍可金部員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長以自表見者朕未嘗不試也要之必觀其始終然後能決其進退在此選者可不勉歟貨幣之入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訓以永終譽可

孫路可陝西運判

敕具官孫路關右之民困役傷財譬之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幾其民勇而知方以爾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稱朕意可

蘇頌刑部尚書

敕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使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未先祿大夫前吏部侍郎蘇頌温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閔凶亦既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王公儀夔州路轉運使程高夔州路轉運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既復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農末也三峽之民刀耕火耘與鹿豕雜居正賴良使者察其侵冤使政煩而吏貪者此等豈能遠訴乎朕以大臣薦故擢用爾若遠民無告非獨汝咎將咎薦者可不勉哉可

呂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具官吕由庚先皇帝有賢執法朕不及見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猶以為未足也而録其子嗚呼亦可以識朕意也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哉朕不汝忘可

杜訢衛尉少卿鍾離景伯少府少監

敕具官某等朕登進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雋良養材以待用非更練有素不輕用其人以爾訢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爾景伯既敏而藝有聞于時皆吾四世之良

往服九卿之貳益固爾守將觀厥成並可依 云 云

辛押陀羅歸德將軍

敕具官辛押陀羅天日之光下被草木雖在幽遠靡不照臨以爾嘗詣闕庭躬陳琛幣開導種落歲致梯航願自比於内臣得均被於霈澤祇服新寵益思盡忠可

高子壽可三班借職

敕高子壽程力較技國有舊章命以一官勉思自効可

李肩可殿中省尚藥奉御直翰林醫官

敕具官李肩醫雖一技蓋通妙物之神法有衆科以助好生之德故糜好爵用勸良能無忘三世之傳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東頭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澤爰及庶工雖請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從遷秩以寵歸休可

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郎中

敕具官喬執中漢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選屬列曹任人之隆於古為重有司言爾資格當遷其即正員以茂遠業可

謹案卷一百六第十九頁前八行亦云久矣刊本
云訛示據別本改
卷一百七第二十頁後六行哀忘而愍存按忘疑
七字之訛
第二十九頁前七行喬執中可朝請郎尚書吏部
郎中刊本尚訛官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一行於古為重刊本為訛千據別
本改

校 總
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 臣張孝基

東坡全集卷一百八

內制敕文七十五首

宋 蘇軾 撰

李之純可集賢殿修撰河北都轉運使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敕具官呂大臨太學禮義之所從出也不擇人以為法而恃法以為治可乎漢之郭泰符融唐之陽城韓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賢於法遠矣朕方詔有司疏理學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於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

不為乃稱朕意可

羅適知開封縣程之邵知祥符縣

敕某等赤縣之衆甚於劇郡五方豪傑之林百賈盜賊之淵蓋自平時號為難治而況市易始去通負尚繁役法初復農民未信以爾適學行純固有邹民之心以爾才力強敏無媮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觀其能不患不已知求為可知者可

杜純可刑部員外郎

敕具官杜純用法如權衡權可以輕重移而衡不可以毫髮欺故司寇之職必有守道之長貳而輔之以守官之僚屬汝昔為士師秉節不回獨持正議以直羣枉往服厥官無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無心之法則予汝嘉可

劉霆知陳留縣

敕具官劉霆縣劇而難治故有司艱於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樂於自用臨政以簡決獄以明御吏以嚴去盜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嚞可贈保寧軍節度使東陽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並隆施及子孫皆享民社勝衣有朝請之奉闔棺有茅土之封始終之間哀樂斯極具官仲嚞寬厚寡過雍容有常生不勤於父師沒見思於姻族既得考終之道可無追遠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金璽盭綬諸侯之寵章服我寵光以貢宅可

杜紘可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紘士一歷都司即踐清要非一時名勝不在此選爾以文無害而宿其業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稱朕命可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莊宅副使郭逢知階州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克詢知順安軍

敕具官某等朕銓擇將吏視其才力彊敏可任以事者必試之治民苟不知愛民奉法馭吏而戢士雖智勇有聞朕無取焉爾等皆以考績察廉號稱明練薦者交章

故在此選往服厥官無失朕命可

借職楊晟該差使吳奉雲等各轉一官

敕某等向敕邊臣增葺城堡所以護安民夷各全其生爾能相率獻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順可

呂大忠可發運副使

敕具官呂大忠發運使按治六路所部幾萬里持節出使未有若此其重者也以爾更練世故果於從政屢試劇部厥聲藹然是以命爾均南北之有無權貨幣之輕重使農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稱朕意可

蔣之奇可集賢殿修撰知廣州

敕具官蔣之奇按治嶺海統制南極聲教所暨簪閒風采自唐以來不輕付予朕既擇其人復寵以秘殿之職使民夷縱觀知其輸自禁嚴以見朝廷重遠之意其於服從畏信豈不有助也哉可

吳安持知蘇州劉瑾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兩河之俗樸其弊也悍而輕犯法三吳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為能去其已甚濟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訓因俗而治可

謝卿材可陝西轉運使

敕具官謝卿材治邊者不計財惟邊之所用治財者不邮民惟財之為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智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責成於汝往與帥守者謀之惟適厥中以民為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惡察其情偽宜若易然又況於寬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無實之訴朕既察之矣乘傳西歸平賦役省條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具官黎珣嶺海之遠吏輕為姦非良守令民無所赴告往祗厥官如在近甸則予汝嘉可

張赴再任乾寧軍

敕具官張赴使者言汝為政有方民甚宜之當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嬰可贈泰國軍節度使追封申國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為先孝故專篤於親仁故閔勞以事雖豐功盛烈不見於宗室而令名美實克全於始終死喪之戚哀歎何及具官仲嬰少而簡素輔以温文既克己以歸仁亦樂善而忘勢信順多助蓋大有上吉之祥

高明令終真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纛錫上公之九章維以勸忠豈云虛授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林郡開封推官

敕具官林郡天府之劇古稱難治非兼人之資有不能濟今自通負逃亡悉歸之四廂宜若易辦然夫辦之易則責之詳爾材敏素聞而以舉用往助乃長使治衆如治寡以稱所舉可

鄧義叔可主客郎中王諤可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惡數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農水政為急而掊擊柔遠賓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為安官榮職之計可

王荀龍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龍平原厥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輔安良民式遏姦慝訪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將觀焉可

黃憲章獲賊可承事郎

敕具官黃憲章勞能之賞不計日月爵祿之報必視首功宜從遷秩之勞以勸追胥之勇可

御史中丞劉摯可兼侍讀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臺諫言責之臣雖知無不言當救之於已失而勸講進讀之士蓋朝夕納誨故日化而不知合於孟子正君之義非獨有司之事也具官劉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聞所不聞天下稱焉宜因古今冊書之

成文取其興壞治忽之要論言之於無事救之於未失使朕立於無過之地豈非汝爭臣之大願乎可

處士王臨可試太學録

敕具官王臨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論汝可用其試之太學汝勉之矣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將考汝所為而觀光焉可

皇叔克肖可贈曹州觀察使追封濟陰侯

敕先王建邦啟土必先宗盟上自魯衛下至應韓側室之子莫不南面國家自仁宰親專於教愛故生無吏責而富以禄沒享隆名而告諸幽忠恕之道可謂備矣具官克肖以茂美之質服信厚之化雖功名才業不見於用而恭儉孝悌刑于厥官命以廉車即侯其地皆國之舊非朕敢私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冠彥卿彥明左班殿直 以兄殿直冠弟古永樂成死事

敕具官冠彥卿士不惜以身殉國朕獨何愛一官不以收恤其家乎祇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駙馬都尉張敦禮可節度觀察留後

敕軒冕之來德量為稱外無充詘之容可以觀德内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張敦禮少以經術秀於士林雖緣姻戚之選不失儒素之行日奉朝請既抱才而未試坐閱歲月亦久次而當遷進居兩使之間增重諸倩之遇益嫡士節以為國華可

内人張氏可特封典贊

敕張氏朕幼學之初未就外傅命爾執業以侍左右勤勞有年恭謹寡過進掌儀範以旌徽柔可

故尚宫趙氏可特贈郡君

故趙氏先朝差擇女士以輔陰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翊茲六尚之選必備四教之法奄焉淪喪宜極哀榮以爾名族之英掖廷之舊行應圖史言中物則彤管有煒既傳好德之芬象服是宜無愧飾終之典庶幾幽壤服我寵章可

馮宗道可右騏驥使内侍省内侍押班梁惟簡

可文思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禄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暱之愛而輕用其賞亦不敢以近習之嫌而不録其功以爾等小心忠孝逮事列聖出入中外劬勞百為而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簡以東朝奉事之久各還所寄加重其任益勵素丹以稱異恩可

梁從吉可遥郡團練使入内内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梁從吉莊重有守温良寡過給事宫省知無不為服勤邊徼克有成績改錫戎閫之命進助内宰之政益勵素守以稱異恩可

劉有方可内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國故雖左右近習之臣莫不好善而知義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風焉具官劉有方温恭和毅勤强練密進從王事以法令為師退安私室以圖史為樂進領右璫之貳益親中禁之嚴惟忠與敬乃稱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純知秀州沈季常知南康軍

敕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廣一夫不獲足以害教化之成傷陰陽之和故選建守長必以學士大夫為先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爾等皆以儒術進有聞於時矣其深識朕意往行所聞欽哉可

馬傳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馬傳正哀敬折獄明啟刑書理官之任也主簿雖卑亦有事於其間矣爾以選用其勉服此言可

張之諫權知涇州康識權發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邊郡之政兵食為先郡守之責文武兼綜以爾等才力之選卓然有聞治辦之效見於已試朕雖招攜來遠不求邊功爾當積穀訓兵常若寇至祗率厥服往惟欽哉可

梁誦可供備庫副使轉出

敕具官梁誦奉事之久累勞當陞求從外遷亦各其志

進貳諸使往齒外朝益務廉平以答休寵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選奉使東方官省而歸因以得郡蓋可謂異恩矣巴峽之嶮邑居褊陋負山臨谷以爭尋常獨渝為大州水土和易商農會通賦役爭訟甲於旁近毋以僻遠鄙夷其民欽哉可

刪定官孫諤鮑朝賓並宣議郎

敕具官某等廷見授官法之所嚴也歲月之課保任之數差若銖黍輒不得遷今於汝獨畧之者豈非以制法定令汝與其議故歟祇服朕命以法自律無徒知之可

王振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則法有不通無以盡萬變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則人各有意無以定一成之論朕虛心以聽人法兼用以爾出入中外敏於從政詳平奏讞審於用律廷尉之事爾惟副之夫法出於禮本於仁成於義勉思古人以稱朕命可

李籲可宣德郎

敕具官李籲朕有大政令使近臣總領其議民之休戚國之治亂成於其手可謂重任矣爾以儒術進以邑政選而為之官屬亦豈輕哉二三臣者言爾當遷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趙思明可西上閤門副使

敕具官趙思明國之宗臣義同休戚故文宗之後配漢並隆而梁公之孫與唐無極國家佐命元老獨高韓王有遺烈宜因近侍之請進陛上閤之貳勉蹈祖武副朕懷人追遠之心可

李承祐可內殿崇班 內臣轉出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勞當遷遂齒外朝縉紳之列益思忠蓋毋忝恩榮可

蕭士元知隰州趙永寧知永靜軍

敕具官某等文武異用而其道同軍國異容而其情一

爾以才選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則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則吏自畏祇率朕訓欽哉可

黃光瑞可內殿崇班

敕黃光瑞朕覆養華夷義均臣子慎重爵賞必加有功以爾昔助王師遠獲逋寇歷年滋久宜示異恩服我寵休永思忠蓋可

文貽慶可都官員外郎居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昔江左二老王導謝安唐之元勳汾陽西平皆以積德流慶子孫昌衍布列臺省為邦之光今吾太師氏亦庶幾焉爾等才行之美所資者深聞見之廣不扶自直宜近而遠未稱朕意其歸服乃事同寅協恭以究事君親之義可

皇兄令夬可贈博州防禦使博平侯

敕爵齒之貴並隆於朝廷死喪之戚莫先於兄弟禮有哀邺義兼哀榮故具官令夬端厚有常靖恭寡過生不勤於保傅沒見思於族姻宜分竹符就賜茆社服予惇叙之寵慰爾永歸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將為守非藝而果不在此選治兵欲嚴御吏欲明撫民欲寬守邊欲信汝勉之矣毋廢朕命可

太皇太后再從弟高士纘高士淵可並左班殿直文思副使梁惟簡可皇城副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雖以天下養無足稱其德者故推餘澤以及葭莩之親左右奉事之臣雖天地之施無所報塞尚勉忠孝以答萬一可

范百祿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協中道酷者志於殺惟殺之務則深刻而失情恕者志於生惟生之知則玩刑而廢法朕欲情法兩得生殺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歎爰試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祿少以異材輔之篤學昔奉大對有守禮憂國之言旋為爭臣有責難愛君之意

必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民自以為不宽汝當務致此者吾必也使無訟朕亦將庶幾焉可

朱光庭可左司諫王覿可右司諫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盡言故昔之諫者常有不容之憂然有志之士猶且不顧忠義所激憂患可忘今朕恭己無為虚心以聽汝等所論蓋無虚日朕亦有拒而不聽聽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盡所欲言言而不從朕則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負朕可不勉哉可

鮮于侁可左諫議大夫梁燾可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余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況於左右輔弼之臣與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久試於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衰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聞其過書之史册足為美談若乃進則詭詞退則焚草衰世之事朕無取焉可

王巖叟可侍御史

敕具官某爾以御史論事稱職擢居諫垣而能秉心不回忠言屢聞考其所爭之義皆有可行之實予維寵嘉之兹復命爾往貳執法樂於從善朕志亦可見矣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爾謹視中外毋縱詭隨以成我純一之政可

錢勰可給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於中書而樞機於門下出入考慎然後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後世有述焉雖用人惟均而至於封駁之任其選尤重具官錢勰文學議論世其先人典章憲度博通前世詞命之富多而愈工風力之憂煩而不亂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為政者難於造令而承流者無所議法則惟汝賢可

明堂執政加恩

門下侍郎韓維

敕朕於訪落之初躬總章之祀追嚴烈考以侑上帝七政軌道四海來格禮樂具舉天人並應非余一二大臣同德比義燮和神民何以致此哉具官韓維全德雅量外為師表忠言嘉謨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足以立貪懦之志艱難之際垂拱仰成宜修舊典之常均被慶成之澤同底於道朕有賴焉

中書侍郎張璪

敕親祠合宮昭事上帝明發不寐惕然有懷永惟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選建羣辟遺我後人濟於艱難克有成績具官張璪碩材不器俊德自明衛上之忠悃款四世應務之敏勤勞百為迨茲配饗之成宜均慈赐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

尚書左丞李清臣

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誠通幽顯澤被中外六成之樂上格於穹壤四篚之黍下浹於煇庖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澤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當世早以天人之學發為經緯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績屬余訪落之始共濟艱難之中迨茲慶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賜以示臣工之榮永孚于休以稱朕意

知樞密院事安燾

敕於皇烈考屬余大器夙夜祗懼若涉水淵乃者饗帝合宮風雨時若肆眚象魏謳歌聿歸惟天人之應萃於眇躬蓋左右之助實賴將相具官安燾奮自儒術為時名臣燮和兵戎無傷財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茲慶成均被慈告井邑之賜國有舊章與民同休居寵無愧

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

敕朕出款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繄辟公顯相之賴率禮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歷名臣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授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消伏領使奉

祠之日助成大享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茲宥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無怠

尚書右丞呂大防

敕朕有事總章升侑神考四輔在位百工在廷礱假無言各率乃職迨此釐事之畢匪我沖人之能思與羣公均受帝祉具官呂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聲被遇裕陵益彰忠力入總文昌之轄手疏盤錯之煩六事所瞻倚以為重三府之議於焉取平宜加勳伐之隆益增井賦之行服我休命思勉厥終

韓忠彥黃履並特轉朝請郎

敕考績之法三代共由雖余左右之信臣猶以歲月而叙進率循其舊示不爾私具官韓忠彥頎然異材奮以儒術典朕三禮識古人之大全歷事四朝有宗臣之餘烈黃履受材宏深秉德純固入踐臺省休有老成之風出更藩垣遂無東顧之念祇服新命益修厥官尚勵有為之心以需不次之舉可

皇叔祖克愛皇叔仲韍並逢郡團練使

敕朕不以親廢法亦不以義掩恩故宗室之英雖不任事而歲月之考必付有司以爾具官克愛篤行有常率履如一以爾具官仲韍居寵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以當遷非無名而虛授益務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獻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獻傳不云乎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槩侮扞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詞學進而以武幹聞肆予虎臣謂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陳次升可淮南提刑

敕具官陳次升春秋書無麥禾蓋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於來歲譬如負重涉遠未知所舍朕甚憂之汝自百里長以才能選為朕耳目其往按視省刑獄均力役督盜賊去姦吏使民忘其災以稱朕意可

杜純可大理少卿

敕具官杜純治獄得其道仁及幽顯澤流子孫苟非其

人灾及草木身任其禍朕敬而畏之久難其人以爾用法平直守道純固不以進退榮辱抑揚其心故在此選靡不有初終之實難可不勉哉可

郭睃可開封府司録參軍

敕具官郭睃汝昔為獄官不撓於執事以陷無辜之人坐失厥職秉義不回有足嘉者往肆天府總攝羣掾毋易汝守朕將觀焉可

林希可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而況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重輕風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汩欲復祖宗之舊必以訓詞為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聞强識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逮聞正始之議論徑踐外制為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識典刑之髙髣髴乎訪落之末遺

司馬光左僕射追封温國公制

敕執德不回用安社稷為悦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虧方予訪落之初遽興殄瘁之感其於卹典豈限尋常具官司馬光超軼絶塵應期降命蹈履九德湛涵六經逮事仁宗以論思獻納任言責翊我英祖以安危治亂鑒古今粤惟先朝延登近弼方事獻可而替否不肯枉尺而直尋紬繹新書優游卒歲乃心無不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蒼生顧惟眇躬肇稱述祀雖未能求諸野而得傅説亦庶幾選於衆而舉皋陶激濁揚清方甄明於流品

制法成治永振惠於黎元而憖遺之悲天不得於一老惴慄之歎人皆輕於百身兹大享於合寢仍不預於小斂師垣一品降之九原開國於温用旌直德納棺以禮式勸具僚念涕泗以無從想話言之猶在俯惟英爽歆此寵靈可特贈温國公

張績除宣德郎制

敕太學博士張績祖宗設賢良文學之科以網羅天下之豪俊間得偉人爾緜是選而沉默恬淡安於冗散學

士鄧温伯與東西省從官列上奏狀朕嘉乃沖靜特俾遷秩益務敦悫將有試焉可特授宣德郎依舊太學博士

孫覺除吏部侍郎制

敕自國家還政文昌將以致治而天官四詮總覈人物澄清流品未見其人除擬之間賢愚同滯以爾朝請郎試給事中孫覺文學議論燭知本原諫省東臺久從踐歷選掄之慎委寄益隆噫法之窒閼者吏吏之不虔者逐賊文弗作甄序有倫服我訓詞尚有大用可特授依前官試吏部侍郎

曹旦知南平軍制

敕供備庫副使曹旦西南濾夷諸種部族散處蓼谿谷之阻與魚鳥羣卉服而居畬田而食樂生惡死情無甚異軍摩邊戍備預不虞靜而緩之彼自馴擾往服吾訓以稱人知可特授依前官權知南平軍事

呂和卿知台州制

敕承議郎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和卿臨海雖小邦而有民社之重朕豈輕之爾以仕優而學誠知戒夫牆面之煩製錦之未易予往欽用勵毋忽吾訓可依前官差權知台州

陸佃禮部侍郎制

敕文昌貳卿位次八座各有典司咸用專達天官之選目色實繁以爾朝奉郎試吏部侍郎陸佃方頒以先一代大典纘修筆削勢難兼綜春官宗伯事雖稀簡日力可周而典章文物動關國體益思明練以稱恩休可特授依前官試禮部侍郎依舊充修實録院修撰官

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定州蔡延慶朝請大夫試户部尚書李常並磨勘轉朝議大夫制

三考而議黜陟古今所同積日而叙勤勞貴賤無間矧大計之盈虚司隣邦之動静歷年應格稽法當遷有司以言朕何敢後具

官李常奮由疎遠深自刻修財賦所存網目具舉具官蔡延慶名臣之後吏治有餘干城四方安靜不擾咸以侍從之選而應股肱之良雖尺寸以遷未彰於異數而命秩之寵差慰於久勞

朝奉郎孫覽除右司員外郎制

奉使北方治河而備邊任亦重矣以為未足以盡其才也而寘之都司吾之所以責任爾者可見也夫分治六官事無鉅細畢陳於前若網在綱振之則舉弛之則盡廢爾昔既稱治辦矣勉既厥心以待來效

朝奉大夫田待問淮南提刑制

揚楚春旱秋水民艱於食漸起為盜遂使州縣犴獄充滿朕憂之未始一日忘也問起爾於山陽守恭頗漕事今又命爾按視刑辟徒以爾習其風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貪暴謹追擾均有無督盜賊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職以稱朕意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運副制

淮甸之民荐罹饑饉乃者詔發倉廩發吳楚之漕以拯其急猶以乏食流徙達於朕聽朕惟救荒之政行之略盡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為若可賴爾由郎官以才任御史習於揚楚之俗其為朕往視之均徭薄斂禁暴戢姦無使斯人重被其困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一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九　宋　蘇軾　撰

內制赦文三首

明堂赦文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門下聖人之德無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兢兢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臨淵之深承明繼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紹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繫母慈總攬政體緝熙百度和樂四方賴帝貺臨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維茲肇禋禮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維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散嘉與海內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降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沖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

海寓寧又三垂之兵庶警萬邦之年屢豐庶幾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聖之制必躬三歲之祠維茲肇禋屬予訪落喪有以權而從變祭無以卑而廢尊顧言總章古重宗祀以教諸侯之孝以得萬國之心我享維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嚴父孔子謂周公其人追維先猷嘗講茲禮包舉儒術咨諏縉紳刺六經放逸之文斥衆言淆亂之散嘉與海內靈承一天革顯慶之兼尊降永徽之專配成於獨斷畀予沖人遵遺教於前著成法於後

治以輔邦家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赦文　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祗遣輔臣往嚴像設敬鳳臺之仙宇粲龜洛之仁祠睟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效珍父老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以答神人之心云云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

德措刑終成神考之志咨爾有衆宜體朕懷

德音赦文 元祐三年六月

門下朕以眇躬獲御大器仰聖后之慈訓荷先烈之永圖四載于兹涉道尚淺凜然祗惕若履淵氷想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慮一夫之失所以傷萬物之太和蠲苛去煩夙夜顧治迺自去冬連月降雪異常今春已來久陰不霽農民失職商賈不通比屋之間凍餒彌甚常寒之罰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圖消復潔精致禱神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祀畢依前降指揮集官詳議親祠北郊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敕門下皇帝嗣位于兹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其推天下之養以尉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集官詳議親祠北郊詔

敕門下國家郊廟時祀祖宗以來命官攝事惟三歲一親郊則先饗清廟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元豐有司援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於今以闕計員至相倍蓰上有久閒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毋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矧此恩私實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減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趙卅賜大遼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肅將慶幣遠涉川途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趙卅賜大遼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將命夙興犯寒遠涉駕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恩頒以嘉勤瘁

賜皇叔祖建雄軍節度觀察留後同知大宗正事宗景上表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朕初執珪幣祇見上帝嘉與百辟徽福文考大賚四海始於親賢皆神之休義不當避國有常典爾無固辭

賜皇叔祖宗景上表辭恩命不許詔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覽所上表辭免恩命事具悉國家有大祭祀必均慶賞邦甸侯衛煇炮翟閽無有遠邇畢蒙惠澤矧我懿親實維顯相祇率舊典毋煩固辭

賜新除檢校太保依前河西軍節度使阿里骨加恩制告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選靈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徧暨多方卿世撫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寵渥用奬忠嘉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惟我列聖眷爾有邦非徒極其寵榮蓋亦同其憂患念

爾哀疚惻然顧懷臨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賻之禮以為存沒之光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副使茶藥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韓絳覽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國之長城端笏垂紳不動聲氣風采所及自然折衝軒冕丘園其實何異矧今艱難之際自有氷淵之虞黃髮在廷未敢言病豈宜獨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顧之憂勿起退歸之念強食自輔體我至懷

賜韓絳上表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韓絳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之常壽考康寧有不得謝卿出入將相垂三十年豈一小郡尚勤元老徒得君重卧護一方使吏民瞻師尹之儀刑蠻夷識漢相之風采丘園之請朕未欲聞其省思慮時寢食親近藥餌以副中外之望

賜金紫光禄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公著生日詔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將相三世輔翼兩朝方斯干獻夢之辰有既

醉太平之福宜膺慶賚永錫壽康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遠擢貳西省敭自朕心雖與聞政事為日未久而歷試中外勤勞百為蓋有年矣德位惟允人無間言亟服新命毋煩朕訓

賜新除御史大夫傅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堯俞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風是以擢卿為中執法才難之歎古今共之豈以小嫌而廢大任與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己而行義亟服乃事無煩固辭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三日

敕安燾卿才當其位義不辭勞內之樞機之謀外之疆場之議既當身任其責難以家事為詞而況並奉君親兩全忠孝進無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矯激朕之不許亦豈空文亟還厥官無煩朕命

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朕以眇躬求助諸老皆以艱難之際不辭中外之勞胡為累章確守歸意豈朕不善西伯之養而無人子思之側乎三復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韓絳君臣之義憂樂同之苟皆懷歸誰任其事卿之高識雅度輕軒冕而樂丘園天下所共知也獨不念先帝託付之重乎勉狥大義勿復以言

賜韓絳上第三表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敕韓絳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禮至於非常之遇則必有無窮之報朕待卿於形器之表而卿自處於繩墨之內未為得也朕意不易卿無復辭

賜新除依前光禄大夫刑部尚書蘇頌辭恩命

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

敕蘇頌卿篤於仁心深於經術用心司寇期於無刑朕惟孝處之深三年不奪其志又推才難之故千里以待其來卿而不能誰當能者亟服乃事母煩力辭

賜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禄大夫范鎮赴闕詔 元祐 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范鎮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衝譬之麟鳳能服猛鷙朕虚懷前席以致諸老非敢必以事詄也苟得黄髮之

叟皤然在位則朝廷尊嚴奸宄消伏卿雖篤老乃心王室毋憚數舍之勞以副中外之望

皇帝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遠奉王正來歸時事惟此克庭之實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歎

太皇太后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賀正馬駝回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四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述職春朝歸誠宰旅修此效辜之視致其乘服之良再閱來章式嘉忠節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頴昌府韓縝上表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五日

敕韓縝朕躬祀總章始行嚴配推廣帝親之澤覃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逮受顧命均此介福非予敢私國之故常毋煩謙避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敕韓絳為國無強於得人用人莫先於求舊雖已挂冠而謝事尚俾安車而造朝豈有體力未衰蕃宣所寄亟圖自便遽欲言歸矧卿德望並隆神人所相馬有滿盈之懼夫何倚伏之虞尚體至懷少安厥位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日

敕孫固視國如家忠臣可以忘老視民如子君子可以

忘勞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並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詞館付以留簉使士有矜式民有依怙屬任之意豈輕也哉釋位求安引年求避此疎遠小臣之事非所望於卿也尚體至意勿重懷歸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日

敕孫固卿英祖所擢以遺神考乃眷舊學用之西樞密院位二年未見君子每惟圖任舊人之意當有越在外服之歎矧欲辭位而去遂安丘園哉三川重鎮務舉大體簿書期會則有司存優游卒歲可以忘老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孫固廊廟之舊歷事三朝名德並隆如卿者有幾無故釋位其謂朝廷何卿既自為謀亦為乃后謀之勉遵前詔以慰中外之望

賜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河南府孫固再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二月

敕忠彥朕嘗覽閱古之圖觀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慨於心會中山闕守差擇循良卿庶幾焉勉副朕意何以辭為

賜樞密直學士知定州韓忠彥乞改一偏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二月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險金石之節終始惟一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為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膚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生日詔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敕清臣春之方中月復幾望篤生王國之彥蔚為廊廟之華神既聽於靖恭民亦宜於愷悌膺我慶賜永綏壽祺

賜朝散大夫試御史中丞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三月十三日

敕堯俞負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虛己樂聞嘉猷乃者水旱連歲民流未止賊盜將熾財力靡敝卿既欲圖實效以酬思朕亦將考所言以責實偃息藩郡豈所望哉

二年三月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茶藥詔 元祐

敕韓絳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節調適為難眷予元臣久勞於外宜加存問且錫珍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賜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茶藥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敕馮京卿以篤老久勞外服留篇之重擁旄而東蒙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慮近藥物勉遵時令以副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擢自祖宗輔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聳聞與其置之一方勞以民事不若歸安闕下式瞻儀刑請老閒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豈不能遲卿言還及此初夏

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赴闕詔 元祐

敕韓絳為天下計則賢者常勞為人臣謀則老者當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處其中奉朝請於琳宮所以繫民望釋負荷於蕃鑰所以慰雅懷勉及清和亟還朝著

賜尚書刑部侍郎范百祿乞外任不允詔 元祐二年三月十九日

敕百祿成王命君陳商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

宥爾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與天子相可否蓋如此而況公卿之問議有異同而不盡其說哉例在中書與在有司固宜審處歸於至當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龍圖閣直學士新差知秦州呂公孺乞改授宮觀小郡差遣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孺朕顧懷西方思得賢守使還有備而民無擾以卿耆老練達德宇淵靜秦又舊治吏士服習卧護諸將無以易卿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卿以膝下之養為宗人之法古之為政孰大於此而欲以親辭職耶其益修厥官以稱吾意

賜彰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宗正事宗晟上表乞還職事不允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設而邦國有倫所治雖簡而所寄甚重卿為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慶仏陛之茂而欲觀麟趾之應益勵厥職無棄爾成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臨弔之重以寵世臣思報之深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復承來价載閱充庭之實備形述職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故夏國主嗣子乾順進奉謝恩馬駝回詔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詔故夏國主嗣子乾順向遣行人往賻襄事繼陳方物來奉謝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禮可以定國勉終誠節以副眷懷

賜新除尚書左丞劉摯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劉摯朕昔聞卿言今任以政已試之效見於事功廟廊人以次遷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於昔不能於今豈有是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
允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歷選百辟試之以事惇厚而文剛毅而和更
涉變故守德不移無逾卿者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
之患居天下之樂者同天下之憂朕非以是富貴卿也
其何以辭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
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韓絳向以宏才卧護北道凡斯民之利病蓋一方之
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容而造
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韓絳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非以筋力
為禮游神道館擁節家庭於卿圖告老之安而國有貧
賢之美勉自輔養期於少留

賜新除試吏部侍郎范百禄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敕百禄夫以天官之貳治夏卿之選簿書繁重條格紛
委苟非其人則士之失職而無告者多矣朕難其材不
以輕授卿有應務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濟
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辭為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
不允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堯俞連蹇三黜栖遲十年士無賢愚為國大息知珠
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
用卿於期年之内天下拭目欲觀所為而乃引微疾以
自言指便郡而求去豈獨於卿有報國未遂之歎亦將
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大節

賜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生日詔 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敕純仁卿天資文武世濟勳勞載嘉誕日之臨豈獨私
門之喜宜膺慶賜以介壽期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

敕安燾人才之難從古所歎圖任以舊為國之常卿以壞異之資荷艱難之寄懃勞靡懈望實逾隆雖云超陞不改疇昔徒以任之既久則責之宜專知無不為乃所望於卿者畢以自牧亦何補於國哉

賜朝議大夫試戶部尚書李常乞除沿邊一州不允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四日

敕李常在泮獻馘亦儒者之常捷劒疾鬬蓋孔門之事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捍邊已癬疥之疾曷若盡瘁事國幹心膂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長纓而往者卿之本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以為故事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呂公著詔即改云惟彥博與卿而已方資其耆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為之報畧無益之儀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兼侍讀依前光祿大夫吏部尚書蘇頌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蘇頌朕惟左右正人之求甚難其選以為直亮多聞之益宜莫如卿方虛懷於至言豈曲從於遜避亟服乃事毋煩固辭

賜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乞受冊禮畢隨班稱賀免赴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韓絳卿脫屣軒冕願神丘園不為絕俗之高俞篤愛君之意喜聞冊號請覲內廷在臣子之誠心卿為盡節顧筋骸之未禮吾所未安

敕彥博卿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耋老無下拜書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免相位不允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公著宰相之職綏靖四方羌人既俘士氣益振長轡遠馭方資老謀卿不強起孰卒吾事近以二老之故削亟拜之禮而彦博執謙不回朕既從其請矣卿起就位復何疑哉

賜前兩府弁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襖詔 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祭歲將墐戶工告始裘宜頒在笥之珍以示維藩之寵服之安燠體我眷懷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敕彦博卿求退之意著於士民執謙之心信於天地勉當委重之託初無懷祿之嫌大義苟安細故可畧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許詔

敕彦博論道則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為請稱德則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為詞斷之於中義有不易豈以屢請之故而廢將成之功體君至懷以慰公議

賜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工部侍郎蔡延慶乞知應天府不允詔 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敕延慶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試之效謨然有聲今若予工宜有餘力夫游刃肯綮尚不辭難退食委蛇豈當告病膚理微疾行當自痊勉安厥官以稱朕意

賜尚書左丞劉摯生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敕劉摯律協應鍾辰集析木實生俊輔休有令名膺我寵章以介眉壽

趙卅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大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隣歡載講使節甚華永言郵傳之勤適此風霜之候宜加寵賚以示眷存

趙卅賜大遼皇帝賀興龍節副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載馳遠道良苦祁寒豈無藥物之嘉以輔寢興之節宜膺寵錫尚體至懷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允為廊廟之華豈獨閨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等一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過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為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纏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朝辭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擢自神考出入中外厥聲藹然朕豈欲其遠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為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往安吾民以稱朕意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等一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過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為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朝辭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敕安禮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臣擢自神考出入中外厥聲藹然朕豈欲其遠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難其選知卿篤於忠義當不以遠近為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愛往安吾民以稱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詔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彥博陽月載臨剛辰協吉篤生元老弼亮四朝允為廊廟之華豈獨閨門之慶往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禮等一郡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禮朕惟西蜀地狹而賦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農民在官馭之無方將不勝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苛寬而有斷必能肅過慢吏扶養小弱卿雖微疾強為朕行時近藥石勉事道路稱朕意焉

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銀合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雖光明無所不臨而纏次必有所舍肆予命爾祇奉此行禮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歎不忘

賜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久勤軺傳遠犯風埃眷言行邁之勞良極軫懷之意往頒珍劑以輔至和

賜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久乘使傳來講隣懽屬此沍寒尚勤恪行役往知問勞式示眷懷

賜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大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遠慶春朝篤修隣好永惟使事之重遂忘行役之勞既極歎嘉宜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副使茶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祖歲向晚脩途苦寒方趨造於會朝未即安於舍館往加思錫增重使華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公著卿三世將相四朝耆老賚我良弼實惟茲辰茂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為家以天下為身以安社稷為悦而不當以居丘園為樂也朕方待卿而為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賜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李之純辭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四日

膺維嶽之靈永錫如陵之壽宜頒寵數以示眷懷

敕之純祖宗之文章與典謨訓誥並寶於世典領其事非有德君子雖積勞久次不以輕授蜀遠而人懦窮困抑塞至無所訴朕專欲以德安之故內閣之命非獨以寵卿抑將使蜀人知朕用卿蓋以德選也其深識此意勿復固辭

賜太師文彦博乞致仕不許詔 元祐二年十月十五日

敕彦博卿自去歲以來數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輔不逮近者神明所相體力自康視聽不衰步趨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議京東西河朔荐饑公私枵然方與二三臣圖之卿未可以即安安也

賜文彦博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敕彦博卿歷相三宗名聞四夷位極一品書考四十自載籍以來未之聞也固當以國為家以天下為身以安社稷為悦而不當以居丘園為樂也朕方待卿而為政請老之言所未欲聞

賜外任臣寮進賀太皇太后受冊馬詔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禮以正名國之舊典載閱充庭之實式將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皇太后皇太妃受冊馬詔

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敕典冊告成宮闈之慶事君盡禮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端午節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馮京受鉞將壇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駿足慶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誠不忘嘉歎

賜資政殿學士知鄧州韓維進奉謝恩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韓維廟堂均逸遠不忘君駈駿在庭儀多於物載惟忠蓋良極歎洛

賜檢校司空左武衛上將軍郭逵進奉謝恩馬詔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郭逵惟卿耆老漸就退閒不忘戴主之誠遠效充庭之駿載嘉忠蓋良極歎洛

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生日詔 元祐三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與聞大政誕日之慶豈惟閨庭寵錫之隆庶延壽嘏

賜試戶部侍郎趙瞻陳乞便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

敕趙瞻朕褒顯耆舊取其宿望養育俊乂待其成材庶前後相繼朝不乏人則堂陛自隆國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華髮之良而卿以康強之年為遠引之計於義未可蓋難曲從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迫之至言不及文覽之惻然欲從所請而宗子之衆才性各殊位不期驕禄不期侈非卿久蹈忠信力行禮義以身先之蓋未易齊也少屈爾私以成吾志不亦可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以強起就位為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忘公為

未盡美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夫聖人以孝弟為從政而卿以從政為非孝非所聞也勉從朕命勿復固辭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致孝罔極守禮不回以魯衛之親而行曾閔之事吾深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顧以宗臣治親有國先務教以道藝時其冠昏奬察其賢能而訓謫其驕惰非吾宗室之老孰當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日

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畢輸衛上之誠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忠藎良極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衛恩思報因物致誠效茲乘服之良示有驅馳之志永言忠藎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馮京震夙之祥旅庭稱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臣實勤典禮多儀克舉屢歎不忘

賜馮京進奉興龍節乃事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馮京震夙之祥旅庭稱慶歲時之會因物效誠乃眷元臣實勤典禮多儀克舉屢歎不忘

賜外任臣寮進奉謝恩馬詔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衛恩思報因物致誠效茲乘服之良示有驅馳之志永言忠藎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功德疏詔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畢輸衛上之誠來獻後天之祝永言忠藎良極歎嘉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歸安丘園卿之素志今於二者酌處其中使卿獲居勞逸之閒而朕不失仰成之

託於義兩得夫復何辭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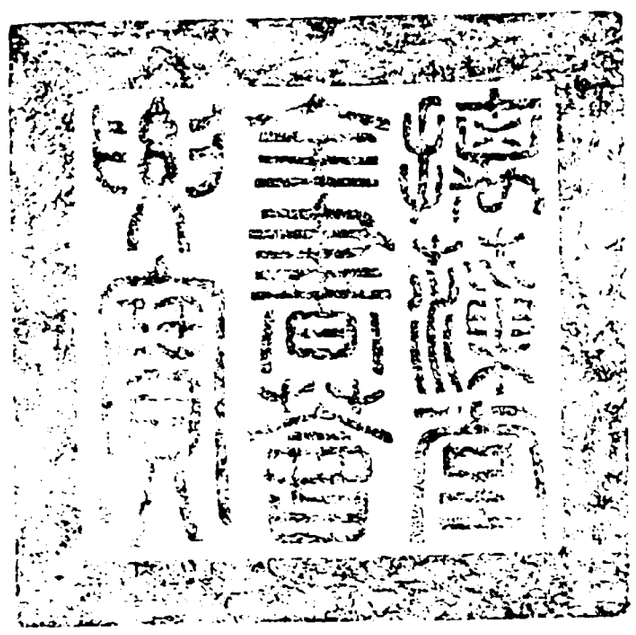
敕大防端揆黃門之任虛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術有餘故授之不疑渙號已行僉言惟允務稱朕命何以辭為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純仁國之安危寄於宰輔朕豈苟然而輕授也哉試之以事而不移斷之於心而不貳成命已出豈容復回往修厥官以稱朕意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夫任天下之責者無自營之私蒙國士之知者有非常之報矧卿德望兼重體力猶強方資樂侮之壯猷焉用引年之常禮宜安厥位無復言歸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龔大萬
謄録貢生　臣左顒若

欽定四庫全書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二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十 宋 蘇軾 撰

內制詔敕五十二首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知永興軍韓縝三上表陳乞致仕不允斷來章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韓縝朕體貌諸老儀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畧其筋力之禮如卿屢請固無懷祿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忘歸之意今中外無事民物小康顧恐安車之榮未逾坐嘯之樂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賜新除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再上劄子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純仁卿奉事先帝義深愛君與政西樞論不阿世昔聞汲黯之不奪今有徐公之有常恭以衆言敝自朕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誰屢執謙詞殊非所望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劉摯辭免恩

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劉摯朝廷設三省建丞弼雖所治不同至於因時立政昭德塞違其實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遷無足辭者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務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顧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辭為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宗愈卿昔在諫垣首開正論出入滋久操守不回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積歷試而用亦自羣言之公往祇厥官毋替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趙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無常

實邊鄙安危之未決豈以此柄輕授其人以卿望重縉紳學兼文武歷試而用衆言允諧往踐厥官勿違朕命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固朕惟三朝老臣義同休戚先帝舊學存者幾人意其風采之聳聞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樞今貳東省衆以為允義無足辭

賜新除試御史中丞孫覺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孫覺卿三居諫省皆以直聞蓋嘗遇事以建言志在行義以達道擢為執法實允僉言以卿直諒多聞而朕開納不諱固無觀望難言之病豈有喪失名節之憂哉載閱來章甚非所望

賜新除右光祿大夫依前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謀國之重歷年于茲紀綱修明中外寧輯夫

圖任共政所憂者大則久勞遷秩亦理之常雖固執於
撝謙恐難回於成命往服休寵以彰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
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險踐歷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入
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獨能言者也書不云乎數奏以言
明試以功朕得之矣卿其勿辭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趙瞻朕之進人可謂難矣自非耆老久次悃愊無華
則樞機之任不以輕授卿之自視何愧於斯祇服厥官
思所以稱而已

賜新除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許將赴闕
內相雖於卿為舊物實當今之高選亟踐厥職佇聞嘉
猷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
許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敕公著多儀以隆輔弼國之彝典自損以信君父卿之
美志再閱誠言之請益彰謙德之光勉狥所陳不忘嘉
歎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辭免遷官恩命
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安燾卿國之舊輔位冠樞庭以時褒陞豈待功閥而
能力辭寵命欲以身率羣臣使廉恥相先名器蓋重勉
從來請以篤此風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
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愈朕之用卿蓋聽其言考其行事參之公議而斷
自朕心可謂審矣而卿固辭不已朕甚惑之夫小人以
飾吏事入備顧問則酌民言以廣上德待命北門號稱

位為寵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寵為憂推之而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冊禮

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冊祝於廟惟周之典臨朝親拜亦漢之舊事大則禮重禮重則樂備古之道也今卿遜避不居自處以約勉從所請以成其美

賜許將辭免思命不允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許將進以經術當告我以安危來自西南固知民之利病渴聞讜論少副虛懷而乃退托無能力辭舊物既非所望其可曲從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

回詔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敕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肆朕命爾嗣長乃師而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恣其

所為遂據逃城以犯王畧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埸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讐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住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禄於有終知大恩之難再勿使來款復為虛言

賜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

圖閣待制傳堯俞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敕堯俞風望所在舊疾既平及茲言還慰我虛佇徒得君重雖雙屈於淮陽雅意本朝寧久安於馮翊復求自便殊戾所期往修厥官務稱朕命

賜守尚書右丞胡宗愈乞除閒慢差遣不允詔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敕宗愈朕開奬言路通來下情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之臣朕方馭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為疑

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生日詔 元祐三年六月九日

敕純仁卿河嶽之靈神明所相載更誕日永介壽祺體我眷懷受茲寵錫

賜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孫固生日詔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孫固卿圖任之舊縉紳所推難老之祥神人攸相載更良日益永壽祺申以寵章式隆眷遇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生日詔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安燾桑弧告慶降哲輔於茲辰綵服拜嘉冠榮名於當代祇服朕命益壽乃親

賜龍圖閣學士河東路經畧使兼知太原府曾布乞除一閒慢州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將不久任難以責成謀不素定難以應猝卿屢試劇郡所臨有聲而況二年於茲諸將所服事既即叙人誰易卿夫擣虛攻瑕兵家常勢知難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將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回程詔 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敕阿里骨卿屢款塞垣願終臣節爰因貢篚益著誠心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皇叔改封徐王顥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顥卿大雅不羣自得詩書之富為善最樂不知軒冕之榮既殿文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逡巡不居雖莫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沖之福勉從其意嘉歎不忘

賜皇叔改封徐王顗上表辭免冊禮許詔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顗錫山土田以昭令德備物典冊蓋有常儀而卿深懼滿盈過形抑畏一謙四益當克永年三命滋恭固將有後曲成美志以勸事君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興龍節銀詔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敕昌祚卿禦侮邊庭馳神魏闕會嘉辰之獻壽納貢篚以效珍載省忠勤不忘褒歎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許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夫要絰服事出於孔門墨衰從政見於魯史永惟狥國忘家之義非有食稻衣錦之嫌若非使卿居之而安則吾豈敢強所不欲勉從前詔往服厥官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起復恩命不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卿德爵與齒皆天下達尊服屬之隆為宗室祭酒任獨高於三世報宜異於常人故奪情非以私卿而服事所以狥國義無所愧何以辭為

賜正議大夫知鄧州蔡確乞量移弟碩允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敕蔡確以義責備春秋有失教之譏以情內恕詩人有將母之念碩之得罪事在有司難以貴近之親而廢朝廷之典及觀來請有慨予心重違兄弟急難之詞以傷

人子奉養之意

賜知渭州劉昌祚進奉謝恩并賜月俸公使及賀端午節馬詔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昌祚卿執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於公朝謹舊儀於令節抗章來上因物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端明殿學士銀青光祿大夫致仕范鎮獎諭詔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日

敕范鎮朕惟春秋之後禮樂先亡秦漢以來韶武僅在

散樂工於河海之上往而不還聘先生於齊魯之間有莫能致魏晉以下曹鄴無譏豈徒鄭衛之音已雜華夏之器間有作者猶有典刑然銖黍之一差或宮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獨知五降之非審聲知音以律生尺覽詩書之來上閱簨虡之在廷君臣同觀父老太息方詔學士大夫論其法工師有司考其聲上追先帝移風易俗之心下慰老臣愛君憂國之志究觀所作嘉歎不忘

賜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龍圖閣待制傅堯俞乞外郡不允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四日

敕堯俞卿望重本朝進由公議方卿大夫有為之際亦士君子難得之時而卿出領郡章入佐治典席未暖而輒去政何時而報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進奉賀興龍節馬一十匹并冬節馬二匹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馮京卿坐鎮全魏隱若長城遠馳頌禱之心來效駿騄之貢眷言忠藎良極嘉歎

賜泰寧軍節度觀察留後知相州李珣進奉賀冬馬一匹詔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李珣卿宣化近邦馳神北闕屬知陽月之吉遠效王閑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歎

賜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生日詔　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在易之泰與物皆春於時良臣生我王國宜膺寵賚以介壽祺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吕公著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四年五月五日

敕公著朕雞鳴而起志於求助鮐背之老未敢即安矧卿體力不衰髮齒猶壯處有引年之請殊乖圖篤之心宜安厥心以稱朕意

賜吕公著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吕公著卿將相三世凜乎正始之風出入四朝蔚然

難老之狀浩穰之治談笑而成方觀報政之能遽有歸休之請公議未可卿其少安

賜濟陽郡王曹佾在朝假將百日特與寬假將

理詔 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曹佾卿賢戚莫二德齒並隆眷言朝請之勤思見儀刑之老謝病既久軫念良深推予賜告之榮期於勿藥之喜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

致仕不許詔 元祐四年正月十三日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殉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盡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講誦舊聞未卒褚馬之業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賜蘇頌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卿歷事四朝久有一德徒論徐公之奢儉莫見子文之愠喜朕既寤寐哲士體貌元臣方貴德齒之達尊豈求筋力之常禮矧卿方膺難老之錫宜勵益壯之心惜日有為古人所重引年求去公議未安勉為朕留以慰人望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敕蘇頌天以多士寧王國而祖宗以成德遺後人方使壽考康彊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聽其去可乎矧卿鈐綜之精談笑而辦勉思職事以稱朕心

賜蘇頌上第二表陳乞致仕不許詔

敕蘇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簿書煩雜獨蕭俛一時之偏詞卿其總攬綱條濶畧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新除權禮部尚書梁燾辭免恩命不允詔 元祐四年二月三日

敕梁燾卿出處以義進退以禮昔請補外朕不得已而

聽其去今茲選用衆以為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辭豈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賜宣徽南院使克太一宮使馮京乞依職任官

例祇赴六參不允詔 元祐四年六月十四日

敕馮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煩以庶事而卿篤恭盡禮自同於有司既朝朔望尚復懇請雖抑抑自警知卿有衛武之風而僕僕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詔

敕大防股肱之良與國為重家庭之慶亦朕所同適斯干獻夢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予寵錫介爾壽祺

賜翰林學士中大夫兼侍讀趙彦若辭免國史修撰不允詔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彦若卿學世其家宜居載筆之地官宿其葉已奏殺青之書自託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復固辭

賜河東節度使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彦博溫溪心馬詔 元祐四年十月二日

敕彦博惟吾宗臣名震夷落狼心鴃舌知獻厥誠朕以張奐拒羌之獻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敕邊吏答賜所直其馬今以賜卿至可領也

賜夏國主進奉賀坤成節回詔 元祐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敕節紀誕彌慶均臨照眷守邦之雖遠亦執贄以來同嘉與朝臣咸稱壽觴惟忠恪宜有寵頒

賜皇伯祖宗晟辭免恩命起復允終喪制詔

敕宗晟夫衰麻之哀達於上下損益之變權以重輕雖事君均於事親而奪志難於奪帥俾聽終喪之守以成

致孝之全言念篤誠實增屢歎

內制敕書三十三首

賜南平王李乾德歷日敕書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敕乾德眷彼海隅被予聲教宜有王正之賜以為農事之祥勤恤遠民以開嗣歲

賜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書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執珪幣大饗帝親肹布湛恩徧暨諸夏卿

世綏侯服欽順朝廷宜錫徽章以昭異數

賜外任臣寮歷日詔敕書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敕韓絳朕申命日官逆推嗣歲眷予共理頒此成書勉劭農功毋違時令

賜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昌祚進奉賀明堂禮畢馬敕書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劉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慶汝以分符之重特修效馬之儀載念勤誠不忘嘉歎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詔敕書 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敕韓縝誕彌之慶遠邇攸同眷惟外服之良來效右率之禮言念誠恪不忘歎嘉

賜溪洞蠻人彭允宗等進奉端午布敕書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等汝族居裔壤心慕華風來修任土之儀遠效元庭之實載惟懃悃良用歎嘉

賜權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絹獎諭敕書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為築蘭州西荊堡成下同

敕孫路宣力計臺悉心邊政相視衿要繕完保障訖用有成不愆于素使虜無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知蘭州王文郁銀絹獎諭敕書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郁汝以儁侮之才當專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則安能以一時之役成無

窮之利達於朕聽良用歎嘉

賜新除依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誥敕書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方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藩滋久事上益虔高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大寵以服民心其思盡忠以稱恩禮

賜外任臣察進奉坤成節銀敕書 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敕劉昌祚汝承流外服雅意本朝爰因載誕之辰遠致同寅之禮眷惟忠藎良極歎嘉

賜西南羅藩進奉敕書 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敕汝世為要服時款塞垣志慕華風來修職貢載惟忠恪良用歎咨

賜諸路知州職司等并總管鈐轄至使臣初冬衣襖敕書

敕馮潔己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屬霜露之戒寒待衣裘而卒歲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諸路蕃官并溪洞蠻人初冬衣襖敕書

敕瞎毡職在捍邊志常面內屬此嚴凝之候宜均輕煖之恩服我寵頒益思忠報

賜諸路屯駐駐泊就粮本城諸員寮等初冬衣襖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屬戒祁寒爰念捍城之勞普均挾纊之惠

賜外任臣察等進奉坤成節功德疏詔敕書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趙君奭相好妙嚴衷誠傾蓋汝期乃后享無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極樂之世永言忠愛良用歎咨

公路賜奉安神宗御容押班馮宗道并內臣等銀合茶藥敕書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馮宗道逮事有年追遠不懈屬詞官之告具驗日馭以遄征往復之間忠勞亦至特加存問尚體至懷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進奉興龍節功德

疏等奬諭敕書 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敕省奇等清涼之域僊聖所游爰因彌月之辰來獻後天之祝永言懃至良極歎咨

賜外任臣寮歷日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韓縝朕肇修人紀祗畏天明欽若舊章式頒新歷凡我承流之寄共成平秩之功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登位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極慕義中華遠聞踐阼之新來致梯山之貢眷言忠恪良用歎咨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遠馳信使來效貢琛載詳重譯之言深亮勤王之意益隆褒賜以答忠誠

賜外任臣寮進奉興龍節馬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劉永年汝職在藩宣義均休戚旅庭稱慶因物見誠乃眷忠勤不忘嘉歎

賜溪洞彭儒武等進奉興龍節溪垢敕書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敕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觀光遠修任土之宜來備充庭之實載惟忠恪良極歎嘉

賜保州團練使潞州總管王保進奉懇闕并到任馬敕書 元祐三年正月七日

敕王保汝以選掄出分憂寄來效充庭之駿以將衛士之誠再省忠勤良深嘉歎

賜知乾寧軍內殿承制張赴奬諭敕書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張赴橫流之災所在蒙害惟吏得其人則公私賴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上聞歲月既遠予猶汝嘉故茲奬諭想宜知悉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示諭敕書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藩守申遣使車來欵塞垣恭修壤貢忠誠遠達褒歎良深

賜于闐國黑汗王進奉敕書

敕卿守土西極馳誠中華璧馬充庭尚識漢儀之舊織皮在筐聊觀禹貢之餘載省忠勤不忘嘉歎

賜于闐國黑汗王男被令帝英進奉敕書

敕汝世敦忠厚志慕聲明遠附奏函亦馳貢篚載惟恭順良極歎咨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奬諭敕書 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清涼之峰仙聖所宅爰修淨供以慶誕辰再省恭勤不忘嘉歎

示諭武泰軍官吏軍人僧道百姓等敕書 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敕朕以苗授賦材勇嚴馭衆整眼擢為宿衛之長寵以節旄之榮惟爾邦人當諭朕意

賜殿前都虞候寧州團練使知熙州劉舜卿御進奉賀冬馬敕書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敕劉舜卿汝忠於衛上遠不忘君爰因彌月之辰來效元庭之禮眷言勤篤良極嘉歎

賜西南蕃莫世忍等進奉敕書 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敕莫世忍汝守土遐陬歸誠北闕梯山修貢款塞觀光言念忠勤至於嘉歎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奬諭敕書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敕異景靈光久聞示化寶祠淨供爰慶誕設彌念此恭勤至於嘉歎

東坡全集卷一百十一

宋　蘇軾　撰

內制口宣一百四十一首

雄州撫問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勑卿等遠犯風埃久勤軺傳入疆茲始授館少安申命撫存式昭眷奬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勑卿等遠飭使軺來陳慶幣川塗甚阻風霧可虞特示至恩往頒名劑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勑卿被遇先帝勤勞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彌重宜安厥位毋重力詞

賜宰臣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勑朕之元老生以茲辰實為邦國之華豈獨閨門之慶故命爾息往宣余懷仍分廄庫之良以助子孫之壽

相州賜大遼國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勑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眷言四牡之勞宜享加籩之禮式頒寵數以示至恩

趙州賜大遼國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勑卿等奉將邦幣馳會歲元眷言夙駕之勤方次中塗之館宜頒靈劑以喻至懷

趙州賜大遼國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勑卿等逖脩隣好方次州封言念沍寒想勤跋履特頒名劑以示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節來慶春朝屬歲律之凝嚴涉道塗之修阻宜頒宴衍以勞勤劬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

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屬誠請雖極輿論未安毋復懷歸以勤北顧特頒良劑以輔至和

賜鎮江軍節度使判大名府韓絳詔書湯藥口

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無逾老成丘園歸休難遂雅意特頒珍劑以示至懷方此沍寒益加調養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關西臺為重朕難其選無以易卿宜即欽承毋煩退避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允

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屢告清議所歸授受之間臣主無愧速起視事副朕所期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

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職在樞要表儀百官進當以禮退當以義今茲求退其義安在亟還視事毋復固辭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左丞蘇轍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抗旌遠道弭節近郊乃眷勤勞良深軫念特頒燕衍以示惠慈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呂大防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肅將信幣來慶誕辰眷言行李之勞宜有燕休之賜受茲芳旨體我眷懷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免

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雄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

有敕卿等出疆繼好已事言還跋履氷霜憩休館舍宜有燕私之寵以旌來往之勤

賜河東路諸軍來年春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將校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汝卿等從事邊陲服勤師律方踐更於春令諒率履於天和特有匪頒以昭眷遇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見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塗遠犯風埃想勤跋履勉加鞭策即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飭使軺來脩舊好屬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歡爰命燕胥以昭眷寵

就驛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盂子錦

有敕卿等遠持信幣來慶春朝眷言行李之勞方茲舍館之定宜加頒賚用示寵嘉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遠達使辭載嚴歸駟方改轅於北道暫弭節於都門益重眷懷往伸燕餞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歲首奉觴禮成復命改轅北道弭節近藩宜錫宴私以彰眷寵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杭旌旋復弭節少留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有珍芳之賜以昭眷寵之殊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朝辭訖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來脩舊好克備多儀既陛見以告辭將駕言而反命載嘉勤勤宜錫燕私

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班荆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迴程酒果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恪脩隣好既卒聘事豈無燕私宜就錫於加籩盖式昭於異數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撫問熙河蘭會路臣寮口宣

有敕卿等服勤疆埸賦政兵民言念劬勞實分憂顧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二十七日

撫問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安禮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

有敕卿久去廊廟出臨江淮綏懷流亡肅遏寇盜遠惟勤瘁特示撫存

賜皇叔祖保信軍節度使安康郡王宗隱生日

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四日

有敕卿屬尊望重德厚慶隆方誕育之令辰有匪頒之故事克膺壽祉永服寵光

賜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漢東郡王宗瑗生日

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卿爵齒既隆德望斯稱載更誕日胥慶家庭式脩燕私以資壽祉

寒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汝等觀光上國述職遐方屬茲改火之辰想有懷歸之念宜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皇叔祖寧國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宗愈生日

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載協誕彌之旦光膺積慶之餘特示寵頒永綏壽祉

賜新除保寧軍節度使馮京告敕詔書茶藥口

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舊德為宜勉即征途以答民望往頒珍

劑貽示眷懷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

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臣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為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耆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修途觀光上國宜頒勞以示恩私

賜鎮江軍節度使充集禧觀使韓絳詔書茶藥

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齒俱高誠請彌確重以民事久勞元臣既飭還車宜頒珍劑尚加調養以副眷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方茲仰成倚以為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耆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交州進奉人朝見訖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來款塞垣冒涉修途觀光上國宜頒勞以示恩私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無傳宣撫

問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遠涉修塗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頒燕衍以示眷懷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綜轄樞機雍容廊廟義當體國謀豈先身往喻至懷少安舊服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絳到闕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辭繁劇歸即燕安想見老成渴聞嘉話特頒牢醴以勞驂騑

班荊館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垂及都門遠涉暑塗想勤行李式

頒燕衍以示恩私

賜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師濟陽郡王曹佾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有敕卿世濟勳勞德隆藩戚屬此誕彌之日豈無燕喜之私膺我寵頒永增壽祉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伋生

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有敕卿以棣華之親襲爪牙之慶載臨誕日宜厚寵頒

服我異恩永膺介福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副銀鈔鑼錦被褥等

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來講鄰歡徒馭少休舍館既定首

膺寵錫當體眷懷

賜皇伯祖彰化軍節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

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一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長之慶有嘉震肅

之辰宜示寵頒以綏壽祉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御筵口

宣

有敕卿等忠存體國義切戴君結妙果於三乘祝慈闈

之萬壽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寶鄰出游禁籞爰敦射事以佐賓歡宜

旌審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修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

錫餼牽以昭寵數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迴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遠涉歸途再離秋暑駕言近郡少憩旋車宜

示眷懷往頒燕俎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抗旌来聘已事言還方次邊城少休候館宜頒燕俎以勞歸驂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申講隣歡既執贄以造廷亦展幣而成禮宜加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彦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耇贊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協忠嘉助成孝治方慈闈之獻壽嚴法會以薦誠宜有寵頒以昭殊眷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汝等款塞觀光趨庭效貢屬誕彌之稱慶均燕衍以示慈祇服寵嘉式旌忠恪

賜殿前都指揮使燕達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罄純忠力脩勝果用祈慈壽既徹梵筵宜有寵頒以昭眷遇

賜皇伯祖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慈壽仰扣佛乘既畢梵筵宜加寵賚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輸欵報之誠稽首佛乘共祝無

疆之壽既成法會宜示寵頒

賜皇叔揚王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義兼臣子脩勝緣於西竺祈壽嘏於南山宜有寵頒以成法會

雄州撫問大遼使副賀坤成節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旃修好馳傳及疆遠涉暑途實勞驂馭特加存撫式示眷懷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都門復此少留逝將言邁宜頒餞筵以寵行驂

賜皇叔揚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屬尊魯衛德重閒平每臨載育之辰永錫無疆之慶宜膺寵數以介壽祺

賜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舊德簡在朕心成命既孚僉言咸穆宜即祇受毋煩固辭

賜熙河秦鳳路帥臣并沿邊知州軍臣寮茶銀合羨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等夙分邊寄深識屬情屬此盛秋勞於警備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熙河秦鳳路提刑轉運茶銀合羨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持節宣風久分憂寄調兵足食想極賢勞宜有寵頒以彰眷遇

賜觀文殿大學士光禄大夫知永興軍韓縝茶銀合羨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釋政廟堂均勞方面兵民之重綏御實勞往諭至懷仍加寵賚

賜皇弟武成軍節度使祁國公偲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有敕卿棣華襲慶桐葉分封載臨震肅之辰特致壽康之祝其膺寵錫以介神休

賜皇叔成德荆南等軍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頵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以名世之傑居叔父之親乃眷良辰實鍾餘慶宜膺異數之禮永錫無疆之休

賜宰相吕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義未安卿當畏去純忠所激徼疾自除

賜宰相吕公著乞罷相位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之在位為德與民朕意不移徒煩屢請速起視事毋復固辭

賜皇弟定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咸寧郡王侯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眷予母弟誕慶茲辰載詠斯干之祥宜均既醉之福祇膺寵數永錫壽祺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彦博辭免免入朝拜禮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勳德愈高謙恭不伐盡事君之禮忘屈身之勞重違嘉言特寢前命

熙河蘭會路賜种誼已下銀合茶藥及撫問犒設漢蕃將校以下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帥問罪種羌既俘凶渠備見忠力各加犒賜用示眷懷

賜保靜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位隆將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既深紀門弧之多慶宜膺寵錫以介壽祺

撫問劉舜卿兼賜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翰屏西服威懷種羌嚴兵盛秋得禽戎落特遣勞問仍示寵頒

賜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孫路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職事出按邊防屬此軍興想勞心計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陝府西路轉運司勾當公事游師雄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習知疆政王事靡監周爰咨謀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賜涇原路經畧使并應守城禦賊漢蕃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戎虜逆天無故犯順汝等忠義所激戰守有方捷音屢聞朕甚嘉歎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百辟威聞四夷進退之間輕重所寄毋煩屢請朕命不移

白溝驛傳宣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及賜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馳信幣來慶誕辰念此脩湼喜於入境宜加燕勞以示眷存

沿路撫問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已下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鄭州

有敕卿等恭持使節祇事祠官遠涉郵途實勞啟處特加存問以示眷懷

鞏縣

有敕卿等出使別都展儀原廟衝涉徼凜勤勞遠塗體此眷懷宜加調衛

西京

有敕卿等暫去闕庭服勤郵傳奉祠之重率禮為勞已事遄歸式符眷遇

賜熙河路副總管姚兕等銀合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有敕卿以武略過人忠義思報焚蕩虜境宣明國威特示寵頒以觀來效

撫問秦鳳等路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絰馭兵戎布宣條教眷惟忠藎想極劬勞屬此早寒各宜厚愛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御容禮畢押賜禮儀使已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既成原廟復奠神游乃眷元臣往嚴盛禮宜均燕衍以示眷存

賜嗣濮王宗暉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流澤之深積慶之厚嘉此良日篤生賢王受茲多儀永錫難老

賜皇弟鎮寧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遂寧郡王佶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惟予介弟篤生茲日流慶方來往致予言以為爾壽

趙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勤軺傳遠涉風埃既漸通於中邦方少安

於候館往頒珍劑以示眷懷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勲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沿路賜奉安神宗御容禮儀使呂大防押班馮宗道并使臣已下銀合茶藥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有敕卿等祇率官常往嚴像設屬此寒凝之候眷言往返之勞式示寵綏特加優錫

接伴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送伴回程與大遼賀正旦人使相逢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並駕使軺遠敦隣好屬風霜之凝冽歷川陸之阻修宜示眷懷特申問勞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艱於涉履特申寵錫以示眷存

賜太師文彥博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勲在廟社名聞華夷允儲河嶽之靈宜享喬松之壽往頒寵數以慶佳辰

趙州賜大遼賀皇帝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遠修聘事來會歲元眷言夙駕之懃宜有中逵之賜受茲珍品喻我至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鄰好遠慶誕辰眷惟授館之初益喜造

日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會春朝篤脩鄰好言念乘軺之久欣聞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問勞

賜諸路臣寮中冬衣襖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荐至衣褐未周念我遠臣何以辛歲往均安燠之賜尚體眷懷之深

賜宰相呂公著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仁以庇民忠以衛上誕彌之日慶慰良深往錫寵章以介眉壽

冬季傳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禦邊疆憂勞夙夜屬茲寒沍想各康強特示眷懷往申勞問

撫問知河南府張璪知永興軍韓縝口宣 元祐二年

有敕卿毅自廟堂出為師帥勞於綏御寬我顧憂屬此寒凝勉加頤養

冬季撫問陝西轉運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歲事將畢農工既休永言乘傳之勞未遑退食之佚勉加輔養尚副眷懷

冬季撫問諸路沿邊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分憂久外並塞早寒眷此勤勞形於軫念往加勞問式示眷存

賜資政殿學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禮詔書銀合茶藥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難蓋自祖宗以來式輯鈞衡之舊與衆同樂非卿孰宜

賜于闐國進奉人進發前一日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敕汝等奉琛來覲已事言歸式嘉慕義之誠宜有勞還之澤往頒燕衍祇服恩私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關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有敕卿等風抗使旌少休郊館乃眷川途之邈載惟驂馭之勞特賜燕私以旌懃瘁

班荊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遠乘使傳方造都門屬此寒凝久於衝涉宜膺就賜之禮以示勞來之恩

班荊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犯苦寒來修舊好載喜使華之近特申郊勞之儀服我思私少留燕衍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篤修舊好少憩近邦屬氷雪之嚴凝念車徒之勤勤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義重宗藩志存忠愛先期誕月歸命佛乘逮茲法會之成宜有匪頒之寵　宗暉以下同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誕彌之慶綿宇所同矧我臣工方茲燕喜宜有桑

嘉之賜以成豈弟之驩

賜濟陽郡王曹佾罷散興龍節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遠犯苦寒來修舊好載喜使華之近特申郊勞之儀服我思私少留燕衍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篤修舊好少憩近邦屬氷雪之嚴凝念車徒之勤勤往加燕勞式示眷懷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愛君忠於衛上屬誕彌之紀慶修淨供以祈年宜有頒寵以旌勤意　步軍副都指揮使苗授以下同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彌月之祥數天同慶協股肱之畢力延釋梵以祈年申以寵頒助其愷樂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興龍節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會宜頒芳旨以示眷存

賜大遼賀興龍節前一日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館已觀車騎之華奉幣造朝復歎威儀之美就加寵錫以示眷懃

賜大遼賀興龍節十日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幣講歡造廷稱壽嘉禮儀之閑習宜寵錫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賜大遼賀興龍節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終陛辭而復少休賓館將整歸驂特示至懷更頒嘉燕

賜大遼賀興龍節瀛洲同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舊好復改北轅雖候館之少休眷歸途之尚邈往頒燕俎以示至懷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犯寒遠道弭節近邦少休風駕之勞式示加邊之惠服我寵數以增使華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還車言邁改轅北道弭節近邦眷言行役之勞宜有燕私之寵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懷四方之志挾五善之能終日射侯於是觀禮宜申寵錫以佐賓歡

班荊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轅茲始冒寒遠涉軫念良深少憩近郊復陳燕豆

賜諸路臣寮春季銀鞋無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勞于外屬此寒凝之候永惟綏馭之勤式示眷存往加勞問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卧護北門寔我顧憂想勞綏御屬茲寒沍益務保願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歸驛酒果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風觴歲寒遠道良用軫懷宜有寵頒以旌勤瘁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班荊館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驂言邁往餞於館以華其歸仍有寵頒式昭厚眷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遠修鄰好來會歲元久涉道塗少休郊館宜頒芳旨以勞驂騑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佳辰紀慶聘事告成申敕臣鄰往就舍館同茲衎樂服我惠慈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宴花酒果口宣 元祐

有敕卿等遠勤使傳來慶誕辰臨遣重臣往頒燕俎仍加寵錫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銀鈔鑼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通兩國之懽不遠千里驅一乘之傳來慶三朝宜有寵頒以昭異眷

相州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

有敕卿等復理歸鞍少休輔郡念北轅之首路犯西陸之餘寒往致恩勤宜留燕衍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遠勤郵傳冒涉氷霜眷言往復之勞已次封圻之上宜頒嘉燕以示至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解驂授館方講於鄰歡遣使勞來宜敦於主禮往加優錫以示眷懷

賜大遼正旦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郵傳遠勤舍館既定宜敦主禮以犒馭徒往錫餼牽少舒勞瘁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衔命出使徂冬涉春適寒苦之倍常知勤勞之加舊勉驅郵傳來造會朝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既覲闕庭少安館舍宜行慶賜以樂春朝往致甘芳式華觴豆

賜大遼賀正旦入賀畢使副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抗使旃來陳慶幣眷東風之協應嘉上日之同歡宜就驛亭往頒燕豆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前一日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興嗣歲既餞餘寒喜鄰好之篤脩念使華之少駐式頒珍異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却回班荊館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方啓言念改轅之始少留帳飲之歡往推恩勤下及徒馭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寓館久勤趍庭告去不假壺觴之樂曷為徒馭之華服我思私少留宴衍

賜大遼賀正旦朝辭訖歸驛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歸車風駕屬此寒凝之末眷言往返之勤錫此珍芳以將寵遇

謹案卷一百十一第六頁後五行徒馭勤止刊本勤訛徒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 臣 龔大萬
校對官中書 臣 孫 球
謄録監生 臣 左顒若
謄録監生 臣 李 炎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四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十二 宋 蘇軾 撰

內制口宣一百二十二首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歸途尚邇屬此氷霜之候眷言來往之勤宜錫燕私少紓行役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春幡勝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風俗惟舊眷皇華之在館屬春陽之肇新宜有分頒以增賁飾

賜大遼賀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遊禁籞觀藝射侯弓矢既均禮儀卒度宜加寵錫以侑燕歡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來脩舊好遠冒祁寒涉歷冬春服勤郵傳式頒嘉燕以荅久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朕以沖耏垂拱仰成卿以耆老圖任共政無故而去於義未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有敕卿望重縉紳義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須臾離雖屢形於懇詞必難移於朕意

閤門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詰

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士式資坐論以副仰成體朕眷懷服此明命

閤門賜新除宰相呂大防范純仁詰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稽參衆庶登用俊良並建宰司同陞揆路祇承明命仰副眷懷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縉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共為民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謨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與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速拜嘉毋煩謙避

賜新除門下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曰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金華儒老西樞舊臣與政東臺實慰輿議祇膺成命毋復固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曰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稽參衆言蔽自朕志西臺之貳無以踰卿亟踐厥官毋煩固避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曰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純忠許國雅望在人官以次升義無足避其承休寵以副眷懷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曰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純忠許國既以彙進胡為力辭宜體至懷即膺成命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曰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議論先定不次之舉非卿孰宜亟服休恩毋煩固避

賜河北西路諸軍秋季銀鞋兼傳宣撫問臣寮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將校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憂寄之深疆事靡豔眷言勞勩想各平寧體我至懷受茲時賜

宣詔許內翰入院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有敕卿拔自循良老於文學禁林之命儒者所榮往祇厥司以究所蘊

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遠涉暑途來陳慶幣眷言徒御久犯風埃往返良勞館宇初定宜賜燕娛少休行役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三年五月十日

頒委積以示寵章

賜安燾乞退不允斷來章批荅曰宣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舊德首冠西樞雅望既隆仰成彌重宜安厥位以卒輔予

賜北京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及都運運使運判監丞等銀合茶藥并兵級等夏藥特支薰傳宣撫問口宣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壖暴露野次屬茲暑雨深軫予懷往示寵頒少慰勞苦

撫問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馮京兼賜銀合茶藥口宣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河役方興吏士在野暑雨之際綏御為勞膺此寵頒尚加慎護

賜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良辰篤生元輔豈獨縉紳之望允為河岳之英今遣爾甥往致朕命受茲休寵永介壽祺

賜皇弟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賢王篤生茲日本枝之慶華萼相承宜分庶庫之良以致喬松之壽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杞使車已陳慶幣退安館舍往錫燕觴式示眷懷且旌勞勤

賜大遼人使賀坤成節入見訖歸驛酒果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趍庭致命就館即安少休行役之勞宜示眷懷之異式貽寵數往錫甘芳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乃眷良辰篤生元輔豈獨縉紳之望允為河岳之

就錫燕嘉式昭禮遇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等既陳慶幣復展射侯豈獨娛賓亦將觀德宜有珍良之錫以旌審固之能

賜殿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忠存衛上義切戴君爰祝壽山克成梵供宜加寵錫以示眷懷

賜宗室開府儀同三司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以令德懿親共輸誠悃名藍法供虔祝壽祺既徹淨筵宜膺寵賚

賜馬步軍司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罄臣衷力祈慈壽爰脩法會亦既告成宜有寵頒以旌誠懇

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忠存廟社義篤君親嘉法會之有成祝聖齡於無極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為國懿親助我孝治祝慈闈之永壽成法會於茲辰宜有寵頒以精忠悃

賜皇叔楊王醴泉觀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三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親躬任如之眷養一作力祈壽嘏祇扣佛乘既徹淨筵宜膺寵賚

賜太師文彥博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啟法筵於梵宇祝壽嘏於慈

闡宜有寵頒以助燕喜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飭征驂少休近郡載惟勤勩良極軫懷徃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宜

錫燕觴少休行役

賜護國軍節度使濟陽郡王曹佾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戚藩虔祝壽祺告成法會宜加寵賚以助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致命言還改轅伊始暑雨方作徒馭實勞宜

有寵頒以貽眷遇

就驛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人使回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馳使傳來會誕辰言念勤勞宜加旌寵特頒燕喜以示眷懷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花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辭免恩命第二表不允批荅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日

有敕卿早練武經晚著邊効進持帥節實允僉言矧以次遷無煩懇避

撫問秦鳳路臣寮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久以選掄出分憂寄疆場之重綏御為勞宜

示眷懷往宣指諭

閤門賜新除徐王詰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屬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實諧群議往服朕命以為國華

賜皇叔新封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徐方以胙叔父庶幾大彭之壽罔愧元王之賢毋復屢辭亟膺成命

賜皇叔新封徐王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懇辭彌切既寒暑之一變宜忠孝之兩全勉從朕言起服乃事

賜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耆老在位華夷聳觀若聽公歸恐失民望朕命不再公其少留

賜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將命鄰邦服勤郵傳久薄風霧少休車徒宜體眷懷式同燕衍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以衛上之忠屬誕彌之慶預嚴淨會以薦壽祺及此告成宜加寵賚

賜殿前副都指揮使苗授已下罷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震夙紀辰適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預脩淨供之嚴亦既告成宜膺寵錫

賜權管句馬軍司公事姚麟已下罷散興龍節
道場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率職周廬歸誠梵宇共致延鴻之祝出於忠
愛之深宜錫珍芳以助燕衍
興龍節尚書省賜知樞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
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樞機忠存廟社屬誕辰之薦壽脩法會
以告成錫以珍芳助其燕喜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生餼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遠持慶幣申講鄰歡徒馭有華舍館方宜
往餼牽之錫以旌郵傳之勤
賜濟陽郡王曹佾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
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寵冠戚藩望隆舊德將祝無疆之壽故脩最上
之乘既徹淨筵宜膺寵錫
賜皇伯祖嗣濮王宗暉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我宗英乃心王室脩彼龍天之供慶茲虹電之
祥宜有頒分以成燕喜
賜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罷散興龍節道
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乃眷宗英祇率藩服慶誕辰而薦壽脩淨會以告
成宜有分頒以助燕喜
賜皇叔徐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邁閒平屬誕慶之紀辰仗佛乘而
薦祉助茲宴喜錫以柔嘉
賜文太師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師臣身先百辟有嚴淨供祇薦萬齡宜有分
頒以助燕喜
賜樞密安燾已下罷散興龍節道場香酒果口

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樞機之臣社稷是衛夙設人天之供共祈冥冥之祥宜膺寵頒式助燕喜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到關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至止都門屬霜霧之嚴凝念車徒之勤瘁宜伸燕衍以示眷懷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就驛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畢事告旋指期言邁念征途之勞瘁迫徂歲之沍寒體我至懷膺茲寵錫

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陛辭言邁念歸途之云遠復賓館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喜

七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畢會鄰聘交馳屬徂歲之沍寒念遠勤於行李徃頒燕衍以重使華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辭中禁改乘壯轅屬晚歲之嚴凝念征途之悠緬徃頒嘉燕可復少留

十日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三年十二
月七日

有敕卿造廷稱壽率禮可觀豈惟鄰好之脩亦見使華之美宜膺寵錫以示至恩

班荆館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
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改轅北路供帳都門風埃浩然徒馭勤止宜膺寵錫以示恩華

瀛洲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
十二月七日

三年十二
月七日

有敕卿等回車北道弭節邊亭使事已終歸驂少憩往頒燕衍益厚眷存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朕之介弟生以茲辰眷棣萼之相輝祝椿齡之難老宜同慶喜往致寵頒

相州賜大遼賀興龍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

三年十二
月九日

有敕卿等夙駕歸軒少休旁郡眷言勞勤良極顧懷往錫燕嘉以旌恩眷

趙州賜大遼賀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脩舊好屬此沍寒載歷山川久蒙霜露宜有精良之賜式彰軫念之懷

趙州賜大遼賀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藥口宣

元祐三年十
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遠馳四牡來慶三朝屬此嵗寒勞於行役宜膺寵錫以示眷存

興龍節尚書省賜宰相已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誕彌之慶中外所同眷我臣鄰共茲燕喜宜加寵賚以示眷懷

就驛賜大遼賀興龍節使副鈔鑼等口宣

元祐三年

十二月二
十二日

有敕卿等肅將鄰好遠涉寒塗眷言授館之初宜有勞
來之禮往加寵錫以示眷懷

玉津園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
二月三日

有敕射以娛賓抑將觀德發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旌審
固之能膺受珬良之賜

撫問知大名府馮京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夙分重寄言念久勞歲聿云周王事靡盬益
加輔養以副眷懷

冬季傳宣撫問河北路沿邊臣寮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八日

有敕疆埸之守職思其憂霜露既凝歲聿云暮宜加厚
愛以副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子錦被等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遠將鄰好來慶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
華之錫受茲異寵體我至懷

雄州撫問大遼賀正旦人使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肅將慶幣來會春朝遠犯風埃實勞徒馭欣
聞入境良尉眷懷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使華遠至春律肇新即卿舍館之安昭我惠慈之
眷往陳燕豆以樂佳辰

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節華軒來脩舊好醇醪珍實以薦新春膺
此寵頒體予異眷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車言邁方改轅於壯道暫弭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衎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人正之改律樂天敘之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歸柅車少憩眷言長道遠犯餘寒宜錫燕嘉以旌勞勤

瀛洲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已聘言還犯寒遠邁方腯車於壯道復弭節於邊城宜錫宴嘉以旌勞勤

班荊館賜大遼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還璋言邁弭節於都門昭示眷懷少留宴衎之餘凜宜陳燕俎以寵歸軒

賜于闐國進奉人正旦就驛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閏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重譯遠來觀光戾止屬人正之改律樂天敘之發春宜示寵休式同燕喜

雄州賜大遼國賀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陛辭言邁命近臣之往勞庶遠道之少留體我眷懷共茲宴衎

撫問虜延路臣寮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膺器使祇服邊陲眷茲靖安時乃忠力特加勞問以示顧懷

賜右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呂大防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十一日

有敕惟茲穀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閨門之喜式為爾壽宜識朕心

賜皇叔徐王顥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有敕乃眷賢王實為社稷之衛載臨誕日永集邦家之休臨遣使車往致眉壽

就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銀鑼等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有敕卿等遠勤使節展慶誕辰畏暑長途方即安於舍館精金良幣宜往致於恩私

賜皇弟大寧郡王佖生日禮物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

有敕桑蓬示喜復臨載育之辰金幣展親往致友于之愛膺予寵賚俾爾壽昌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國信使副到闕酒果

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四日

有敕卿等抗旃遠道解鞅近郊念館舍之未安宜驂騑之少憩式頒芳旨以示眷懷

賜馬步軍大尉姚麟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四日

有敕卿等誕辰祇慶法會告成嘉與幽生同躋壽域徃頒芳旨以勞忠勤

賜大遼坤成節使副生餼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四日

有敕卿等抗旃暑路弭節驛亭眷惟行李之勤徃致珍鮮之餽膺茲寵數明我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七日

有敕卿等飛蓋西風改轅北道喜山川之漸近忘徒御之久勞徃致眷懷少留燕衍

玉津園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八日

有珎華之賜以旌審固之能

賜殿前都指揮使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

有敕誕彌之慶海宇攸同嘉將帥之協恭設人天之妙果宜均寵錫以示褒優

賜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以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

有敕眷我宗英志存忠報脩等慈之妙供祝難老之昌期嘉此精誠均其慶賜

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

有敕嘉我樞臣義均一體脩茲淨供慶續千齡不有寵頒曷旌忠報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

有敕鄰好既成使華有耀眷邦畿之漸遠念郵傳之方勤服我恩私少留燕喜

賜大遼國賀坤成節使副時花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日

有敕鄰歡既展賓館歸休宜分醆罕之醇復致瓜華之侑少將至意其服茂恩

賜平海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瑋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義重戚藩志同忠報屬誕辰之均慶嘉法會之告成宜示褒優特加寵賚

坤成節尚書省賜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忠存柱石誠貫人天共欣誕日之臨既畢祇園之會宜頒芳旨以助燕私

坤成節賜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已下尚書省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脩佛勝因祈天永命既肅成於梵供益表見於忠誠宜有寵頒以同燕喜

賜徐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親賢莫二忠孝實兼饌蒲塞於祇園薦椿齡於
崇慶喜成法會宜有寵頒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朝辭訖歸驛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已聘告歸少休就館即頒燕俎臨遣輔臣式
示異恩以榮回馭
班荊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方事回轅聯茲弭蓋念征途之尚永加秋暑
之未衰往錫燕嘉少休徒馭
賜宰相呂大防已下罷散坤成節道場香酒果
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竭誠衛上體國均休恪脩西竺之儀仰獻南
山之祝宜膺寵錫以示褒優
賜大遼賀坤成節使副內中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汝等來脩貢篚適遘誕辰宜均慶賜之恩共樂亨
嘉之會往頒燕俎咸極歡心
瀛洲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四日
有敕鞭轡既勞封疆漸邇雖勤歸念少慰暑途服我恩
私式同燕喜
坤成節就驛賜于闐國進奉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四日

有敕汝等奉琛遠至授館少留適遘誕辰宜均慶澤欽
承恩渥共樂燕私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奉璋來聘弭節言還眷此暑途少留歸馭往
頒燕俎式示恩私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辭免不
允批荅口宣

有敕朕圖仕元老以表四方以卿望在士民心存社稷
勉膺異數式副僉言

賜皇弟普寧郡王似生日禮物口宣

有敕歲將更端月亦既望實以茲日篤生賢王宜厚寵
頒以介多福

班荆館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香酒果口
宣

有敕卿等講成聘禮歸次都門復此少留逝將言邁宜
頒餞章以寵行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五　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十三　宋　蘇軾　撰

內制批荅七十六首

賜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許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以應務之才居本兵之地綏靜中外人無間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聞之憮然夫榮親莫大於功名養志不專於甘旨而況魏闕之下父母之邦退食問安孰便於此勉循其舊以卒輔予

賜安燾乞外郡不允批荅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況艱難之際一日萬幾水淵之懼當務同濟卿練達兵要灼知邊情寄託之深義難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賴焉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劉摯辭恩命不許

斷來章批荅　元祐元年十一月

覽表具之道有行藏時有用捨歲不我與難以智求道之將行豈容力避大言大利固當安而受之小行小廉非所望於卿者成命不再可無復辭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農耕以既穫為能事言如藥石以愈疾為成功若耕不穫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貴卿也勉卒成業何以辭為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無美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徇國捨逸就勞者豈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陳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穆公無人子思之側而長者去之卿自為謀則善矣獨不為朝廷惜乎藥餌有閒時遊廟堂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朕脩身以承六聖虛已以聽四輔而法度未定陰陽未

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中夜以思方食而歎雖不敢以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盡其力此聖母沖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不能用裴度於未病治亂之效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吕公著乞退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群策既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勉思厥職以荅民望

賜宰相吕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予冲人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聖祖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求引去為之惘然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卿以方聞之舉擢自厚陵禁林之選用於神考逮受顧命弼予冲人義既同於戚休身豈輕於出處遽欲引去聞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賜尚書左丞李清臣乞退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聖祖所與共政不忘舊人而卿博學多聞通練古今小心畏慎不見過失力求引去為之惘然勉留輔予益祗厥服

賜文武百察文彦博以下上第一表請皇帝御正殿復常膳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朕即位二年水旱繼作致災之故實惟沖人既延及於無辜復貽憂於文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實欲深

念厥咎豈徒見之空言而雨不崇朝農猶告病欲徇來
請惕然未寧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不德以荅
天之深戒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太皇太
后復常膳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旱暵之罰自冬及夏天之降災如此其久則夫致災之
道豈一日而然哉雖力行罪己之文尚恐非應天之實
而卿等以膚寸之澤遽欲即安覽之惕然未敢自赦其
交修不逮務盡厥誠期茲歲於有秋雖復常其未晚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皇帝御
正殿復常膳允批荅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嘗欲損上益下畏天之威矧茲旱
災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澤既至封章屢上勉從其意
甚媿于中夫天之有風雨雷霆猶朕之有號令賞罰朕
不脩明其事何以責應于天永思其終無忘納誨

賜文武百寮文彥博已下上第五表請太皇太
后復常膳許批荅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積無素民懼其災精誠莫通禱不時應雖蒙膏澤之
報僅救焦枯之餘勉徇來章猶虞後患其謹視盜賊懃
邮流亡益務交脩以裨不逮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
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萬

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子
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欲
作卿等謹於率禮篤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明
吾意三復太息難於黽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禫而不樂古人非以
求名琴不成聲君子以為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强先

帝之餘履其位惕然而自驚用其物潛焉而出涕未報昊天罔極之德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法目之具哀既未泯樂何從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過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歲月金石在御惻然未寧吾不以一身之憂廢天下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餘哀止於中禁以為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禫雖俛就企及非以過制為賢而創巨痛深不能以禮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之禮曰喪三年以為極亡則弗之忘矣誠重違國老之忠告姑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彦博等請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吾聞聖人以天下為憂未聞以位號為樂也損已裕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獨遇災而一發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是輔我顧不美哉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淨寂寞為樂雖在平日無游觀聲伎之念矧艱難之後哀疚之餘中夜以興方食而歎將不堪其憂者豈有意於樂哉雖欲勉從未能自克忠告屢却愧歎兼深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彦博已下上第四表請舉樂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鐘鼓以導和羽籥以飾喜躋之飲食之節適於口體之宜今哀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則有未安卿等忠誠確然開喻至矣惟反求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當識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等上第三表請太皇太后受冊

許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上順帝則下酌民言處以無心期於寡過卿等以為協氣既應羣謀僉同若固違典禮之常恐莫慰天人之望遇災而懼昔者非以為謙聞義則遷吾亦豈敢自必勉從故事以副嘉言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論材考德聖人所以公天下難進易退君子所以善一身權之以義孰為輕重訓兵論將威懷戎狄卿以是事上豈不賢於逡巡退避也哉

賜新除知樞密院安燾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荅 元祐二年六月十四日

覽表具之德稱其服臣主俱榮食浮於人上下交病朕之為天下慮甚於卿之自為謀也思而後行有出無反成命不再卿毋復辭

賜新除檢校太尉守司空依前開府儀同三司致仕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國家尊異耆老砥礪廉隅凡致為臣必厚其禮而況卿出入四世師表萬民身任安危位兼將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極一品褒崇之榮成命既孚僉言惟允宜從中外之望罔徇謙沖之私又何疑哉

賜韓絳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朕惟耆老成人雖或謝事耄期稱道終不忘君其在丘園豈殊廊廟嘉猷入告卿其不易此心大事就訪朕亦敢忘斯義命秩之數典冊之文不如此無以慰朕心而荅民望國有常典卿毋復辭

二十七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許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

卿義重股肱望隆堂陛陛廉遠則堂皇峻股肱逸而元首安故出異恩特鎮苛禮而卿深執恭巽力守典刑確然自陳義不可奪勉從其意愧歎于中

二十七日

賜太師文彥博辭免不拜恩命允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

朕優禮師傅達德齒之尊以亟拜為可略古之道也卿謹嚴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為未安禮之節也道並行而不悖義有重而難移勉循所陳不忘嘉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聖人猶待三年而後成功況其下者今卿助我為治自以為既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豈復成器哉

二十七日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

古者君臣之間率常千載一遇今聖母在位正身虛已仰成輔弼雖疎遠小臣猶欲畢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縱無意於功名獨不惜此時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又安然後謝事歸老豈不臣主俱榮哉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許批荅 元祐二年八月

夫以才御物才有盡而物無窮以道應物道無窮而物有盡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篤於愛君必能建長久之策澹然無我可以寄柱直之權二年于茲百度惟正

事既就緒民亦小康至於微疾之屢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輔為國少安譬如止水之在槃豈復勞心於鑒物心且不勞而況於力乎

賜宰相呂公著乞罷相位除一外任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為君之難有朽索馭六馬之憂有抱火措積薪之懼正賴多士協於一心朝夕以思彌縫其闕凡今中外執事齊力之畢陳視吾一二老臣進退以為節卿若無事而引去人將相顧以自疑而況邊鄙未寧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於便安則夫疎遠之臣何以責其盡瘁勉輔不逮期於有成

賜宰相呂公著辭免不拜恩命許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視臣譬之手足方責其大不強所難而卿深執謙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盡禮之義曲從其請以儆惰媮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蓋數矣言不為不切而朕終莫之從朕之留卿亦至矣禮不為不盡而卿終莫之亮君臣之際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樂丘園而厭軒冕亦古人之一節而非聖賢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蓋天下之大計而非沖人之私欲與其使朕屈公議以從卿曷若卿少賑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答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覽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於朝會勞於應物一不忘

也功成身退欲享其樂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傑人之資開物成務世不可闕一也弼亮四朝更涉變故謀無遺策二也名冠天下進退之間為國休戚三也吾方盡養老之道殺禮以優賢廟堂之上猶有足樂則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蓋不可易也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為君難為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於疾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台用之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社稷毋使庶人之議及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一時耆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無異詞胡為厭事而求歸不復為國之長慮方今官冗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何勢必不可

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許斷來章

批荅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覽表具之難進易退固君子之常節久勞思逸亦老者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學未嘗為枉尺直尋之事夫豈見得忘義之嫌哉毋復過辭往踐乃事

賜劉摯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纘服之初卿言責是任歷陳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歲月未幾紀綱略陳欲究觀心術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無愧於允蹈豈不賢於力辭往服官箴勿違朕命

賜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書左丞王存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有遠略器博無近用以卿忠義開濟何施不宜今以次遷何足辭也益堅無倦之意以觀可久之業

賜王存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陛簫之增所以隆堂奧位次有敘所以尊朝廷朕既樂得於英才復以時而遷用庶幾華國非以寵卿祇率厥常毋廢朕命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然後可以付千鈞有和扁之功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為不智有其材而辭之為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歟則今茲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何辭乎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台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閨門之寵足為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不敢庶幾於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祇率厥常毋違朕命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為此也孟子曰責善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慨然當古人之重畧世俗之譏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議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永觀厥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託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

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次公減於治郡子元不如為將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為師守專行羊祜之威信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望而小節可畧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答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屢歎才難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群公長短不遺輔相之責苟無為國養人之意必有臨事之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英雋之老共收文武之朋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賜新除侍郎孫固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答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勤學之舊與聞機政有已試

之功固非躐等之遷獨恨用卿之晚勉循大義毋事小廉

日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樞出殿藩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閒昔有未識之思今乃日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踰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尚何辭於新命

賜新除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胡宗愈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領風憲下有庶民之意上有愛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回是故可以大受丞轄之任非卿孰宜毋復固辭以就遠業

賜胡宗愈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逝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哉特以雅望既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徃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樞出殿藩服頃由近輔入侍燕閒昔有未識之思今乃日聞其語既見君子無踰老臣當益勵於初心尚何辭於新命

賜孫固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難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之於用強濟者或涼於德有德適用如卿幾人方觀卿謀國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深體此意往祗厥官

賜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樞密直學士僉書樞密院事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喜於知而樂於用如卿之言結髮從仕而白首遇合則君子之用舍進退蓋亦有時矣勉行其道無失斯時苟能遇事而必為則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將見於卿

賜趙瞻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節逝將力求於退避夫豈有意於進取哉特以雅望既隆公議所在方將度才而授任固難越卿以用人徃踐厥官毋違朕志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荅 元祐三年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雖羌黃耇欵塞少休烽燧

之虞而夏童跳邊猶煩筆策之馭翻然求去義有未安夫以朕大烹優賢之資豈不能助卿養志之具足以毋廢子職而能兼為國謀豈不休哉

賜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安燾乞退不許批荅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樞實參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兩安自非宿業更變之臣懼有傷財玩寇之患卿當念先朝委重之久未可以親庭歸養為詞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

七月十九日

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

省表具之試材已舊謀帥尤艱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練於事而卿辭以錮疾豈所望哉速即乃官毋復退避

賜新除殿前副都指揮使武泰軍節度使苗授

七月十九日

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元祐三年

覽表具之環衛之嚴節制之重誕告多士以長萬夫朕豈輕用其人哉確然固辭未喻厥指往祇朕命毋曠乃官

賜大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許批荅

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元遜所以屈張昭也而衛武公百年猶箴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誨申公也今卿壽考康寧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厥官以荅公論

賜太師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覽表具之朕聞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後毖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正色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未聞四子以老而求退亦未聞成王

以老而聽其去也朕雖不德猶庶幾成王之治卿雖老矣獨不能以四子之心為心乎勉卒輔朕無愧前人

賜新除守司空同平章事呂公著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夫司空之官自唐以來雖無職事而孔子所謂天子有爭臣七人者三公首當之朕欲聞仁人之要言與天下之大計非此元老將安取斯卿其省思慮慎寢食優游廟堂為朕謀其大者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呂大防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夫天以斯民付人主而人主付之宰相若不得人為慢天之所付朕敢乎哉如卿瑰姿偉望宏毅開濟朕既用之不疑而卿自疑何也往脩厥官毋斁朕命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許批荅

覽表具之自英廟擢卿於言責而先帝用卿於西師則

也

生獲鬼章文武百寮稱賀宣荅詞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種羌叛換西鄙繹騷首出偏師遂擒元惡安邊之喜與卿等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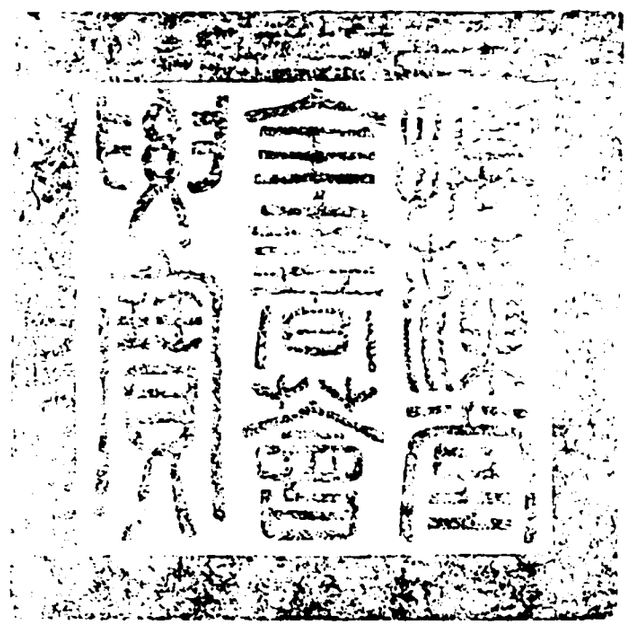
皇帝

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氣亦寬戍守之勞靖寇息民與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内高班蔡克明傳宣取批荅
宰臣以下賀生獲鬼童表
太皇太后
國家偃兵息民涵養中外鬼童無故犯順神人棄之雖
廟社無疆之休亦將相一心之助封章來上嘉歎不忘
皇帝
朕上承慈訓下盡羣策務漸寛於民力本無意於邊功
既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閱來奏嘉歎于中

謹案卷一百十二第二十六頁前三行罷散坤成節道場刊本脫道字今增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　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　臣陳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十四
五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九百四十六集部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十四　宋　蘇軾　撰

內制表本一十八首

皇帝為冬節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歷紀天正史書日至感舒長於測景增怵惕於履霜恭惟謚號皇帝德邁堯仁功侔禹迹游衣冠於原廟徒仰威神望松栢於橋山永懷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為冬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陽來復萬物懷生空臨觀褪之辰無復稱觴之慶恭惟謚號皇帝道齊覆載德冒華夷從南狩於蒼梧神游已邈望西陵於銅雀涕慕空深

皇帝為十一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餞餘寒復興嗣歲望寢園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謚號皇帝道貫百王澤涵萬宇永瞻帝所之樂

坐起堯墻之悲饋奠莫由馳誠罔極

皇太后殿夫人為年節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葦桃在戶徒講三朝之儀椒栢稱觴無復萬年之壽恭惟謚號皇帝功施無外德洽有生隨鼓漏於寢園莫親饋奠望衣冠於原廟空極涕流

皇帝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既成春服時方禊洛之初祇謁寢園古有薦鮪之禮恭惟謚號皇帝配天立極如日載陽仰餘一作陰澤之旁流致群生之遂茂光靈愈遠涕慕空深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寢廟告成永動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興拱矣之悲恭惟謚號皇帝澤浸函生慶垂後裔配天無極奉謨訓以長存示民有終悵神游之安在恭脩祥奠莫訴哀誠

皇帝為神宗皇帝大祥內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號罔極實抱終身之憂祥禫有期蓋迫先王之禮恭惟謚號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雖清廟肅雍瞻之莫見而威顏咫尺凜然常存悲慕之深華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獻表本

伏以颺馭上賓日以遠矣隙駒遄邁祥禫有期恭惟謚號皇帝道加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運固代謝於陰陽草木何知徒興悲於霜露莫親饋奠惟極哀誠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獻神宗皇帝表本

雨霜隕籜感閉塞於天時牧潦滌場思艱難於王業恭惟尊謚皇帝禹功紀地堯則惟天威加四夷尚餘肅物之凜仁及萬彙永同挾纊之溫省奉無期瞻懷靡極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卜年之永恩浹於華夷諱日之臨感深於臣子恭

惟謚號皇帝文武經世威靈在天每更不樂之辰尚有
遺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懷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憲孝惠孝明孝
章淑德懿德明德元德章懷章穆章懿章惠
章獻明肅皇后表本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儉於多方渭北之游極望思於原
廟恭惟謚號皇后道應圖史德參聖神顧明發之永懷
仰徽音之如在載瞻園寢想見衣冠

皇太后殿內人為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
本

伏以百年之思化被於無疆終身之憂感深於不樂恭
惟謚號皇帝德齊堯禹功陋漢唐道蓋始於正家謀方
貽於燕翼追攀罔極慨慕徒深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宸出日於暘谷堯歷方頒朝計吏於原陵漢儀具
舉恭惟謚號皇帝功恢禹迹德邁湯仁雖歲月之屢遷
想威神而如在載瞻園寢空極望思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時方啟蟄禮及獻羔感清衍之協風怵懷思於濡
露恭惟謚號皇帝文武緯世聖靈在天岱嶽泥金永講
升中之禮荊山鑄鼎遽成脫屣之游永望寢園徒增感
慕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昴畢卦直乾離物蒙長養之仁世載文明之
化恭惟謚號皇帝功成不宰德範無窮執炎帝之衡莫
追往躅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規祇望寢園惟增感慕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墐戶倏及於秦正前晦行陵祇循於漢禮恭
惟謚號皇帝懿文緯世厚德載時休老勞農追述養民
之政厲兵講武敢忘經國之謀永望寢園益增感慕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紀歷大呂旋宮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獻民

力以共宗廟之祀恭惟謚號皇帝至仁無外全德難名文物聲明但覩乘時之迹昆虫草木孰知成歲之功急景易遷永懷何極

內制國書一十七首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正旦書 元祐元年十月二日

肇易歲元發新榮於萬物仰尊慈誨脩舊好於兩朝遠飭使軺肅將禮幣庶迎壽祉式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元祐元年十月欽日

獻歲發春共講三朝之慶寶隣繼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飭使車往陳信幣永言欣頌益罄諭陳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二年

百年之好既講於春朝萬壽之儀兼陳於幄殿恭因省侍具述來音感懌之懷言宣莫罄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東風協應感徂歲之更新遠使交馳導歡言而如舊粲然禮幣申以書詞欣懌之深敷陳罔究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賀坤成節書 元祐二年七月

嘉月令辰篤生壽母珎函重幣交慶寶鄰已恭致於德音復欽傳於慈旨其為感懌未易名言

皇帝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載馳遠勤於使介尺書為問申講於隣歡方履素秋克膺純福益祈保護式副願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元祐二年

寒律既周誕辰載紀恭被慈闈之誨俾脩慶幣之儀永介壽康式符頌禱更祈調衛以副願言

皇帝賀大遼皇帝生辰書 元祐二年

太呂還宮攝提正旦載協誕彌之慶永膺壽考之祥臨遣使軺往陳信幣其為欣禱莫盡名言

皇帝達太皇太后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元祐二年

歲聿肇新鄰歡載講恭被慈闈之誨遠通慶幣之誠益

冀保頤永綏壽嘏

皇帝賀大遼皇帝正旦書

三陽朋來慶二儀之交泰兩朝繼好納萬民於阜昌申勅使車肅將禮幣顧符善禱永介純釐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隆節書　元祐二年十月

誕日載臨鄰懽歲講封疆雖遠晷刻不踰惟信睦之交脩識情文之兩至益深雅好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元祐二年十月

嘉平紀月震夙惟時屬茲慶使之來重以慈闈之問尋因省侍悉致誠言欣感之深敷陳罔究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三年

獻歲發春方祝永年之慶睦隣敦好益修奕世之歡信幣精華書詞温縟再維雅契良極欣悰

皇帝達太皇太后回大遼皇帝賀正旦書　元祐三年

正歲履端遠勤於華使慈闈申慶重領於琛函省侍之餘誠言已達永惟欣感莫究言宣

皇帝回大遼皇帝賀興龍節書　四年七月

星火西流慶慈闈之誕日皇華北至講鄰國之誠言既達來音俾修報禮感銘之素數述難周

皇帝回大遼皇帝問候書　元祐四年七月

軺車重幣已修交慶之儀尺素好音復講久要之信屬臨素節允迪純禧益冀保頤式符企詠

內制青辭十首

集禧觀開啟祈雪道場青詞　元祐元年二月六日

伏以麥將覆塊雪未掩塵嗣歲之憂下民安訴具嚴法

會祇欵閟宮仰冀同雲溥滋新膩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啟道場青詞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鑒不遠誠感則通方寶構之肇新宜神游之降格具嚴法席高味靈篇內安清淨之居外錫烝黎之福

集禧觀開啟祈雨道場青詞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洞淵龍王水府聖衆饑饉之患民流者暮年吁嗟之求詞窮於是日乃眷陰靈之宅實為雲雨之司涵濡之功

指顧而辦罔吝天澤以答民瞻

集禧觀洪福殿等處罷散謝雨道場青詞

德有愧於動天敢辭屢請道無私而應物豈間微誠霈一雨以咸周起三農於既病仰承靈貺莫報深仁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景靈宮等處青詞 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祇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聃冲亦敢忘於褒顯將奉寶冊率循舊章徵福于神先期以告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諸宮觀等處青詞 元祐二年九月十五日

嵩洛之間山陵所在嚴道釋之淨宇奉衣冠之別祠恭擇良辰啟行仙馭敢徼福於群聖庶流祉於含生仰叩真靈無垂昭鑒

隆祐宮設慶宮醮青詞 元祐二年

伏以長樂告成光動紫宮之象清都下照誠通絳闕之儻祇率多儀肅陳菲薦永惟慈孝之本克享天人之心

介萬壽之無疆錫五福之純備

西嶽廟開啟祈雨道場青詞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伏以二華之尊作鎮於西極兆人所急望歲於秋成穀既日滋雨不時霈敢以病告于我有神閔茲將槁之苗賜以崇朝之澤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中太一宮真室殿開啟天皇九曜消災集福道場青詞

臣以冲眇嗣承列聖之休濟于艱難實賴文母之德臨涖四載勤勞百為畏天之威未嘗終日而豫怠視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窮伏願上帝降祥衆真垂佑消禳災沴永底壽康恭陳寶籙之科仰扣神游之館敢祈眙鑒下察孝心

皇太妃宮閤慶落成開啟道場青詞

伏以良辰襲吉華構一新仰荷褒崇之私得伸鞠育之報落成告備法會有嚴請命上穹馳神真聖庶精誠之必達錫壽祉於無窮

內制朱表三首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罷散朱表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馭風雲闕既參日月之光弭節琳宮尚荅神民之望爰開法會庶契真庭願推往聖之心永錫函生之福

集禧觀洪福殿罷散謝雨道場朱表

旱暵為災禱求屢瀆賴神之賜霈澤以時蓋至道之無私豈不德之能致載陳謝懇少荅靈休

中太一宮真室殿為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表元祐三年

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欲虔遵道範仰扣真廷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天威咫尺求聰明於我民聖壽萬年定子孫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內制疏文一首

景靈宮罷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場功德疏文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寶構祇奉睟容脩妙供於珠庭結勝緣於淨衆真游永奠法會告成普冀含生悉蒙餘祉

內制齋文一十七首

冬至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文

伏以聖神陟降釋梵後先適更來復之辰茂薦徃生之福虔脩淨供仰導真游

正旦於福寧殿作水陸道場資薦神宗皇帝齋

文

伏以棄黃屋以上賓莫追風馭抱烏號而永慕再歷春朝敢仗勝緣式開淨供仰頌義堯之德永追梵釋之游

在京諸宮觀開啟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密音如昨新穀再升望仙馭於帝鄉陳法筵於淨宇人天來會共脩最勝之緣梵釋同游永錫無疆之慶

垂拱殿開啟神宗皇帝大祥道場齋文

伏以喪期有數方歎於壑舟法海無邊聊資於岸栈有嚴秘殿恭啟淨筵時御六龍徘徊宮闕永同千佛陟降人天

內中福寧殿下寒節為神宗皇帝作水陸道場

齋文

伏以甚雨疾風感春律之將變鑽燧改火悼喪期之不留爰啟淨筵以資冥福顧登大覺永濟亟生

景寧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開啟道

場齋文

伏以祠宮夙啟真室告成仗勝會於佛僧導靈游於梵釋更推餘祉旁及含生

大相國寺開啟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旱暵既久麥禾將空仰惟天人之師宜專雲雨之施庶幾慈愍寬我憂危

鄭州超化寺祈雨齋文

伏以常暘為災歷時愈熾秋穀未艾夏苗將空天意未回佛慈所愍願以不思議智力大解脫神通時興法雲普賜甘澤

鄭州超化寺謝雨齋文

等慈應物不倦於禱求神智無方何難於膏澤旱沴既弭農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豈待有為之報爰脩淨供少達純誠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宮開啟資薦神宗皇帝道

場齋文

橋山永望莫瞻弓劍之餘陽月載臨徒增霜露之感招延淨衆崇建梵筵庶集勝因仰資真馭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禮畢開啟道場齋文

原廟告成神游既奠雖聖靈之無礙對越在天從世法之有為歸依於佛普願幽明之域悉登淨妙之庭集此勝因以資仙馭

後苑瑤津亭開啟祈雨道場齋文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爭三農望秋之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歲之艱自非妙覺之等慈孰極疲民於重困有嚴禁苑祇建淨筵念我憂勞錫之膏澤非獨起焦枯於田野抑將掃疾疫於里閭嘉與含生永均介福

後苑瑤津亭開啟祈雨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沴歷月于茲近自都畿遠及關輔豈獨西成之害將為宿麥之憂仰止覺慈必垂善救普集山川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後苑瑤津亭開啟謝雨道場齋文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於影響覺慈之力反水旱於屈伸周澤載濡農田告足既解蘊隆之患庶無流潦之虞仰賴能仁曲垂昭鑒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啟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闥之風遺大投艱猥當廟社之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淨供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照鑒

靈景宮宣光殿開啟神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

伏以至德難名已立配天之極孝思永慕蓋有終身之憂惟是佛乘庶資冥福屬弓劍上賓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虔設淨筵俾嚴勝果庶超直覺永庇含生

奉宸庫翻修聖字等庫了畢安慰土地道場齋文

伏以貨幣所藏有壞必葺聰直之鑒既成乃安爰仗
佛慈以綏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純熙

內制祝文三十三首

奏告天地社稷宗廟宮觀寺院等處祈雨雪

青詞齋祝文

伏以暮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將
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春臘
之交沛然雨雪之賜願均介福數錫群生

五嶽四瀆等處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癘將興麥麨就槁分命守
土告于有神下民其咨天聽不遠毋愛同雲之澤以成
盈尺之祥苟利于民敢忘其報

內中添蓋諸帝后神御殿告遷御容權奉安於
慈氏殿祝文

於皇神考肇啟閟祠方增築之未寧懼格思之有瀆別
嚴淨宇祗奉睟容式燕聖靈永綏慈嘏

內中慈氏殿告遷神御於新添脩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築告成閟嚴有奐儼衣冠之來復愾歎息之疑
聞昭格穆清永綏燕翼

景靈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馭奄宅殊庭釐海宇以駿奔儼人天之景
從願回日月之照少荅神民之心乃眷新宮永垂餘慶

天章閣權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雖絕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構下慰華
夷之望仰摹天日之容將徙宅於靈宮永懷攀慕願少
安於秘殿無盡瞻依

內中神御殿張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終聖靈改御儼如在位威不違顏雖天日
之光固難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臨
無極

神宗皇帝大祥祭訖徹饌除靈座時皇帝躬親
扶神御別設一祭祝文

伏以俛就終喪禮當即遠永瞻陵廟將徹几筵攀慕若
疑追懷罔極

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畢皇太后
親詣行禮祝文

伏以奕奕祠宮巍巍天像聖靈雖遠哲命惟新仰瞻如
在之威永錫無疆之慶敢祈昭鑒下燭微誠

天地社稷宗廟神廟等處祈雨祝文

惟德弗類致常暘之災斯民何辜有荐饑之懼旬浹不
雨麥禾皆空循省再三風夜祗慄引領雲霓之望援手
溝壑之餘既窮之詞其忍弗聽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期年以來水旱作沴振廩同食冠蓋相望已責勸分公
私並竭惟待一熟之麥以蘇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
春苗將秀而不實顧惟冲昧有失政刑感傷陰陽延及
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豈上帝之心惟神聰明毋愛嘗
澤則民有息肩之漸神無乏祀之憂

五嶽四瀆等處祈雨祝文

天人之交應若影響雨暘不順咎在貌言失之庶狱
及冤宇求治雖切不當天意之中聽言雖多未聞民病
之實刑罰有過賦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徹
膳猶當許其自修悔戒轉災庶或救之將墜於神蓋反
掌之易而民免擠壑之憂仰瞻雲霓待命旦夕

五嶽四瀆等處謝雨祝文

乃者常暘為災歷時愈熾念咎責已寧丁我躬求哀籲
天並走群望果蒙膏澤之賜一拯流亡之餘我愧于民
敢廢無災之懼神終其賜願必有年之祥

神宗皇帝禫祭太皇太后親行祝文

既祥之餘徙月而吉迫於先王之禮徒有終身之憂瞻
寒暑之變忽焉再暮練祥之餘復將三月勉從即吉之
典莫遂無窮之哀

神宗皇帝禫祭皇帝親行祝文

仰聖靈伏深感慕

神宗皇帝禫祭皇太后親行祝文

喪期有數禫月告終哀雖未忘禮弗敢過追慕之至中外所同

永裕陵修移角堠門户栢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園寢之奉巡行以時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事而告亦禮之常

永裕陵修移角堠門户栢窠祭告土地祝文

寢園之奉栽植以時惟爾有神實嚴所守敢祈昭鑒永底平寧

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神游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治以時諗爾明靈庶無悔咎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奏告太廟并諸陵祝文

伏以祇事親闈庶幾孝治配德祖考既務極於推崇篤生聊冲亦敢忘於褒顯將奉寶冊率循舊章涓日甚良先期以告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告遷

諸神御祝文

頃詔有司恭修幄座暫安別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來復願垂昭鑒及此良辰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修神御帳座畢功奉安

諸神御祝文

幄坐告成允協歲時之吉靈游永奠復瞻天日之光庶俾後人仰蒙餘慶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日奏告永裕陵祝文

國家推本漢儀立郡國之廟參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載瞻園寢並興靈宇以奉神嬉閟惟冲人恭踧成憲謹擇良日臨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荅人天之望

神宗皇帝御容至會聖宮并應天禪院前一日奏告諸帝祝文

三靈眷命六聖在天崧洛之間仙釋所館惟茲吉禘之始當祔出游之庭念彼元臣昔皆侑食一新惟肖之像永陪如在之神敢黽威靈曲垂昭鑒

神宗皇帝御容進發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廟等處祝文

祇畏天明率循祖武進衣冠之原廟鎮崧洛之靈祠恭擇良辰啟行仙馭分遣執事並告有神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大獜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憬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蠹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壯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

至哉坤元政必先於治內養以天下孝莫大於尊親昔

之綱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冤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諸帝祝文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嚴祠宮從祀我祖時日協吉聖靈其安寵綏後人永錫純嘏

西京應天禪院會聖宮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文

於皇在天丕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顧瞻兩都宅於嵩洛之間上聯五聖有嚴淨宇（會聖宮改為真館）祇奉睟顏願追梵釋之遊（會聖宮改為仙聖之遊）永荅人天之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冊禮畢奏謝天地社稷宗廟諸宮觀并諸陵青詞齋祝文

首正於號名今復嚴於典冊禮樂既具神人允諧分命
通臣恭致成事仰祈昭鑒永錫鴻休 諸神廟分命通臣句改分命有司

東太一宮翻修殿宇奏告十神太一真君祝文

於穆祠宮有嚴春祀吏以時而按視工揆日以修完庶
就絜新永綏靈御仰祈昭鑒大庇含生

西路闕雨於濟瀆河瀆淮瀆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
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為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

國有常報我其敢忘

永定院修蓋舍屋奏告諸帝后祝文

具嚴淨宇祗奉寢園眷惟焚燎之餘少緩增修之役仰
祈昭鑒永底燕寧

永定院修蓋舍屋祭告土地祝文

伏以向因遺燼延及淨祠爰擇良辰以興衆役宜茲遣
使詔示有神

內制祭文一十四首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國主祭文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襲累世之忠順荷先朝之寵光惟
天難忱錫命不永訃音遽至閔悼良深特遣使車往陳
奠幣庶此恩禮貫于幽明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

三司漢東郡王宗瑗堂祭文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罹此閔凶無復會朝載
惻予衷徃奠其寢維以飾終

故皇叔祖昭信軍節度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

三司漢東郡王宗瑗下事祭文

嗚呼死生之變賢愚莫逃日月有時義當即遠哀榮之
極禮以告終來舉奠觴徃安窀穸

皇叔故魏王啟殯祭文

惟靈襲累朝之餘慶兼天下之達尊祖送之儀哀榮斯
極永惟宅兆之卜未逢歲月之良叅酌時宜遷神郊館
啟殯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殯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沒元身舉國懷思矧予沖耄義兼父師天不我遺日月如馳出次近郊寓此仁祠親奠莫及寧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靈出就外邸二年于茲一日不見企予望思矧此告終月逝日遠雖云近郊寧復旋返築室祠宮既固既完雖非永歸亦可少安嗚呼哀哉

故贈太師追封溫國公司馬光安葬祭文

嗚呼元豐之末天步惟艱社稷之衛中外所屬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當世行滿天下措國於太山之安下令於流水之源歲月未周綱紀略定天若相之又復奪之殄瘁不哀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馴致其道太平可期長為宗臣以表後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懷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出殯一夕祭文

惟靈飭躬寡過秉德不回莫克永年遂即長夜哀榮之典國有故常死喪之戚予惟惻愴

故渭州防禦使宗孺下事祭文

嗚呼宗枝之秀曜此降災日月有時禮當即遠奄臨窀穸肆設几筵往致予哀來歆此奠

故聽宣劉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肅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惻然沒而有知來舉茲奠

故聽宣劉氏墳所祭文

盡瘁內職歸全近郊既掩諸幽往致斯奠青爾哀榮

故尚宮吳氏墳所祭文

惟爾之生服勤乃事逢日之吉歸全于郊式榮其終往致斯奠

故尚服劉氏堂祭文

惟靈選備禁廷服勤內職逮茲淪謝良用愍傷饋奠之

儀哀榮兼至

故尚服劉氏墳所祭文

惟靈服勤有年罹命不淑宅窆之事日月有時念爾永歸歆予一奠

內制導引歌辭二首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靈宮導引歌詞

帝城父老三歲望堯心天遠王樓深龍顏髣髴笙簫遠

腸斷屬車音離宮春色瓚瑤林雲闕海沉沉遺民猶唱

當時曲秋鴈起汾陰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會聖宮應天禪院

奉安導引歌詞

經文緯武十有九年中遺烈震羌戎渭橋夾道千君長

猶是建元功西瞻溫洛與神嵩蓮宇照瓊宮人間俛仰

成今古流澤自無窮

欽定四庫全書

聖主憂民未解顏天教瑞雪報豐年蒼龍掛闕農祥正

一作慶 老稚相呼看藉田

昨夜東風入律新玉關知有受降人聖恩與解河湟凍

得共中原草木春

翰林職在明光裏行樂詩成拜舞中不待驚開小桃杏

始知天子是天公

太皇太后閤六首

琱刻春何力欣榮物自知發生雖有象覆載本無私

欽定四庫全書

東坡全集卷一百一十五 宋 蘇軾 撰

樂語十六章

春貼子詞元祐三年

皇帝閤六首

鵲鵲龍旂色琅琅木鐸音數行覽大詔四海發生心

暘谷賓初日清臺告協風願如風有信長與日俱中

草木漸知春萌芽處處新從今八千歲合抱是靈椿

小殿黃金榜朱簽白玉鈎一聲雙日蹕春色滿皇州
仗下春朝散宮中晝漏稀兩廂休侍御應下讀書帷
五日占雲十日風憂懃終歲為三農春來有喜何人見
好學神孫類祖宗
共道十年無臘雪且欣三白壓春田盡驅南畝扶犁手
稍發中都朽貫錢
不獨清心能省事應緣克已自消兵傳聞塞外千君長
欲趁新年賀太平

皇太后閣六首

寶冊璽瑤重新庭松桂香雪消春未動碧瓦麗朝陽
瑞日明天仗仙雲擁壽山倚欄春晝永金母在人間
朝罷金鋪掩人閒寶瑟塵欲知慈儉德書史樂青春
仙家日月本長閒送臘迎春豈亦然一作亦偶翠管銀罌傳
故事金花綵勝作新年
彤史年來不絕書三朝德化婦承姑宮中侍女減珠翠
雪裏貧民得褦襶

邊庭無事羽書稀閒遣詞臣進小詩共助至尊歌喜事
今年春日得春衣

皇太妃閣五首

葦桃猶在戶椒柏已稱觴歲美風先應朝回日漸長
甲觀開千柱飛樓擢九層雪殘烏鵲喜翔舞下觚稜
孝心日奉東朝養健德應師大練一作太如作風太史新年瞻
瑞氣四星明潤紫宮中
九門掛月未催班清禁風和玉漏閒崇慶早朝銀燭下
珮環聲在五雲間
東風弱柳萬絲垂的皪殘梅尚一枝禮罷慈顏方欲坐
祺壇猶記燕來時

夫人閣四首

綵勝縷新語酥樂滴小詩昇平多樂事應許外庭知
細雨曉風柔春聲入御溝已漂新荇沒猶帶斷氷流
扶桑初日映簫昇已覺銅餅暖不氷七種共挑人日菜
千枝先剪上元燈

雪消鴛瓦已流漸風暖犀盤尚鎮帷縹耿紫簫明月下
壁門桂影夜參差

端午貼子詞 元祐三年

皇帝閤六首

盛德初融後潛陰未姤時侍臣占易象明兩作重離
採秀擷羣芳爭儲百藥良太醫初薦艾庶草驗蕃昌
微涼生殿閤習習滿皇都試問吾民慍南風為解無
西檻新來玉宇風侍臣茗盌得雍容庭槐似識天顏喜
舞破清陰作兩龍
講餘交翟轉回廊始覺深宮夏日長揚子江心空百鍊
只將無逸鑑興亡
一扇清風灑面寒應緣飛白在氷紈坐知四海蒙膏澤
沐浴君王德似蘭

太皇太后閤六首

漸臺通翠浪暑殿轉清風簟捲東朝散金烏未遽中
日永蠶收簇風高麥上揚朝來籍田令菉黍獻時芳
斆楚遺風萬古情湘沅舊俗到金明翠輿黃繖何時幸
時於櫻裏得楊梅

畫鷁飛鳧盡日橫

皇太妃閤五首

午景簾櫳靜薰風草木酣誰知恭儉德綵縷出親蠶

雨細方梅夏風高已麥秋應憐百花盡綠葉暗紅榴

辟兵已佩靈符小續命仍縈綵縷長不為祈禳得天助

要隨風俗樂時康

玉盆沉李灩清泉金鴨噓空裊細煙自有梧楸鄰畏日

仍欣麥黍報豐年

良辰樂事古難同繡罽朱絲奉兩宮仁孝自應禳百沴

艾人桃印本無功

夫人閤四首

肅肅槐庭午沉沉玉漏稀皇恩樂佳節鬬草得珠璣

節物荆吳舊嬉游禁掖閒仙風隨畫策拜賜落人間

五絲縈筒秫稻香千門結艾鬢髮張旋開寶典尋風物

要及靈辰共祓禳

欲曉銅鉼下井欄鏗鏗金殿發清寒似聞人世南風熱

日上墻東問幾竿

內中御侍以下賀冬至詞語元祐二年十月二十日

皇帝

伏以月臨天統首冠於三正氣應黃宮復來於七日君

道寖長陽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物

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時成問學西清日將旦而群陰

伏斎夷奔走年穀順成豈惟四海之歡心自識三靈之

陰贊如川方至受命無疆妾等待罪掖庭備員婦職共

慶一陽之節敢陳萬歲之觴

太皇太后

伏以消長有時候微陽之來復賢愚同慶知君子之彙

征德化所加神人並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縱

慈儉身先振河嶽以不傾地無私載順陰陽而自化天

且不違成功已陋於漢唐論德蓋高於任姒大有上吉

方獲助於三靈既醉太平當純備於五福妾等職叅長

御心奉慈闈慶陽德之朋來願天壽之平格

皇太后

伏以瞻睠奏功驗人和於緹室日官占物效歲美於黃雲慶自宮庭澤均海宇恭惟皇太后殿下輔佐内治儀刑王家推美國風夙茂周南之化考祥羲易共成坤厚之功方迎日於三微敢稱觴於萬壽豈獨宮闈之願實同中外之驩妾等猥以微軀被蒙慈渥仰獻岡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誠

内中御侍以下賀年節詞語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皇帝

伏以齊七政於璣衡天人並應受三朝之圖籍海宇來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無私神武不殺祖述堯帝歷象以授民時儀刑文王正家而齊天下方肇新於歲律宜嚮用於神休妾等幸侍禁嚴仰陶化育願上萬年之壽永膺百順之祥

太皇太后

伏以太蔟旋宮既贊揚而出滯勾芒司歷方布德以緩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宮風行九有捐財振廩救民溝壑之中求賢審官拔士薾茅之下方履端之資始膺景福於無疆妾等幸侍禁嚴粗供婦職願獻岡陵之壽少輸草木之誠

皇太后

伏以三元資始碌禳以餞餘寒萬寶更新燔烈以興嗣歲恭惟皇太后殿下道光洽汭德配周南輔導兩朝孝慈格於上下儀刑九御恭儉聞於邇遐順履三陽誕膺百禄妾等幸班禁掖久被餘光莫報生成之恩但祝靈長之算

内中御侍已下賀冬至詞語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皇帝

伏以日合天統時推建子之正律中黃鍾氣驗微陽之應德施自上惠均於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觀其來復見乎天地之心靜以無為待此陰陽之定雲物告瑞宮聲協和豈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塵婦職敢獻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歡

太皇太后

伏以書奏清臺驗歷象之窺密日移黃道迎化國之舒長褰宇和平宮闈歡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陰禮位正坤儀嗣太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練儉化六宮體柔靜以臨朝配清明而燭物慶雲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贊無為之德妾等猥叅女職仰奉慈顏因來復之一陽祝無疆之萬壽

皇太后

伏以候氣葭灰喜律筒之已應課功綵線知宮日之初長品物向榮掖廷胥悅恭惟皇太后殿下母臨四海婦應東朝求賢審官但有憂勤之志躬儉節用豈忘澣濯之衣宜福祿之日康樂宮闈之無事妾等濫塵女職獲奉慈顏願先柏酒以稱觴更捴椿年而獻壽

坤成節集英殿宴教坊詞元祐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語

臣聞視履考祥既占衷月之夢對時育物必有繼天之功方大火之西流履陰靈之既望帝於是日誕降仁人意使斯民咸歸壽域共慶千年之遇得生二聖之朝式宴示慈與民同樂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縱睿哲生知力行禹湯之仁常恐一夫之不獲躬蹈魯閔之孝故得萬國之歡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載籍知人則哲蓋帝堯之所難修已安民雖虞舜其猶病風

雲從而萬物覩日月照而四時行自然動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宮交慶群后駿奔寶鄴通四牡之歡航海致重譯之贐洞庭九奏始識咸池之音靈嶽三呼共獻後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輒採民言上瀆宸聽敢陳口號

口號

三朝遺老九門前又見承平大有年文母憂勤初化俗魯孫仁孝已通天史書元祐三千牘樂奏坤成第一篇

欲採蟠桃歸獻壽蓬萊清淺半桑田

勾合曲

秋風協應生殿閣之微涼廣樂具陳韻金絲而間作欲觀鳥獸之率舞顧聞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黃童皆知頌聖盍命髫髮之侶來陳舞勺之儀上侑皇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願同千歲樂長奏太平謠

問小兒隊

鎬京廣燕方雲集於縉紳沂水游童忽亹趨於庭廡雖云小技必有可觀咫尺天顏悉言汝志

小兒致語

臣聞功存社稷慶鍾高密之門澤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風之入律謁瑞氣之盈庭嘉與四方同稱萬壽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濬哲在躬日奉東朝之歡率用家人之禮以謂慈儉之化無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難報惟流傳於歌舞庶髣髴其儀刑臣等雖在弱齡久陶孝治敢率垂髫之侶共陳振萬之儀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鸞旗日轉雉扇雲開鼙回級兆之文少進俳諧之技來陳善戲以佐歡聲上樂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青衿旅進雖末技而畢陳黃屋天臨知下情之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彤壺漏箭隨鷄唱以漸移絳節綵髦聞鳳簫而自舉宜名散花之侶來陳回雪之姿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金風回翠袖玉琯倚清歌

問女童隊

鳳歌諧律方資燕俎之歡鸞羽分庭忽集壽山之下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通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塗山啟夏來王帛於萬邦摯仲興周胙本枝於百世嘉辰共樂壯觀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堯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聖之詒謀惟地勢坤永載無疆之德以天下養躬持胥樂之觴六樂在庭百工奏技妾等親逢盛旦獲望嚴宸藝雖愧於鸞鴻心已先於儀鳳願陳舞綴上奉天顏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風清羽蓋日轉槐庭欲資載笑之歡必有應諧之妙暫回舞綴少進詼辭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隊

八音間作既成皦繹之文萬舞畢陳曲盡回翔之態望形闈而却立斂翠袂以言歸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春宴教坊詞

教坊詞語　中和化育萬壽排場

臣聞人和則氣和故王道得而四時正令樂猶古樂故民心悅而八音平幸此聖朝陶然化國飭三農於保介維莫之春興五福於太平既醉以酒恭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無私憲章六聖之典謨斟酌百王之禮樂天方胙於舜孝人已誦於堯言故得奚倫敘而水土平北流軌道壬人退而蠻夷服西旅在庭稍寬中昊之憂一均湛露之澤方將翫藥群賢而惡旨酒鼓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莫致天顏之一笑而獻芹負日各盡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賤工叨塵法部幸獲望雲之喜敢陳擊壤之音不揆蕪才上進口號

口號

萬人歌舞樂芳辰長養恩深第四春今下風雷常有信時來草木豈知仁璿璣已正三階泰玉琯初知九奏純更欲年年同此樂故應相繼得元臣

勾合曲

太平無象善萬物之得時和氣致祥喜八風之從律大
合鈞天之奏克諧治世之音上奉嚴宸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斑白之老既無負戴之憂齠齔之童亦遂嬉遊之樂行
歌道路聯袂闕庭仰奉宸慈小兒入隊

隊名

初成暮春服來獻太平謠

問小兒隊

聚戲里閭豈識九重之奧成文級兆忽隨六樂之和宜
近彤墀悉陳來意

小兒致語

臣聞春為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
身故飲食盡忠臣心而遊豫為諸侯度方遲日之無事
矧嗣歲之有年大啟壁門肅陳燕豆恭惟皇帝陛下道
隆而德備質文而性仁總攬群才蓋天授之神策澄清
庶政故民獻以寶符顧良辰樂事之難并宜群臣嘉賓
之並集廣場千步方山立於衆工大樂九成固海魚於
雜技臣等沐浴膏澤咏歌昇平幸以髣髴之微得參舞
羽之末敢干宸聽伏俟俞音

勾雜劇

臚傳已久陛楷將更宜資載笑之歡少進群優之技緩
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清歌屢奏蓋曲盡於下情妙舞載陳示不遺於小物既
畢沛風之和稍同沂水之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燕私之樂下侍於臣工靡曼之觀聊同於俚俗審音而
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歡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瑞日明歌扇仙飈動舞衣

問女童隊

工師奏技侍衛聳觀顧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

知來意宜悉敷陳

女童致語

妾聞聖人授民以時王者與衆同樂故倉庚鳴而婺女出游魚躍而靈沼春蓋良辰豈易得哉亦賢者而後樂此伏惟皇帝陛下温恭允塞緝熙光明學無常師文武識其大者仁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齊泰階之六符走重譯之萬里天人並應禮樂將興豈惟塵土之賤微敢度乾坤之廣大萬舞九奏雖未象於成功間歌三終亦庶幾於頌德欲殫末技少効寸誠

勾雜劇

風斜御柳既窮綺麗之觀日轉庭槐少進詼優之戲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翠袖風回已盡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觀顧步之餘再拜天墀相將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無言而四時成聖有作而萬物覩清淨自化雖仰則於帝心愷悌不回亦俛同於衆樂粲然萬寶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勞農而休老君子如喜則必大亨以養賢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堯禹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華夷來同天地並應以謂福莫大於無事瑞曷加於有年南極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見西夷慕義涉流沙而天馬來嘉與臣工肅陳燕

俎禮元俟於三夏諧庶尹於九成宣示御觴聳近臣之榮觀臚傳天語溢兩廡之歡聲臣等幸覩昌辰叨塵法部採謠言於擊壤助矇瞍之陳詩仰奉威顏敢進口號

口號

霜霏碧瓦尚生烟日泛彤庭已集仙鶴鶴四門多吉士熙熙萬國屢豐年高秋爽氣明宮殿元祐和聲入管絃萬有芳兮蘭有秀從臣誰和白雲篇

勾合曲

西風入律間歌秋報之詩南篇在廷備舉德音之器絃匏一倡鐘鼓畢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皇慈下逮罄百執以均歡衆技畢陳示四方之同樂宜進垂髫之侶來修秉翟之儀上奉威顏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登歌依頌磬下管舞成童

問小兒隊

大君有命肆陳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籍工師之末欲詳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天行有信正得秋而萬寶成君德無私日將旦而群陰伏清風應律廣樂在庭占歲事於金穰望天顏之玉粹沐浴膏澤詠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縱聰明日躋聖知無一物之失所得萬國之驩心雖擊壤之民固何知於帝力而後天之祝亦各抒於下情臣等幸以齠

齔之年得居仁壽之域詠舞雩於沂水久樂聖時唱銅鞮於漢濱空慙鄙俚一作俚曲願陳舞級少奉宸歡未敢自專伏俟進止

勾雜劇

朱絃玉琯屢進清音華翟文竿少侑逸綴宜進詼諧之技少資色笑之歡上悅天顏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回翔丹陛已陳就日之誠合散廣庭曲盡流風之妙歌鐘告闋羽籥言旋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錦薦雲舒來九成之丹鳳霞衣鱗集隱三疊之靈鼉上奉宸嚴教坊女童入隊

隊名

香雲浮繡扆花浪舞彤庭

問女童隊

清禁深嚴方縉紳之雲集仙音彈緩忽簪珥之星陳徐

步香茵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鈞天廣樂空傳帝所之游閶闔清風理絶庶人之共夫何仙聖靡隔塵凡仰瞻八采之威目慶千齡之運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離明而文規摹六聖之心人將自化儀刑文母之德天且不違樂茲大有之年申以宗慈之會虞韶既畢夏籥將興妾等分綴以須審音而作頗佚工歌之闋少同率舞之歡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紘匏迭奏干羽畢陳洽聞舜樂之和稍進齊諧之技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隊

羽觴湛湛方陳既醉之詩鼉鼓淵淵復奏言歸之曲裁鬟佇立斂袂却行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元祐二年

教坊致語

臣聞帝武造周已兆興王之迹日符胙漢實開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聖乃作神主仰止誕彌之慶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講比鄰之好虎臣在泮復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與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濬哲自天燠乎有文日講六經之訓述而不作思齊累聖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協德卜年七百方過歷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萬玉座傳觴誦干戈載戢之詩作君臣相悦之樂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親逢盛旦始慶猗蘭之會願賡擊壤之音下採民言上陳口號

口號

凜凜重瞳日月新四方驚喜識天人共知若木初升旦且種蟠桃莫計春請吏黑山歸屬國給扶黄髮拜巖宸紫皇應在紅雲裏試問清都侍從臣

勾合曲

祝堯之壽既罄於歡謠象舜之功願觀於備樂羽旄在

列管磬同音上奉宸嚴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魚龍奏技畢陳詭異之觀齠齔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兩階陳羽籥萬國走梯航

問小兒隊

工師在列各懷自獻之能倣子盈庭必有可觀之技未知來意宜悉奏陳

小兒致語

臣聞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錫以聖神之子孫孚佑下民篤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堯顙之山河若帝之初達四聰於無外如川方至傾萬宇以來同恭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剛健篤實識文武之大者體仁孝於自然歌詩思齊見文王之所以聖誦書無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誕日載臨輿情共祝神筴授萬年之筭

洛書開五福之祥臣等嬉遊天街沐浴皇化欲陳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隨未敢自專伏取進止

勾雜劇

金奏鏗純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陳八佾之儀舞緩鼓停伶優間作再調絲竹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畢陳識天慈之廣大清歌既闋疊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垂鬟在列斂袂稍前豈知北里之微敢獻南山之壽霓旌坌集金奏方諧上奉威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君臣千載遇歌舞八方同

問女童隊

捺撾屢作旌旆前臨顧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獻技欲知來意宜悉奏陳

女童致語

妾聞瑞乙來翔共紀生商之兆群龍下集適同浴佛之辰佳氣充庭和聲載路輦出房而雷動扇交霍以雲開喜動人天春還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眙曠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興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國之無窮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設九賓之禮樂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覿昌期獲瞻文陛雖乏流風之妙願輸率舞之誠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清淨自化雖莫測於宸心誠笑雜陳示俛同於衆樂金絲再舉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態龍樓却望鼉鼓屢催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紫宸殿正旦教坊詞 元祐四年

教坊致語

臣聞行夏之時正莫加於人統採周之舊王方在於鎬京惟吉月之布和休庶工而未作使華遠集隣好交脩萃簪笏於九門來車書於萬里將興嗣歲以樂太平恭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惟皇帝陛下躬履至仁誕膺眷命法天地四時之運民日用而不知傳祖宗六聖之心我無為而自化九德咸事三年有成始御八音之和以臨元日之會人神相慶夷夏來同臣等忝與賤工得親壯觀知興情之願頌顧盛德之難形不度荒蕪敢進口號

口號

九霄清蹕一聲雷萬物欣榮意已開曉日自隨天仗出春風不待斗杓回行看葛葉催耕籍共喜椒花獻壽杯欲識太平全盛事振振鴟鷺滿雲臺

勾合曲

東風應律南籥在庭餞臘迎春方慶三朝之會登歌下管願聞九奏之和上悦天顏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工師奏技咸踴躍以在庭稱獳聞音亦回翔而赴節方
資共樂豈間微情上奉宸歡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仙山來絳節雲海戲群鴻
問小兒隊
六樂充庭九賓在列何彼垂髫之侶欲陳振袂之能必
有來誠少前敷奏
小兒致語

臣聞正月上日萬彙所以更新群臣嘉賓四方於是觀
禮雪方占於上瑞風已告於先春及此良辰設為高會
恭惟皇帝陛下子來九有天覆兆民煥乎其有文章昭
然若揭日月安西都護來輸八國之琛南極老人出效
萬年之壽還圭瑋於鄰使受圖籍於春朝擊石磬金奏
鈞天之廣樂跳毬舞索戲平樂之都場臣等沐浴太平
詠歌新歲鼓舞咸韶之韻蹌揚鳥獸之間未敢自專伏
俟進止
勾雜劇

以雅以南既畢陳於衆技載色載咲期有悅於威顏舞
輟暫停優詞間作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酒闌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減銅壺曲盡流風之妙望
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歸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興龍節集英殿宴教坊詞
教坊致語
臣聞天所眷命生而神靈惟三代受命之符莘于茲日
實萬世無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極之祥輝交北鄰之
瑞節同趨鎬燕爭頌堯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温文秉
乾剛粹體生知而猶學藏妙用於何言故得六聖承休
三靈眷佑德隆星晷齊六符而泰階平河行地中錫九
疇而奚倫正屬誕彌之令旦履長發之嘉祥風設九賓
於廷遍舞六代之樂日無私於臨照葵藿自傾天有信
於發生勾萌必達臣等歷塵法部獲造彤墀下採民言

得三萬里之謠頌登歌壽華以八千歲為春秋不度無
音敢進口號

口號

風卷雲舒合兩班瞳瞳瑞日映天顏觀書已獲千秋鏡
積德長為萬歲山臘雪未消三務起壬人不用五兵閑
相逢父老爭相賀却笑華胥是夢間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聲於神鼓鳥獸率舞洽和氣於敷天上
奉宸歡教坊合曲

勾小兒隊

衆技旅庭振歡聲於無外游童頌聖陶至化於自然上
奉皇威教坊小兒入隊

隊名

壤歌皆白髮象舞及青衿

問小兒隊

跳踉廣陌初疑竹馬之遊合散彤墀忽變鷩鴻之狀欲
知來意宜悉數陳

小兒致語

臣聞流虹啓聖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與天下共
享其樂旁行海宇外薄殘羌咸欣載夙之辰共獻無疆
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殺將聖多能天生德於予
既稟徇齊之質人樂告以善輔成經緯之文法慈儉於
東朝紬詩書於西學載臨誕日俾荅輿情非為靡愛之
觀庶備太平之福臣等樂生豳亂學樂父師就列紛紜
雖無殊於鳥獸赴音俛仰亦少效於涓塵未敢自專伏
俟進止

勾雜劇

樂且有儀乃古君之相悅張而不弛豈文武之常行欲
佐歡聲宜陳善謔金絲徐韻雜劇來歟

放小兒隊

末技畢陳下情無壅既成文於綴兆猶斂袂以回翔再
拜天階相將好去

勾女童隊

飛步壽山起香塵於羅襪散花御路泛回雪於錦茵上奉宸顏兩軍女童入隊

隊名

生商來瑞鳧浴佛降群龍

問女童隊

玉座天臨雖仙凡之有隔翠鬟雲合豈草木之無知密邇天階悉陳來意

女童致語

妾聞千里一曲變澄瀾於濁河萬歲三稱隱歡聲於靈岳天人並應夷夏來同雖云北里之微敢獻華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無方同堯舜之性仁而能濟衆陋成康之刑措猶待積年共欣建丑之正再覩興龍之會桑田東海傾壽觴而未乾汗竹南山書頌聲而無極妾等幸緣賤藝獲望載顏振萬干庭欲赴干旄之節間歌以雅庶諧笙磬之音未敢自專伏候進止

勾雜劇

舞級纔俾歌鐘少闋必有應詣之妙以資載笑之歡上悦天顏雜劇來歟

放女童隊

振袂再成曲盡回風之妙分庭久立漸移愛日之陰再拜天階相將好去

齋日致語口號

旋復陰陽配五支於六幹誕彌歲月與元日為三申神后降慶於當年曾孫效誠於茲旦不煩巧歷自契真符道俗謹謠天人協應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姒德配唐虞上推顧託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寶慈與儉蹈光憲之成規却狄安邦襲烈武之餘慶三朝順履萬壽維新雖絳縣之老人難窮甲子如楚南之靈木莫計春秋臣賤等草茅心傾葵藿採民謳於擊壤効樂語之陳詩

媧皇得道自神仙金母長生不計年甲子會逢三朔旦歲星行着百周天消兵漸覺腰無犢種德方知福有田

彤管何人書後會椒花椿頌一時編

黃樓致語口號

百川返壑五稼登場初成百尺之樓適及重陽之會高下下既休畚鍾之勞歲歲年年共覩茱萸之美恭惟知府學士民人所恃憂樂以時度餘力而取美材因備突而成勝事起東郊之壯觀破西楚之猺名賓客如雲來四方之豪傑鼓鐘隱地竦萬目之觀瞻實與徐民長為佳話

一新柱石壯嚴闉更值西風落帽辰不用游從誇燕子直將氣焰壓波神山川尚遶當時國城郭猶飄廣陌塵誰凭欄干賞風月使君留意在斯民

趙倅成伯母生日致語口號

昔年占夢適當重九之佳辰今日獻香頴祝大千之遐算慶婦姑之同日雜茱萸以稱觴殺雞已效於龐公剪髮敢資於陶母但某叨居樂部忝預年家不度蕪材上塵口號

今朝壽酒泛黃花鬱鬱葱葱氣滿家願得唐兒舞一曲莫嫌國小向長沙

王氏生子致語口號

人中五日知織女之暫來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協紫衢之夢歡傾白髮之兒好人相逢一杯徑醉伏以某人女郎蒼梧仙裔南海貢餘憐謝瑞之早孤潛炊相助嘆張鎬之沒興遇酒輒歡采楊梅而朝飛擘青蓮而暮返長新玉女之年貌未厭金膏之掃除萬里乘桴已尊俎千峯笙簧萬籟聊設三山之湯餅共傾九醞之仙醪尋香而來苒天風之引步此興不淺烟江月之升樓羅浮山下已三春松筍穿堦畫掩門太白猶逃水仙洞紫簫來問王華君天容水色聊同夜髮澤膚光自鑑人萬戶春風為子壽坐看滄海起揚塵

寒食宴提刑致語口號

良辰易失四者難并故人相逢五斗徑醉況中年離合

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間時乎不可再來賢者而後樂此
恭惟提刑學士才本天授學為人師事業存乎斯民文
章蓋其餘事望之已試於馮翊翛子暫還於會稽知府
學士接好隣邦締交冊府莫逆之契義等於天倫不腆
之辭意勤於地主力講兩君之好可無七子之詩欲使
異時爭傳盛事

雲間畫鼓疊春雷千騎尋芳戲馬臺半道已逢山簡醉
萬人爭看謫仙來淮西按部威尤凜歷下懷仁首重回
還把去年留客意折花臨水更徘徊

謹案卷一百十四第二十七頁前八行載恻予衷刊本衷訛哀今改

卷一百十五第二頁前五行共道十年無臘雪刊本雪訛雲據別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一行宜惡奏陳刊本宜訛宫據別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徐如澍
謄録監生臣陳　增